注意：本文将在同一贴更新。

  Q# R: v% v- {2 Z4 k

     在市立医院妇产科当护士的妻子雅玲突然打电话跟我说：“老公，不得了，今天可是三喜临门！”, i0 A' @" m9 y9 A/ r/ |

“三喜临门？你升职了？加工资了？还是评上职称了？”我问。

“都不是，你猜？”[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猜不到，反正喜事就好。”7 D' J, u1 B# b

“今天早上，我们迎来两个产妇，你猜是谁？”% L  p9 v" U9 l7 k+ b/ Y

“谁？”

“一个是你原来的手下，那个程序员小帅的前妻小张老师，她生了个大胖小子！”$ h7 {: {5 m. o5 y# k6 g

“哦，是她啊！”我不禁唏嘘。程序员张小帅是我从科技大学里挖过来的，与其说是上下级，不如说是铁哥们，在工作之余，我带着他一起喝酒，一起玩乐。他的妻子小张还是我老婆当媒人介绍的，小夫妻恩爱异常。在工作上，他也不负众望，成功主持开发了公司的好几个大项目。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编程能力，我说了他几句，这家伙就辞职了，去当了什么民办学校的老师，真是浪费人才。我曾经去找过他几次，但这家伙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奇怪，我一直很担心他。果然，在一次回家路上，他出了车祸，当场死亡，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张恬，真是可怜啊。不过，听说小张老师几年后改嫁，嫁给了她实验学校的副校长，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产子了。

“哦，这算一喜，还有两喜呢？”

“你猜另一个产妇是谁？竟是咱家宝贝儿子的班主任白玉老师！她生了个双胞胎，还是龙凤胎呢，你说可喜不可喜？”9 P  D& u  v" L' o1 |' P: Q

“是吗？还真是大喜事！”早听说白老师请了产假，多年未育的她竟然一下子生了一对儿女，真是可喜可贺。6 ?' Z- c2 }4 `, \_9 w7 s

这个白玉老师可没对我家儿子少照顾，我家儿子在她的培养下，品学兼优，成为市模范学生，这对我们来说是无上的骄傲。对白玉老师的照顾，一直无法回报。听说她几年前出过严重的车祸，好在有个脑外科专家的丈夫，几年如一日，硬是把她从植物人的状态唤醒了，他们夫妻感人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家长中间广为流传，成为我们教育孩子爱情观的典范。

“趁这个机会，我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她！”我说。0 |\* p% ^  d% I+ p[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要的，要的，医院里的事，我已经打点好了，她们俩要求住在同一个病房，看样子，这两个新妈妈是好闺蜜呢，我们以前竟一直不知道。”妻子说。

“带上两份礼物吧，好歹都是熟人。”我说。

我们带上礼物去医院看望两个新妈妈，再过两天，她们就要出院回家坐月子。老婆说，这个时候是去医院看望产妇的最佳时机，这时候，产妇和婴儿都开始适应这巨大的身心变化和环境，产妇进入恢复期，不像前几天那样虚弱。: ^9 n0 b4 a, z$ L1 C8 \_0 J

推开病房的门，就见到两张病床上各坐着一个胖胖的产妇，穿着宽松的病服，都显得很富态，在有说有笑地聊天呢。虽说以前见过几次面，但我一时竟都不认识了，妻子拉了拉我的衣袖，我才反应过来。

“白老师，小张老师，我们夫妻来看你们了！”妻子和我提着礼品进入了病房。

“小浩妈妈，你们太客气了，这几天都是你照顾着我们，我俩都很感谢你呢！”年纪稍大的产妇热情地说。! A3 R$ v+ i% `9 S3 `4 I# j. a

我才认出来，她是白玉老师，虽然因为孕产，身材有点变形了，又没化妆，看上去肉肉的，但细看之下，仍然掩饰不住她的典雅丽质。另一个就是张恬了，比起以前我认识的那个小姑娘，现在的她成熟多了。

“孟总，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小张说。, G8 l' F; n1 M2 K" O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恭喜你哪！”我连忙说。

小张一脸羞涩。

白老师请我们坐下，我妻子拉着她的手，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嘘寒问暖的，跟她交流生子后的保养经验。

“白老师，真要谢谢你对小浩的照顾。”我感激说。7 ?' H0 ?( h1 p

白玉摇摇手，笑着说：“是孩子自己好，你不需要感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当我和她目光相触时，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哪见过这种目光，似乎是在我跟白老师很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这种感觉都会产生，就像一个老朋友般让人信任。

“宝宝呢？”我从这种奇怪感觉的纠结中挣脱出来，才发现一直没见到想见的新生娃。. o: j% i; P! n5 K7 L' U, j7 t

妻子笑了：“这你就不懂了，娃儿被两个欢天喜地的爸爸抱着去护士站做抚触了。”$ k& W: p: a  I1 ]' W4 F

“哦，原来如此。”有一个妇产科护士的老婆，我多少也懂点医院里的规程。新生儿抚触是时下流行的一种科学育婴方法，它通过触摸新生儿的皮肤和机体，可以刺激宝宝感觉器官的发育，增进宝宝的生理成长和神经系统反应。' i# x0 ^3 n\* z# V" g; B

正说时，又来了几个探望者，是实验中学的三个女老师。两个跟白玉的年纪差不多，后面跟着一个很年轻的娇小女孩子，高高扎着一支马尾辫，发圈上压了白色蝴蝶结，一件经典白色青点小T恤，配上浅蓝色的牛仔背带裤，衬出玲珑的身材，就像一只活泼的小百灵鸟，似乎让整个病房都明亮了起来。# ^9 l3 M. K0 @+ D1 c) S6 Q

当我看清楚她的脸庞时，不禁轻轻发出一声惊呼。太像了，实在太像她了！这姑娘一张天然的椎子小脸，雪白粉嫩，显得清涩但又妩媚，直挺挺的小鼻梁，使五官更加立体精致，湖水一般清澈的大眼睛，透着少女特有的纯真，一笑就露出两只迷人的小酒窝。8 [1 L\* \_1 s6 t6 y8 N

正在发呆之时，两个新爸爸抱着各自的娃回来了，刚好掩饰了我刚才对这个女孩的惊谔。病房里顿时兴奋起来，三个娃娃被一群女人围着哄着，点评着哪里像他爸哪里像她妈。

“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快出去，宝宝们要吃奶了！”妻子笑着赶我们走。我知趣地退出了病房，屋子里就成了女人的世界。" O8 f: C; R$ W" Y5 H9 O: ]% [

“白姐，奶水多不多？”

“多得很，你看，不到半小时，胸罩又湿透了，我看喂饱这两娃没问题。”

“是啊，我真羡慕白老师，我的可怜，有时候还要借白老师的奶，我真想不通，人家两个都够，我一个倒不够了，这女人和女人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e  a, b% X, f# e+ ^" L3 g

“我有个催乳方，以前生娃时用的，明儿发给你试试……”' U4 A6 F+ t1 a, L3 J; S7 y1 }

我在房外听得耳朵发烧，与两个新爸爸走到护士站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9 y1 F$ L0 h! ?& v) [4 U. L

白玉的老公林勇已经四十开外了，鬓发白了一大片，我听说都是妻子以前成为植物人时白的，不禁对这个男人大加钦佩。副校长张凌倒是一表人才，很健谈，但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儿花心，不是很可靠。

“谢谢你，孟总，你人很好！我和白玉会记着你的。”在离开的时候，林勇握着我的手说。

妻子留在医院上班，我独自下楼，看见那个背带裤女孩也刚好走到楼下，正准备骑电动车离开。5 T$ g0 M$ h: \5 L

我叫住了她。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她问。

“我是小浩的爸爸。”我说。

刚才在病房里，我已经得知，这女孩是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考入实验中学的新老师，代白玉的课，也就是说，她是我儿子小浩的新班主任。

“嗯，我知道的，刚才小浩妈妈介绍过的。白老师跟我说起过小浩。小浩很优秀，我挺喜欢这孩子！”女孩点点头，浅笑着说。

“谢谢，请问老师贵姓？”

“我姓叶，叫叶紫，你叫我小叶老师好了。”女孩回答。$ n6 Z! C! k! A6 `6 z3 F

“我冒昧地问一下，你妈妈是不是叫林慧？”我终于问。

小叶吃了一惊：“你认识她？”, {3 H# X1 D# Q0 x7 e+ P& g8 E# H

“是啊，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强掩住心中突然涌起的波涛，故作沉静。& t6 [- V4 Q% w$ A/ p\* k

其实，我和林慧不只是大学同学，我们还曾是深深相爱的情侣。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丝毫没有彼此的音讯，就因为她，我才那么晚结婚。9 m7 I2 g3 Y( ^[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清楚地记得毕业典礼后的那个深夜，她突然跟我提出分手，说是家里人不同意，还给她物色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友。是啊，她父亲是高官，而我只是农村出来的屌丝，怎能配得上她这个大小姐？我跟她狠狠吵了一架，然后，然后我就再也没见着她了。. R' |; R1 |\* {3 @1 V  ?5 w[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这一架我非常后悔，我知道，当时她是深爱着我的，如果我理智些，用爱来感动她，也许她就会跟我走了，可是我没有，至今我还忘不掉她在风中颜面哭泣的背影。

可现在，恍如做梦一般，在我面前的她的女儿，都已经出落得如此美丽动人，甚至成了我儿子的班主任，这真是造化弄人啊！' V1 a9 ?\* A, j. v& J

“小浩爸爸，你怎么了？”小叶老师问。

“哦，没什么，你可以跟你妈妈说，你今天碰到了她的一个老同学，姓孟。”我说。5 ^: }$ A- n, V+ Y

“好的，我会转达。”小叶宛尔一笑，跳上电动车开走了。

晚上，妻子缠着我云雨，我原本心神恍惚，本想拒绝，可女人的兴致上来后，男人根本无法拒绝，于是便应付式地完成家庭作业。妻子虽然不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起码跟林慧没法比，但却有很强的性欲，她说我跟她在一起，就不用想别的女人了，我能满足她就好了。我压在她身上，可是脑子里晃的都是林慧，妻子明显看出了我的魂不守舍，嗔道：“你这是怎么了？”! W; [( k" @: u. ?$ u5 B

我心里其实挺憋屈，想起跟林慧拍拖的两年，除了牵牵手，互相抱抱，接吻，没有发生过实质上的男女关系，林慧总说，她要把最珍贵的留到最后，当时的我是那么爱她，可没想到，她把最珍贵的留给了别人。小叶已经那么大了，从年纪上倒推，林慧离开我后，不到一两年就有了女儿，当初她跟我说的那些纯情的话真是骗足了我，害我白白等了她那么多年。& ?, x3 e+ X- ?/ n

我脑海中都是林慧在男人胯下承欢的模样，突然十分恼火，不禁抓着妻子的手腕，狠狠地操她。妻子在我身下娇叫着，达到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直到我再也没力气，一泄如注，瘫倒在她身上。) ^/ i/ T5 \2 S6 t

“刚才你发什么疯？”妻子从最后的高潮中首先缓过神来，趴到我身上，说，“不过，你今晚突然变得特别厉害，我好喜欢！”/ v% j, C9 U" o7 u' Z! [

我很累，不想回答她。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叶老师了，在病房时，我看你看她的眼神就不对。”, o  ~# G2 r/ k

“你瞎说，哪有？”我生气地说。

“我警告你，人家可是小姑娘，你要是有这龌龊想法，要天打五雷劈的。”妻子打了我一下。! c0 }  V0 D: Q: v; K. s& ~+ B9 }

“你老公像这样的人吗？”我没好气地说。7 z- n+ I: H, `; u

“好了，开玩笑了，这也生气。”妻子笑着捏了我一把。

“不过，这五天，我倒发现了很多令人困惑的事情。”妻子说。# U1 B3 g5 `3 s$ c+ r5 h6 m

“什么事？”

“就说小张吧，你说她跟小帅感情深吧，可是，我们无意中聊起小帅，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悲伤，仿佛她的老公从来没死过。”

“你想多了，人家现在有了新家庭，难道还要一辈子哭丧着脸？”% B, h1 F# X4 b5 M

“这感觉不对，你不是女人，哪里知道女人的感受？总之，这给我很别扭的感觉。”2 p3 x( @7 n. q\* |3 ]7 ^4 w# N

“还有白老师，你知道她最爱吃什么吗？”6 p; v0 T' ]\* o8 F0 a6 d' O

“我哪知道。”5 ~/ y6 s0 P% a" \_

“鸭脖子，而且只要我们公司楼下的鸭脖子。每次都是她老公林勇跑那么远路买回来的。”) \_2 Z, p4 c2 f& @& j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公司楼下的鸭脖子确实好吃。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小帅来了，以前下班后，我们喜欢在那摊头叫两份鸭脖，喝一瓶啤酒再回家。”我说。/ B\* \_: Y( v; q

“我就奇怪了，她怎么会找到我们公司楼下那家那么隐蔽的小摊子的。”

“也许是无意中路过的吧。”我说。

“还有，我觉得白老师和小张老师的关系怪怪的，闺蜜也没有这样子的。”, |; ?) E6 N4 ~$ \_: t9 I6 n  ~3 K

“什么样子？”

“说不上来，唉，不说了，不说了，也许真是我想太多了，睡觉。”; [: W- T$ j, N+ w  i4 D

     屋子里一片黑暗，不多时，妻子已经传出轻微的鼾声，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在想着，小叶会不会跟她母亲说起我？如果说了，她会不会再见我？见了之后，又该如何呢？我忽然又觉得，最好小叶还是忘了跟林慧说起我，现在双方家庭都那么平稳，倒不如彻底忘记那段前缘吧。1 M# I: l+ Y$ [

6 G8 m# d( c, X\* s) @- ^[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这样过了几星期，没有任何动静，我想小叶是真忘了，不由有些失落，但又暗自庆幸。下午，我去学校接儿子小浩回家，刚巧碰上小叶老师。小叶在学校里的打扮不像休闲时那样俏趣了，穿着一件青花连衣裙，束着白色宽腰带，还戴了一幅斯斯文文的平光眼镜，真有点儿老师范。在我看来，却是多了几分气质和可爱。

“小浩爸爸，我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小叶递给我一张红枫叶书签。

“这是什么意思？”我接过枫叶书签。

“我也不知道，她说你看了就会懂。”小叶说，“我先走了。”" A) n3 Z$ B5 k: c/ e

看着小叶离去的背影，我仿佛又看到了曾经青春的林慧，这母女真是太像了，连走路的姿式都那么像，那么美。8 w  m- g/ i7 z\* \_4 X

我把枫叶藏到公文包里，带着小浩开车回家吃饭。, s& D/ Y& k( |5 b- C

“爸爸，你跟叶老师认识？”小浩问。  l! \_" b9 J6 a  e" {

“爸爸是她妈妈的同学。”\* b( L, n& G% ]\* U$ M1 m

“不会吧？她是我老师唉！”小浩睁大了眼睛。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傻小子，你现在还不懂。”

林慧为什么给我枫叶？我翻来覆去看着这枚普通的叶子，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洗澡时，才突然灵光一闪。我真笨，怎么会忘了这个？

在我和林慧拍拖时，经常约定晚饭后在大学城后边的枫树林约会，她给我枫叶的意思，然道是……# ^: p0 S+ I2 G

我一看表，刚刚过了七点半，便连忙穿好衣服，匆匆打扮一下，交待好儿子好好学习，驾车赶往大学城后的枫树林。

二十多年过去了，枫树林还是原来的枫树林，晚风还是那样的晚风，似乎根本没有改变，当年我和林慧最喜欢到这里来散步，林慧说这是诗一般的世界，她喜欢采集一些精致的枫叶当作书签，她说，这些叶子就像爱情般火热，不应让它们在泥地里腐烂，她要永远地收藏它们。9 Y( N6 m$ N9 G7 S6 P

可是，我们的爱情却早已凋零。

我在路灯下等着她的出现，一直等到深夜十点，可是，她并没有来。我很失望，回到家时，小浩早已睡了。好在老婆雅玲今晚当班，要不真没跟她解释。% O& I7 F3 \4 Z. g5 F

是我想错了？我托着那片小小的枫叶发呆。$ L7 ?1 e4 \- s, h

忽然，我想到了一件事，跑进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本旧书。这本书是她送我的，一本外国小说，讲述一个少女在痴痴等待情人，而她的情人却因为战争死亡，他的灵魂借助一个刚去世老翁的尸体重回人间，从而引起一段旷世奇缘的故事。林慧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真爱是可以跨越躯体的羁绊的。

我翻开书页，发现里面还藏着一枚小小的枫叶书签，这是她亲手做的，竟和现在的这枚是一对。& i7 s2 D2 F, `6 ]6 W

我的眼眶湿润了，她果然没忘记我！

可是，我该怎样才能和她再相见呢？& G0 {\* W2 N. k1 d& v# ~( r

为这个问题，我犹豫了好久。如果再贸然跟小叶老师提出要见她母亲，不仅显得唐突，而且还可能引起怀疑。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说要组织举办同学会，向小叶要来了林慧的手机号码。

在那个晚上，我来到安静的枫树林，拨出了这个让我又紧张又期待的号码。

“你好。”手机里传来温婉的女声。' l/ }. O( l8 [/ K# s

是她，果真是她！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虽然不似年轻时那样清脆，但我听得出来。

“请问你找哪位？”她又问。8 J" O1 o: h" y! L0 S

“是我。”我说。, c5 X% j8 Q3 w, P9 z2 v$ O

对方沉默了一会。1 k' }7 A  M: e

“是你？”. Z1 u9 \_; g: c1 ?

“是我。”( y: u+ k0 T) t! p, O

“你不该打电话来。”

“慧慧，现在说话不方便吗？”5 K; \( u4 ]\* [6 ?' g

“你不该找我。”" j9 Q' O+ o9 X" w7 N

“为什么？”! u" d# s9 S0 h\* Y7 e$ \_3 s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不是过去的我们了，你还来找我做什么？”2 g. x$ w4 q( U! y; s9 `1 d0 E

“对不起，我为当年的事向你道歉。”/ [( b: \1 t6 B1 F6 ^

“没什么好道歉的，当年决定分手的是我。”

“慧慧……那枫叶……”

“你别误会了，这是我留的最后一张枫叶书签，我只是想把这段记忆还给你。”电话那头淡淡地说。" ~% U- p6 k: A- b1 Y0 G+ a

“这不是你真实的想法，你还记着我！我们见面吧！”我坚定地说。& `- |$ }. |8 T; b; W) d/ ]. N

“不可能，我不会见你的。”她说完，便挂断了手机。1 J9 H5 w9 ]+ j, w! N

第一次通话，便以完全失败告终，我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追求者，心情跌到了谷底。# j8 s( z! m! U3 g3 Q7 K7 \_

我真贱！当年明明是她甩我的，现在反而要我来求她。我骂自己。可是，你为什么又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重新激起我的痛苦？我对着满林子的枫叶长叹。

$ q3 w' m1 C) M: B6 R# \_# n+ v$ t

“老公，我发现了儿子的秘密。”老婆神秘兮兮地拉着我说。

“你又翻看他的东西了？”我不满地皱眉。) g( Q9 Q1 ~  |" O3 w

“他是我们的儿子，你不得时时关心啊？瞧，这可是大事。”她展开一幅铅笔素描。& X3 v5 l' H: N) A# }! x\* |+ \_( h

我一看，也吃了一惊，只见画的是一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小叶老师。儿子对画画有天赋，所以我们从小就培养他，这素描功底可是画什么像什么。% r& N" n0 n/ D! p) W4 T" T

小叶的画像近乎完美，看得出这小子很用心画的。

“这，这也许是他送给老师的礼物。”我说。

“你不懂小男生的心理，这哪是什么礼物，是咱儿子喜欢这年轻女老师，偷偷画的。”

“我不懂女生心理，也不懂男生心理，就你懂。”我白了她一眼。6 D6 Z( G9 Z1 U4 R0 v

“咱宝贝都进入青春期了，咱可得用心点，密切关注这事儿。”

“好了好了，你当妈的用点心就好了。你快把画放回去，省得儿子回来发现跟我们闹，说我们侵犯隐私权。”我说。

老婆把画像放回儿子的抽屉，回身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又发现一个秘密。”

“怎么你最近搞得像私家侦探似的？”我调侃道，“说吧，别卖关子了。”( ?' V8 D% ~: Y0 q7 Y: }0 e, D

“还是关于白老师的。”老婆说，“今天，我在整理白玉病案时，发现她的亲笔签名有问题。”1 b) |! s( c2 ^" g% F

“哦？”\* S3 }. v% W1 l9 S

“你看，我拍了照的。”老婆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这是我无意中调阅白玉三年前在我们医院做阑尾手术时的签名，这是这次做剖腹产手术的签名。”5 t' p$ D" m- q. |

我一看，字迹果然完全不一样。三年前的字娟秀灵气，现在这字却很工整方正，不像是同一人所写。. F" i7 A$ x8 [1 \_

我知道，人的签名笔迹很难改变。

“可这说明了什么？也许只是她一时改了书写习惯。或者，其中之一是别人代签的，比如她丈夫。”我仍然说。

“剖腹产这签字肯定是她本人的，因为我是亲眼看着她签的，至于三年前，我倒觉得更像女孩子的字。而且，我们医生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替本人签字的，就算是丈夫，要签也只能签他自己的名字。”老婆一脸狐疑。

“好了，你没事别瞎琢磨了。把这两个签名发给我吧，我有个同学在公安局技术科上班，让他鉴定一下不就完了。”我说。

可没想到，同学那的结论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这两个完全不是同一人所签。我问他笔迹是不是会变化，他回答，除非接受专业训练，要不，不管怎么变化字体，哪怕常人看完全不一样，都是有线索可循的。这两个签名，他打包票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后一人，倒像是男性书写习惯，虽然经过了有意的女性化训练。

男性？我差点笑掉大牙，你这个“神探”，人家可是正宗的新产妇啊！要是换到正规案子，你可倒大霉了。可话说回来，怎么我觉得这笔迹似乎有点眼熟？就跟白玉的目光一样，似曾相识。, c8 ?: Y& ~: T" t  V9 y

我忽然想到一个人，又连连摇头，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老公，你那同学的结果出来了没有？”老婆见我回来，就问。! q8 B, [1 u- w" ~  }

“你这个八婆，我那同学说，这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不过是变了字体而已。”

“是吗？”老婆一脸失望。' H9 n/ [4 m: J

次日，我坐在办公室里，翻看这两个签名，越想越不对劲，从档案柜里找出当年小帅留下的资料，上面有很多他亲笔书写的字迹，一对比，怪不得总感觉有点熟悉，当年我可是天天看他写的东西，这方方正正的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立刻打电话给“神探同学”，可他说，这样不行，鉴定不同容易，鉴定是否同一人字迹，最好能多一些字，现在，白玉那边只有两个字。. \_0 V; I+ b6 x" |" h

我想到了儿子上学期的作文本，上面应该有白玉的亲笔点评。回家一找，果然还在，于是兴冲冲地拿去给了神探同学。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反馈。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这些字竟然出自同一人，那就是——张小帅！1 B- u) n' {$ v5 s. o

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啊！我彻底凌乱了。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

我回想起老婆说的那些话，比如白玉爱吃我公司楼下的鸭脖子，比如她跟张恬之间的关系。我排了一下小帅离开公司直至出车祸的时间，他离开公司时，正是白玉成为植物人的时候，而当他出车祸死亡的三个月后，白玉从昏迷中醒过来。如果小帅没死，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恬对小帅之死那么冷漠，而白玉又为什么对我儿子如此照顾。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令人发疯的答案——白玉可能就是小帅。可是，白玉怎么可能是小帅？这不科学啊！[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陷入了死胡同，也许，一切都是我瞎想的，白玉就是白玉，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叹了一口气。/ r- }2 ?1 r3 \_1 @& V% J( d% a[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想忘掉林慧，她说的对，我们都不是过去的我们了，我们现在有各自的家庭和儿女，不应该为以前的情感打乱现在幸福的生活。可是，每当我去接儿子时，看到小叶老师，就无法忘记林慧。

终于，我又打她手机了。

“慧慧，我想我们该谈一次，给我个机会吧。我也是个有家庭的人，我爱我的老婆和儿子，我只想见见你，没别的意思。”我诚恳地说。[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好，我答应你！”

我们约在枫树林里见面，我竟像一个初次约女孩的小男生，忐忑不安，直到看到她出现在我的面前。

四十多的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青涩少女的模样，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韵味，富态雍容，衣着华丽，保养得很好，可以看出这么多年，她一定过得很幸福。

“你还好吗？”她问我。' c" b7 M3 f; N6 w

“还好，办了家软件公司，业务还不错。你呢？”& O% z( }- @' L

“我做了全职主妇，没什么好不好的。”她微笑着说。" ]6 B6 ^# o! D" }% Y/ O7 f

“他肯定对你很好吧？”( m% ?. Z+ f% u, \_. b, }) P

林慧点了点头：“他很好，只是每天忙着工作，顾不上家。”7 P) ^+ T2 m3 }7 V\* D

“哦，他是做什么的？”

“你肯定见过他，每晚在本市新闻里。”$ ?8 O; P% F$ ?1 V1 ~

“你是说……”

“没错，他现在任本市的副市长，他叫叶明枢。”林慧说。

我顿时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原以为自己当了老板，说话有点底气了，可现在再也鼓不起气了。  F) S! d8 M3 L2 ?\* A

“祝福你，你找了个好老公。”我说。

“谢谢，我希望你也过得幸福。”她说。. P9 a4 G. r6 u5 w6 {3 |

我们的对话在生硬中进行着，我本来有很多话想跟她讲，可是一下子，竟什么也讲不出来。

“你女儿现在是我儿子的班主任。”我扯开了话题。

“她跟我说了，还说你有一个好儿子。”她笑着说。

“是吗？你也有一个好女儿，她长得很像你。”7 t\* e( `: N3 C9 G

说起女儿，林慧的眼中闪出爱意的光芒：“大家都这么说，这孩子，从小立志当老师，今年终于如愿了。”

“她会是一个好老师的。”我说。

我们的见面在平平淡淡中度过，回到家里，我忽然发现，我爱的已经不是现在的林慧了，那个深深藏在我心底的，是那个青涩纯结的少女林慧，而不是如今的官太太林慧。她说的没错，我们都回不到过去。; \5 A) J, |  V

我把儿子画的叶紫老师画像拍到了手机里，她就是我心底里的那个林慧，我仍然爱着她。[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转眼间，白玉老师已经坐满月子，摆了满月酒，请我们夫妻过去。酒宴很是热闹喜气，白玉和林勇的朋友同事全来了，我们包了两份红包分别给两个小家伙，才一个月，这对宝宝已经出落得虎头虎脑，煞是可爱了。+ w; v, e+ D1 V

我特别留意起白玉，作为女主人，她显得落落大方，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风韵十足的少妇跟小帅联系起来。

我拣了个机会，跟她聊了几句。1 x5 X9 `9 {\* @# Z% f" ?6 C

“听说白老师也很喜欢吃鸭脖，我楼下刚好有一家，非常好吃的，下次让雅玲给你带一点。”

“你太客气了。”她笑着说。

“只是可惜，再过一个月，那儿就要关门了。”3 }( m% m" W. c% d/ z7 k

“为什么？”

“因为摊主的儿子病了。”4 ]' N, ^8 X. D3 f

“克林顿儿子病了？”白玉脱口而出。

我和她都同时沉默了。克林顿是我和小帅对取的摊主的绰号，只有我们俩和摊主知道。; C4 H, i; m" R0 ]) m

“你，你，你……你真是……”我的嘴唇不自觉地哆嗦起来。

白玉的脸色也不好看，白了我一眼：“你真坏！”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我以后再跟你解释。”1 ~4 a# B3 n& o( m, z4 U- [

自从确认白玉就是小帅之后，我的思维彻底凌乱了，直到白玉约我出来，把真相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这些内容消化掉。[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现在，林勇知不知道，他的老婆的灵魂其实已经不存在，取代的是你这个大男人呢？”我问白玉。- E! M5 V. C% G5 a$ w- s

“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说，只爱现在的我。”白玉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还是不能接受。你怎么可能与男人相爱？该不会从我那时就开始了吧？”我直冒汗。" o$ {9 ]5 {# c2 X  A% u

“你放心，孟哥，我和你做兄弟时，可是个纯爷们。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只有为者自知，不好解释。”白玉说。: n4 p! s5 I; n5 p2 L; z

“你喜欢上了做女人的感觉？”" e' H" }/ }1 X" \3 [) `7 M

“嗯，做女人挺好！”

“我，我该怎么说你好呢？如果以前我知道这事，非揍你一顿不可。”我激动地说，“你就这么变成了女人，这对张恬不公平啊！”

“我知道，我最对不起的也就是她了，好在她现在生活幸福，如愿以偿当了妈妈，而且，我们成了好闺蜜，也未免不是好结局。”# l1 [; t1 K; g$ k" w# N

我竟无言以对。

“这事还得请哥哥替我保密，我已经成了白玉，现在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后半生的幸福全系于此。”白玉抓住我的手说。8 Y" e# I$ W- G$ X+ D: K

“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连你嫂子我都不会说。”[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太感激你了，孟哥，你对我还是那么好！”白玉的眼里泛出泪花。5 u4 O1 D, |4 i! D

我曾经一起喝酒的好哥们，现在心甘情愿住在这样一个丰韵女人的体内，这太有违和感了！我看着眼前的白玉，恍然如梦。, f1 S" O9 z$ A. ?7 E

这个世界是那样荒唐，但时间还是一刻不停地往前流逝，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林慧再也没有和我见面，连个电话都没有；老婆雅玲的性欲仍然那么强烈，晚上只要她不当班，就会和我大战一场；儿子似乎成长了很多，变得更深沉，不爱跟我们说话。白玉已经恢复了体态，却更显丰盈，她和张恬经常出现在产妇恢复班，或推着婴儿椅在公园散步，过了寒假，她又要重新担任我儿子的班主任，就是不知美丽青春的小叶老师何去何从。

可是，就在一切似乎回归正道时，我迎来了人生中最残酷的打击。先是做爱时，突然感到勃起不力，后来，竟慢慢难以勃起，老婆认为我最近太累了，虽有不满，但也没在意。可是，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而且每次射精后，我都感到睾丸和会阴难忍的疼痛和下坠感。不得已去看医生，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经过一系列地检查，最后，医生给出了一个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结论——我得了睾丸癌，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割除睾丸。& a1 ^; ?: O\* ^1 M) {$ K" D6 M

“不行，我宁死不割！”我嚷道，“这是男人的尊严。”

老婆更是吓得花容失色：“这么说，我老公他，他以后再也不能……”" U2 n- t, g/ \

“也没想得那样严重，可以用雄激素替代疗法，他同样可以勃起的，只要过了心理关就行。”医生说，“如果不尽快进行手术，癌细胞扩散就麻烦了，到时要进行化疗，也不一定有效果。”7 s  \$ I\* o9 Q# A: {% K\* m

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低下了头。; Z/ s1 }9 H$ Y: h/ P

; p; S4 g4 H" R4 @

我从麻醉状态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中了。老婆拿着一个小透明袋给我看，里面装着血糊糊的两个肉蛋。/ m( s- h& e+ k" M) c( E

“喏，这就是你的蛋蛋。我跟主刀医生买了人情，让我亲手割下来的。”老婆说。\* J& U( T- N, A. I4 G) n6 @6 J

“你可真狠！”我苦笑道。虽然我们俩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我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睾丸，不禁仍然感到强烈的失落。2 S" e9 n9 m# r9 k/ T/ [

“医生说，你只要每月注射小剂量雄激素，就能维持现在的水平，这样也好，这药物我保管着，妥妥的，你再也不会偷腥了。要不，我就断了你的药。”老婆开玩笑说。

“你还笑得出来，我都快成废人了。”我白了她一眼，“这件事，我们一定得保密，要是外面人知道，我死的心都有。”% ]3 J, J0 S7 r" l

“放心，我已经打点过了，谁也不会说。”老婆说，“其实我心里可心疼你的，不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 D5 P1 H) |: [7 Q. t

过了一周，拔了导尿管，拆了线，我低头一看，阴囊竟然好好的，除了一道小伤疤。里面的蛋蛋还在，甚至比以前还大了些。9 H4 Z; A1 M5 ~" ]' ]

“我让医生给你装的硅胶蛋蛋，我亲自选的尺寸，这也是给你的惊喜。”老婆笑着说。) S6 T+ Q4 i( \_\* ~0 g% Q  ?5 `, |

“你不早说。”

“这下子，你满意了吧，你的男人雄风一点儿也没丢。”老婆亲了我一口。. Y8 y- O- K" b; k; K

可是，话虽这么说，当我痊愈后，每当和老婆作爱，虽然也能勃起，可一想起她亲手阉割了我，就立马软了下去。为此，我们开始了无边无止的痛苦和纠结。. u. b3 H; [1 z3 z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老婆。她对我的态度由起先的安慰，到失望，不满，再到冷言冷语，而我始终还没能完成一个丈夫的义务。0 @: i+ C$ K- m" i( D\* `8 P[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和老婆打了冷架，我只有借酒销愁。我跑到公司附近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竟发现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我坐起身，看见白玉端着一杯姜茶走到床沿。; m4 i. e  r- N  z8 m

“你终于醒了？”白玉露出笑容。% x4 i  c; e1 J2 E9 d7 l& Q

“我……我怎么在你这儿？”我惊恐地问。

“先喝这碗姜茶暖暖身子吧。这是我坐月子时留下的，很好喝。”白玉递给我茶。; L# v! I' k4 n9 A  N4 W( l[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口渴得厉害，接过来一饮而尽。

“你忘了，昨晚是你打我电话，说有话想跟我说，我是你惟一可以倾诉的兄弟。”白玉看着我说。

我这才模糊地想起来，我确实拨过白玉的电话，但在那时，我是把她当成了小帅。5 |8 q8 p6 w( l0 N' s

“我赶到的时候，你醉得不成样子。”白玉接过空杯，说。8 Q& w) R& D8 m+ x1 k$ q

“我，我说了什么？”我紧张地问。

“昨晚你把你的事全告诉我了，没想到，你过得这样苦。”白玉同情地说。+ `# o' R& ?- s( {% z

我低下了头：“我现在还是个男人吗？”! v7 v! @  S2 |4 F; i+ n

“当然是了，男人是气质，不是光靠那玩意的。”白玉说。$ J5 k- X. o+ |% y. D

“可我连男人最基本的事都做不了！”我激动地说。! e  Z( j. N5 }  d# |- q  {  l

“你只是心理障碍，调整过来就没事了。孟哥，我最担心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身体。”2 M% y" d& T9 ]( q+ `# [0 T0 F7 b

“谢谢你，我不知该叫你白老师还是小帅，总之，谢谢你陪我。”我说。

白玉悠悠叹了一口气，说：“男人和女人，各有各的苦，也各有各的乐，有时候，苦乐只在一念之间罢了。”& K$ h$ @% \/ T

这时候，摇篮里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5 [6 O5 a, O7 ?, b\* y/ `4 m( ^% K

白玉说：“对不起，宝宝饿了，我要喂宝宝奶了。”! }5 X\* `8 P% L0 n9 Q) ?+ ~$ ]

她走过去抱起娃娃，坐在沙发上，掀起上衣，露了半只雪白的大奶，把红通通的乳头往娃娃小嘴里一塞，熟练地喂起奶来。这才发现我看得发呆，急忙往旁边一躲，红着脸说：“对不起，孟哥，我没有把你当外人。”/ \5 [; T! N/ T7 ?: i; k% q

我也不好意思地赶紧移开目光。

孩子吃得很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白玉一边哼着小曲哄着他，一边微微摇着，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母性。我还是无法把她和张小帅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又摆在眼前。

“你现在一定很幸福。”我说，我被她的母性形象感动了。5 W- S! P. L& D. c( k$ p

白玉朝我苑尔一笑，不用回答，这微笑已经回答了一切。/ B# X6 \4 R) B+ D. \_6 I5 S' N

“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我叹气说。& N; f) i: O9 \_

“男和女本来就都是空相，我们不必执着这空相的。”白玉说。[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月经走光后，我好好冲了一次温水澡，我发觉喜欢上了冲澡，温热的水流不但可以让我放松，还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烦恼的事情。当我纤细的手在丰富的沐浴露泡沫中抚过嫩滑的肌肤和凸凹有致的女体，当莲蓬头的水线冲过我的沟沟壑壑，竟生出一种惬意和安宁，还有些些许灵魂深处的激动。; \_7 B' i. h- }( ]! I% L

每当在浴室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我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复杂的感觉。刚刚出浴的“叶紫”，或者是“我”，全身白里透红，饱满精致的乳房傲娇地翘挺着，像两只刚刚摘下的带着露水的新鲜大蜜桃，仿佛只要用力一捏，就能捏出水来，桃尖上点缀着粉红欲滴的乳头，随着胸口呼吸的起伏，颤颤的令人怜爱。纤细的腰肢，平坦的小腹，圆润的小翘臀，以及那隐藏在一丛疏而不淡的倒三角阴毛内，被两片丰厚大阴唇夹挤着，呈一条紧密细缝的漂亮的“馒头穴”，隔着氤氲的水汽看上去，恍如日本顶级的仿真充气娃娃，这青春无敌的胴体让我心跳加快，呼吸急速，就差没流鼻血了。但我没敢多看，因为总感觉镜中的“叶紫”在看着我，她甚至还知道我有点龌龊的心思。

毕竟，叶紫是我前女友林慧的女儿，如果认真算起来，我是她的父辈了，这多少有点儿乱伦的罪恶感。

我从浴室里逃出来，笨手笨脚穿了内衣，套上素雅宽大的睡衣，才松了一口气。2 X1 L/ r% G7 p

但紧接着，令我更不安的事发生了，当我打开电脑，准备往电脑里装上我的编程项目必需的环境软件时，竟然想不起软件的名字了，好不容易在网上重新找到，竟然又忘了安装的步骤，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是移植后的后遗症吧？我重新学习了安装步骤，弄了一个下午，终于好了，但是，当我打开编程项目时，突然发觉自己竟搞不清该怎样开始，接着，令我更恐慌的感觉随之而来了，这复杂的程序不仅让我无所适从，我竟然发现自己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了。要知道，我以前可是个程序迷，曾创下三天三夜不睡，搞定一个项目的记录。而现在，当我打开一个源程序，看着一行行代码，却找不到任何乐趣，有的只是枯燥和乏味。5 r0 r4 t( @+ w1 J4 T- y$ |\* Z

这是怎么回事？我急忙打电话给林勇。3 N7 Q. I: U9 e. O

林勇说，人的大脑很复杂，也许我需要慢慢恢复。但是，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也许永远也找不回来原来的技能。

“你大脑的99.9%都是叶紫的，对叶紫这个个体来说，就像一个大集团，原来的总经理退休了，突然空降来了一个老总，他对这个组织一点儿也不熟悉，组织上下对他也不了解，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这个老总影响了组织成员，让大家都按他的意愿重塑公司文化，二是这个老总被强大的组织影响，从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融入到原有的文化。”林勇解释说。

我想起了那个梦，原来，梦里的叶紫说的是真的，她并没有真正离去，而是一直藏在这身体里。& q& w\* G/ u$ C

我试着重新找回原来编程的感觉，可是，就跟烟酒一样，我再也无法激发出原有的兴趣。这感觉很怪，明明知道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些，可是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有点儿厌恶，这种感觉让我有点恐慌。( r; K" e/ ]/ d: J4 w, z/ z+ M( j

这天下午，豆豆如约来找我了。她一见我，就热情地跟我搂在了一起：“叶子，可想死我了！”

豆豆在我眼里，算是个大美女，被大美女这样亲昵地搂着，让我的脸顿时发起烧来，浑身都热烘烘的。但我知道，这只是小姐妹间的亲密，在这些年轻女孩间是很自然的事。

“我的小美女，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果脯，惊喜不？”豆豆拿出一包五颜六色的果脯递给我。3 Z1 x7 g/ J5 J/ e

林慧从卧室出来说：“豆豆，你们以后可要多帮助叶紫，她需要在生活中恢复。”

“放心，阿姨，叶子的康复就包在我身上。”豆豆说。" `8 c0 @( W\* M# C  E0 G- X

“那阿姨就不客气了，你们玩。”林慧笑着点头，又走回卧室里。

我和林慧的关系有些微妙，也许她会认为是女儿车祸后的后遗症，但是在我看来，这感觉怪异到了极致。每天面对已为中年人妇的前女友，而自己却以她的女儿出现，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起码，我至今也无法开口叫她一声“妈”。但我们之间似乎保持着一种奇妙的默契，她总是提醒我，以前是怎样的习惯，以前的“我”是怎样的，没有任何责怪的语气。我知道，这都是出于无私的母爱，我习惯了她的唠叨，有时候甚至有些儿感动，她也似乎习惯了我的种种怪异，只想着纠正我的不当举动。4 D& Z' |/ N! e9 J, `8 J

我和豆豆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边吃这些零食。

电视上播着一期讲二战政治格局的军事节目，这正是我以前追着看的系列片，顿时来了劲。

“这种无聊的军事节目你也会看啊？”豆豆看了我一眼，一看表，大叫道：“新一期的非诚，快转江苏台！快转江苏台！”, p" I3 ]" P7 r

我以前从没看过这种无聊的婚恋节目，但是，也不好再看军事节目吧，要不她肯定觉得很奇怪，只好顺着她。[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那个8号怎么还没走啊？你最讨厌她的。”豆豆说。7 a: L! ]6 q2 Q

我有吗？我仔细看了看8号女嘉宾，确实让我不喜欢。

看着看着，我觉得这节目并非那么无聊，倒挺好看的。

“这个男嘉宾太斯文了，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豆豆评论说。

“是嘛！”我也表示赞同。[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要是我，会在第二轮给他灭灯，他的着装挺没品的。”她开始对各个男嘉宾品头论足。

我对男嘉宾并没有感觉，重点都放在看女嘉宾上了。- \\* d4 V$ f- B- z' A/ q

豆豆很善聊，话特别多，我不知道叶紫以前是不是这样。在节目进行到一半时，她开始天南地北毫无逻辑地说着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学校里的，家里的，朋友圈里的，社会上的花边新闻，可我根本听不进去，只是惟惟诺诺，是不是这些女孩子的思维是碎片化的啊？这可让我怎么聊？

我只有低头吃这些果脯，说实话，以前我不怎么喜欢这些甜甜酸酸的东西，可等节目结束时，我发现一大半的果脯都是被我吃的。

这些小零食确实挺好吃。

“这果脯你从哪儿买的？”我问豆豆。% }( f2 H. A$ u. }7 j

“你忘了，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小店，他这儿的果脯很正宗呢。我们都是在这店里买的。”  R9 J0 r; c3 y) `

“哦，我车祸后，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拍了一下脑袋。: w2 K# C" ?5 p6 g# h! x

“不要紧，我们帮你一起回忆，你很快就能跟以前一样了。”豆豆说。1 e1 x7 b\* |# Q+ @: x6 G

“嗯，我捡回一条命，已经很感谢命运女神了。你们都对我那么好，我真的很感激呢。”我点头说。

“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还说这些客套话！生分！”豆豆亲昵地拍了一下我的腿。1 T9 v8 o( E; t  g  C6 x" w1 d

然后她的目光就放在我的腿上了，我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竟跟以前大老爷们一样开着腿坐，十分不雅观，连忙并回膝盖，不好意思地冲豆豆尴尬一笑。% S/ {! F2 S1 q  G

豆豆的脸上闪过一丝困惑，但也没在意，看了看表，说瑜伽时间快到了，就催我一起去。

“我不去！”我说。; L5 i6 A6 t- K; y1 B\* [

“你现在正是加强锻炼的时候，怎么能不去呢？”她叫道。

“我……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 A3 a) C$ u% d& q) g9 i# H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短发影响形象吧？”她指了指脑袋。1 [. z6 b; j% h0 L; A) m[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倒没想到形象问题，见她这么说，正好顺水推舟。' Y3 C/ j- p0 F0 w- L

“这有什么呀！现在光头女星也多了，还时尚着呢，你这头短发挺酷的。”她笑道，拿过我的帽子扑在我头上，“路上就戴着帽子，女子瑜伽馆里又没有男人，没人笑话你的，况且，瑜伽馆的姐妹们知道你的事，都很关心你呢，见到你回来，开心都来不及呢。”

我被她驳得无话可说。8 ~( D4 |: O7 }+ S1 E

“小叶子，你跟豆豆去吧，不能成天呆在家里，对你的康复不好！”林慧见我不肯出门，也出来说话了。+ B7 ^$ |1 z" c

我只好答应，其实，我的内心很复杂，面对自己即将一脚跨入的陌生的女性世界，一边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一边又有些好奇，甚至有点莫名的小激动。

我换回那身浅蓝牛仔背带裤，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套衣服似乎成了我出门最安心穿的一套衣服。

“把你的瑜珈服带上呀！”临出门时，豆豆提醒我。8 |' K' }8 A\* r' o& T) D

“瑜伽服？”我这才想起，电视上那些练瑜伽的女人，都穿着特制的紧身服，可是，我不知道叶紫把瑜伽装放哪儿。

在衣柜里翻了好几遍，都没什么瑜伽服。

“我帮你一起找吧！”豆豆看着我没头虫的样子，笑着说。8 @- ?' ?5 M; ~$ |! T$ P; u

倒是豆豆很快在衣柜的角落里找到了，其实好好的放在一只衣袋子里呢。- S6 E( G& }) \9 ?; G3 p

我提着就想走。

“还有换洗的内内呢？”豆豆又提醒我。8 P: ^6 e$ `1 w9 Z# ~# \6 m

见我一脸迷茫，她笑着说：“难道你想一身臭汗回来？”+ V/ C2 C3 N9 N" I1 y& h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这才手忙脚乱拣了一套内衣塞在袋子里。1 y  U$ K! n3 V/ m1 J

“这孩子，忘这忘那，还好没忘了妈。”林慧见我的样子，讪笑着对豆豆说，“豆豆，叶紫就交给你了，也许她连回家的路都会忘。”# F( g# P+ u. {8 k9 k

“放心吧，阿姨，我保证把叶子完完整整带回家的，绝不少一根头发。”豆豆举手说。% \_5 I: Y+ h3 ?" |0 I

临出门时，豆豆奇怪地看着我的脚。

“怎么了？”

“你不穿高跟了？”[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明白，叶紫以前出门肯定都会穿高跟的，我穿了双平底鞋，显得很不协调。3 w3 D5 {) \6 c6 A2 L

“高跟惹我出那么大的事，谁还敢穿哪？”我笑了笑。

我跟着豆豆出了门，除了那次因烟瘾发作去小区超市买烟，这是我出院后第一次正式出家门。[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 H. f  C9 W4 d5 q- [: V( ^  G8 v

女子瑜伽馆其实离小区并不远，走路只要二十分钟左右，但要穿过两条繁华的街道。街道上人来人往，我羞耻地不敢看任何一人，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的真相，指着我说，看呐，这个女人其实是男人变的。他好不要脸，竟然占了女孩的身体……( K' J2 S7 z& J# \_2 I# R& W$ Y

我像做贼似的心虚地躲在豆豆的身后。豆豆见我怯怯的，大方地挽住我的胳膊，就跟街上那些小姐妹一样，亲昵地跟我并肩而行。\* \# N8 D. T2 D) t

一路上，我感觉到无数条视线交叉着落到我们身上，大部分是男人，也有不少女人。我知道，叶紫和豆豆的组合走在街上，回头率肯定高高的。但我太不习惯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注视了，特别是一些男人投来色色的目光，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3 j; f7 x, [; H) G

好不容易到了女子瑜伽会馆，这是一家装修并不华丽，但却别有异国情调的会馆，装饰上也选择了女性偏好的暖色调，温暖安宁。我以前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倒有点新奇。9 E" i0 G  h8 p% t) I# s! S  J& O" d

前台小姐很有气质，见我们来，热情地打招呼，看样子跟叶子是老熟人了。我打量着四周，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自己曾经到过这儿。- `0 `, d7 d, j

“我们去换衣服吧！”豆豆说。

我跟着她向更衣室走去，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是的，我知道更衣室在哪儿，我知道那儿的摆设，我知道“我”喜欢哪个柜号。, {# ~% V, X$ L% [5 T: s

我被自己吓住了，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些碎片式的记忆像梦境一样涌上来。我梦游似的跟着豆豆，走进了那个更衣室，打开了181号储衣柜，空空的柜子像一张巨大的黑口呈现在我面前。- W3 H1 U, E; n- l+ t

“你发什么呆呀？”豆豆一边脱衣，一边问我。4 ^! M- I, o3 N8 n- q

“我以前是不是喜欢把包放在这个柜子里？”我看着空柜问。7 u; `. v7 ~; y

“是啊，你说这是你的幸运数字呢。”豆豆很自然地说。

叶紫啊叶紫，你果然没有离去！9 Y; y3 }3 Y4 i& V

我把包放进去的时候，豆豆已经脱得只剩下内衣了，我的眼前一亮，舞蹈学院毕业的豆豆健美的胴体让我几乎屏住了呼吸。豆豆脱开红色胸罩，一对丰满的雪乳微微摇动着，就像两大碗倒扣的牛奶果冻，引人食欲。

我情不自禁咽了一口唾沫，竟有生理反应了。这感觉很不可思议，虽然我早已没了阴茎，但每当有性冲动时，总是感到小弟弟还在，硬硬勃起。虽然我知道这是虚幻，也许只是阴蒂充血的感觉和以前男性记忆的交织罢了，好在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支起帐篷出丑了。0 \' C+ b7 f: B/ w+ ?6 A% E. P

“你怎么了？这样看我？”她发现了我的窘态，不解地问。1 r% s9 E  `" L" o% k' \8 `5 F

“你好漂亮！”我发觉我的鼻子里竟有了些许血腥味，难道真的会像动漫中的人物那样，见到美女会流鼻血？

“少来了，叶子！还不快换衣？”豆豆嘟着嘴，用胸罩打了我一下。

我清醒过来，才发觉自己还一动未动呢，便跟豆豆一样，脱下外衣和胸罩，从包里取出瑜伽服。

天哪，怎么又是粉红色的？我不禁懊恼，叶紫喜欢的粉红色在我看来觉得很别扭。

但即来之则安之，我只有穿上粉红色的紧身瑜伽服，原来瑜伽服的胸部有加厚的衬里，所以不用穿胸罩的。短背心式的瑜伽服有很强的弹性，紧紧箍着我的胸，露出上腹部和肚脐眼，下身则是喇叭型的裤子，紧裹着小翘臀和大腿，膝盖下则是像喇叭花似的洒开，显出迷人的曲线。

又进来了一众年轻女子，有说有笑地换衣，更衣室里一片春光明媚，乱花渐欲迷人眼，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过来了，如果在以前，这真是不可想像的福利啊！她们发现了我，热情地围上来，关心地问这问那，为我的康复感到高兴，除了被众多性感女人近距离包围的窘迫和刺激外，我真的有些感动，她们都是挺善良的女人，比起男人间的聚会来，我忽然感到了别样的温暖和亲密。2 H6 ]\* y  f8 k0 ^% u  A

到了练功房，我不禁傻眼了，只见从天花板上垂下许多五颜六色的飘带，在整个房间里飘荡。/ O( P4 ~6 k% X- {# P8 s  Z) q

这是做什么？我不解，也不敢问。但这时，就好像在梦中经历过似的，我下意识地走向中间那条粉红色的飘带。摸着柔软的飘带，我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光是视觉上的，还包括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各方面，叶紫的身体想努力告诉我，它曾经很多次来过这里，来这里做什么，它的感受怎么样……

就像林勇所说，我是一个空降的老总，现在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在向我报告他们原有的工作情况，好让我尽快熟悉和融入新组织。/ a) J! k. S5 [2 d

女教练姓陈，叫陈莉莉，三十岁上下，短发，长得很精神。在开始前，她特别嘱咐我，因为大病初愈，一些难度大的动作可以慢慢来，逐步恢复。5 ~( }( Q% p3 g9 ^6 k' l7 n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什么动作，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只是感觉而已。

“你别怕，我会带着你的。”在旁边的豆豆笑道。

在瑜伽垫上跟着教练做了几个热身运动，自从进入中年后，我再也没做过这种柔韧度训练，身子骨早已硬了，加上又胖，有时候连弯腰捡东西都有点费力了，就别说这样柔软的瑜伽动作了。随着动作幅度的加大，我觉得我肯定是没法做下去了。3 `) `) [5 W: D, w

可是，当我硬着头皮，跟着教练和学员们做着动作时，发现身体给了我一个莫大的惊喜，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我竟然能够不太费力就做到这些。" R& [7 u3 d8 ^3 s+ f2 z( e3 o

当我做前屈抱腿时，居然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折起来，紧紧抱着脚踝，让脸紧贴小腿，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我一辈子都没做过这么柔的动作。

随着动作的深入，越来越多让我面红耳赤的动作出现了，比如蛇行式、三角式、战士开弓式……那么多紧身衣美女在我面前以一种奇怪的姿式整齐地展现自己的身体，真让人受不了。怪不得大部分瑜伽会馆只收女子呢。# G8 Q0 a3 N7 V# @3 n2 Z+ S\* c

我发现，我竟然也能轻松地开一字马，这太神奇了！我越做越欣喜，到了做空中瑜伽时，我已经不再提心吊胆和忸怩不安，大方地学着教练的动作，抓着飘带把自己提到了半空中。/ T, n0 D' h: K; v2 I5 V

直觉告诉我，我能够做到这些动作，我用不着重新学习这些复杂的动作，因为这些动作叶紫曾经做过很多遍，已经熟悉到了骨子里，成了条件反射。我要的只是顺着自己的感觉，跟着她们做就行了。

当我的身体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式在空中晃荡，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时，我的心似乎放空了，我的身体也放松了，我闭上眼睛，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心中一片喜乐。( r3 P0 E" r" \' u5 k! x. A: \_

我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叶紫的身体在向我呼喊，它多么喜爱这项运动！[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叶子，你恢复得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几个月没做，你的动作没有多少退步。”在淋浴室冲澡时，豆豆说。! F9 m/ t' P0 P0 R$ Z: B; ]

“还好了，我原以为我会忘记怎么做，可到了现场，就全想起来了。”我说，似乎还沉浸在新奇体验的兴奋中。

在小小的浴房间里，女人们光着身子进进出出，淋浴房被薄帘分隔成一小间一小间，隔壁帘豆豆朦胧的裸体身影，在热汽氤氲中显得特别性感，让我心猿意马。/ X- h0 b/ m3 O7 {! \_" Y\* d. `

“下体”似乎又怒勃了，我顺着光溜如玉的身体，下意识地往下搓，却没有了“大枝桠”，中指抚过微微隆起的阴阜，轻易地滑入了软肉间的细缝中，触到了那粒可以忽略的“小豆豆”——这就是我幻觉中仍然存在的“大阴茎”啊！7 M3 G& V6 Z0 c2 X3 H

但那粒“小豆豆”上传来的强烈刺激丝毫不亚于抚弄原先男人时的龟头，我全身像过电似的颤抖了一下，同时觉得阴道内痒痒的，就像月经末期似的，有股水涓涓地往下流，但又不一样，当我的手指抽回时，才发现满中指都沾了滑滑湿湿的粘液。6 d9 e- V" ]# R" S& ?

这就是所谓的“爱液”？

有了爱液的滋润，下身立即变得异常湿润滑溜，轻轻搓动，说不出的舒坦，我的周身的感觉都变得怪怪的了，幸好我还有理智，不敢在浴室里表现出自己的失态，连忙用水冲净下体，把迷离的心思收了回来。' Z3 f; ^: Y7 m2 n2 N2 q

发现叶紫拥有如此神奇的身体，让我有些激动不安又感到不可思议。

与豆豆从瑜伽会馆出来，外面的空气也似乎变得新鲜了很多，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整套空中瑜伽做完后，再爽爽快快冲个热水澡，这浑身的舒坦劲丝毫不亚于做男人时洗完桑拿后让技术高超的小姐做一次全身按摩。光凭这感觉，我想我会经常来这儿的。9 m  T/ s/ \& o8 E0 q% R7 x

我神清气爽地回到家，心情开朗了很多，林慧见我出院后第一次那样开心，也高兴地合不拢嘴。

洗了瑜伽服和内衣，晾晒在阳台上，我痴痴地望着在风中飘荡的粉红色瑜伽服，心里却暗暗叹了一口气。! h8 W  S& }) n) |0 X5 c( c

6 G' A$ G1 l3 }" Q, U8 ?

第二天，白玉和老婆雅玲来看我了，和她们同来的还有一个人，竟是小帅的前妻张恬。( O8 F' [  Z( U2 i' V

看样子，张恬是知道了我的事。\* O! z  U, T0 X& L6 T

“几天不见，你精神多了。”雅玲盯着我说。- E( o/ i$ U8 ~5 F

“老婆，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好不好？”我说。[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雅玲，你该不会嫉妒你老公吧？”白玉笑道。; A. J6 ]\* Q& I9 E+ n3 Z: T

“你说什么啊！”我和雅玲同时白了她一眼。0 L( t. `, t" q- B4 u8 I

我请她们坐下，林慧出去买菜了，我就像个主人，泡了茶水给她们。

“这家……这家很好。”老婆接过我递来的茶水，打量着四周说。

“可这不是我家啊，我永远只有我们那个家，这家别提有多别扭。”我黯然说。/ p& {! U! Z: I+ r! V' \_" ~

“这是自然啦，前女友当妈，前情敌当爹，换成谁都一样，不过，就跟当初的我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白玉掩嘴笑道，她和张恬坐在一起，俨然一对闺蜜的模样。) G3 k, q+ }9 ]0 s

“是啊，孟哥，时间会慢慢改变一切的，就像我。我当时知道小帅变成白玉，连死的心都有了，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们，过得多幸福。”张恬插嘴说。\* ~& Z. P! S  P# o3 Q, m: f8 Y

“张老师，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雅玲朝张恬撇了撇嘴。

“我看，你们两夫妻真是满肚子坏水啊!”我说。\* \_7 E8 t: \_% [9 r, u( p

“才不是呢，我们只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谈一些经验罢了。”白玉说。

“我偏不信，这世上有很多女拉拉，不也是过得很幸福。我就算变了女儿身，也不会像你一样，我要用我的新生继续守护妻儿。”我说。

“老公……”老婆感动地抱住了我。

这天上午，她们终于带我去了一个足以让我灵魂震动的地方——我前身的墓地。在肃穆的墓园里，我和老婆为这块小小的墓地献了鲜花。墓碑上用朱红写着“孟德会之墓”，还镶着一张我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年胖男人有些谢顶，怎么看都是一幅笨拙的模样，我忽然觉得原先的自己好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自己凭什么感觉那么良好。/ K2 f1 P; J' e' s' z1 ^

不管以前有多意气风发，也不管有多少人生梦想，人死了，也就小小的一个方块！在荒草和山风里度过斗转星移的日子。我看着自己的坟墓，感慨良多。

如果没有林勇的神奇医术，现在化成灰埋在里面的，就是真正的我了。

可是葬在里面的，真是我吗？如果不是我，那又是谁？5 p$ {$ H$ S& N6 C: o5 q

跟“我”葬在隔壁的，正是小帅，白玉和张恬也为他献了花，白玉说，是她为我选的墓地，她的前身就不孤独了，这两个哥们儿可以在阴间继续喝酒。5 Z$ u9 ?7 f9 l1 |  ]- {1 G

在回程的车上，我一言不发，只想着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人该怎样定义自己？6 n8 r- D' G% Q3 p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在黑暗中，我想像自己躺在坟墓中，像死了一样，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是的，我不想死，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无比害怕死亡！

我触摸着自己，摸着小小的脸蛋，摸着富有弹性的乳房，摸着柔软的腹部，摸着光洁的大腿，以及大腿间那只诱人的肉肉的“方馒头”……是的，它们是那样真实，那样敏感，有着令人感动的温度和手感，这是生命的实在。它们告诉我，我还活着。

但是，同时我又感到很孤独，很害怕，只有紧紧搂着那只大泰迪熊玩偶，也许只有它才能给我些许慰籍。这只永远微笑着的大布熊，它是不是知道主人的秘密呢？+ I2 L\* M& G6 V9 D" m" J

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困挠了我好多天。在这些日子里，余东和萧军两个男孩不断跟我联系，还想了很多花样，比如让花店给我送花，让叶紫的小姐妹开导我等等，只等着我跟他们见一面，但都被我拒绝了。这令他们很困惑也很无奈。我想，当他们知道真正的答案时，会惊得把下巴都掉了吧？

我经常做噩梦，在梦中，我总是看到叶紫，要我还她的身体。她会指着一具肥胖的男人尸体说，那才是我。她拿着把刀，挖出我的大脑，往男人尸体的脑壳里塞。然后，我就变回原先的自己了，但我不能动，不能喊。! l- t3 s+ v7 Z

“要火葬了！”有人说。

我看到叶紫推着我朝炉子里塞去，四周都是熊熊的火焰，我恐惧极了，在火中尖叫着坐了起来。

“妞妞，你又做噩梦了？”耳边响起阿慧的声音。; ]  [# G: E# p4 B0 d6 e$ j0 b. L' s  h

我这才发现，自己冷汗淋漓地坐在床上，全身麻痹。

“妞妞，有妈在，乖，不怕，不怕！”阿慧搂着我，柔声说。- @9 f. u# R% ~- `5 f

我被她紧紧搂在温暖的怀里，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来自母性浓浓的抚慰力量，泪眼不受控制地啪嗒啪嗒往下掉。

“你不要走！”我说。( v( d+ p! }8 c; X& @0 ]2 V

“妈不走，妈妈永远陪着妞妞！”阿慧说。" h# ~2 @. U1 Q+ i$ @

阿慧脱了睡衣，搂着我钻进了被窝。

好温软的身体啊！只戴着薄薄乳罩的阿慧抱着我，我们的胸挤在一起，肉肉的，暖暖的。面对阿慧的身体，我竟然没有了一点情欲，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妈妈抱着我睡觉的情境，那样安祥、那样温暖、那样慈爱，就像受惊的小鸟躲进母鸟宽大的翅膀下，让我情不自禁依偎在她的怀抱里。$ y. D1 r+ g. h: H0 h4 H# k' \6 @1 X

“妈……”我轻轻地呼唤了一声。

阿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慈爱地抚着我的脸，说：“妞妞，这是你醒来后，第一次开口叫我妈，你知道吗？我多么想再听到你这样呼唤我，就像以前一样。”\* n: f+ \  i/ B# ^! e" @\* B& U

我心里一阵疼，也许，上帝让我回到人间，就是要我抚慰这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吧？我为她擦拭去泪水，轻声说：“你是我妈妈呀，我不这样叫你，该怎样叫你？”8 Z2 Q  T1 y$ w' l0 ~7 E8 l

“乖女儿，你是妈妈永远的好女儿！”阿慧搂紧了我。

在阿慧的怀抱里，我睡得特别香特别沉。打这晚以后，阿慧知道我爱和她睡一起，就经常过来陪我，我们在床上聊了很多东西，我也了解了阿慧和叶紫的很多过往。有时候，我们会聊起我的“前身”，我明白了她当时的诸多无奈。阿慧对“我”的离世也很伤心，我只有安慰她，说叔叔在天之灵一定会祝她幸福的。说着这话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叶明枢似乎也不那么可恶了，是的，他是个好男人，给了我心爱的阿慧以幸福，还给了叶紫那么好的家庭，他并没有做错什么，阿慧当年的选择也没错，是我自己太小心眼了。现在，我占有了他女儿的身体，也算是他还了欠我的债吧？

想不到，我跟阿慧之间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感情，这不是爱情，更没了情欲，而是亲情，真正的亲情。从第一声叫妈，到习惯地这样称呼她，也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设想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难堪竟如太阳化雪般地消失了。自从那天后，叶紫指责我的噩梦也渐渐少了，也许，是叶紫在灵魂的深处偷偷改变我吧？

但我不像刚开始那样恐慌了，因为我觉得跟阿慧建立起真正的母女关系后，在这个家里，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不用再为跟阿慧的相处尴尬，也不再为她跟叶明枢的亲热嫉妒。我告诫自己，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不该破坏它。[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你老爸很嫉妒妈妈，问你什么时候也重新叫他一声爸。”我搂着阿慧睡的时候，阿慧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这个嘛……让他等着吧。”我笑着说。

“妞妞，现在妈不得不严肃地跟你商量一件事情。”阿慧坐起身，看着我。

“妈，啥事？”7 w" \: Q. G5 l% D9 Z5 T" x! G: P1 @% f

“你的终身大事啊！”\* S' L0 w$ Y\* a7 d0 t4 G

“我不想提这事。”

“你这样耗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给两个男孩一个答案啊，总不能误了人家男生。况且，女大不中留，女孩子的保质期是有限的，不像男生，趁二十多岁花开得最好时生的孩子，会又聪明又漂亮，妈可等着抱外孙呢。而且，身材也不会走样。”阿慧苦口婆心劝我。% I  ?( q' G/ t7 W) ?9 i\* J

“你去告诉他们，我这辈子都不要嫁了。”

“去，哪有姑娘家这么说的，你想做尼姑吗？”阿慧打了我一下。

“做尼姑也比嫁男人好！”. {\* R. y1 V, ?$ t\* z

“你，你这孩子，怎么有这种歪思想，两个男孩对你一往情深，哪里不好了？车祸真把你脑袋撞坏了？”

“也许吧。”我说。

于是，我进入了天天被阿慧催嫁的时代，这可真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找了这么个妈呀？, t6 ~( D2 {( \6 y: a% u1 x

两个男孩也似乎加大了对我的攻势，见不着我，就频频打电话给我。我不得不把他们拉入黑名单，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看到他们在我家附近出没，我家门口也经常放着他们送来的玫瑰花。

在去接孩子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叶紫在跟一个大男孩在校门口不远处闹别扭。# [4 K/ m\* ?6 ^0 p: w+ s- G3 X  x[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男孩跟叶紫同龄，长得高高大大的，挺帅气阳光。他们似乎在争执着什么，然后，叶紫甩开了他的手，哭着跑走了。我开着车追了上去，却发现叶紫坐上了一辆法拉利跑车，开车的是一个戴墨镜的小伙，看样子就是个富二代。

我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我跟她妈妈林慧的故事，正在她女儿叶紫身上重演，那个被甩的男生肯定是她的屌丝男友。就叶紫这种家庭，肯定不会同意女儿找个屌丝做男友的。而现在看来，那男孩已经落于下风了。\* s& q\* q\* I8 F9 S% r$ a" W# b

后来，我又有几次看到这男孩捧着玫瑰站在校门口等叶紫，可终于没有等到，因为校门口有两个，叶紫肯定在躲着他了。

我不禁深深同情起这个大男孩。5 A1 B2 V\* |9 l2 z

我把男孩约到了附近的咖啡馆里，听他讲他跟叶紫的故事。我猜得没错，他是叶紫的学长，在大二时便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他说他很爱叶紫，如果得不到她，他不可能在这世上活下去。8 w) V. b1 ?- \_# j0 e' u

真是个痴情种，我想起了当年的我，又何常不是这样想。

“那她还爱你吗？”我问。

“我坚信她爱我，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女孩子现实一点也没错。”) b/ J+ O3 V7 x[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男孩告诉我，他叫萧军，为了叶紫，是学设计的，放弃了大城市的丰厚工作，跑到这个城市来，可没想到，叶紫的妈妈已经为她相了一门亲事，对象是本地一个大企业主的富二代，并禁止女儿继续跟他交往。+ Y9 q9 B7 Y0 m: }+ f

我没想到林慧竟是这样一个女人，难道当年她面对同样的问题，一点儿也不痛苦吗？\* q3 k; E& `1 [\* |# y- U

“小萧，我公司刚好缺一个设计师，虽然是小公司，但待遇还过得去。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不如到我那儿上班吧！”我说。

“太好了，我正想在这儿找份工作，先稳定下来，再慢慢拉回她的心。”萧军兴奋地跟我握手。0 v2 w" n, K3 j( W- h3 g

这个年轻人很有朝气，让我想起以前的小帅，我想我能和他成为朋友。, W7 E\* L& m1 k, I' ]

为了帮萧军，我拉下脸皮，又偷偷约出了林慧。

当林慧得知我的来意，不禁沉下了脸，坚决地说不。# R2 ^\* N% N: m( I3 h7 i

“孟子，我女儿的事好像还轮不到你管吧？”林慧说。

“是的，你女儿的事跟我无关，可是，你现在是强拆鸳鸯，这跟当年你父母做的有什么不同，你当年不也说过，你最恨他们这样吗？”我说。6 [" N. V' X+ e) U! `+ f" Q

林慧不语了。0 F  L4 L- q. \_\* H\* |) c

“小慧，你知道当年的你我是多么痛苦，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痛苦又加在下一代身上？你知道叶紫是个听话的女孩，她不敢违背你的意思，就像当年的你一样！”我说。

林慧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可是，现在看来，我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呆住了，我的自尊完全被她轻描谈写的一句话打得粉碎。\* m\* z9 V+ e( g5 b' n, s

“对不起……”林慧的眼里闪出泪花，“我不是故意的，再见！”\* H+ R- S\* ~! S, X0 {" B( y[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她拿起桌上的名牌小包，快步离开了，只留下坐在位置上发呆的我。

我怀着万分失落的心情回到了家，看到老婆已经烧了一大桌菜等着我。

“白老师找我谈过话了，是我不对，你心里有憋屈就说出来，我会理解的。”老婆向我道歉。

我感动地抱住了她：“玲玲，委屈你了！”% Q' I3 B# F$ ~9 F# E" L\* c2 w

我和老婆冰释前嫌，但我的心理疾病依旧，面对她，怎么也勃不起来。但奇怪的是，我一想到林慧，就立马有了感觉，而且会神奇地勃起，特别硬。因为无法射精，持久度竟比原来长了一倍，老婆惊喜万分，认为简直因祸得福，她哪里知道这个秘密，甚至比以前更喜欢我了。! [! ~5 e$ \  x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完事后，老婆心满意足地窝在我的怀里，说，“你醉酒后，为什么打电话给白老师？”& U8 k; s4 d+ {/ W! [/ \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胡乱拨出去的吧，刚好就拨通她了。”3 p. g+ F" `# m

“我觉得，白老师在言语之中，好像对你很熟悉。”

“是吗？”, A\* S% x4 t$ x) x" x6 P- s6 z

“你以前就认识她吗？”6 u' V- G3 l# r2 j( w' [1 H# u

“不，不认识。”我说，“你的疑心病又犯了吧？我怎么会认识？”

“你知道吗？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白老师竟然是小帅的初中老师，而小帅的老婆是白老师的闺蜜，我总觉得白老师和小帅这两人有联系。”2 W) M3 H$ [0 I2 |$ r

“白玉和张恬是同事，这很正常。”我说。

" B  `0 [% ~# ?: S8 c

跟当年的小帅一样，我和萧军成了忘年交，可以一直喝酒掏心窝说话的朋友。他告诉我很多与叶紫的故事，他们如何在图书馆邂逅，如何对她一见钟情，如何疯狂地追求她，如何成为一对校园里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 h2 X) e6 F+ ]+ h" J' h

“叶紫是个纯洁传统的姑娘，她说，一定要把第一次留到最幸福的那一晚。”萧军说。# L- y0 k, S5 g/ o$ L- S

我想起了当年林慧的誓言，不禁苦笑。热恋中的男人往往以为，那个最幸福的人就是他，可不曾想，最后竟会鸠占鹊巢，落得一场空感动。

“我相信她会选择我的。”萧军自信地说。6 }8 l! u0 `" a3 ]9 n7 ?6 @

可我不想用我和林慧的故事来打击这个天真男孩的幻想，但现实会无情地击毁他的所有希望。9 l' t  z3 E: A/ K2 b4 h; D

那个寒冷的午后，我看到萧军接了个电话，整个人都不对了，瘫在椅子上发呆。" [, o6 N6 \_+ E# z! `( f. H

“怎么了，小伙子？”我问。

他怔怔地说：“刚才，她跟我说，她已经跟那个富二代要订婚了，还祝福我找到比她更好的女孩子。孟哥，是不是女孩与人分手都要说这样的鬼话？”8 t+ ]5 \_0 W$ a: N2 J7 }% ~# ]$ o

“这话当年我也听过，你看，现在我不也过得挺好？”我不得不安慰他。我终于把当年林慧和我的故事讲给他听。

“原来，这也是有遗传的。”他喃喃地说。: p# S- g" W4 Y/ o[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希望你能想开，其实她说得没错，天涯何处无芳草。”我说。

“可我不甘心啊！”萧军终于掩面哭了起来。

曾经同病相怜的我看着这个无助的男孩，无能为力，这世界就是这么现实，你有才，你帅又能如何？因为你还是一个屌丝。[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命运总是跟我开残酷的玩笑，正当我和老婆的夫妻生活进入新的甜蜜期时，在一次疯狂的云雨后，我忽然感到浑身虚脱，冷汗淋漓，双眼一黑，竟晕倒在她身上。8 F, n1 @2 Y& H  u/ X6 {3 R! w) w

被紧急送医后，医生才告诉我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我的癌细胞并没有根除，现在已经扩散了，且到了中晚期，也就是说，我只有半年的生命。" |7 D! N9 a2 ?  M) x

这比上次的打击更具有毁灭性，我几乎崩溃了。但跟萧军的恋情一样，现实就是现实，你根本没法改变。5 `! T, F$ W\* P7 n6 E1 N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说服自己和老婆看开一点，但我最担心的是儿子小浩，如果没了我，他就失去了爸爸。& `7 \0 ?; \_' R; P  y5 R0 W9 \4 ?9 k

“老婆，为了孩子，等我走后，你还是趁早改嫁了吧！”我对老婆说。

老婆听了这话，泣不成声。

我知道，老婆有个同学，住在同小区，叫蔡国涛，一直喜欢她，最近又离了婚。我觉得他是最好的人选，暗中便打电话给他说明了意思。蔡国涛很感动，当下答应，以后他肯定会好好照顾我的妻子和儿子。

听了他的誓言，我才放下心来。: i4 p# ^2 p$ ?( e5 D) W0 D% v

蔡国涛有个妹妹，长得很漂亮，叫蔡豆豆，是实验中学的音乐舞蹈老师，我本想通过他介绍给萧军，也好了结我的心愿，无奈萧军仍然死活想着叶紫，也只好作罢。

通过几次化疗，我的抵抗力严重下降，连身形都走样了。: T\* C. v" S# `. J

是的，我害怕死亡，这个世界仍有太多值得留恋的地方。2 i5 O# S+ C" Z: }) {5 z& U

林慧终于看望了我一次，泣不成声。她说，其实她心底从来没有真正把我放下，只是，身为人妻，已经身不由己。2 {- K; C2 y$ ]& F) D1 b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感动地说。4 H; v5 Y6 ?" u

当我说起叶紫，她说她也知道萧军这小伙子对她女儿真心，但像她这样的家庭，婚姻已经是一种资本，由不得她作主，只能对萧军说声抱歉了。9 ^2 g/ d# z1 K# b( Q\* b, \_' k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白玉也来看我，我看得出，她是真伤心，但她还是鼓励我，一定有办法战胜病魔的，她现在正求老公林勇想办法呢。; r9 M% R- G4 e

我很感谢她，她果然还是我的好兄弟。

可我万万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戏剧性的变化。

一天中午，我让妻子扶着我在医院里散步，突然看到救护车呼啸着开进来，送入一个重伤的病人。

“听说是一个姑娘，下班的时候被车撞了。”9 K+ T  B3 X" P\* \! E9 |7 T) w\* T

“听说是个很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呢。”4 E% Y9 K- n2 C8 B0 w2 o

围观者纷纷议论。# i3 v' r" d: `4 w

“听说前几个月刚订过婚，过完年就结婚的，她爸爸可是大官呢！”

我听到这句，本来萎靡的精神被电了一下。[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是叶紫吗？天哪！怎么会这样？! O\* o) D8 p+ J

我的担心在十几分钟后得到了验证，林慧被人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叶紫父亲叶市长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女儿的生命。9 K) |" e# }% ?) u- W7 B) L

手术结果很成功，也很不成功。叶紫的命救回来了，可是却成了植物人状态，她的富二代未婚夫吓得连脸都白了。' l7 Z; a, P, h

我只有到林勇主持的脑外科病房，安慰伤心欲绝的林慧。

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像睡着了似的叶紫，她显得很苍白，没有血色，但仍是那样美丽，就像一具雕像。# g/ }' f- J1 C4 b

“叶子！叶子！你醒醒！我是萧军哪！”萧军突然跑进来，扑到她身边呼唤。却被护士和她家人拉了出去。4 S5 S  t0 d1 A5 M! }( t) f- X

“不管她变成什么样，我都要陪着她！”萧军在外面大叫。- I6 x( |. o& L\* H: J

叶家不许他进来，他就坐在外面走廊上过夜。

一个月过去了，叶紫还没醒。

而我也越来越虚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白玉经常来看我，终于有一天，趁妻子去买饭，她在我耳边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活下来。

“我都已经是晚期了，只有一个月时间，能有什么办法？”我摇头说。( ?# P4 h/ V1 b: q( }  H

“佛说，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暂住的皮囊，它并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现在，你的这个皮囊坏掉了，不如换一具皮囊。”, q7 `1 h' h2 l- W) N

“这怎么可能？”

“我曾经是张小帅，可现在是白玉，同样，你原先是孟哥，可以后，也有可能是……”; r3 b\* O/ h) e/ {$ n" W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你，你，你的意思是……”$ Y" `) D/ y' v# ~; \- t/ @

“现在有一具现成的绝佳皮囊，就看孟哥你要不要了。”白玉神秘地一笑。

“不，不，这怎么成？这太疯狂了！”我连连摇头。) b4 d0 H  `\* W  J

“可这是惟一的办法，留给你们俩的时间都不多了。”白玉说，“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林勇说，早上叶紫已经脑死亡了，但他替你隐瞒着，况且，叶市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救活他女儿，如果不这样做，林勇也会很麻烦。如果你愿意，将是三全其美的办法，林慧不会失去女儿，而你的生命会延续，还解决了医院的难题。”- ?6 J3 ^1 V$ v! M1 f1 M

我的呼吸在加快，从来没有这样心跳过，我无法想像这结果会怎么样，它已经超出我的思考范畴。

“容我好好想一想吧！”我说。8 U- o$ M' L8 t  h4 Y. S; E7 I

“时间很紧，最好一早明天给我答案。”白玉说，“机会只有一次，脑死亡后，器官维持不了多久，就算林勇再努力也只能帮你延长24小时。虽然我很同情叶紫，但她现在已经死亡，对你来说，是百世不遇的小人鱼啊！就像我一样，代替白玉活下去。”& w3 `: X$ j/ t' {5 q

入夜，我更加局促不安，是的，我希望自己活下来，但是，却以占用一个年轻姑娘的肉体来实现，就仿佛一个策划抢夺银行的罪犯一样，我无法正视自己。\* f\* d& W8 Z$ @/ @' q4 d' K

我让妻子扶着去叶紫病房。

林慧仍在病房里守着女儿，一个月时间，她明显老了很多，鬓角多了许多白发，我看着心疼。但最让我担心的还是萧军，他已经在病房外守到现在，弄得整个人像流浪汉似的。

“你何苦如此呢？”我对他说。  z\* F$ k& e( Y% M4 ^[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孟哥，如果叶紫醒不过来，我也不会独活的，在泉下，我们再继续喝酒。”萧军苦笑着说。4 X$ P1 g( F3 T& c+ o5 u4 D& k[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你别做傻事，你还年轻！”我说。

“我不想一生都生活在痛苦中，我已经错过一次，不想再错过与她在地下重逢的机会，也许，我们会一起投胎，下辈子我再追她。”萧军凄然道。

我的泪模糊了双眼，借口上厕所，给白玉打了个电话。: i5 l% S% ^) S8 t7 T& Z% ?

“我同意了！”我说。

病房内，我和老婆，还有白玉和林勇默默相对。

刚才，白玉已经把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了我老婆，因为手术的保密性，林勇需要一个护士助手，而我老婆是最佳人选。况且这么大的事，也必须让她知道。9 s  `\* {) a/ x4 |! D- g: E3 ^7 p

“原来你早就知道，白玉就是张小帅！”老婆看向我说。: l# [! w; g+ n" v/ r7 ]

“对不起，是我让孟哥隐瞒的。”白玉替我打圆场。5 D0 D  Q/ {- p  Z# A% z/ M

“我没有责怪你们，这种事，换谁都会保密。”老婆叹了一口气，“林医师，想不到你竟有这么大本事，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林勇说：“这虽然是个医学大突破，然而一旦公布，人类就会陷入道德大灾难，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只能小范围保密实验。目前，除了动物实验，在真正用在人体身上，也只有白玉一例。”% q" e3 [3 e5 [+ R; `

“那么，这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雅玲问。+ x/ |! B  z& a! l7 N2 @

“很难说，白玉和小帅因为移植基因罕见匹配，所以我才不顾一切使小帅接受这手术。而小孟和叶紫，虽然在血型上匹配没问题，但移植排斥反应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现在，我们只能抱以一线希望。叶紫虽然很可怜也很不幸，但她也为你留下了一具在医学上近乎完美的躯体。因为她只有大脑主体意识核完全受损，其他功能区都完好，因此，没有了当初我想让白玉记忆留存的烦恼，也不必要移植整个大脑，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孟先生的主体意识核替代叶紫的。”$ X; K6 x6 Z+ \5 K1 i6 P, B) i

“什么叫主体意识核？”我问。- g( u- P/ X' O# e% Z

“这是我最重要的发现，人的大脑分为许多功能区，有些主管运动，有些主管情感，有些主管记忆，但人类一直搞不懂，人的灵魂究竟在哪里，以前，有人认为在大脑皮层，其实错了，它就在大脑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区域，这里好比是硬盘，而其他功能区都只是内存，感觉、记忆、情感等通过这些功能区的处理后，再集中长久存放在那里，我把这个区域叫做主体意识核。这个核其实只有花生粒那样大，却储存着你的一生信息。我认为的脑死亡，不是整个大脑的死亡，而是主体意识核的彻底损坏，但是，一旦主体意识死掉，其他部分也开始迅速衰竭。所以，一定要快！”$ K& I8 b: X$ z) {0 `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雅玲惊叹道。- S# v' t\* e7 l  d) G7 R$ k

“那么，就是说，你要取出我的主体意识核，替换掉叶紫已经损坏的主体意识区？”

“不错，这是最保险的做法，排斥反应会小得多，而且，也不用做创伤巨大的开颅手术，只需用脑外科微创镜就可以，这比前几年我给白玉做的又飞跃了几个台阶。只是，移植成功后，就像给电脑换了个硬盘，其他配置没变，但系统是你的。你的运动、情感、智力等水平，将会适配叶紫原有的大脑，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系统需要检测硬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最终调适到最佳状态。”林勇回答。

“孟哥，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帮你把大老爷们模式调适到少女模式的。”白玉说。

我的脸红了。

“好吧，我同意这个手术。”老婆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紧紧抱住了我，“我真舍不得你！”她终于哭了起来。\* }0 s+ Z8 @; `& ]/ B, a5 X

“我也是，老婆。”我的泪水也涌了出来。6 P8 ?/ m\* ~9 ~\* x8 M, z

“死鬼，我亲手切了你的蛋蛋，现在还要亲手把你变成女人，你上辈子到底欠了我什么？”老婆捶着我的肩。

“是这辈子我欠你的，我一定会还的。”我说。( z2 r" N: K, J

“你拿什么还？以后，你就是叶紫了，难道我们还做夫妻？”6 h. S+ k' u2 J1 l6 v2 L1 ~' K$ }

“我真离不开你！更离不开我们的儿子，如果手术成功，我想回到咱们家，跟你们一起生活。我还是我，只是变了个模样而已。”我说。

妻子停止了哭泣，若有所悟，点了点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 B, x; Z# }$ t7 u\* E7 Y+ p  j8 A, w

我心情复杂地看着躺在右边手术台上的叶紫，在无影灯的照射下，她的浑身散发着一片白色光晕，虽然剃光了头发，但仍如同一个睡着的女神，纯美得让人不敢起半点儿非份之想。半小时前，她刚刚被林勇以最后一次手术的名义送入手术室，而我则从侧门进入。一切准备就绪，我已经被全麻了，全身不能动弹，但还有意识，再过几分钟，这个完全改变我下半生的手术就要进行了。4 `/ \0 v" j# ^$ {& a- r& s% h[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会在你们各自的脑后钻个洞，然后会用脑窥镜手术取出你们的主体意识核，进行互换。”林勇说。! J! W; b: M5 y- J7 a+ B

老婆担任手术助理护士，她走到我跟前，摘下口罩。

“老婆！”我用尽了最后一点自主意识，叫了声。$ n) U/ \5 g\* v

“你别担心，亲爱的，就当睡一觉，醒来时，一切都好了。”老婆安慰我。

“等我醒来，你带我去看我的坟墓。如果我不能醒来，你记着每年清明送点吃的给我。”我说。5 q: g% v& E2 O  Q

“傻瓜。”老婆凄笑了一声。

“让我们感谢叶紫吧！”林勇说，他和老婆都神情肃穆地向叶紫鞠了一躬。

“谢谢你，叶紫老师，谢谢你给我新生的机会，我会爱惜你给我的身体的。”我在心里感激这个美丽的女孩。

我的眼前到处闪动着叶紫青春靓丽的身影，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和她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这种如此特别的形式。[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 L$ d. s! q: }/ h% G; n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仿佛很短很短，又仿佛很长很长，我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幽幽醒来，仿佛飘浮在寂静的太空中。' e# V: N, T7 o0 F2 x4 r9 ?6 f8 A

“这是哪儿？地狱吗？”我问，可喉咙里发出不一点声音。. ~% C. ^; c1 C5 S1 x

“有人吗？”我想喊，可喊不出来。+ d; p% x" W\* h\* m# ?\* X

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向前飘行，飘向黑暗的尽头。

终于，似乎听到极远处传来悠扬缥缈的歌声，但又仿佛人的说话声，我拼命伸展手脚，努力向着声音的方向飘去。

渐渐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终于能听清楚了。' r4 q2 S& M) F( C: ]6 ^

“医生，刚才，我——我女儿，她的手指动了！”这是一个女人激动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但我又想不起来是谁。) L/ T' ]7 F! g( B1 @6 B8 d2 o  k

我努力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是谁了——林慧，是我的前女友林慧！; k7 s1 t0 G2 p  x, i

她在这里干什么？& ?/ @  N$ b" k" d

“快，你们继续呼唤她！”医生说，“我去叫林医生！”  [5 l$ ~2 j# i

“叶紫，叶紫，我是妈妈啊！你醒醒，快醒醒！”林慧喜极而泣。6 O: y\* a9 \_" ?5 Z$ W4 a/ n

我感到我的手被人抓起，但又感觉那不是我的手，这滋味就像压久了手脚麻痹般难受，糟糕的是，这麻痹感一直延续着，没有消失的迹象，进而突然扩散到全身，我像从太空中急速坠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全身像无数个蚂蚁在爬，但却无法动弹。

“叶妈妈，请让一下！”我听到有个男人进来，然后，仿佛房间里进来了很多人，乱糟糟的，我感到很烦躁。

有人在我身上动着，似乎在替我检查。

“你们都出去一下！”男人说。$ Z  V+ r% B. Q, o[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房间里迅速安静下来了。

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L$ A" p/ t\* {  n$ l6 p6 M8 |. i, c

但是，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小孟，你该醒了！”那男人在我耳边说。

我悚然一惊，昏迷之前的场景像倒带似的突然浮上眼前。对，这个男人是林勇！我正在手术室里接受手术，就仿佛睡了一大觉。+ ]( l( q, K" x  H( L! C2 d

在我恢复意志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头疼欲裂，痛得我几乎昏厥过去。) S8 E% ]' h; \_' w

“别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头痛可能会持续几天。”林勇似乎知道我的反应，说，“因为你的主体意识核与叶紫的大脑还没有完全融合，目前仅仅是感觉能力接通了，所以，你还不能说话，不能动，但你可以尝试努力睁开眼睛。”林勇说。1 W' q) B4 Z3 S

是的，我能感觉到那层眼皮，我拼命想睁开它，可眼皮就像被胶水粘住了，很沉重，我根本无法让它睁开。

“不着急，慢慢来。你可以放心了，我们的手术成功了！主体意识核很强大，过不了几天，你的各项感觉都会逐步恢复的。”林勇高兴地说。[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牢记，你是叶紫了！”他补充了一句。+ [0 a% D8 \2 `1 s

门外又传来嘈杂声，有人进来了。[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女儿，女儿！”我听到另一个男声。( l# ~+ @8 ?8 O; P+ |- p2 A2 L[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叶市长，恭喜你，你女儿叶紫有救了！”林勇跟他说。5 b\* O6 {( L" h3 \_

“太好了！林医生，我们全家都不知怎样感激你啊！”叶市长激动地说。  B) u6 e' W4 t3 V& T+ Z( [

我的眼皮终于撑开了一条缝，外面一片白光，刺得我赶紧闭了回去。! }5 \6 n9 V3 c

林勇让护士拉实了窗帘。/ ?9 B4 V. `' \, h; z7 |

叶紫父亲和林慧一人一边坐在床头，紧紧拉着我的手，深情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X; `% Y# m% c, U. p( P/ w

我慢慢，慢慢地打开眼皮，这回，白光不那么刺眼了，但我仍然看不清楚，只能看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两个人影。

“叶子，你终于醒了！”夫妻俩激动地泣不成声了。

我茫然地看着模糊的人影，即不能动，也不能说。8 K8 V( Y5 f" A, s' ^- H

“林医生，叶子她，她怎么好像看不到我们？”叶市长问林勇。" P$ {/ @; n, i( T- c4 V" z8 n

“她已经在昏迷了两个月了，视觉和身体都需要一个调适的过程，过几天就会慢慢恢复的。”林勇说，“现在，她最需要的是安静的休息。”9 f- m6 o" e' Z5 q' c0 [+ R

林慧夫妇连声称是。1 A4 ^8 n2 ~! \_' L2 g

两个月？我做这手术的时候，叶紫才昏迷一个月，这么推算，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也整整一个月。$ a$ G2 @+ }" e  R# c

我忽然听到病房门口响起一个年轻男人的叫声：“叶子！叶子！你真的醒了吗？你真的醒了吗？”但很快就被人拦了出去。

是这家伙——萧军！他竟然还守着！我不禁吃惊，真是个少见的痴情种。7 X: l9 I6 p+ J# [( W  x

我敢说，在我醒过来的前两天，绝对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两天。大脑已经提前觉醒，而身体仍然处在全麻状态。当稍稍恢复了感觉，就觉得无数的毛毛虫在全身爬来爬去，而整个人都仿佛又肿又大的木头。头疼不时袭来，而我却无法做任何事情。  E( b- Q4 h" W! z\* M) Y# d\* j

好在视力越来越清晰，到第三天从睡梦中醒来，我惊喜地发现，我原先的高度近视竟然没有了，眼前一片清明。尽管我还不能动，但全身的麻木感越来越小了，皮肤终于有了正常的感觉。

跨越了死亡的鸿沟，重新见到这个世界，我忽然觉得，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爱。医生、护士，林慧夫妇，林勇，当然，还有白玉和我老婆雅玲。! K4 p+ @9 @. Z+ H  @[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当她俩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禁百感交集。; E7 R/ ~+ v  d; e- D

“孟哥，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四十五岁的老男人身体换了二十三岁的小人鱼。”白玉揶揄我。

老婆雅玲则看着我，欲言又止，表情复杂。8 x2 G3 o  V  ^8 G2 W: L" c

“只要你活着就好！”最后，她终于挤出一句。我只有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3 N" z7 g) f7 O( \_8 x# r

门口传来吵闹声，我听出来，是萧军和叶紫的未婚夫，富二代余东又起了争执。余东一直不肯让萧军进病房，还特地雇了两个人看着他，这真有点过份。

但是，余东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并不是那样差，他是个挺帅的男孩，关键是，看得出来，他对叶紫同样一见钟情，听说这两个月也一直不离不弃，每天都来看她。5 \_4 E- E) o& R/ H- N

我想叶紫当初选择他，也是有自己眼光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俩都不会想到，现在躺在这儿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意中人了。未来对这两个男孩来说，可能同样残酷。

余东送了一大捧玫瑰摆在我床头，我忽然发觉，我竟然能闻到花香味了，这说明，我的嗅觉也已经完全恢复了。- {' N8 z. ]9 i' r3 l

到了第四天，我咽下了自己的第一口唾液，林勇说，我终于能摆脱人工补充营养液的状态，可以自主进食了。

林慧帮我摇起床，让我半靠着，用汤匙喂我吃稀粥。余东曾经请了护工来照顾叶紫，可林慧觉得护工不细心，一定要亲自来。$ @% ?' r8 k0 [' `' u\* E

我看着林慧因为这两个月的焦虑和担忧而苍老许多的脸，不禁觉得又心疼又内疚，心疼的是这个我曾经深爱的女人如此受折磨，内疚的是她会蒙在鼓里，这个醒来的人已经不是她的女儿了，叶紫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6 o# v\* |2 Z' m% c4 d: c

“小叶子，烫不烫？”林慧叫着叶紫的小名，一边把汤匙上的粥吹凉了，再喂给我。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妈妈也这样喂过你的。”林慧笑着说。

我吞咽着稀粥，忽然感到好温暖。$ u. G6 A5 ]& R, s0 R

喝完粥，我无意中瞥到了自己穿着病服的身体，顿时感到耳根发热，无地自容。, k/ n& K& ?, M7 A) \_

虽然盖着薄被子，但仍然可以看出我的身体明显比以前缩水了好几号，显得很瘦弱单薄，但病服前胸两团撑起的鼓鼓囊囊的小山丘就在眼皮子底下，我从来没有从这个奇怪的角度看女人的胸部。它们给我的冲击如此震撼，如此清晰地提醒着我，现在，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中年男人了。9 r7 J\* A& U: Z& T2 ^

在这之前，对新身体是毫无概念的，我仍然错觉这是我自己以前的身体，但在这一刻，这种错觉被颠覆了。我重新躺下后，就觉得身体变得很不一样了，特别是胸部左右似乎增了微微的重量，有点紧绷的感觉。: V/ N  `/ ?' t7 c- i

我红着脸，试图感觉下体，却奇怪地觉得阴茎还存在。

第五天，麻木感终于彻底消失了，但就如在床上躺久了的瘫痪病人，麻痹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全身的酸痛难忍。林慧是一个良母，每天早中晚三次为我翻身，捶背按摩。这两个月，她一直坚持这么做，才让女儿的身体保持了健康，不至于生褥仓。[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她还不厌其烦地为我换尿不湿，擦身子。这是我们分手后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这么亲近地挨着她，闻着她的气息，听她在我耳边充满爱意地絮絮叨叨说着话。( x( U3 j! ]2 N3 v. U( i

每次为我擦身子时，林慧就把病房的门反锁上，拉上帘子，然后让我平躺，解开病服的扣子，脱下我的裤子。我心里很紧张，仿佛回到了与林慧相爱的青春时期。除了妻子外，我还没有如此赤裸地面对过其他女人，而现在这个女人，却是我的初恋情人。我几乎忘记了现在的身份，仍觉得自己是个男子，呼吸也变得急促。[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可怜的小叶子啊，你受苦了，妈妈好心疼。多亏菩萨庇护，让你醒过来。等你好了，妈带你去庙里好好拜拜，还了心愿。”林慧一边为我解开成人尿不湿，一边说。

因为瘫痪，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排便，所以只能使用成人尿不湿。我突然感到很惊恐，要是我不能恢复，难道一辈子就只能这样？# ]5 [, x- P1 {  e- u\* Z9 i

“今天的尿量比昨天少了，林医生说这是个好现象，说明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膀胱了。”林慧看了看尿不湿说。

她抽出沉甸甸的尿不湿，我的下身感到一凉，就完全暴露在她的眼皮底下了。

阿慧，真让人难为情！我的心率不由自主加快，可只能躺着任由她摆布。我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但能感觉到她分开我双腿，用一条温热的湿毛巾仔细擦拭着我的私处。那儿好敏感！我不由地打了一下颤。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的变化，我的下身确实没有了枝桠般凸起的阳具，毛巾顺滑地拭过微隆的柔软私处，每一次擦拭都让我的心灵振颤。& Y5 i2 {" c1 r1 o

清整干净后，林慧又用另一条毛巾为我擦身子，我静静感受着，真正意识到，我现在真的是年轻女孩的身体了，没有了啤酒肚，没有了胸毛和脚毛，没有了壮实的手臂和大腿，没有了虎背熊腰，整个人缩水了一大圈，像回到了少年时代，却无比光滑和柔软，拥有柔顺的曲线和肉甸甸的乳房，这一切恍如做梦一般。7 D' k; u5 }+ `2 X9 Y

林慧用温水为我擦净身体，又给我做了全身按摩，极大地缓解了我的不适，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和舒服让我不禁闭上了眼睛。我心潮起伏。如果当初，我和她结合，说不定叶紫就是我们的女儿，当然，她不叫叶紫了，叫别的名什么的，但林慧还会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她的母性彻底感染了我，我想，做她的女儿，或者她的老公，一定都很幸福。9 t& `3 T8 N( s7 u5 k, n2 W0 P

我真对不起你，阿慧！我在心里跟她说。

到了第二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从完全的瘫痪状态，到能捏起自己的拳头，转动脖子，再到抬起手臂，活动双腿，最后，终于能在林慧的帮助下，坐在轮椅上。语言能力也在慢慢恢复，从最初的含糊发音，到能简单地表达，现在则基本上能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意思。$ Q2 o8 I+ M4 E/ O" N# n  
林勇说，我的主体意识和叶紫大脑的自动适配竟然比想像中的要快得多，我想，也许，这是已经离世的叶紫暗中保佑吧，她希望我代替她活下去。只是，突然间变成这样一个女孩的身体，这种巨变让我总觉得没有现实感，仿佛做着一个荒诞的长梦似的，我每天几乎都在惶恐和不安中度过，仿佛随时都会被人看穿。好在有脑部重创的后遗症为借口，没人发现异常。4 q+ S" D% S/ x$ K' B/ J! w  
这几天，虽然已经慢慢习惯了拥有一双纤细雪白的小手，习惯了胸前这对小巧结实却浑圆翘挺的乳房，习惯了它微妙的重量与垂荡感，以及让人心跳的弹性，习惯了少女粉红乳头的敏感度，只是每当触碰到胸前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仿佛亵渎了叶紫。我甚至习惯了从自己口中发出的清脆又有点儿熟悉的女声，我曾经作为学生家长听过叶紫的公开课，叶紫就用这悦耳的嗓音为我们朗诵了《汉乐府·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X5 P+ {) j3 s& x  
当时我就想，叶紫和诗里的美女罗敷多么相配啊！可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年，我竟然成了她。从自己嘴里吐出的，竟是叶紫这动听清脆的百灵鸟似的嗓音。3 C  t" B8 p0 J  J5 e0 w( k% w" N  
但所有的这些带给我的震撼，都抵不上白玉递过来的一枚小镜子。在镜子映出我的脸的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成了叶紫——林慧的女儿，我儿子的代理班主任，实验中学的新语文老师，一个如百灵鸟般的娇小姑娘。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跟这个女孩面对面聊儿子的学习情况，可一眨眼，我竟然成了她。; T: p\* t9 [1 y" M  
镜子里的叶紫脸色显得有点儿苍白，素颜朝天，因为两个多月的卧床不起，有些虚胖，原来的长发已经不见踪影，因手术而剃了光头，现在新长出寸把长的短发，但不影响她的天生丽质，反而让人心生怜惜。3 Z3 [. m$ b! j. u  
“这真的是我吗？”我看着镜子里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孩，痴痴地问。  
“你就是叶紫，叶紫就是你。”白玉笑道。! H! F: \_' v7 g$ l- A3 G  
坐在旁边的雅玲打了我一下肩膀：“傻瓜，想不到你真会变成叶紫，当了自己前女友的女儿，不知道是便宜你，还是惩罚你！”# k4 L9 d4 S9 y4 [! B8 B  
我和林慧的事，雅玲已经完全知道了，不过现在的她，对这些又能怎么样？( g) ?# V8 I) o# \; \  
“老婆，你少拿我开心了！”我说。  ^8 P- G" C6 M2 J  
“去，谁是你老婆？你拿镜子好好照照你的脸。”雅玲啐道。6 T! \, }7 x, g" a8 D  
“不管怎么样，你老公我还没死呢！这么快就忘了夫妻情谊了？”我狠狠瞪了她一眼，用镜子边敲了她一下。0 r4 n6 ?4 |4 N" Y  
“儿子没事吧？我最担心他了。”我问，想起儿子小浩，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他，这几天没见着他，心里空空的。  
“现在好些了，他慢慢接受了爸爸去世的事实。”老婆叹了一口气。( O+ s3 y4 |9 G4 K7 d  
“嗯，什么时候带来让我看看。”我说。8 f( k- U, U- p  
白玉说：“你可得记着，你现在是叶紫，可千万不能露马脚。除了我们几个人，不能泄露给任何人，要不然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i' K" C5 \( b+ m6 g  
“这个我知道。”我点了点头，可是，对如何以叶紫的身份生活下去，我一点底都没有。事实上，现在的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扮演一个女人，让人无比别扭和羞耻。  o; T: J  K8 L, a% M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身体每天都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在白玉和雅玲看我的当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能自主排尿排便了，再也不用那令人难堪难受的尿不湿。) J0 i) t2 P' |! [# |3 s% x% A( ?  
林勇说，这是我的伟大胜利，它意味着我的神经与肌肉控制系统彻底复苏。  
我坐在马桶上，带着点害怕，带着点好奇，又带着点羞涩，向我的下体看去。那儿早没有了垂荡的大阳具，只留下一片平坦的芳草地，我慢慢伸出手指，去触碰那条神秘的肉缝，一种特别的敏感让我像触电一样收回了手。  
“叶紫，对不起。”我在心里念叨，赶紧把注意力拉回尿意上。  
我已经憋了很久，我试着放松，跟做男人时小便有点儿相同，但又有点儿不同。这没了鸡鸡的撒尿还真的很奇怪，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一放松，小便终于从细缝中滋滋喷出，洒着花落在马桶里，有一些还顺着屁股滴落，弄得我措手不及，很是狼狈。现在我终于懂得为什么女人撒尿后一定要用纸巾擦干净屁股了。这真的很麻烦，我不禁颇有些懊恼。  
身为叶紫的第一次如厕经历就在手忙脚乱中结束了，我真的想像不出，以后我还会遇到什么样难堪的事。  
“有很多事情你都得重新学。”我想起白玉调侃我的话，“你捡回来了二十多年的青春，可得珍惜啊！”; f4 P% i/ [7 l( P2 T1 c/ ^  
可这是我的青春吗？我苦笑着。! |+ M# U9 j0 Q$ i  
  
次日，果然发生了一起更让我难堪的事情，两个男孩在病房外打起架来了。不用说，那肯定是萧军和余东，两人真是冤家路窄啊！刚才在走廊上碰到时，他们都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来看我。余东说叶紫是他的未婚妻，凭什么让你进来，萧军说，叶紫是他的女友，凭什么不让看，结果一言不和，就打起架来了，连林慧都拉不住。说真的，这些天，萧军的表现她一直看在眼里，也很为这个年轻人感动，只是，叶紫已经许给了余东，总不能出尔反尔。况且，余东也不差，叶紫昏迷那么长时间，他始终没有抛弃婚约。& Y4 b, R3 n- }) ]3 B7 q  \_. \  
“你们都别争了，我谁也不嫁！”我推着轮椅到门口大喊。  
两个男孩都傻了眼，停止了打架，睁大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两个大男孩，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你们这两个熊崽子，老子可是你们父亲辈的，要是你们知道真相，还真他妈不知会怎样恶心！  
“好，从今天起，我和你公平竞争！叶紫我是非娶不可的。”余东说。  
“好，三个月为期，到时再让叶紫作最后的决定，谁也没话说！”萧军也说。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V7 m/ F. Y, D# i' c4 u. v( j  
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还真把老子当成了什么？我气愤地关上了病房的门。  
叶紫的同事和亲友们一拨拨来看望，有些是我儿子的任课老师，我倒认得，有些则完全不知所以了，只能陪着笑，勉强应付着，好在她们都认为我这是因为车祸留下的后遗症，不认识或反应慢是正常的。于是有人就半开玩笑地重新介绍一遍，我正好趁机记住她们，逐步了解叶紫的生活圈。原来，叶紫最要好的闺蜜就是蔡国涛的妹妹蔡豆豆，实验中学的音乐舞蹈老师，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还差点把这个身材热辣性格奔放的女孩介绍给萧军做女朋友呢。0 d. a4 G6 ~7 C, {' q8 U  
说到蔡国涛，他还真听了我的话，十分用心地照顾我的妻儿，这让我颇为感动。只是，听着老婆跟我的转诉，我心里却又翻起一阵阵醋意。当然，对于蔡国涛的热情，老婆没当一回事，她不知道我对蔡国涛的秘密交代，只是把他当成对她的同情。因为我的“转生”，蔡国涛的同情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转入功能康复科的第十天，终于摆脱了轮椅，能在阿慧的搀扶下行走了，林勇骄傲地向我宣布，至此，我的手术已经完全获得成功。  
听到林勇的话，我仿佛做梦一般。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我终于完整地变成了叶紫，一个健康的活生生的女孩！我像个强盗似的，占用了这个女孩的肉体，却从此被这个肉体所束缚，去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该庆幸？还是该哭泣？  
我突然感到很害怕，害怕走出现在的状态，走出医院，因为前面充满了恐怖的未知。但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在出院的那天，白玉和老婆雅玲都来了，所有的人都像办一件喜事，兴高采烈的，惟有我愁容满面。  
“开心点，你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始呢！”白玉笑着对我说。  
“是啊，小叶子，白老师说得没错，你这次难得幸运碰上了林教授这样的名医，才捡回一条命，从此以后，你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生，才对得起救命恩人。”阿慧在一旁连连点头。她并不知道，女儿的灵魂早已经被调包了。她越是开心，我觉得越对不起她。+ C2 w; `9 e( z0 b& K  
林勇笑了笑，说：“叶太太，这是我做医生的职责，不必太往心上去。虽说你女儿成功康复，但这次车祸可能会留下少许后遗症，比如记忆障碍、偶尔头晕头疼等问题，还可能发生有别于她性格的异常举动，不过，你也不要担心，这些只是暂时性现象，她会越来越好的。”' j1 M- i6 c- N) F8 F! \_, J" x+ [- T  
阿慧连连点头，说回去后一定会好好调养我，争取早日完全恢复。6 f0 o, y3 E: E  G$ s4 D4 u  
在出院之前，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一定要先洗个澡，把霉运统统丢在医院里，干干净净回家。因为担心我的身体，老婆雅玲主动要求帮我洗澡，虽然阿慧感到奇怪，但雅玲已经俨然像我的大姐了，加上她是本医院的护士，所以并没有拒绝。6 O+ r- j, [$ K2 k6 v  
“这……这怎么能行？”一朵红霞飞上了我的脸，不知是不是叶紫的身体反应，最近，我觉得特别容易害羞。# O1 [6 x" N3 [2 x0 W+ [9 y  
“这有什么？我们都是女人。”妻子不由我分说，拉着我进了浴室。  
VIP病房的浴室很宽敞，但比酒店里的要简洁干净得多，关上门，我们就是两人世界了。" w) x# b+ V. I  
可是，当妻子走到我面前时，我却发现一个让我恐惧的事实，前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或坐着，倒不明显，可现在，原来高过妻子半个头的我，却比妻子足足矮了半个头。叶紫是个很娇小的女子，身高大约只有156左右，因此，平时喜欢穿高跟，好在她的身材很均称，怎么看都是一个瓷美人似的小巧精致的美胚子，完全弥补了身高的短板。9 r) D( `2 z. O0 p( o9 a  ]  
随着视角的变化，妻子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起来，让我有许多不适应，我微抬着头，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妻子，像一个犯了错的孩童。/ T& \2 i6 n5 ?3 ?- x! E& d  L) {  
“怎么了？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吗？”妻子笑着说，“脱了吧，只是女人的身体，没什么大不了。”( \, o3 n2 o0 V9 d  
“可是，我……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我尴尬地说。4 i. z4 ]) P" Q6 v  
妻子已经脱得一丝不挂了，这是我多么熟悉的熟女身体啊，每一片肌肤，每一处细节，都让我感到好亲切，好温暖。  
妻子一粒粒解开我病服的纽扣，我的乳沟随之显了出来。5 b: y& y6 r7 Z. q5 }; B) u  
“还是我自己来吧！”我按住了她的手，背过身去，脱下了病服，妻子在背后为我解开乳罩的扣子，当我回过身来时，已经光溜着身子呈现在她面前。6 H5 R8 n2 m2 i8 t: q  
我用双手护着乳房，妻子上来，轻轻把我的手放了下来。  
“好可爱的身体啊！”妻子轻呼道，“看这水蛇腰细的，让人心疼。”! A# d5 v% ~% J& x  L! s; R3 r5 F: H, ^  
“我宁愿要回自己的身体。”我说。! \1 u( |1 U9 {2 }# w) ?4 {  
“死鬼，你的身体已经化成灰了。”妻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红了红。- v5 U  j% K" f1 J9 p# \_4 J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内疚地说。  
“才这段时间吗？我们孤儿寡母的，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妻子白了我一眼。; T3 \% p4 K/ g\* ^/ A2 {  
“我这不是又回来了。”6 E% J5 D, a7 a7 v: ^' Q  
“这只是一个梦罢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梦罢了。”她说，然后挤出笑容来，“你现在是叶紫了，别跟我说这些，只要你活着，我就高兴了。”& ^0 {2 i. C, ]" O\* e  
“对不起！”我感动地抱住了她，眼泪喷涌而出。. u7 |- C  k# q0 `( {8 m' |  
“死鬼，你这么快连心都变成女人的了？这么容易哭？”妻子推开我，说。  
我不好意思地擦干了眼泪，说：“我也不知道，泪腺的阀门好像松了。特别容易落泪。”  
“不怪你，叶紫是娇弱的小姑娘，阀门本就松得很。”妻子说。  v) Z+ Z9 r8 R1 t/ Q$ \3 g8 P- l  
我破涕为笑，突然感到双方的隔阂一下子打开了，又可以轻松地面对。  L4 O& h; w0 p  r  
“再怎么样，你都是我老婆，我改变主意了，不许别的男人再碰你了，特别是那个蔡国涛。”我又油腔滑调起来。  
“去，难道我们俩要做拉拉不成？”妻子一边帮我擦沐浴露，一边说。  
“这有什么不可呢？这世上拉拉多得很，再加我们两个也不多。”我笑着说。  
妻子为我抹均沐浴露，叶紫这身滑嫩肌肤带给我的震撼简直让我心惊肉跳，指尖触处，细皮嫩肉的敏感度更是大大超过了我原先那老男人的粗皮糙肉。, h1 N, |0 `7 Y6 @+ R3 V: O  
“好……好痒……停，停下来！”我忍不住求饶。  
“这都会痒？你真奇怪。”妻子说，拿来毛巾为我擦背。8 Y. B\* F8 X% I7 l- K5 Y\* n- u& j2 S  
“好……好痛……轻点，轻点……”我不禁皱起了眉。! J% k) x1 C5 n2 @. H% F: e  
“以前我给你搓背，你可一直叫我重点的，”妻子一边搓一边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说。  
妻子笑了，说：“傻瓜，你现在是女孩的娇嫩身子，还没有经过多少开发呢，这才是正常反应。”/ f. I4 X% n3 U! \  
“去，别乱说。”1 Y2 {4 }- s& K  V& B: k  
擦了背，妻子让我转过身，要为我擦前面，我突然感到很难为情，就说自己来吧。  
“你的奶子好挺啊！年轻就是好，真让人羡慕。”妻子盯着我的胸说。5 v8 \_+ S+ v7 M  
“你说什么呢！”我又恼又羞，低头便看见自己胸前那覆盖着些许洁白泡沫的一对乳房，叶紫的乳房不大不小，却十分饱满坚挺，粉红的乳头连着小丘似的乳晕调皮地微微上翘，仿佛刚刚成熟的水蜜桃一般。如果换成以前我的大手，刚好可以盈手一握吧。  
现在，那儿正散发着一缕缕薄薄的水蒸汽，更像两只刚出笼的大白包子，无比诱人。如果在以前，恐怕早已把持不住，要流鼻血了。在前段时间，因为被伤病缠绕，加上惶恐和内疚，倒无心于细细感受这新身体的女性美，现在被妻子这么一提醒，突然发现，原来叶紫青春的肉体竟是如此诱人。8 s# ?8 z8 x' U  
“你不要看我。”我羞耻地又背过身，用手揉搓着饱满的乳房和柔坦光滑的腹部，丰富的泡沫让肌肤变得异常滑溜，就如摸着丝绸似的。面对这完全陌生的身体和感觉，我似乎觉得灵魂与躯体又分离了，这是我吗？我摸着的分明是叶紫的身体，可以如此便利地摸遍她的全身，多么令男人销魂的手感啊，却同时又让我感受异样敏感的身体触觉，这让我陡然升起强烈的不安。  
我慌忙打开莲蓬头冲洗身子，热水从我的头顶洒下，流过我瘦峭的肩膀，漫过仙桃似的乳房，冲掉了泡沫，在乳沟汇集成涓涓溪流，淹向平坦柔软的腹部，最后在神秘的三角地带聚集，滴滴嗒嗒地落在浴室的瓷砖地面上。7 c, q( L1 C; Q- j3 C  w% ?  
好舒服啊！很久没有这样洗过澡的我不禁陶醉在热水澡带来的爽快中。  
“小人鱼。”妻子对我改了称呼，“女孩子洗澡，还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的。”, h- G0 U0 V6 b/ H: b  
“什么意思？我这不是洗着吗？”我不解。  
“女人的私密部位跟男人构造不同，娇嫩得很，可一点儿也马虎不得，要不然，得了炎症什么的，以后可够你受的。作为女人，以后得好好呵护它才是。”她像个妈妈似的教我怎样清洗阴部。  
我羞红了脸，这些天，我已经慢慢适应了没了阳具，而拥有一个阴户的感觉，刚才手摸到那覆盖着一小丛卷曲阴毛的阴阜处，正为没了熟悉的男人阳具叹息，却也为不用把包皮翻上来清洗而觉得省心，没想到女孩子清理阴部更麻烦。; s+ Z7 Y! r\* R0 O- l, Y& E  
妻子教我用食指和无名指自然地分开大小阴唇，然后用中指轻轻搓洗肉缝，当我的手指触到敏感的花蕾，不禁打了个颤。  
“你还不适应女人的私处吧？”妻子笑道，“比男人的怎样？”. a7 M: c: \_: p; F' o9 X5 C8 G$ {  I  
“太娇嫩敏感了，真让人受不了。”我说。  
“所以，女生刚开始最不能接受粗暴，现在你明白了吧？”妻子说。  
“不做女人，当真不容易理解。”我点头说。  
“你扶着墙壁，压腰下去，把屁股撅起来。”妻子突然对我说。  
“干吗？”  o" G: C4 I# U8 [  
“你忘了，我可是妇产科护士啊，我顺便帮你检查一下阴部，看是不是健康。”妻子说。' n: M- X+ ]6 d2 H% F  
“瞎，不要了。”, K+ ]) k6 @) {4 ^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你做男人时，什么时候那么害羞过。趴下！”她命令我。8 z4 z% @3 n3 N1 t) R# o  
我只好照她说的做，其实倒不是害羞，而是羞耻，让老婆这样看着自己那变成百分百的女孩的私处，似乎在阉割我仍然属于男性思维的灵魂。  
老婆扶着我的屁股，蹲着身子仔细查看。叶紫的屁股恰到好处地适配了她娇小身子的比例，跟她的乳房相呼应，不算大，也不肥，但相当圆润翘挺，配上她的小蛮腰，倒显出了十分养眼的沙漏型曲线。6 V4 y: u& y: C1 J# ]  
“老公，你有福了！没想到你竟然拥有一个馒头阴户呢。”妻子笑道。  
我多少听过所谓女人阴户的类型，但从来没有见过传说中的馒头逼，听说拥有此阴户的女人百里挑一。她们的阴阜有着厚厚的脂肪垫，大阴唇饱满肥腻，阴缝却闭得很紧，严实地掩着小阴唇，只留一条细长肉缝，真真就像一只鲜活肥美，丰满鼓胀的馒头。  
虽然我拥有叶紫的身体已经一个多月了，但她的阴户对我来说仍是神秘的未知地带，原来女人跟男人真的有很大不同，男人低头就可以随便玩鸟，对自己的生殖器如同从小玩到大的小兄弟般熟悉，而女人除了阴阜上的一耸毛，就再也看不见什么。我只是凭着感觉，知道自己的阴户挺紧实，肉鼓鼓的，跟妻子的大不一样。现在听到妻子口中说出来，不禁面燥脸热。  
“唉——”妻子叹了一口气。" }) W+ z3 ]# l( T1 E; ?' m! Z) K  
“怎么了？”0 q% H0 S% \9 d: {5 H1 q/ v  
“你知道吗，拥有这种阴户的女人，阴道也会很紧致深长，所以，它是男欢女爱的宝贝，男人会被这种阴户迷死，但是，如果是产妇，就不是什么好事情，非常容易发生难产。好在现在有剖腹产，所以也不必太担心。”妻子解释说。3 m% r0 ?3 v5 {\* [4 \) Z7 b  
“去，少恶心，打死我也不愿意跟男人搞，虽然我变成女人，也一定做拉拉。”我说。  
“那不是可惜了这天生的宝贝？”妻子笑道，伸出手指轻轻剥开那两片肥厚的大阴唇。  
我受不了手指的刺激，缩了缩腰。  
“哇！老公，你摸到头彩了！”妻子惊呼道。  
“又有什么了？”  
“叶紫竟然还是处女呢！处女膜非常完整，这在现在的女孩中间真是罕见啊！”妻子说。  
我听了，缓缓直起身子，难过地说：“叶紫老师是个好姑娘，我真对不起她。”' S3 y6 H5 W  x( p3 Q6 S! `  
妻子也点了点头：“嗯，她为你奉献了这么好的身体，你以后可要好好珍惜。”  
我们再也无心沉湎在对叶紫身体的探索中，迅速擦干身子，妻子递过一套全新的女式内衣，说林慧特地给我买的，这也是民间的传统，内衣一定得穿新的才能出院。  
我接过内衣，这是一套手感非常柔软的高档棉质内衣，看得出林慧对女儿的精心呵护，不禁有些小感动，迟疑了一下，穿上了肉色的内裤。妻子在我眼前展开配套的肉色无痕文胸，笑道：“还是妈妈最了解女儿，这只B罩杯的文胸特别适合你。”+ o3 q6 V, q( O1 `+ P  
我夺过胸罩，说：“就你话多。”5 k+ C( z  n7 {- M0 j- c  
以前看妻子穿戴胸罩，也依样画葫芦，可是笨手笨脚的，扣子在背后怎么也扣不上。妻子笑着说：“你以为女人戴文胸那么容易？都是练出来的。你这样穿胸罩，时间久了，胸部会变形或长出赘肉的。跟我好好学吧！”7 c! u6 X' n6 [  
妻子为我做示范，我跟着她一步一步学习。  
“穿胸罩时，双手穿过肩带，让肩带挂在肩上。然后，上半身得向前倾斜45度，如果像你刚才那样，直挺着站着穿内衣，就很难将乳房全部放入罩杯中，最后会形成错误穿戴方式，使乳房变形。……对，就是这样，保持前倾的姿势，将乳房放入罩杯中，然后将手绕到到背后，钩上后扣……很好，现在抬头挺胸，将乳房底线的脂肪、余肉往中间拖入收拢集中，然后是腋下部分，最后为上边，这样才能使乳房呈现丰满状。……做得不错，将肩带调整到自己觉得最舒服的位置，不能图舒服太松了，要不然很容易走位。最后检查一下，动动肩膀、抬手看看肩带是否会脱落？乳房是否放在罩杯的正中央？胸罩中心点是否平顺？腋下赘肉是否收纳进罩杯？肩带是否呈水平状？再左右摇晃一下身体，觉得很稳定贴身，就OK了！”0 e5 d\* Z0 X, |; A  
“原来戴胸罩也有这么多学问啊！做女人真不容易。”我用手托了托戴了文胸的乳房，胸罩的好处不言而喻，现在，它们显得更饱满丰挺了，在中间挤出了一道诱人的深深乳沟，胸前也顿时轻松稳固了很多。  
“做女人难，做个合格的女人更难，今后有你学的。”妻子说。5 U9 l" r2 r  Y( e( J  
我不禁咂了咂舌头。  
洗完热水澡，浑身说不出的舒泰，仿佛脱胎换骨了似的，大病初愈后的轻松，更使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姑娘家青春肉体的轻盈。比起以前我那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笨重身材，除了胸前高高的凸起让我觉得有点儿不便，四肢腰身却柔软灵活许多，昨天护士刚刚给我测了体重，竟然只有80斤，这可是我小学毕业时的体重，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连世界也似乎宽阔了起来。\* n, f9 W7 G8 p& |4 @  
“小叶子，快穿上衣服吧，别冻着。”林慧早为我准备好了一套衣物，我一看，一件经典白色青点紧身小T恤，一件浅蓝色的牛仔背带裤，似乎有点儿眼熟。眼前的衣物如此之小，就像给孩子穿的，我一时间怀疑自己能不能穿进去。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余的，当我穿上衣服后，才发现它们很合身。  
我这才记起来，当初我与叶紫第一次见面，在白玉的产妇病房里，她就是穿着这一套衣服的。那时，我的第一个印象，这姑娘多像一只活泼美丽的百灵鸟啊！) h: ?- m$ ?9 N6 E\* R% N2 \_8 ^  
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姑娘会和我发生如此巨大的关联，我得替她走完人生的大部分路程。  
“我们的叶老师终于可以回家了。”白玉像姐姐一样亲昵地搂住我，“但是，现在还缺一道程序。”  
“小帅，你又要搞什么鬼？”我说。  
“叶紫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出门啦，她是最爱美的，现在大病初愈，更要注意形象了。”白玉说着，从包包里取出一支口红。  
“别……”0 j, ~2 k/ w$ u  
“大哥，女孩子家的脸面可不能随便的。”白玉在我耳边轻语，“外面有两个这么好的大男生等着你，你可不能损坏叶紫的形象哦。”8 A$ O! ^; \! r) a& D% f  F6 p1 m8 a  
“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说。0 y4 |3 u7 I$ d: F1 }  
“话不能说得太早，我跟你打赌，总有一天，你会嫁给其中的一个。”白玉边为我化淡妆，边笑着说。  
“可能吗？”我讪笑道。  
上了口红，描了眉，又添了眼线，白玉拿过镜子照着我，说：“大功告成！”6 Y! D; B3 p8 B- C% C1 N- S  
镜子里出现的女孩让我怦然心动，不是因为漂亮的脸蛋，而是因为我在镜子里看到了那天在白玉病房里初见的叶紫，就像《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在照妖镜里见到了自己是孙悟空般震撼。; G3 A6 H5 K1 a8 z" Z  
但跟印象里的叶紫形象有些不同，她没有了那漂亮的马尾辫，因手术剃光的头发如今只长了两厘米左右，看上去很单薄。我抬手摸索后脑，在靠近颈部的地方有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疤，林勇说，叶紫的头发挺茂盛，以后留回长发，就会完全掩盖住这疤痕，比起白玉的一圈来，不知道要漂亮多少。" ?( Z; y% |  r6 O; S- X  
通过这小小的洞口，就把我的灵魂放到了叶紫的体内，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抚摸着疤痕，心中恍惚如梦。  W( T! s! D) p# P% t# z; \_0 y  
镜中的叶紫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话。我的手一颤，镜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有些事情，就像镜子碎了一样，永远也不可能还原的。你只有顺着命运向前走，才会找到幸福。”白玉说。  
“我知道你的阴谋，偏不让你得逞。这个赌我打定了。”我说。  
“走着瞧，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在帮你。”  
“小叶子，怎么把镜子打碎了呢？”林慧拿过扫把清扫碎片。  
“哦，是我不小心。”我连忙说。  
林慧从家里拿了双碎花平底球鞋给我穿，数落着叶紫喜欢穿高跟鞋的习惯，碰到危险不好躲，这次算是吃大亏了，为了我尚未完全恢复的身子，坚决不让我穿高跟鞋，这可帮了我大忙，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出门走路呢。只是我记得，她跟我拍拖时，可从来没有那么啰嗦的，岁月真的会改变一个女人啊。不过，我听着还挺温暖的，不由想起了我死去的妈妈。她还特别贴心地给我备了一顶镶水钻的女式牛仔鸭舌帽，跟今天的打扮十分配，解决了女儿小板发的尴尬，看来还是“知女莫如母”啊！  
临走时，妻子把我拉到一边，眼圈儿终于红了。5 X6 Z& [, e$ H4 D7 z6 I6 ]2 q  
“我不能送你了，你到叶家后要照顾好自己。”她说。# k0 a" \5 S% y: a4 {, L' H  
“放心，老婆，过不了多久，我会找个借口搬回咱家的，我舍不得咱儿子，更舍不得你呢。”我说。  
“傻瓜！”妻子破涕为笑。9 W  A7 }2 y6 \3 p  P  
到了楼下，萧军和余东早在下边等下，都捧着一束玫瑰，还争着要送我回去，余东开了那辆红色法拉利路车，很晃眼，而萧军竟然也租了一辆车子，这个傻小子，你没钱跟人家比什么车呢。  
“你们俩都离我远点，以后别来烦我。”我嗔了一下他们，又对白玉说，“白老师，我坐你的车吧。”2 ]  ]  v4 V' }. t- W4 P- {+ \_  
“你们这样，让我们家小叶子很为难的。”林慧朝那两个男孩使了个眼色，让他们知趣而退。  
车子驶离的时候，我从倒车镜上看到两个捧着玫瑰花傻呆呆站在原地的大男孩，不禁又生气又好笑。车子驶入了高档小区“蝴蝶公寓”，我心里挺忐忑的，马上就要到叶紫的家了，这也是林慧的爱巢，看着坐在我身旁紧紧抓着我的手的林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感受。( E% J6 B7 w5 h$ h7 {" k6 ?4 c  
如果说现在对她没有一点儿感觉，那肯定是骗我自己，但是，如今的我是她的女儿，从生理上讲，是她怀胎十月，亲生的骨肉，我又怎么能有其他的想法？  
车子到了38幢楼下，林慧的老公，叶紫的父亲副市长叶明枢早就等候在楼下了，见了我，喜不自禁，张开双臂迎向我：“我的宝贝女儿，我说吉人自有天相吧，果然完完整整回家了。”  
我一见他，就觉得醋意沸腾，他想抱我更是恶心死了。于是不理他，从他身旁闪进了楼道。  
“女儿这是怎么了？像换了个人似的。”叶明枢在身后不解地问林慧。  
“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可能伴随记忆障碍和情感冷漠，以后会慢慢恢复的。”林慧连忙解释说。  
我匆匆上楼，白玉拉住我：“你乱跑什么呢？你家就在二楼。”" g, a, g' B, K+ z, ?8 ]: z  
“哦。”我才发现自己跑多了楼梯。  
“跟着我，别自作主张。”白玉在我耳边低语。  
“白老师，进来坐。”林慧开了门，对白玉说，“这段时间小叶子真让你费心了。”  
我跟着林慧进了门，像个客人似的，生份地在客厅沙发上坐下，四下打量着这个家。这是三室一厅的套房，房间里的摆设很典雅干净，看得出林慧的贤惠。  
坐着寒暄了一阵，我发现变成白玉的小帅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充满着成熟女人的味道，很是落落大方，倒是我显得局促不安了。  x& Y! ~! \_  }; t  \  
当她起身告辞时，我不禁拉住了她的手。9 o# O9 W( h/ f3 u  
“叶子，你在家好好养身体吧，我会经常来陪你的。”白玉微笑着。  
“可是……”我突然觉得像失去了依靠，心里有些恐慌。  
“忘了的东西可以重新学，不要紧的。不会的就打电话给我。”白玉笑道。: t8 H3 Q, V$ b1 a+ a  
林慧送白玉出了门。  
“小叶子，你也送送白老师吧。”叶明枢对我说。  S# F0 \_7 W& m. i- g4 r5 x3 I  
“我想休息一下。”我没理他，径直朝卧室走去。+ e% \_. z$ r0 Y9 ^  
“你的卧室在那边。”叶明枢指着里面的一间卧室说。  
我这才发现我又走错了地方，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6 f, b# h& Z$ C) H  
一进入叶紫的卧室，我就傻了眼了。映入眼帘的是粉红色系的少女闺房，贴着粉红的星纹墙纸，床和家具也都是少女式样的，床上摆着一只一人大的泰迪熊，床边是一张白色写字桌，摆着电脑和书籍，床的对面则是时尚衣柜和梳妆台，到处点缀着少女喜欢的小饰品，墙上还贴了几张我不认识的韩国男明星海报，整个房间散发着素雅的香气，原来叶紫老师自己也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呢。  
这对我来说就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异域，又新鲜又困惑，还带着小小的恐惧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的房间？我知道，我的身体与这个房间是多么相配，可是，我的灵魂却格格不入。  
我的心跳得格外快，就像一个小偷进入了别人的领地。这曾经是叶紫最私密的闺房，如今却向我毫无保留地敞开着。它大概不知道，在这个房间里的，已不是原来的主人了吧？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不但占有了叶紫的身体，连她的一切都占有了，这对叶紫来说，真的很残酷，很不公平。  
我坐到写字桌边，桌面很整洁，靠窗的双层书架上摆着许多书，按分类整理得清晰，上层有语文教学书，也有中外名著，还有叶紫的教学笔记和备课本，我取下一本翻看，叶紫的笔记做得很认真，字也很娟秀，偶尔在笔记角落里画一朵漂亮的小花或萌萌的小漫画，透着少女特有的调皮和才气。怪不得她那么招学生喜欢呢，她跟这些90后的学生之间根本没有代沟。  
下层则是她喜欢的私有书籍，有时尚杂志，女性情感类的书，也有流行小说，甚至还有两本瘦身达人的指导书。叶紫啊，你都这么瘦了，还需要减肥吗？我不禁苦笑，真不理解现在的女孩到底是怎么想的。) e% j" w3 Z( d3 V. j" I5 c6 Q# U& ?  
女孩的抽屉里井井有条，各种小物件都各归其位，分门别类，叶紫是个特别爱干净的女孩，我可一点儿也不像她。在最下层的抽屉里，我意外地找到几本相册，里面贴着叶紫从婴儿照一直到大学时代的生活照片，完整构成了一个少女的成长史。看得出来，叶紫从小就是个小公主一样的女孩，受到众人的呵护和追捧，特别爱漂亮，拍照的时候会摆很多可爱的POSE。- l8 d+ U, b4 s  U& O4 S' q  
我想着现在的自己，怎么可能像叶紫这样摆出这些在我看来超级卖萌的少女POSE和表情呢？想想就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又望望四周温暖粉红的闺房，不禁心里打鼓，天哪，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 }6 n3 q7 t8 n! U7 R  
我看到有许多叶紫与母亲林慧的合照，随着叶紫的长大，林慧从当年我女友清涩的模样，慢慢变成了现在的中年贵妇人，时间真的会毫不留情地改变一个人哪，我不禁感概万千。叶紫比起当年的林慧，脸蛋儿虽是挺像，身材却娇小纤瘦得多，细细对比之下，显得更俊俏，还多了90后女孩特有的活泼和娇气。相册只执续到了她的高中时代，相必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就不再去洗照片了。  
这一切是不是上帝有意安排，让我做了林慧的女儿？这是惩罚我，还是奖赏我？我该怎么办？我合上了相册，陷入了深思。  
良久，我才从无答案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打开叶紫的电脑，可跟她留下来的手机一样，我不知道设定的开机密码，根本进不去，这事情连林慧都毫无办法，只好作罢。5 b$ a1 Y' }2 I3 {. G/ E  
百无聊赖间，在房间里翻了一遍，少女的秘密一点点呈现在眼前。打开衣柜的抽屉，满满两格的内衣裤，原来叶紫偏好手感舒服的素色纯棉内衣，一格是叠得很整齐的文胸，一格是内裤，最多的颜色是白色、肉色、浅蓝、淡黄、桃红，并不艳丽，素雅而纯洁，散发着浓浓的少女气息，似乎还留着叶紫的体味，令我的脸热热的，不过我竟然也在其中发现了几条性感的丁字裤和一套豹纹内衣，难道是她穿给自己看的？  
她还喜欢日系少女休闲服，大衣柜里琳琅满目的衣裙让我看花了眼，这些衣物风格很时尚又很甜美，萌点十足，但也有一些是适合女老师穿的文雅的职业服。当我打开鞋柜时，更是惊呆了：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高跟鞋：拖鞋、凉鞋、皮鞋、靴子……高高低低，应有尽有，真称得上高跟展览柜，只有可怜的几双稍稍平底的，看来叶紫对自己的身高真的挺在意的，林慧的唠叨并非没有道理。叶紫偏爱的几种女性服饰和鞋帽品牌，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她跟我老婆雅玲的穿衣风格和品味完全不同，小姑娘穿的衣服还真是怪呢！  
梳妆台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化妆品和用具，就更让我莫名其妙了，雅玲平常只化一个简单的淡妆，我从来没留意她的化妆品，只知道她有几支口红和几瓶护肤品，哪里像叶紫这样琳琅满目，还有那些小饰品，光造型各异风格不同的发夹和发箍就有十几个，更别说耳环、项链、坠子、胸花等等，只是我都没见过叶紫戴过，也许是学校有规定，在校期间不允许女老师打扮太前卫吧。总之，我似乎发现了另一个叶紫，一个时尚的十分爱美的小姑娘。为人师表的文雅叶紫和卖萌的时尚少女叶紫，就像两个人，形象还真的差别挺大的。哪一个叶紫更能代表她呢？  
至于生活用品，就容易辨识了，比如她喜欢黑妹牙膏、海飞丝的洗发水、纳爱斯的沐浴露、芦荟洗面奶和绿藻洗手液……还有，娇爽卫生巾，她竟然存了两大包。& T' |9 j  R( F  
一圈子下来，我基本对叶紫的私人生活物品有了个全面的了解，也让我真正开始了解叶紫。我明白，我虽然占用她的身体一个月了，但在医院里，只是一个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的病人，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虚弱的身体和恍惚的精神让我无法顾及其他，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 c% {! h1 ~! x- N9 \2 p1 o& ]  
“小叶子，快出来吃饭了！”林慧在餐厅喊。催了好几次，我才从卧室晃悠悠出来，一屁股坐在主位上。  
“这是你爸的位置。”林慧呆了呆，指着右边的座位说，“你坐这边的。”  
“没事没事，女儿喜欢坐哪里都可以。”叶明枢从书房出来说。  
我这才想起，按照一般家庭规距，这个位置是一家之主才能坐的，我以前在家坐惯了，习惯成自然，就挪到旁边的座位上去。  
“在自己房间休息了一下午，好多了吧？”叶明枢走到主位坐下，问我。( u  {1 X' ~, t: P, y# g; q. |+ m  
“嗯。”我模糊地应了一声。  
“这几个月，这日子过得真不像日子，你妈很辛苦，没日没夜在医院照顾你，头发都白了一片，我工作忙，不能很好陪你们，小叶子，你一定要记着妈妈的好。”叶明枢说。/ {6 L" D3 x, B. [/ |7 R  
“嗯。”我看着林慧应道，他妈的其实老子比你还心疼阿慧。  
“只要小叶子康复，我这点苦算什么？小叶子，妈给你烧了你最爱吃的菜。”林慧把最后一盆菜端上桌。! O, \) x/ K/ G0 I, u  
油焖茄子、苦瓜炒蛋、手撕包菜、豆角炒胶白、雪菜汤……  
天哪，这算什么啊？没一样我喜欢的。  
“有……有没有肉？”我终于问道。自从恢复了胃口，天天吃着医院千篇一律的餐饭，我的口中快淡出鸟了，本想终于可以打打牙祭，没想到比医院里更糟糕。  
“肉？我们家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吃半素了吗？”林慧看着我。- V6 i0 g4 d% r. C  
“哦，在医院里吃了些荤菜，又有点想吃了。”我说。  
“孩子想吃肉，明天你就去买点肉吧！”叶明枢对林慧说。5 e7 `6 H8 ]& S4 \  
叶明枢对叶紫真是百依百顺啊！算是个好爸爸吧。可是，我觉得更别扭了。这家伙可是我的情敌啊！如今却成了我爸爸，我他妈的不是亏大了？这肯定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不过，打死我也不会开口叫他爸爸的。+ r$ l0 T8 r\* a$ T" i3 i$ \\* b( [3 P' V  
“学校里说，根据你的身体状况，随时都可以上班，你这两个月在家好好休养，什么也不用想。”林慧说。  
“嗯。”我回答。  
晚饭的气氛有些尴尬，本来应该是值得庆祝的温暖一餐，被我的冷淡和支吾弄得很没意思。  
吃了一小碗饭，我就觉得撑了，以前我可是两大碗的饭量，原来叶紫的胃才那么丁点大，真是名符其实的姑娘肚子。. ^6 A+ M6 l$ E7 b, f6 q- [  
“我进房间了。”我把碗一放，回到卧室关上门。  
终于松了一口气，太难受了，特别是面对叶明枢，更受不了他在我面前跟林慧秀恩爱。幸亏叶明枢工作忙，经常不在家，要不然我真要发疯了。  
我以前有饭后一支烟的习惯，在医院里倒没什么念头，现在一个人独处在这小房间里，忽然就想到了烟。在房间里找了找，连个烟屁股都找不到，也难怪，叶紫是乖乖女，从不抽烟的。我又无聊又痛苦，烟瘾似乎跟着我的灵魂过来了，就去找叶紫的包。/ G" @5 b! a3 s( m; d- g\* I5 C  
第一次搜女孩的包包，在我以前的感觉中，包包是那些时尚女生最重要的私密物品之一，我总是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喜欢带那么大的包包，而且包不离身？这该有多麻烦。叶紫的单肩手提包也一样，挺大个，不过看上去很有个性。我翻了翻，很惊讶女孩的包里竟然会另有乾坤，林林总总，让我这个男人大开眼界。  
我把包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摆在床上数了一下：一枚翻盖的小化妆镜，一枚修甲刀、一个粉盒、一把梳子、一支睫毛膏、两支口红、一支防晒霜、一小瓶润肤水、一片手帕、两片卫生巾、三张卫生护垫、一包干纸巾，一包湿巾，一把折叠太阳伞，一个卡通口罩，一条没开封的长筒丝袜，一串钥匙，外加一支水笔和一本小本子，看得我都醉了。原来那些女生的包包大真是有原因的。\* \8 f\* J) D1 Q; A, C  
当然，最吸引我的是她的钱包夹子，红色的真皮女式钱包，显得很有档次。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千多元的现钞，还有几张银行卡，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呢。还有更多的卡，我把这些卡都抽出来，发现竟然还有女子瑜伽会所的金卡、图书馆借书卡、室内游泳馆的会员卡、美甲美发的ＶＩＰ卡、美容院的月卡、公交卡等等，比我以前的卡多多了，看来叶紫还真会享受生活。最后，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证，她居然比我想象的还小。  
姓名：叶紫，性别：女，出生日期：1991年８月１日。靠！竟然和我同生日，难道上天冥冥之中就有这样的安排？我和她差了整整25岁。  
我忽然又感到有点儿庆幸，２５年的青春岁月，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这２５年都是黄金时间，人生只有一次，时间永远向前走，许多事情都无法重来。可现在，我只有23岁，23岁的人生，一切都有可能。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烟的问题。  
那么大个的单肩包太麻烦了，我拿上钱包和钥匙，打开卧室的门。林慧夫妇在自己的卧室里看电视，我趁他们不注意，就蹑手蹑脚出了门。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里买了两包中华烟和打火机，拿了一包我喜欢吃的泡椒凤爪和酒鬼花生，临走了，又想起没酒下菜怎么行，顺手就买了一小瓶小糊涂仙。  
回到家，竟发现我还没弄清楚开门的钥匙，叶紫把学校和家里的钥匙都串一起了，试了好几把，门突然开了，是林慧帮我开的。; e' `  b5 w6 R' P, a, m3 r' J  
“小叶子，你去哪儿了？”林慧把我让进屋。  p8 u6 L: s+ W  
“我去超市买了点吃的。”我说。  
“你出去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刚才担心死我和你爸了，手机又扔在家里。”  
“对不起。”我只有道歉，把袋子往后收，生怕林慧要看我买了什么，还好她并不在意。7 [\* ]  l; O9 @. K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像个作弊成功的孩子，倒锁了门，沾沾自喜地开了包中华，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着火猛吸了一口。\* f2 O4 \) |. g. D  
但令我猝不及防的是，本来以为可以过憋了很久的烟瘾，没想到一口烟吸进去，说不出的又苦又呛，就像吸了化工厂烟囱中的烟尘似的，禁不住连连咳嗽。  \_5 `5 ?. V# y# H  
这中华烟是假的？就算假的也没那么难吸啊。我赶紧把烟从唇间拿下来，还忍不住咳了几声。- B7 [) m% T5 z1 h6 I\* I, I  
想尝试第二口时，突然感到这烟味很恶心，怎么也下不了口。  
“小叶子，你没事吧？”林慧在卧室外问。  
“没，没事。”我回答，吸烟的乐趣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 E+ {2 F) N7 k, R\* R) `- h  
找不到烟灰缸，只好在窗台上拧了烟头，把两包中华藏进了抽屉里。/ H) w- ^$ ]' Y% o1 {1 q4 M2 F9 f  
“开开门，妈要跟你说几句话。”林慧在敲门。  
“明天再说吧。”\* @\* J5 q1 X3 {: X+ ~/ Y  
“不行，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等屋里的烟味散得差不多了，才开的门，可仍然逃不过林慧的鼻子。  
“屋里怎么有股烟味？”她皱了皱眉头。! z+ s6 L+ k3 c) x  
“有吗？”7 Y; a& L+ m  F$ V  ?7 `$ U  
“你闻不出来吗？以前不是最讨厌烟味吗？”  
怪不得，我恍然大悟，有点儿明白过来了，虽然我占用了叶紫的身体，可是，身体一直拥有原主人的特质，并不会随着灵魂的替换而改变。  
林慧拉着我的手在床沿坐下，我们挨得很近，让我想起以前跟她拍拖的时候，曾经在大学的小树林里这样紧挨着接吻。! e- Z# d( d  \_2 t5 b  
“妈知道这次车祸对你打击很大，你要调整好心态重新投入生活。今天你对你爸的态度让他很担心，生怕车祸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爱他的，所以，不要对他那么冷淡好吗？你是他的宝贝女儿啊，在车祸前，你对爸爸可比我亲热呢。”林慧说。  
“我知道了。”我点头，心想，对他客气点可以，但要我对他亲热，我宁愿死了好了。0 M! i6 ~( f; c; p6 x$ Y  
林慧穿着睡衣，跟我说话的时候，从领子里便可以看到她白白的大乳房，在我的印象里，林慧的乳房可从没这样大过，女人真是奇妙的动物。! g' M/ H\* s: r- u  
林慧发现我盯着她的胸看，下意识地拉紧了睡衣，我知道自己失态，连忙把视线转向别处。1 t: J" U, ^5 A0 @% t, S& I  
“你对两个小伙子怎么看？”林慧问我。  A- f& \_1 I! P' D: I, V  
“什么怎么看？”  
“这两个可真难办，妈看得出，他们都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只能选一个。长痛不如短痛，你不能拖着他们，这样会影响人家。”! T. a6 G) A; g9 @1 r  
“两个我都不想要，你帮我回绝他们吧。”我说。" N7 W/ M\* K8 q+ |( B  
“这怎么成？傻丫头。你终归要嫁人的吧？”林慧说。9 {9 q. H& }' {  
“我不嫁人，我就这样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好了好了，妈现在也不劝你，但你得考虑清楚。不过按妈的想法，还是余东比较适合你，他家底子厚，而且如果不出车祸，你们都已经订婚了，这小伙子对你不离不弃，你嫁过去不吃亏。那个萧军虽然是你的初恋，但寻死觅活的，不太成熟。”林慧说。3 x- o2 o2 f0 c4 n, m. W  
听了这话，我挺生气的，想起当年她抛弃我，还不是这样的想法？女人总是那么势利。  
“我自有主张，你就少操心吧。”我说。  
“女人这辈子可要选对人啊。你瞧妈妈就看走眼，你爸爸多优秀……”/ ~' O3 t1 T5 S, U  
“要是你选择你的初恋男友，现在就成寡妇了对不？”我没好气地说。1 ^+ B' S" v! b\* R\* d% X  
林慧吃了一惊：“你怎么这么说话？是那个人对你胡说的吗？”$ k% ]; ?' Q, t. M# O; @7 m  
“他已经死了，你还冤枉他。”  
林慧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妈也没忘记这份感情，初恋总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证女人一辈子。女儿，记住妈说的话吧。”5 r2 R: L3 `" \- P) W0 T. U  
“我累了，想睡觉。”我冷冷地说。7 w6 r0 q- Q7 c+ C' [; y  
林慧出去后，我越想越生气，取出小糊涂仙，就着酒鬼花生和凤爪喝起来，有点儿借酒消愁的意思。但今天的酒似乎也变得很难喝，又辛又辣，以前像这种小瓶装，我喝两瓶不在话下，可现在，只喝了半瓶不到就醉了，房间地板都转了起来，心扑扑地像要跳出来，我只记得最后，我像一块木头似的趴倒在床上，头痛欲裂，什么都不知道了。  
迷迷糊糊之中，我觉得有人在推我，睁开眼睛一看，床边坐着一个女孩，竟是叶紫。她的脸庞挂着两行清泪，哀怨地看着我。, F+ ^- I: l8 z  
“叶……叶老师！”我坐了起来。  
叶紫不说话，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脸，就像是抚着一件心爱的东西。7 e  ~4 k+ B9 F6 x( g  
“对……对不起……我不该……”我说。+ X, a% x8 N0 Q$ ?1 h8 g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这是我的命，也是你的命。”叶紫恋恋地缩回手说。% B, H# ?6 V4 Y2 X9 g5 W5 w' f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我黯然说。3 L6 t, l/ u& F/ [2 O6 L! a  
叶紫沉默了一会儿，抹干了眼泪说：“小浩爸爸，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  
“什么意思？”我问。. o4 K2 R% j( V! l  
“99.9%的大脑是我的，身体也是我的，你只占了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只有那黄豆大小的脑组织，却以为自己占了我的全部，岂不是可笑？”叶紫笑了。  
“你是说，你还活着？”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可以这样认为。”她说，“只是，我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我不懂。”  
“你慢慢会懂的。”她说。  
叶紫看着我，慢慢靠了过来，像个恋人似的，滚烫的嘴唇压住了我的唇。  
“叶……叶老师……别……”我嘟哝道，但很快被她热烈的吻封住了嘴。  
“我和你的交融远胜过男女之爱……”叶紫喘着气说。不知何时，她已经光着身子缠抱着我。7 f9 b  ^4 f- {\* S% G5 o\* V/ ^  
我似乎又变回了自己——那个有着啤酒肚的肥胖高大的中年男人，少女美妙的肉体让我血脉贲张，心底的欲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在干柴烈火式的缠绵中，我感觉我的阳具像擎天柱似的坚挺，膨胀，像个骄傲的将军似的不可一世。  
我把她压在身下，含金量把利刃一样刺破了她的防线。少女温暖湿润的阴道紧裹着我，我暴烈地抽插这个娇小的姑娘，把她也带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直到我的精液喷薄而出，似乎从来没有喷过这么多精液，一股一股，似乎射不尽。$ Q& k. t6 F/ C  
真是太爽了！做男人真好！  
“我们终于结合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再也不分彼此。”她在我耳边说。; @& Y, @% P+ x! d! f( j4 i  
我突然感到她的身体在软化，我像陷入了一滩泥水，陷入她的身体里。  
“救命！”我感到窒息，像沉入了沼泽，手脚乱抓。  }2 i% A/ ?5 K8 o2 D; [  
我在一身冷汗中坐了起来，房间还亮着灯，四周仍是叶紫的闺房，身上的卡通睡衣和胸前的隆起告诉我，我仍是叶紫。5 |$ B4 g" ?$ A7 Y\* C; A! I  
但是，有点儿不一样，怎么裤裆里湿漉漉沾糊糊热乎乎的，我想起梦中射精的景象，难道是我真的射了太多精液了？  
我低头向裤裆看去，差点晕了过去，睡衣的裤裆上一片血红，还染脏了床单。  
不是精液！是我他妈的来月经了！' F+ e3 o; S( g& j  
我跑到洗手间，手忙脚乱地换下内裤，用面纸擦了擦下体，都是血，让我心惊胆战，觉得下体像漏了似的，涓涓不断的有血流出来，这感觉真是可怕。我拿上换的底裤，撕开一包卫生巾，学着妻子以前的样子，笨手笨脚把卫生巾粘在内裤底，迅速穿了回去。  
紧紧贴在下体的棉软的卫生巾让我感觉一下子好了很多，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一走路，还是觉得一团粘湿的东西夹在双腿中间，让人很不舒服。  
我不好意思把粘满血迹的睡裤和内裤拿到外面，只有在洗手间内清洗。洗着洗着，整个人都似乎不对劲起来，乳房隐隐发涨，小腹内像塞了一个小沙袋似的沉坠，连腰也跟着酸疼了。2 V% T( K+ G. ?; u8 m  
当女人真麻烦！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烦燥，扔掉洗了一半的衣物，气乎乎地走回卧室。突然小腹部一阵剧痛，像挨了一记重拳，害得我蜷在了床上，疼痛像闪电似的一阵阵蔓延到我的整个腹部，我紧紧按着小肚子，额头直冒冷汗，眼泪都快下来了。$ t2 \3 v% e\* i3 D  j  
天哪，我受不了这身体了！什么时候让我做回男人啊！3 P2 [6 t5 M1 s5 A. E: v  
过了好一会儿，锐痛才有点缓解，但人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小腹坠痛，整个人也不那么轻盈了。我想起以前常常认为女人痛经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看来完全错了，这痛起来真要命啊！& v1 ]  g( t; Y7 V  
叶紫啊叶紫，你怎么会有痛经的毛病呢？: q+ J6 O2 n\* h2 ?  
$ T- l  x$ t3 M0 m' g4 D\* R  
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我到阳台上挂好洗净的衣物，林慧就叫我吃早饭了。  
“怎么了？妮妮，脸色这么不好？”她问，一见晾衣架上挂的衣物，顿时明白了，“妈给你泡一碗红糖姜汤，这几天你更要好好休息了。”4 L% i. D' c; A\* A9 ]  
喝了林慧泡来的姜汤，终于感觉身体暖和了起来，肚子也好受多了。  
“你呀，这老毛病从初潮时就有了，到现在还没见好。该早点成家了。”林慧说。  
“这跟成不成家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吗？女孩子很多都会痛经，妈年轻时也一样，不过，自从嫁给你爸，生了你之后，就很少犯过了。”林慧笑道，“这女人啊，终究离不开男人。”  
“我才不要。”我哼了一声。\* Z0 c) D5 J- d  
早上，叶明枢去上班，林慧出去买菜，两夫妻很和谐，如果不出叶紫这事，这一家三口真评得上典型的幸福之家。趁着家里没人，我偷偷“参观”了这个家的角角落落。9 B. K. X  U# U1 H; P& z  
三室一厅两卫一厨的房间结构，还有一个小书房，不见得豪华，但很精致，充满书卷气。林慧年轻时很爱读书，想必现在也一样。我在书柜里找到了很多当年她读的书，还有几本还是我买来送给她的，想不到她竟然还保留着它们，我翻着书陷入了青春的回忆。  
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是白玉打来的。3 Q/ J% J( F; }' B/ C+ s' q  
“这个新家怎么样？”手机里传来白玉的笑声。  
“很不好。”我回答。  
“慢慢适应就好了。”# L9 q; h# ~1 ?8 ~9 ]  
“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 t2 s\* B9 O\* V# {6 O$ z/ l' D  
“怎么了？”- ^# K: \8 p. C  
“我……我……这女人的身体真是太麻烦了。”我恼怒地说。. h7 [) @3 V4 |$ ?1 q3 ]  
白玉呆了一下，很快猜到怎么回事了，咯咯大笑：“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从此以后，每个月的这几天，你可以名正言顺好好休息，这可是女人的特权哪。”( j/ k' B8 H' G. t' q7 S, s  
想到每个月都会来这么一遭，我的心都凉了。  
“不过你得注意，大姨妈来的时候，千万不能吃冷食冷饮，不能洗冷水澡，女人要好好呵护自己，要不够你受的。”她说。  
“这些我知道。”" n# s, h& e$ o" O  
“那就好，痛经是少女的专利，我就没有尝过这滋味，想起来挺遗憾的。随着年纪的增大，特别是经历了男人后，就会越来越轻，如果生过娃，就几乎绝迹了，所以，你得趁现在好好体验一下少女的滋味。”6 \_+ s0 W4 x+ R( z' P9 i: E  
“你好变态！”我骂了她。  
“我哪里说错了？”白玉说。  
“我不跟你说了。”  
“好的好的，我休息天过来陪你吧，你太需要导师了。”白玉说。# |8 q8 F: t0 r: \  
挂了手机，我恨恨地在心里骂：这个狗日的张小帅！亏老子以前待你当兄弟，太腹黑了！8 @1 |! f. K$ L# n: H! e  
手机又响了，是老婆打来的。/ E( D# u- y6 ]  
“你还好吗？”她问。  
“还好，就是不太适应。”$ o2 H9 t: ^/ r- T8 U  
“我知道，我挺担心你的。他们没看出什么吧？”  
“没有，只是那叶明枢挺讨厌的，总是亲近我，挺肉麻的。”% \_4 z2 T  N2 g; b. }4 E  }\* R  
“你得理解人家，他可是叶紫的爸爸，爸爸和女儿亲近没什么不对。”  
“我明白，可就是受不了。”: s# a$ n7 c3 V& V/ G9 R" Z  
“让你受苦了。”  
“我想回家。”+ f# w' Q( k+ c/ f  
“可是，你现在是叶紫，突然住到我们家，道理上讲不通啊。”  
“我会想办法的。”7 C" X, M4 I6 F$ j' q  
“嗯，我也很想你。”! \_6 e# f3 T" ]+ H% F$ L) t' ?  
“小浩怎么样了？”& U  ?0 s6 ?' U' f: W8 h( P  s$ S" ~  
“还好，他慢慢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走出来了，这几天已经有了笑容，还说要带我去科技馆玩。”" c2 k2 ~/ E- ?8 X% m  P/ |- x  
“这样就好，我太想见他了。”我说，想到儿子，鼻子就酸酸的。. m% G2 ]8 }- ^% f3 m: a\* v+ V  
“我们找个机会，让你见见他。”妻子说。; Q' m+ u0 ^: n! ^) E5 S8 L  
“好的！对了，我们的公司呢？”7 f5 ], n) k' p( n0 K! v- M) a  
“我按你的吩咐，让萧军负责经营，这个年轻人确实挺能干，这个月业务丝毫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7%。”  
“这家伙以后会有出息的。”我说。  
“就是他太想着叶紫，你这边可就麻烦了。”  
“是啊，这两个小鬼让我很头疼。”  
“谁让你现在是小人鱼呢？”妻子调侃我。  
“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对了，现在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在这里继续我的项目。我把核心程序编好后，直接给你，然后你让萧军结合到产品中去。”  
“这样也行？”  
“怎么不行？我只是身体变成了叶紫，灵魂还是我呢，我是个优秀的程序员，可不是中学老师。”我笑道。  
“好吧，我把你没有完成的项目都传给你。”8 f$ R; R\* J6 z. r, |/ `  
刚挂了手机，又响起来了。竟是叶紫的闺蜜蔡豆豆，我犹豫了一下，接了电话。  
“叶子，你好些了吗？可想死我了。我这周都在外面培训，没法去医院接你回家。”手机里响起娇滴滴的声音。  
在我住院的时候，蔡豆豆和叶紫的其他闺蜜来看过我几次。豆豆是个时髦的大长腿，身高超过了接近170CM，身为音乐舞蹈老师的她长相甜美，两只大眼睛仿佛动漫中的美少女，亮晶晶水汪汪的，笑起来就露出两只可爱的小酒窝。叶紫和她站在一起，虽然身高相差悬殊，但各有风情，叶紫像一只灵巧的百灵鸟，豆豆则像一只五彩的锦雉。我不知道她俩是怎么成为闺蜜的，看起来很不搭，但又很默契。  
“嗯，比起住院好很多了。”我回答。  
“什么时候能一起去瑜伽馆？这两个月，我一个人无聊死了。”0 P& G. q, ]; n2 z3 |5 A7 E% }' c: R# I  
我这才想起叶紫钱包里那张没用完的瑜伽卡，原来是跟豆豆一起去的。  
“等我再好些吧。”我说。  
“我听白老师说，你现在需要锻炼康复，让我拉你一起练呢。我明天回来，要不明天晚上？”  
这个小帅，你到底在搞什么？  
“我……我这几天不方便。”我吞吞吐吐说。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这几天是你例假呢，好吧，等你过后再约，你好好休息。”豆豆笑道。  
看样子，她们真是闺蜜到家了，连大姨妈来的日子都知道。  
挂了电话，心想这下没有打挠了吧，可铃声又响了，竟是余东。我装作没听到，响了几回，萧军又来电了，真是头疼。) x; v\* V) E7 I5 v+ @  
好不容易，终于安静了。我回到卧室，打开电脑，准备把电脑重新装一下，这样我就可以工作了。9 h( w- y8 s# ]" {; T  
跳出密码登陆时，我灵机一动，拿出叶紫的身份证，输入她的生日数字，却不匹配。又试了几个数字，终于成功登录，原来竟是她家固定电话的号码加她的生日，真是够复杂的。但像叶紫这类女孩可能不知道，这种密码其实很好猜到。- p$ N8 b' T0 G5 n1 o9 C\* O  
进到桌面，壁纸是她自己的一张写真，在一片向日葵的田野上，她穿着浅蓝的棉质长裙，戴着一幅黑框眼镜，长发飘动，陶醉在清风里，十足文艺女神范儿。桌面出奇地干净，没几个程序，可以看出叶紫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孩。  
有了经验，她一系列的私密空间都被我破解出来了，包括手机、微信、QQ等。叶紫真是个热爱自拍的女孩，私密空间里存了上千张的自拍照，卖萌的、性感的、开心的、装无辜的……不过都很健康，在她锁掉的日志里，竟还隐藏着很多心情小日记，记录着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闲着没事，我就从头一点一点看下来，一个活生生的叶紫渐渐展现在我的面前，原来她的内心并不是像表面那么无忧无虑，而是非常多愁善感，善良，心软，也很容易受伤。  
正如我所猜，叶紫对萧军和余乐两人的感情犹豫不决，她最初喜欢萧军，但最近的时间，却偏向余乐多些，除了现实的考虑，她觉得萧军的性格太过偏执，让她有点承受不了。而余乐就好很多，虽然有一些富家子弟的毛病，但基本能接受。7 {5 z9 @$ K3 b\* i5 @; O. S  
看来，我这个萧军兄弟还真危险呢。如果没有出这档事，恐怕叶紫已经嫁给余乐了吧，这场感情战争将以萧军的完败而告终。  
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了。尽管他们自己仍摩拳擦掌，信心满满，然而两人的战争终究都归结为零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人还是以前那个人，心已经不是以前那颗心了。  
看完叶紫的日志，我靠在椅子上发了好一会儿呆，就好像听着一个女孩在耳边倾述她的内心世界，从开始的陌生渐渐变成了亲切、熟悉、理解。我扭头看到梳妆台镜子中的自己，这是活生生的叶紫，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孩，我能生动地看见她以前在电脑里打下日志时的样子。  
我颤抖着手指摸到了鼠标，点开建立新日志，打下一行字：  
“手术做得很成功，我终于回到了这个奇迹般的世界，但是，我找不回自己了，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烦躁地站起身，感觉到下体“呼”的一声，流下一大股液体，急忙去卫生间换了卫生巾。这血量可真大啊，超出了我的预期，怪吓人的，看来得多吃点补血的才行。  
在低落的情绪、焦躁不安和痛经的三重夹击中浑浑噩噩度过了三天，痛经终于离我远去，厚厚的卫生巾也换成了轻薄的卫生护垫，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又轻松起来。心想以前真是太不了解女人了，以为她们来大姨妈时都喜欢无理取闹，原来生理的变化真的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心理的。好在有林慧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才安安稳稳度过了这段造成巨大身心冲击的特殊日子。月经走光后，我好好冲了一次温水澡，我发觉喜欢上了冲澡，温热的水流不但可以让我放松，还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烦恼的事情。当我纤细的手在丰富的沐浴露泡沫中抚过嫩滑的肌肤和凸凹有致的女体，当莲蓬头的水线冲过我的沟沟壑壑，竟生出一种惬意和安宁，还有些些许灵魂深处的激动。  
每当在浴室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我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复杂的感觉。刚刚出浴的“叶紫”，或者是“我”，全身白里透红，饱满精致的乳房傲娇地翘挺着，像两只刚刚摘下的带着露水的新鲜大蜜桃，仿佛只要用力一捏，就能捏出水来，桃尖上点缀着粉红欲滴的乳头，随着胸口呼吸的起伏，颤颤的令人怜爱。纤细的腰肢，平坦的小腹，圆润的小翘臀，以及那隐藏在一丛疏而不淡的倒三角阴毛内，被两片丰厚大阴唇夹挤着，呈一条紧密细缝的漂亮的“馒头穴”，隔着氤氲的水汽看上去，恍如日本顶级的仿真充气娃娃，这青春无敌的胴体让我心跳加快，呼吸急速，就差没流鼻血了。但我没敢多看，因为总感觉镜中的“叶紫”在看着我，她甚至还知道我有点龌龊的心思。, ?' e. |# A/ o! E6 M  
毕竟，叶紫是我前女友林慧的女儿，如果认真算起来，我是她的父辈了，这多少有点儿乱伦的罪恶感。, O, T5 F1 \_) c0 J  
我从浴室里逃出来，笨手笨脚穿了内衣，套上素雅宽大的睡衣，才松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令我更不安的事发生了，当我打开电脑，准备往电脑里装上我的编程项目必需的环境软件时，竟然想不起软件的名字了，好不容易在网上重新找到，竟然又忘了安装的步骤，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是移植后的后遗症吧？我重新学习了安装步骤，弄了一个下午，终于好了，但是，当我打开编程项目时，突然发觉自己竟搞不清该怎样开始，接着，令我更恐慌的感觉随之而来了，这复杂的程序不仅让我无所适从，我竟然发现自己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了。要知道，我以前可是个程序迷，曾创下三天三夜不睡，搞定一个项目的记录。而现在，当我打开一个源程序，看着一行行代码，却找不到任何乐趣，有的只是枯燥和乏味。% U5 A, Z: \: q# N  
这是怎么回事？我急忙打电话给林勇。  
林勇说，人的大脑很复杂，也许我需要慢慢恢复。但是，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也许永远也找不回来原来的技能。$ B; S7 Y; y# W: B& q6 `8 K  
“你大脑的99.9%都是叶紫的，对叶紫这个个体来说，就像一个大集团，原来的总经理退休了，突然空降来了一个老总，他对这个组织一点儿也不熟悉，组织上下对他也不了解，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这个老总影响了组织成员，让大家都按他的意愿重塑公司文化，二是这个老总被强大的组织影响，从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融入到原有的文化。”林勇解释说。5 K$ Y\* s- v4 e1 v! C) N. x+ \  
我想起了那个梦，原来，梦里的叶紫说的是真的，她并没有真正离去，而是一直藏在这身体里。' j( e6 @: ^- |0 F  
我试着重新找回原来编程的感觉，可是，就跟烟酒一样，我再也无法激发出原有的兴趣。这感觉很怪，明明知道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些，可是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有点儿厌恶，这种感觉让我有点恐慌。  
这天下午，豆豆如约来找我了。她一见我，就热情地跟我搂在了一起：“叶子，可想死我了！”+ L; Z+ ~1 F7 f& \  
豆豆在我眼里，算是个大美女，被大美女这样亲昵地搂着，让我的脸顿时发起烧来，浑身都热烘烘的。但我知道，这只是小姐妹间的亲密，在这些年轻女孩间是很自然的事。' f/ J% N) g9 n, A# o( W! g  
“我的小美女，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果脯，惊喜不？”豆豆拿出一包五颜六色的果脯递给我。  
林慧从卧室出来说：“豆豆，你们以后可要多帮助叶紫，她需要在生活中恢复。”  
“放心，阿姨，叶子的康复就包在我身上。”豆豆说。; a8 k6 Y7 z" {' `+ R  
“那阿姨就不客气了，你们玩。”林慧笑着点头，又走回卧室里。) O% e7 C! o' o4 h8 `5 s  
我和林慧的关系有些微妙，也许她会认为是女儿车祸后的后遗症，但是在我看来，这感觉怪异到了极致。每天面对已为中年人妇的前女友，而自己却以她的女儿出现，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起码，我至今也无法开口叫她一声“妈”。但我们之间似乎保持着一种奇妙的默契，她总是提醒我，以前是怎样的习惯，以前的“我”是怎样的，没有任何责怪的语气。我知道，这都是出于无私的母爱，我习惯了她的唠叨，有时候甚至有些儿感动，她也似乎习惯了我的种种怪异，只想着纠正我的不当举动。1 E! w& E5 o8 \9 h; P8 Z  
我和豆豆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边吃这些零食。( l5 j\* w$ z  b: A0 b  
电视上播着一期讲二战政治格局的军事节目，这正是我以前追着看的系列片，顿时来了劲。  
“这种无聊的军事节目你也会看啊？”豆豆看了我一眼，一看表，大叫道：“新一期的非诚，快转江苏台！快转江苏台！”2 G6 E$ m! q; K5 c2 K\* U  
我以前从没看过这种无聊的婚恋节目，但是，也不好再看军事节目吧，要不她肯定觉得很奇怪，只好顺着她。- t4 h. f# r6 j( d\* w% \_$ G  
“那个8号怎么还没走啊？你最讨厌她的。”豆豆说。+ y6 F; ^8 ]5 C/ l  n  V  
我有吗？我仔细看了看8号女嘉宾，确实让我不喜欢。  
看着看着，我觉得这节目并非那么无聊，倒挺好看的。  
“这个男嘉宾太斯文了，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豆豆评论说。/ z0 m0 o7 f# }+ y  
“是嘛！”我也表示赞同。  
“要是我，会在第二轮给他灭灯，他的着装挺没品的。”她开始对各个男嘉宾品头论足。  
我对男嘉宾并没有感觉，重点都放在看女嘉宾上了。  
豆豆很善聊，话特别多，我不知道叶紫以前是不是这样。在节目进行到一半时，她开始天南地北毫无逻辑地说着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学校里的，家里的，朋友圈里的，社会上的花边新闻，可我根本听不进去，只是惟惟诺诺，是不是这些女孩子的思维是碎片化的啊？这可让我怎么聊？  
我只有低头吃这些果脯，说实话，以前我不怎么喜欢这些甜甜酸酸的东西，可等节目结束时，我发现一大半的果脯都是被我吃的。  
这些小零食确实挺好吃。5 c5 U9 b$ h: G% O8 l  
“这果脯你从哪儿买的？”我问豆豆。  
“你忘了，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小店，他这儿的果脯很正宗呢。我们都是在这店里买的。”  
“哦，我车祸后，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拍了一下脑袋。& R2 p& f9 O' F0 Q. I: P  
“不要紧，我们帮你一起回忆，你很快就能跟以前一样了。”豆豆说。4 P7 z8 d  {3 a  
“嗯，我捡回一条命，已经很感谢命运女神了。你们都对我那么好，我真的很感激呢。”我点头说。  
“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还说这些客套话！生分！”豆豆亲昵地拍了一下我的腿。  
然后她的目光就放在我的腿上了，我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竟跟以前大老爷们一样开着腿坐，十分不雅观，连忙并回膝盖，不好意思地冲豆豆尴尬一笑。3 }% u9 m/ ~3 p: v3 e  
豆豆的脸上闪过一丝困惑，但也没在意，看了看表，说瑜伽时间快到了，就催我一起去。  
“我不去！”我说。) F\* `0 K( A: \0 r  
“你现在正是加强锻炼的时候，怎么能不去呢？”她叫道。  
“我……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2 h" p4 Q3 y" p2 s/ T7 B3 ?' t  
“我明白了，你是担心短发影响形象吧？”她指了指脑袋。  
我倒没想到形象问题，见她这么说，正好顺水推舟。  
“这有什么呀！现在光头女星也多了，还时尚着呢，你这头短发挺酷的。”她笑道，拿过我的帽子扑在我头上，“路上就戴着帽子，女子瑜伽馆里又没有男人，没人笑话你的，况且，瑜伽馆的姐妹们知道你的事，都很关心你呢，见到你回来，开心都来不及呢。”  
我被她驳得无话可说。  
“小叶子，你跟豆豆去吧，不能成天呆在家里，对你的康复不好！”林慧见我不肯出门，也出来说话了。5 Q1 d7 Z) b$ F- u: D  
我只好答应，其实，我的内心很复杂，面对自己即将一脚跨入的陌生的女性世界，一边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一边又有些好奇，甚至有点莫名的小激动。5 s4 J0 L' Y; E# K  
我换回那身浅蓝牛仔背带裤，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套衣服似乎成了我出门最安心穿的一套衣服。/ l/ @' }/ W  g# O  
“把你的瑜珈服带上呀！”临出门时，豆豆提醒我。  
“瑜伽服？”我这才想起，电视上那些练瑜伽的女人，都穿着特制的紧身服，可是，我不知道叶紫把瑜伽装放哪儿。  
在衣柜里翻了好几遍，都没什么瑜伽服。4 r$ Q; ]5 K1 W9 B  
“我帮你一起找吧！”豆豆看着我没头虫的样子，笑着说。7 ]) z( ?- s" F6 s\* K4 I0 ?& A  
倒是豆豆很快在衣柜的角落里找到了，其实好好的放在一只衣袋子里呢。  
我提着就想走。  
“还有换洗的内内呢？”豆豆又提醒我。  X) A% P: q: O- d( J4 W  
见我一脸迷茫，她笑着说：“难道你想一身臭汗回来？”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这才手忙脚乱拣了一套内衣塞在袋子里。  
“这孩子，忘这忘那，还好没忘了妈。”林慧见我的样子，讪笑着对豆豆说，“豆豆，叶紫就交给你了，也许她连回家的路都会忘。”- x3 U1 a+ s& e\* N  
“放心吧，阿姨，我保证把叶子完完整整带回家的，绝不少一根头发。”豆豆举手说。$ o' w5 a$ L1 g0 N" q$ Z0 }( t  
临出门时，豆豆奇怪地看着我的脚。  
“怎么了？”  
“你不穿高跟了？”1 X9 y5 T+ f4 S4 \; E! V  
我明白，叶紫以前出门肯定都会穿高跟的，我穿了双平底鞋，显得很不协调。8 q$ o) S  Q! G. A& ?  
“高跟惹我出那么大的事，谁还敢穿哪？”我笑了笑。' s: ]$ n/ A: ]- W  
我跟着豆豆出了门，除了那次因烟瘾发作去小区超市买烟，这是我出院后第一次正式出家门。' k: U; M5 ^0 S# r- a" d1 ~, ?  
  T: F( l1 Z( M7 P) D  
女子瑜伽馆其实离小区并不远，走路只要二十分钟左右，但要穿过两条繁华的街道。街道上人来人往，我羞耻地不敢看任何一人，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的真相，指着我说，看呐，这个女人其实是男人变的。他好不要脸，竟然占了女孩的身体……: T1 Q; w, p8 }! a& I$ d  
我像做贼似的心虚地躲在豆豆的身后。豆豆见我怯怯的，大方地挽住我的胳膊，就跟街上那些小姐妹一样，亲昵地跟我并肩而行。  
一路上，我感觉到无数条视线交叉着落到我们身上，大部分是男人，也有不少女人。我知道，叶紫和豆豆的组合走在街上，回头率肯定高高的。但我太不习惯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注视了，特别是一些男人投来色色的目光，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好不容易到了女子瑜伽会馆，这是一家装修并不华丽，但却别有异国情调的会馆，装饰上也选择了女性偏好的暖色调，温暖安宁。我以前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倒有点新奇。  
前台小姐很有气质，见我们来，热情地打招呼，看样子跟叶子是老熟人了。我打量着四周，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自己曾经到过这儿。  
“我们去换衣服吧！”豆豆说。  
我跟着她向更衣室走去，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是的，我知道更衣室在哪儿，我知道那儿的摆设，我知道“我”喜欢哪个柜号。  
我被自己吓住了，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些碎片式的记忆像梦境一样涌上来。我梦游似的跟着豆豆，走进了那个更衣室，打开了181号储衣柜，空空的柜子像一张巨大的黑口呈现在我面前。. M1 \2 U- a- ?4 O6 `  
“你发什么呆呀？”豆豆一边脱衣，一边问我。/ z/ j. K5 x( K# x" ]3 D8 a  
“我以前是不是喜欢把包放在这个柜子里？”我看着空柜问。  
“是啊，你说这是你的幸运数字呢。”豆豆很自然地说。  
叶紫啊叶紫，你果然没有离去！7 `8 V& [; I# V& M  
我把包放进去的时候，豆豆已经脱得只剩下内衣了，我的眼前一亮，舞蹈学院毕业的豆豆健美的胴体让我几乎屏住了呼吸。豆豆脱开红色胸罩，一对丰满的雪乳微微摇动着，就像两大碗倒扣的牛奶果冻，引人食欲。  
我情不自禁咽了一口唾沫，竟有生理反应了。这感觉很不可思议，虽然我早已没了阴茎，但每当有性冲动时，总是感到小弟弟还在，硬硬勃起。虽然我知道这是虚幻，也许只是阴蒂充血的感觉和以前男性记忆的交织罢了，好在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支起帐篷出丑了。4 J# S) D. n3 c4 T/ M  
“你怎么了？这样看我？”她发现了我的窘态，不解地问。  
“你好漂亮！”我发觉我的鼻子里竟有了些许血腥味，难道真的会像动漫中的人物那样，见到美女会流鼻血？  
“少来了，叶子！还不快换衣？”豆豆嘟着嘴，用胸罩打了我一下。) c/ x  z" V0 i: |, n  
我清醒过来，才发觉自己还一动未动呢，便跟豆豆一样，脱下外衣和胸罩，从包里取出瑜伽服。  
天哪，怎么又是粉红色的？我不禁懊恼，叶紫喜欢的粉红色在我看来觉得很别扭。  
但即来之则安之，我只有穿上粉红色的紧身瑜伽服，原来瑜伽服的胸部有加厚的衬里，所以不用穿胸罩的。短背心式的瑜伽服有很强的弹性，紧紧箍着我的胸，露出上腹部和肚脐眼，下身则是喇叭型的裤子，紧裹着小翘臀和大腿，膝盖下则是像喇叭花似的洒开，显出迷人的曲线。  
又进来了一众年轻女子，有说有笑地换衣，更衣室里一片春光明媚，乱花渐欲迷人眼，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过来了，如果在以前，这真是不可想像的福利啊！她们发现了我，热情地围上来，关心地问这问那，为我的康复感到高兴，除了被众多性感女人近距离包围的窘迫和刺激外，我真的有些感动，她们都是挺善良的女人，比起男人间的聚会来，我忽然感到了别样的温暖和亲密。  
到了练功房，我不禁傻眼了，只见从天花板上垂下许多五颜六色的飘带，在整个房间里飘荡。  
这是做什么？我不解，也不敢问。但这时，就好像在梦中经历过似的，我下意识地走向中间那条粉红色的飘带。摸着柔软的飘带，我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光是视觉上的，还包括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各方面，叶紫的身体想努力告诉我，它曾经很多次来过这里，来这里做什么，它的感受怎么样……  
就像林勇所说，我是一个空降的老总，现在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在向我报告他们原有的工作情况，好让我尽快熟悉和融入新组织。4 L/ C0 v( [2 `7 Y% D- w  
女教练姓陈，叫陈莉莉，三十岁上下，短发，长得很精神。在开始前，她特别嘱咐我，因为大病初愈，一些难度大的动作可以慢慢来，逐步恢复。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什么动作，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只是感觉而已。) K& l9 w- u' Q4 F  
“你别怕，我会带着你的。”在旁边的豆豆笑道。2 t+ s: f\* M8 ?3 p  
在瑜伽垫上跟着教练做了几个热身运动，自从进入中年后，我再也没做过这种柔韧度训练，身子骨早已硬了，加上又胖，有时候连弯腰捡东西都有点费力了，就别说这样柔软的瑜伽动作了。随着动作幅度的加大，我觉得我肯定是没法做下去了。  
可是，当我硬着头皮，跟着教练和学员们做着动作时，发现身体给了我一个莫大的惊喜，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我竟然能够不太费力就做到这些。# c! p7 V7 m4 `# o! s4 P3 W& X  
当我做前屈抱腿时，居然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折起来，紧紧抱着脚踝，让脸紧贴小腿，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我一辈子都没做过这么柔的动作。" M8 w) D\* x- E+ f- b4 |" |+ [8 n$ c  
随着动作的深入，越来越多让我面红耳赤的动作出现了，比如蛇行式、三角式、战士开弓式……那么多紧身衣美女在我面前以一种奇怪的姿式整齐地展现自己的身体，真让人受不了。怪不得大部分瑜伽会馆只收女子呢。  
我发现，我竟然也能轻松地开一字马，这太神奇了！我越做越欣喜，到了做空中瑜伽时，我已经不再提心吊胆和忸怩不安，大方地学着教练的动作，抓着飘带把自己提到了半空中。  
直觉告诉我，我能够做到这些动作，我用不着重新学习这些复杂的动作，因为这些动作叶紫曾经做过很多遍，已经熟悉到了骨子里，成了条件反射。我要的只是顺着自己的感觉，跟着她们做就行了。  
当我的身体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式在空中晃荡，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时，我的心似乎放空了，我的身体也放松了，我闭上眼睛，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心中一片喜乐。! F5 r  I8 N\* ?2 x& |, E% Q) I. M  
我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叶紫的身体在向我呼喊，它多么喜爱这项运动！  
“叶子，你恢复得比我想象中要快得多。几个月没做，你的动作没有多少退步。”在淋浴室冲澡时，豆豆说。; M, W2 I\* H' ?; X  
“还好了，我原以为我会忘记怎么做，可到了现场，就全想起来了。”我说，似乎还沉浸在新奇体验的兴奋中。- S$ p5 @! `4 H  
在小小的浴房间里，女人们光着身子进进出出，淋浴房被薄帘分隔成一小间一小间，隔壁帘豆豆朦胧的裸体身影，在热汽氤氲中显得特别性感，让我心猿意马。  
“下体”似乎又怒勃了，我顺着光溜如玉的身体，下意识地往下搓，却没有了“大枝桠”，中指抚过微微隆起的阴阜，轻易地滑入了软肉间的细缝中，触到了那粒可以忽略的“小豆豆”——这就是我幻觉中仍然存在的“大阴茎”啊！  
但那粒“小豆豆”上传来的强烈刺激丝毫不亚于抚弄原先男人时的龟头，我全身像过电似的颤抖了一下，同时觉得阴道内痒痒的，就像月经末期似的，有股水涓涓地往下流，但又不一样，当我的手指抽回时，才发现满中指都沾了滑滑湿湿的粘液。  
这就是所谓的“爱液”？6 }2 C9 i5 t3 y9 x& z  
有了爱液的滋润，下身立即变得异常湿润滑溜，轻轻搓动，说不出的舒坦，我的周身的感觉都变得怪怪的了，幸好我还有理智，不敢在浴室里表现出自己的失态，连忙用水冲净下体，把迷离的心思收了回来。3 Y! b3 [\* D# c5 y% h8 G  
发现叶紫拥有如此神奇的身体，让我有些激动不安又感到不可思议。, S  R1 k3 a  s0 @5 Q  
与豆豆从瑜伽会馆出来，外面的空气也似乎变得新鲜了很多，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整套空中瑜伽做完后，再爽爽快快冲个热水澡，这浑身的舒坦劲丝毫不亚于做男人时洗完桑拿后让技术高超的小姐做一次全身按摩。光凭这感觉，我想我会经常来这儿的。$ k( a% Q\* I" W) T& ]1 i/ n\* N/ h  
我神清气爽地回到家，心情开朗了很多，林慧见我出院后第一次那样开心，也高兴地合不拢嘴。: ]5 c8 f+ K8 N3 B  
洗了瑜伽服和内衣，晾晒在阳台上，我痴痴地望着在风中飘荡的粉红色瑜伽服，心里却暗暗叹了一口气。6 i4 U3 d' {- b1 }) s: L" H  
  
第二天，白玉和老婆雅玲来看我了，和她们同来的还有一个人，竟是小帅的前妻张恬。3 g, d  `& [) l, d/ B  
看样子，张恬是知道了我的事。  
“几天不见，你精神多了。”雅玲盯着我说。+ |8 s0 y, ^) A. Q. J6 G, [  
“老婆，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好不好？”我说。" s7 [& H9 [3 a/ O  n& M5 l+ z# N) h  
“雅玲，你该不会嫉妒你老公吧？”白玉笑道。9 R\* x% f3 I% Q( W9 L  
“你说什么啊！”我和雅玲同时白了她一眼。: N1 x7 ~) C' Q0 t) n) L& z  
我请她们坐下，林慧出去买菜了，我就像个主人，泡了茶水给她们。" C, \_, Y2 I# \( G& Z; y  
“这家……这家很好。”老婆接过我递来的茶水，打量着四周说。  
“可这不是我家啊，我永远只有我们那个家，这家别提有多别扭。”我黯然说。, c( X$ {7 k3 L  
“这是自然啦，前女友当妈，前情敌当爹，换成谁都一样，不过，就跟当初的我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白玉掩嘴笑道，她和张恬坐在一起，俨然一对闺蜜的模样。1 \_- C\* w0 S1 Z) e  
“是啊，孟哥，时间会慢慢改变一切的，就像我。我当时知道小帅变成白玉，连死的心都有了，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们，过得多幸福。”张恬插嘴说。( @\* I0 z) d+ J; d2 S  
“张老师，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雅玲朝张恬撇了撇嘴。+ X$ x. Q. ~; Q7 Q  
“我看，你们两夫妻真是满肚子坏水啊!”我说。  
“才不是呢，我们只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们谈一些经验罢了。”白玉说。9 z; N3 {\* m/ G$ @2 u  
“我偏不信，这世上有很多女拉拉，不也是过得很幸福。我就算变了女儿身，也不会像你一样，我要用我的新生继续守护妻儿。”我说。  
“老公……”老婆感动地抱住了我。  
这天上午，她们终于带我去了一个足以让我灵魂震动的地方——我前身的墓地。在肃穆的墓园里，我和老婆为这块小小的墓地献了鲜花。墓碑上用朱红写着“孟德会之墓”，还镶着一张我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年胖男人有些谢顶，怎么看都是一幅笨拙的模样，我忽然觉得原先的自己好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自己凭什么感觉那么良好。  
不管以前有多意气风发，也不管有多少人生梦想，人死了，也就小小的一个方块！在荒草和山风里度过斗转星移的日子。我看着自己的坟墓，感慨良多。  
如果没有林勇的神奇医术，现在化成灰埋在里面的，就是真正的我了。  
可是葬在里面的，真是我吗？如果不是我，那又是谁？  
跟“我”葬在隔壁的，正是小帅，白玉和张恬也为他献了花，白玉说，是她为我选的墓地，她的前身就不孤独了，这两个哥们儿可以在阴间继续喝酒。  
在回程的车上，我一言不发，只想着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人该怎样定义自己？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在黑暗中，我想像自己躺在坟墓中，像死了一样，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是的，我不想死，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无比害怕死亡！  
我触摸着自己，摸着小小的脸蛋，摸着富有弹性的乳房，摸着柔软的腹部，摸着光洁的大腿，以及大腿间那只诱人的肉肉的“方馒头”……是的，它们是那样真实，那样敏感，有着令人感动的温度和手感，这是生命的实在。它们告诉我，我还活着。  N" k1 h! [; e0 i: Z& z$ H  
但是，同时我又感到很孤独，很害怕，只有紧紧搂着那只大泰迪熊玩偶，也许只有它才能给我些许慰籍。这只永远微笑着的大布熊，它是不是知道主人的秘密呢？+ W# s+ ]4 T8 p4 l  
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困挠了我好多天。在这些日子里，余东和萧军两个男孩不断跟我联系，还想了很多花样，比如让花店给我送花，让叶紫的小姐妹开导我等等，只等着我跟他们见一面，但都被我拒绝了。这令他们很困惑也很无奈。我想，当他们知道真正的答案时，会惊得把下巴都掉了吧？- t; H! F/ M) H  
我经常做噩梦，在梦中，我总是看到叶紫，要我还她的身体。她会指着一具肥胖的男人尸体说，那才是我。她拿着把刀，挖出我的大脑，往男人尸体的脑壳里塞。然后，我就变回原先的自己了，但我不能动，不能喊。% M6 a/ D: i\* Z1 `5 Q0 C  
“要火葬了！”有人说。  
我看到叶紫推着我朝炉子里塞去，四周都是熊熊的火焰，我恐惧极了，在火中尖叫着坐了起来。0 ?4 H3 Y5 o\* ?+ L9 X  
“妞妞，你又做噩梦了？”耳边响起阿慧的声音。  
我这才发现，自己冷汗淋漓地坐在床上，全身麻痹。  
“妞妞，有妈在，乖，不怕，不怕！”阿慧搂着我，柔声说。/ ~9 a# W2 g/ X' j  
我被她紧紧搂在温暖的怀里，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来自母性浓浓的抚慰力量，泪眼不受控制地啪嗒啪嗒往下掉。6 n# D& `, s" Y, i2 ]( `  
“你不要走！”我说。  
“妈不走，妈妈永远陪着妞妞！”阿慧说。! W! ?1 R" h3 Q' y  
阿慧脱了睡衣，搂着我钻进了被窝。, @% p& t2 G6 Y; i- J  
好温软的身体啊！只戴着薄薄乳罩的阿慧抱着我，我们的胸挤在一起，肉肉的，暖暖的。面对阿慧的身体，我竟然没有了一点情欲，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妈妈抱着我睡觉的情境，那样安祥、那样温暖、那样慈爱，就像受惊的小鸟躲进母鸟宽大的翅膀下，让我情不自禁依偎在她的怀抱里。  
“妈……”我轻轻地呼唤了一声。6 x+ U; `4 T7 g- o; w1 ~  
阿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慈爱地抚着我的脸，说：“妞妞，这是你醒来后，第一次开口叫我妈，你知道吗？我多么想再听到你这样呼唤我，就像以前一样。”  
我心里一阵疼，也许，上帝让我回到人间，就是要我抚慰这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吧？我为她擦拭去泪水，轻声说：“你是我妈妈呀，我不这样叫你，该怎样叫你？”  
“乖女儿，你是妈妈永远的好女儿！”阿慧搂紧了我。  
在阿慧的怀抱里，我睡得特别香特别沉。打这晚以后，阿慧知道我爱和她睡一起，就经常过来陪我，我们在床上聊了很多东西，我也了解了阿慧和叶紫的很多过往。有时候，我们会聊起我的“前身”，我明白了她当时的诸多无奈。阿慧对“我”的离世也很伤心，我只有安慰她，说叔叔在天之灵一定会祝她幸福的。说着这话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叶明枢似乎也不那么可恶了，是的，他是个好男人，给了我心爱的阿慧以幸福，还给了叶紫那么好的家庭，他并没有做错什么，阿慧当年的选择也没错，是我自己太小心眼了。现在，我占有了他女儿的身体，也算是他还了欠我的债吧？, C: ^: e$ Y3 h. W' F: K6 V  
想不到，我跟阿慧之间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感情，这不是爱情，更没了情欲，而是亲情，真正的亲情。从第一声叫妈，到习惯地这样称呼她，也不过是几天的时间，设想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难堪竟如太阳化雪般地消失了。自从那天后，叶紫指责我的噩梦也渐渐少了，也许，是叶紫在灵魂的深处偷偷改变我吧？  
但我不像刚开始那样恐慌了，因为我觉得跟阿慧建立起真正的母女关系后，在这个家里，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不用再为跟阿慧的相处尴尬，也不再为她跟叶明枢的亲热嫉妒。我告诫自己，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不该破坏它。! C; c7 n: v4 I2 ?\* i( A  
“你老爸很嫉妒妈妈，问你什么时候也重新叫他一声爸。”我搂着阿慧睡的时候，阿慧半开玩笑地跟我说。4 m1 \& ]% \) x( B1 N  
“这个嘛……让他等着吧。”我笑着说。  
“妞妞，现在妈不得不严肃地跟你商量一件事情。”阿慧坐起身，看着我。  
“妈，啥事？”" g7 v1 m. k( L5 m; U  
“你的终身大事啊！”  
“我不想提这事。”  
“你这样耗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给两个男孩一个答案啊，总不能误了人家男生。况且，女大不中留，女孩子的保质期是有限的，不像男生，趁二十多岁花开得最好时生的孩子，会又聪明又漂亮，妈可等着抱外孙呢。而且，身材也不会走样。”阿慧苦口婆心劝我。  
“你去告诉他们，我这辈子都不要嫁了。”: n& T\* A! L# T! B7 q. u- I  
“去，哪有姑娘家这么说的，你想做尼姑吗？”阿慧打了我一下。. M4 r! X5 d8 A' H) e( x3 O  
“做尼姑也比嫁男人好！”+ W( p9 T0 I, y( f; y  
“你，你这孩子，怎么有这种歪思想，两个男孩对你一往情深，哪里不好了？车祸真把你脑袋撞坏了？”( h) |1 \_: i2 Z2 s' ^! b. ^9 {  
“也许吧。”我说。5 c, T0 E3 ]8 N) Y" [  
于是，我进入了天天被阿慧催嫁的时代，这可真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找了这么个妈呀？  
两个男孩也似乎加大了对我的攻势，见不着我，就频频打电话给我。我不得不把他们拉入黑名单，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看到他们在我家附近出没，我家门口也经常放着他们送来的玫瑰花。老婆雅玲打电话给我，问我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叶紫，也不联系她了。我说哪有的事啊，我现在巴不得逃离这个家呢，让她快帮我想想办法。/ D/ N6 L' P0 S9 A0 W$ d8 ~# s. p  
“你再忍耐一下，我跟白玉老师商量一下。”老婆说。! T! z$ I2 Q3 K% r3 ~  
她问我，我的程序设计得怎样了，公司等着用呢。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什么都没做出来，我告诉她，我出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失去了设计程序的能力，一看见代码就头疼，像个白痴一样。+ I1 L( x) H; f' ~: L. N; [  
听了我的话，雅玲很担心，她怕我的大脑是不是有了严重的退化。2 E5 G4 r' z! W, J: ]  
第二天，雅玲和白玉都来了，她们陪我去林勇那儿做了一次复查。林勇说，我康复得很快，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说起经常做的那个梦和我担心的事，特别是失去擅长的编程能力，林勇说，这些都很正常，人的左右脑都有不同的功能区，有些主管感官的处理，有些主管逻辑推理，有些主管艺术音乐、有些主管运动和肢体动作等等，所有的功能区各司其职，根据个体不同，有强有弱，因为大脑功能区全部是叶紫的，所以，我也承袭了她大脑的所有特点，如果把大脑比作电脑，只是储存数据的硬盘换了，而ＣＰＵ、内存、显卡等所有部件都还是原来的，电脑的性能完全没变。只是我的前身是个理工男，而叶紫是文艺女，大脑功能区的强弱刚好相反，所以才会感到特别不适应。我问林勇，是不是叶紫还在这个身体里，因为我对叶紫以前常去的地方和身边的亲友有种难以名状的熟悉感。林勇说，在某一方面可以这样认为，根据生物全息学的原理，叶紫的大脑和身体处处遗留着她的记忆，比如对空间物体的认知和身体本能的反应，这些残留记忆还会加速和我的主体意识核融合，以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频繁，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听了林勇的解释，我有种说不出的怪诞，除了肉体变成了叶紫，我的灵魂难道还是原来的我吗？  
“你不用想太多，所有事情都会自然而然过来的。”白玉安慰我。1 e% c. c) ^) Q! ?2 x7 Q$ q" ?) |  
“是啊，不能编程就不能好了，你别担心，公司的事我会想办法的，起码你没忘了以前的你。”雅玲也说。  
我跟雅玲说，我非常想儿子，做梦都想见见他。于是，雅玲替我想了个办法，就当叶老师来家访，为了不至于穿帮，还特意让白玉陪我来。% f' u5 y2 f9 ~: S! b  
我在忐忑不安中等着约定的时间，为了给儿子留个好印象，在白玉的建议下，我选了叶紫在学校常穿的那件青花连衣裙，束起白色宽腰带，这是我第一次穿上裙子，只觉得下半身很凉快，也没有束缚，但总是怪怪的，白玉还帮我化了个淡妆，还贴心地为我买了顶假长发套，说是不能让小浩觉得我的平头怪异，再戴上那副幅斯斯文文的平光眼镜，在镜子前一照，天哪，活脱脱一个文静典雅的叶紫老师。' ~5 K4 E, g5 r+ E% j6 l  
我想起了以前见到的叶紫在学校门口跟离校的学生们打着招呼说拜拜的模样，十分清新可人，又很有老师范。没想到，转眼间，我就成了她，还要以她的模样去见自己的儿子。  
白玉还怂恿我穿上高跟，我死活不愿意，她也只好作罢。1 z/ K: ?- y# t4 m1 f\* C  
俗话说，“近乡情更怯”，我是“近家情更怯”。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熟悉的风景，向曾经熟悉的家走去。5 G  z  E6 h/ f7 C% d% e& M  
当我看到老婆带着儿子站在家门口迎接我们时，就像一个久离家乡的浪子，终于回到了家，眼泪忍不住想要涌出来，好在白玉在边上不断提醒，才没有让泪水落下来。! d  h# r/ I; t1 q+ S  
“白老师好，叶老师好！”儿子小浩乖巧地向我们问好。对这一切，他一无所知。  
“小浩！”我再也顾不得什么，上前紧紧抱住了他，弄得孩子莫名其妙。2 y# g8 f# i$ K& U+ j\* M  
“叶老师很欣赏你哦。”白玉为我解释。. K9 u6 z' D3 ?: w  a) \9 \_  
我知道自己失态了，松开手，儿子的脸已经通红了，很害羞。老婆连忙把我们让了进去。' ?% S( H' q7 j! h: Y  
家里的摆设一点儿也没变，可我感觉恍若隔世。我看到自己的照片被供在角落的桌子上，前面还放了些水果。! r/ `: ]1 u; G" A  
“这孩子经常要我买些新鲜的水果给爸爸吃。”老婆笑着说。  
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终于掉下来了。7 I. y8 n( H3 h: p) M' F  
“怎么了？叶老师？”儿子问我。: B4 K8 R3 O8 S& Z  
“没，没什么。我只是……”我抹着眼泪说。( b9 l7 S7 I; s+ d" u  
“我知道，你肯定同情我了，你不要这么想，其实，我一直觉得爸爸没死，他一直在看着我们。”小浩说。  
我抚着他的头，说：“小浩，你真坚强，爸爸一定会为有你这样的好儿子感到骄傲的。”) m  A' F8 Q' E  
他点了点头：“我长大后，也会像爸爸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程序师。”7 V\* v, m% @  T! h  
“小浩真棒！爸……叶老师会支持你的。”我笑了。2 u8 G4 d, m3 J7 X  
这晚的时间过得飞快，当我知道小浩从我“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后，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好了，也更懂事时，我感到非常开心和轻松。+ @# \_. {  \_$ X& L& D: W) ^  
“真是辛苦你了！”临走时，我深情地跟老婆说。' n) ?! V! q. B. ~  H\* v" \_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家，白玉送我回叶紫家。  
“我想搬回去跟家人住。”我说。4 D, \- e4 L# ]- z  
“可你怎么跟林慧说？以什么理由？旁人看着不觉得奇怪吗？”白玉问。  
“我管不了那么多，虽然我的身体变成了叶紫，可我毕竟是我，不管变成了什么样，灵魂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存在。我想跟我儿子，跟我老婆在一起！”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在叶紫家呆下去，我会发疯的。”$ {! r$ b8 U- R0 J  
白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回到家，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靠在椅子上发呆，连林慧敲门叫我也不想回应。我孤独地抱着自己的身子，像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又累又冷。好久，我才意识到手臂正好托着乳房的下缘，微妙的重量吸引我低头，只见青花束腰裙的心形领口下高高隆起的胸脯因为我急促的呼吸像波浪似的起伏。是啊，这么多天来，我似乎已经慢慢习惯了以这样的视角看自己，习惯了这一对乳房带给我胸前的沉重感和让人脸红的饱满紧绷，习惯了这丰润的少女身子与圆滚滚的屁股所带来的绵软感，习惯了没有了鸡鸡带来的各种不便和各种方便，甚至习惯了叶紫这张美丽的脸和说话的嗓音，是的，我早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突然悲从中来，趴在桌子上哭了一场。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又梦见了叶紫，她的打扮跟我今天一模一样，穿着同样的青花束腰裙，戴着同样的黑框眼镜，笑盈盈地走过来。  
“小浩爸爸，你觉得我的身体怎么样？”她问。5 L/ E3 Y6 V" f; O" J" G  I  
“挺……挺好……”我回答，“可是，我还是想变回原来的我。”  Z% `9 E) f/ z8 [2 v  
“你不就是你嘛？”9 l8 V' y! ~0 \; q% ]  
我低头看自己的身体，天哪，我又变回了孟德会，变回了原来的我。  
“谢谢你，这下我可以回家了。”我高兴地说。  
“小浩爸爸，你真的对我的身体没有留恋？”/ F- C0 g) T/ G) C5 s% @  
“这……叶老师，我是个父亲，也是别人的丈夫，我爱我的家庭。我不该对你的身体有非分之想，也不想霸占她。”我说。  
“可是，这一切还有得选吗？”叶紫哀怨地问。5 ?1 t8 ]/ y1 \_, }! q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3 N% z$ ]5 s, }" c7 E  
叶紫走到我跟前，突然抱着我亲吻起来。  
“别……”我刚说了一个字，便被她堵住了嘴巴。我被她的激情点燃了，雄性的欲火像汽油遇着火星似的燃烧起来。我们急不可耐地互相脱光了衣服，我把她压在身下，早已按纳不住的怒勃的阴茎滋溜一声插入她的阴户。\* f# L, t\* K5 b: B  
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我们的性爱如鱼得水，欲仙欲死。; t) K( I! j  P( }7 X5 F9 D  
“小叶老师，你好棒！”我射了精，趴在她身上说。  
“我想要个礼物。”叶紫坐起身子说。  
“什么礼物？只要我有的都可以给你。”! w" l. Q( L+ z# B  
“我要你这个！”叶紫指着我的阳具说。$ D; H" |: n% j' ]! T  
“这个？不行啊！”我面露难色。. f% |1 Z# ^$ K% v! t9 C1 E  
“我就要这个！”她诡异地笑着说，“就当你给我的补偿吧！”# m  ^  \5 j) c8 z  
说完，她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利刃。  
“你，你想做什么？”我大惊。  
她扑过来，可我却动不了。她玩弄着我的鸡鸡，说：“多好的阳具啊，我喜欢！”2 X& ?7 E/ \_4 N& T% P+ h/ p\* z  
她揪起了我的鸡鸡，把刀架在根部，然后用力向里一剜，竟把我的鸡鸡连根割了下来，她哈哈笑着把它捧在手心，我的鸡鸡缩成一团颤抖着，就像一只快要死去的鸟。  
“啊！”我惨叫一声，胯下涌出一片鲜血。  
我从梦中惊醒，一摸胯下，满手鲜血，才意识到自己第二次来月经了，怪不得这两天这么心神不宁呢。不过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处理起来就不那么慌乱了，我跑到卫生间，洗了下身，换了底裤，贴上卫生巾，很快就处理干净了。只是痛经的毛病又来了，这几天又有得受了，当女人，可真够呛。6 g  Z7 @9 K2 ^$ }; X  U7 k  
看到流着血的下身，想起梦中的情景，还真有点儿心有余悸，现在这流血的阴户，可真像被阉割后的样子啊。, J7 V$ b/ g$ G4 a4 H4 W6 p  
  
豆豆经常来找我玩，除了一周一次的瑜伽课，还经常拉我一起去女人街瞎逛。我知道，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女人街对她们来说，就像是孩子进了游乐场，拥有无穷无尽的乐趣，眼睛都发亮。这里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女装女鞋女包店，还有美甲、美容、美发、养生、化妆品、饰品、减肥、美食等许多店铺，看得人眼花缭乱，简直就是女人的天堂。+ `6 i5 ]! |& F7 ]\* H  
我以前也陪老婆来过几次，对我来说，真是受够了罪，帮她拎包，在外头等着她一件件不厌其烦地换衣服，然后问我怎么样，最后，就是我付钱买单，帮她提回大包小包，这是我最无聊的时候。还好她知道我不喜欢逛街，所以大部分时候也是跟着闺蜜过来。- G2 h) ]4 l  M7 o8 u6 v  
“唉，叶子，你看这件裙子怎么样？”豆豆拉过我，指着一件淑女系的套裙问我。0 }2 \. x. {' T# R/ x, \  
“还……还行吧！”我回答。  
“什么呀，专业点行不行，你以前可是我的好参谋呢。”豆豆嘟着嘴说。; X5 r\* v% z# {1 n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以你的身材，穿上一定很漂亮。”我只有说。$ Z  b& O: s3 t+ C) C  
豆豆笑了笑，让老板娘把裙子拿下来，去更衣室换衣。我本能地接过她的包，就像以前为老婆做的。' y4 f! P6 D( V3 ?: R  L' ]7 x\* g  
“叶子，你怎么变得这么体贴人呢？”豆豆看了看我。\* C/ Y; h5 d\* X" Y6 G  
我的感觉没错，这套裙子豆豆很适合，穿上后气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非常高兴地买下了。  
“咦，这儿的衣服你一件都看不上吗？”豆豆看到我心神游离的模样，问。( x3 i7 {. D6 B# h% }+ z' Z. g1 R  
“嗯，都没什么好看的。”  
“这就怪了，你以前好喜欢这几家店的。”  
“有吗？”  
豆豆拉着我，说：“当然了，每次说来这儿，你都比我还兴奋呢。说这几家店最适合你了，款式多，更新又快，又是你喜欢的风格。怎么现在连审美都变了？”  
“没有，哪有？我再仔细看看吧。”我急忙掩饰自己。  
我放眼衣架，一件件看过去，这家店偏年轻时尚，果然跟叶紫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同样风格，都是日系的。  
“你以前常说，不是你找衣服，衣服同时也在找你，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选衣服真像谈恋爱，在不经意间，最喜欢的会突然跳到你面前。”豆豆说。  
现在是初秋，上市的也都是秋装，这家店以甜美型的少女长袖裙装为主，色彩很是出挑婧丽。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这些千变万化的女装，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女人的世界大门朝我慢慢打开了，这些女装如此丰富多彩，如此美丽漂亮，对我来说也是很养眼的，比起单调的男装来真是天地之别，原来排斥的心似乎也在渐渐松动。6 l+ i" y& P& ~) E3 U  
突然间，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件七分袖的红色荷叶边开叉修身连衣裙上，我觉得它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等着我采撷，四周的其它衣服似乎都不见了。, W2 f5 O8 p) J  
好漂亮的裙子！我心里不由自主地乏起喜爱之情。, C% f6 ?  y9 Y' m) r: d  
“美女，这条裙子太适合你的气质了。”老板娘不失时机地在我身边推荐。  
“是啊，叶子，我知道你喜欢这款，换上试试吧！”豆豆已经帮把裙子我拿了下来，递到我手上。# Q: u  v' c5 [: E8 ]5 W5 ^$ t  
我如梦初醒。  
原来，叶紫以前说得对，女人对于喜欢的衣服，真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 Y  u\* T/ Z; L" A) O  
我的心微微跳动起来，手中的红裙子也像有着生命，在呼吸着，跃动着，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o: `4 W# n( [8 b  o6 I  
在豆豆的催促下，我才战战兢兢走进更衣室，脱了外套，换上这条红裙，由于拉链在后背，我还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拉链拉到位。整理了一下，我吸了一口气，打开门走了出来。  
“哇，叶子，你穿上这裙子太漂亮了！”豆豆看着我惊呼起来，老板娘也在一边附和。5 {; H8 r! G; o  
我羞红了脸，心中忐忑不安，就像一个背着老公偷情的女人。  
豆豆把我推到镜子前，镜子里出现了一朵美丽的红花，娇艳怒放，跟原来叶紫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我被自己看呆了！5 g- c( y+ T" W\* X, e/ d" i2 O' o  
“想不到你的穿衣风格越来越大胆了，以前你都不敢穿这种大红的，不过，穿起来确实好看。”豆豆说。  
“是这样啊，那我不买了。”我惶恐地走回更衣室，我怎么会偏偏选了这条出格的艳丽红裙子呢？# ~& P/ n' n1 u! U) a  
“不过，你不是一直想要条红裙子吗？你说到秋天，一定要买条红裙子的。”豆豆笑着说，“不用说，这裙子注定就是你的。”  p' U" u9 {, M6 M4 X' \_  
我躲回更衣室，三两下换回衣服，看着这条红裙子，心里像打了个结，最终摇了摇头。$ Z: b' M2 P1 U/ H  J4 E  
我拿着裙子出来，轻轻地说了句：“老板娘，这裙子我要了。”; ?8 Q/ H3 O2 Y0 D" {( \) h) m  
有时候人生就像一道一道的门槛，难的是怎么跨过去，当你跨过了一道槛，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那天下午就像跨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我以前也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但这个世界跟我毫无关系，也没有乐趣。可自从老板把装着红裙子的袋子递到我手上，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世界跟我产生了莫大的联系，就像艾丽丝掉进了兔子洞，到处充满惊奇和乐趣，对我来说，还有一种历险的快感。  
我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跟豆豆一起手挽手，悠闲地逛着每一间店铺，频繁地换衣试穿，一上午下来，不知不觉间，竟然买了三套女装，外加两只文胸，四条丝袜。又去剪了一个漂亮的短发，做了一次面部美容，原来女人真是败家啊！- J( D, `+ w3 g- R0 z  
我大包小包地提回家，才发现自己有点累了，但心里却有一种满足感，就像以前做男人时，去跟那帮狐朋狗友痛快地喝了一次酒似的。# t  ~6 r5 H1 t+ Y4 v4 ]8 D' }9 M, \_  
我关上门，像做贼似的，偷偷换上那件红裙子，在镜子前转了几圈，裙摆像荷叶似的撒开，就像一朵艳丽的花儿开放。我发现有点儿爱上了自己，是的，不是以前的叶紫，更不是以前的那个“他”，而是我自己，现在的我。  
我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笑容，笑起来真好看。. j  k; L# Z. L+ m  A\* @: o0 q  
我开始重新审视叶紫给我留下的“遗产”，那些本来我避之不及的女孩衣物鞋帽、精美的小饰品、各色的化妆品……觉得它们的距离都跟我神奇地拉近了，那么可爱，那么精致，那么漂亮，让人好生喜欢。  
. K5 p9 y' ^) f- B# h  
白玉打电话过来，说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我以家庭教师的名义住回原来的家，辅导儿子小浩的功课，这样，对外就有个说法，虽然牵强些，但总能解释。5 N3 P3 a3 U9 a9 T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去请求林慧，把小浩和雅玲说得很可怜，想去照顾安慰这家人，林慧心生怜悯，加上对我前身的内疚之情，竟答应了。  
“谢谢妈！”我搂着林慧的脖子，不由自主亲了她一口。  
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眼前的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很虚幻：她曾经是我的女友，可是现在，却那么自然地变成了我的妈妈，我对她的情感竟然让我找回来母子间的感觉，这真不可思议！\* Y8 h4 f8 [1 f  
我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我从来没想过，回自己的家会带上这么一大箱行李。如果换成一星期前，我可能什么都不想带，可现在，那些刚刚喜欢上的应季衣裙让我割舍不下，只好都装进了箱子里。4 b\* ^6 c( v1 R8 J  
在离开家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叶紫的闺房，这一个多月，我似乎渐渐习惯了这个房间，突然间竟有点舍不得，这让我很吃惊。  
终于，我怀着满腔的思绪回到了我的家，老婆和儿子在门口接我，可我仍要以叶紫的身份进住。  ]2 J5 @$ L5 w! b2 V  
“叶紫老师这段时间要住在我们家了。”老婆对儿子说。  
儿子小浩对我的到来感到不可思议，挺害羞的，目光看到我总是躲闪，我知道，作为女老师突然住到他的家中，对这个男孩来说是件多么不寻常的事。& k2 P1 T\* V, T. C2 G( ~" {' T  
其实刚开始，我也感到很别扭，他也许做梦也想不到，面前的漂亮的叶老师竟是他死去的爸爸吧。  
终于可以再和家人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了，但气氛变得很奇怪，儿子一声不吭，老婆则总向我看来，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困惑和不安，是的，没有什么比丈夫变成一个女人回到家中更让人难堪的了。这气氛很像我变成叶紫后回到她家的尴尬。老婆做了很多我以前爱吃的东西。可是，我发现，这些菜的口味似乎变了，我知道，不是老婆做的菜变得不好吃了，是我的口味变成了叶紫的了，老婆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变化。  
“你不喜欢吃肉，明天我多买点蔬菜吧。”老婆说。+ X0 y\* W& Y: g. R0 D" a\* L$ e/ ]' k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 G& Y1 Y6 L; K  L5 X  
“我再给你盛点饭吧！”老婆说。  
“不，不要了，我饱了。”  
“你的饭量好小啊。”老婆笑了。2 X  f- b3 J. q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叶紫的小胃，想必以前她为了瘦身，从来不会多吃，久而久之，身体就形成了条件反射，吃得撑一些胃就难受。  
吃完饭，我辅导孩子作业。儿子写作业比以前自觉多了，老婆说，自从我“去世”后，儿子变得越来越懂事了。我坐在儿子身旁，看着他认真的模样，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8 H0 \_- x, p' Y, \_9 T. Y  {  
但我不能让儿子看出异样，赶紧擦净泪花。  
“叶老师，这道文言文题怎么做？”儿子指着一道题目问我。5 O/ p0 X0 v7 T) ^9 C5 k' Y\* h9 e5 V  
“小浩，你掌握好文言语气词了吗？……”我耐心地替他讲解。  
其实，白玉之所以为我出了这个主意，是因为我向她透露了一个秘密。自从我发现自己的编程能力丧失后，却有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能力——我喜欢上了语言文字，并且拥有出色的天赋。在这一个月里，我看了所有叶紫的教学笔记和教学书，以及许多文学书籍，这些资料似乎早就在我脑海中，我只是复习了一遍而已。我知道，叶紫的大脑功能区完全继承给我了，甚至连我的字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娟秀清丽，越来越接近叶紫了，这很神奇，我在这些原本看见就头疼的文艺书中获得的快乐，就跟我以前在编程时的快乐一样，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  
白玉说，这样下去，很快，我就能代替叶紫回学校教书了。" ^2 R7 v$ a' D; b8 G' E) T0 [, M  
辅导完儿子功课，老婆安排他睡了。回到我们的卧室，老婆已经整理好我的行李，把我的衣物都挂在柜子里。  
以前，这个柜子是我的专用。我吃惊地看到，我原先的衣服都还纹丝不动挂在里面。% J" V$ \_6 H2 {7 ~+ \_0 v. S8 t# I8 e  
“本想处理了的，可是想到你还活着，就一直这样放着。”老婆解释说。5 @! @8 ?8 p$ s\* \  
“谢谢你！”我向她点头。5 ^4 V" `1 n6 a\* H4 E  
“可是，现在看来，这些衣服你一件也用不上了。”老婆笑道。  \_7 t6 r! [. L  
是啊，柜子里的衣物分成了两边，一边是我前身的男装，一边是叶紫的女装，就仿佛我的两世。8 i- \_2 \_# \_& C, ~8 v+ ~+ ?  
“这裙子你是新买的？”老婆摸着那条红裙子说。  
“嗯。”我感到脸上有点儿发烫。  
“还挺性感的，我都穿不出去。”老婆说。4 n' o2 u3 u2 x; @: O# E6 G' ~( [$ Q  
“我还没想穿出去呢，只是觉得好看。”4 |1 J\* c8 W0 e  u) p  
老婆看了看我：“你变成这样的小美妞，真让人嫉妒啊！”) G3 }- e4 h2 D+ f3 W4 B# j6 ^& B  
“才不是呢，你别取笑我了。”  
“真的，也许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嫁出去！”老婆笑道。  
“靠，瞧我怎么惩罚你！”我把她搂在怀里，可是，不像以前人高马大的男人，可以轻松地把女人搂进宽阔的胸怀，现在，老婆似乎人也变高大了，怎么都觉得别扭。  
老婆搂住我的腰一抱，反而把我推倒在床上。# ]  Y) j% F' J7 J, W- F! {  
“你还以为你是个男人？你现在好弱啊，看谁能惩罚谁？”老婆扑上来抓住了我的手。0 v: d  G4 ]" x6 r5 u  
“制服你还是绰绰有余的。”我翻过身把她压在身下。6 M6 ?5 A# s5 G& e  
我们像两个闺蜜似的，在床上闹成了一团。最后，这场战争以我的胜利告终。我紧紧压着她，胸脯挤着胸脯，肉肉的鼓在一起。我们互相凝视着，喘着气。然后，我把嘴唇贴上了她的唇，热吻起来。  
突然，她推开了我，咯咯笑了起来。  
“这样真能行吗？我感觉好怪的。”老婆说。& F0 G4 \_( `! [# W# X( j  
“怎么不行，这世上的拉拉多了去了，只要我们之间有感情，就ＯＫ了！”& m8 @/ h1 Q( I  
“可我看到的你是小叶老师，一个可以实打实的姑娘，你让我怎么投入？”老婆说。  
“你闭上眼睛就好，想着是原来的我。”0 a- S7 ?; c$ \% I: m  
“好像蛮难哦。”老婆犹豫了一下，最后点了点头：“我们处着试试看吧！”  
我笑了，又和她吻在一起。她果然闭上了眼睛，我一路吻下去，吻到她的肩窝时，她又咯咯笑了。, }1 s" S5 S! u# h0 w) t7 g" w  
“不……不行，好痒，我完全进不了状态啊！”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有点儿失望，只有劝她慢慢适应，总会找到感觉的。  
“睡吧，等我调整过来再说。”老婆坐起身说。  
“我去换睡衣。”我脱了外衣，走到衣柜里寻找睡衣，一眼就看见我前身那套宽大的男式睡衣，想起以前的情景，不由发怔了。  
我拿出这套睡衣，披在身上。这睡衣大了好多号，把我裹在里面，就像刚被咬破露头的蛾茧，很是滑稽。是啊，我不正像一只蜕变的蝴蝶吗？把茧壳留在了这里。  
老婆又笑了：“你还是穿回女装吧，这衣服不再适合你了。”4 U# E: D/ n- a( Y  
我只得挂回男式睡衣，取出带过来的粉红女式睡衣，穿在身上，刚刚好，系上腰带后，身材更是显得凸凹有致。5 ?; |\* I' f- n\* X; G  
“你的身材真好，看得我眼红。”老婆盯着我说。  
老婆的奶子虽大，但自从生了孩子后，一年比一年下垂，如果没有胸罩的固托，这身材已经走形了，哪儿比得上叶紫这样青春紧致。  
“我才不在乎这身子呢，老实说，女人的痛经可真是麻烦，当男人多好。”我说。  h) ~; `\* I# U- h+ E  {8 R3 Q. B  
老婆一听，更乐了：“你，你来过月经了！”  
“已经第二次了，刚刚走完。”  
“哈哈，真有意思，现在你终于懂女人了吧？”老婆笑道。3 g! M; ?' a2 T5 K  
“我觉得女人就像谜，我越来越糊涂。”我说。6 I( J: P  f2 L9 D5 `2 O  
“那就你慢慢解谜吧，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你也不必担心，叶紫会逃跑。”& a8 \: e' M; ^, |8 D  
“什么叶紫会逃跑？”我不解地看着她。6 Y5 ~& s# ^3 H' B  
“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叶紫做了你的小三，而你又带她来和我一起生活。”  
“是吗？我倒没想过你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嘛！”  
我和家人的“新生活”就在这样怪异的感觉中开始了。一开始，我觉得我能像过去这样担任丈夫的角色，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渐渐的，就觉得叶紫的身体和我前身的身体确实有着天差地别，就拿换灯泡来说吧，以前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可现在，垫上凳子，怎么伸手去够，还差了一大截，最后，还是比我高一拳的老婆给换的，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4 Y! H& K4 t6 o; L( X  
( V3 S/ j! p2 y1 }  
儿子去上学，老婆去上班，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除了认真学习教师专业知识，好晚上辅导儿子外，剩下的事，就是看看书和电视，日子过得很无聊。我喜欢上了朗诵，拿着诗文或语文课本来读，竟惊异于那自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悦耳女声竟是从我嘴里发出的，简直是一种享受。于是，我每天在房间里朗读各种各样的文章，锻炼自己的颂读能力，找到了另一种快乐。\* e3 x; y4 g# a$ C) k  
有一天，我正在朗读儿子课文中泰戈尔的《金色花》：“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么？……”忽然觉得，家里好杂乱，于是放下书，整理起房间，这一整理一发不可收拾，处处不舒服，处处都要清理，整理好杂物，又扫地，拖地，擦洗家具，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到老婆下班前，终于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我擦了擦额上的细汗，看着整洁的家，心里别提多舒心了。老婆回家，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因为我以前可是从来最怕做家务活的。  
“太棒了，老公。”老婆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m5 z8 x# Q5 \_1 \_9 X/ u. o/ N  
可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犯难了。家里的煤气没了，要从楼下的车库搬备用煤气到四楼。以前这种活我当然不在话下，可现在，我去试了试，这煤气罐就像有几百公斤似的，我只能挪动几步，我感到很悲哀，原来小女人真是弱不经风啊。我们两个女人一起努力，才把煤气罐提到了一楼，已经气喘吁吁了。- y0 C! v3 y: D' V) v  @\* I1 D  
“雅玲，这种事怎么不叫我呢？”有个男人从楼道上来。0 h& a" ~9 K2 N1 E  ?  
我回头一看，竟是蔡国涛。3 d/ ~" j# \$ C/ B8 t. \_  ?  
“叶老师，我听豆豆说，你住过来了。”蔡国涛看到我，笑着说，“你真了不起，我替雅玲和小浩谢谢你。”. ~. |# D2 G+ L  
我的老婆和儿子，用得着你来替他们谢吗？我有些不快。' d5 \_. v3 S9 J  
蔡国涛提过煤气罐，一沉气扛在肩上。3 p+ o+ J2 h% V1 T3 G# n9 F& M  
“以后这些需要男人的事就不要客气，尽管开口，我保证完成得妥妥的。”蔡国涛走上楼梯。  
“国涛，谢谢你。”老婆看了我一眼，跟上了蔡国涛。4 o5 q0 R) W+ Z; J' T  
蔡国涛替我们装好煤气罐，说：“叶老师，我家豆豆常提起你。你的伤都没事了吧？”  
“没事，全好了。”我回答。  
老婆给蔡国涛递了一杯水：“国涛，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我们娘俩。”6 \_: Z% |5 Y  A5 S. C7 i  
蔡国涛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笑道：“咱不说客气话，咱孟哥是好人，他的临终嘱托我可不敢不管，以后有困难就找我。”  
我想起了我以前对蔡国涛说的话，在我死后托他照顾我的妻儿，现在觉得，自己的话真是说得太早了。  
蔡国涛走后，老婆说，他每星期都要来几次，要不送点东西，要不帮着做点活，对小浩也很好，经常带礼物给他，小浩特别喜欢他。, G\* z! r6 u\* |\* }9 w) p  
“哦，是吗？”我听了有点儿失落。: d& e( ]& q8 I0 X' C7 f! L  
门铃响了，我开门。门口竟然出现了一个我很害怕见面的人——萧军！但他显然比我更吃惊。8 E" q2 z5 [" }8 @( g. Z6 C6 G  
“叶，叶子！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又惊又喜。+ V: S2 {1 R' }/ w  
“你怎么会来这儿？”我也呆住了。) H0 g& v\* F: ]$ h  
“哦，我给小浩带个礼物。”他提了提手中的袋子。1 l. b' P- @0 t: d( U  
我住到这里的消息，只有白玉、豆豆和叶紫父母知道，其他人一概没有透露。本想离开杂人远一点，没想到冤家上门了。7 O' ^5 A4 K\* L/ B3 w  
“是萧经理啊！快进来坐。”老婆为我们解了尴尬，把萧军让了进来。我这才记起来，我的软件公司已经交给他打理了。5 A- ^) {4 j+ r' D) a& y: K; R! Y3 ^  
老婆说，萧军很能干，公司业务比原来增加了两成，而且人也老实，对她从不欺骗。  
“看来你选对人了。”老婆在我耳边私语。  
萧军只是直愣愣地看着我，突然流下了泪：“叶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你为什么不理我？”" N7 r; t$ I4 n8 R/ ]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r, z  S\* h9 `% {$ i4 n  
“你选择了余东那小子？”  
“我谁也没选择，我不想谈恋爱，知道吗？我不想跟任何男人谈恋爱！”我冷漠地说。$ p' w# y, {, p; Q7 s3 o, G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萧军站了起来，“你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叶子，你说出来，就是死，我也要帮你解决。”0 K5 |! S4 N) f! `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会吓到我的。”我说。  
老婆见情形不对，连忙劝萧军：“好了，好了，你看你们，一见面就像吵架似的，还怎么谈恋爱？”  
萧军临走前，跟我说了句：“我不会放弃的，永远。”  
老婆送走了他，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抱着抱枕皱起眉头：“真是烦死了，这些男人。”  
老婆一听，乐了：“你现在说男人烦了？别忘了以前你也是男人。”  
晚上，儿子睡了后，洗了澡，我神秘兮兮地把一个袋子送给老婆。  
“什么呀？”. O; w) t0 ^" e  l  k' [0 U  
“你打开就知道。”  
老婆打开袋子，取出里面的东西，脸唰得红了。这是一个可以穿戴在身上的假阳具，十分逼真。4 h$ V9 I0 i\* ]0 i. }9 S  
“你从哪儿弄来这完意？”# s5 h# U! X' J9 ]  
“淘宝上的。”  
“想不到你变成女人还这么色！”老婆拿假阳具打了我一下。  
“我的心可是男人啊！小母猫。”我笑着说，这是我跟老婆之间以前性爱时的昵称。' `) l( o# d2 T\* S  
“死鬼！”老婆白了我一眼，我不失时机地吻了上去，并用手抚着她的肩膀后面。我很清楚，这是我老婆特有的性感带。. k\* |5 b( b& G  
老婆果然微震了一下，闭上了眼睛，这回并没有发笑，随着我的抚摸，渐入佳境。# \9 e) M1 N. w! F, X3 ]  
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以前的默契，不用太多言语，她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抚爱着她全身，一如以往，我知道她被我调动起来了。拉下内裤，里面已经湿了。  
与此同时，我的全身也在发烫，整个人变得特别敏感，下身和乳房都微微发胀，那几粒小豆豆似乎有种蠢蠢欲动的勃起的力量，阴道开始发痒，里面也似乎有水流出来，使下身潮湿起来。  
这种感觉来得很强烈，让我有点儿心慌，周身发软。我胡乱穿戴好假阳具，分开老婆的大腿。; T$ u8 n6 \" H% @( w7 T# P  
老婆熟悉的阴户暴露在我面前，已经水汪汪了，在灯光下闪着光。  
我趴在她身上，把阳具的龟头在她的桃花洞口摩蹭，老婆喘着气，伸手摸我的背。我感到好热，就让她解掉我的胸罩扣子，老婆听话地帮我解开胸罩。2 W& T$ c5 K  Z4 ^5 c: H$ \7 L+ N( O  
我的乳房像两只小皮球，顽皮地跳了出来，已经变硬的乳头正好碰到老婆的乳头上。我粉红娇嫩的乳头和老婆紫褐色的乳头触碰着，形成鲜明的对比。6 \_+ c& R( U& [  
老婆顺手抓住了它们，就像触了电似的，颤了一下，松开手，睁开了眼睛，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惶恐和不安。  
“怎么了？”我问。  
“我们换个姿式吧！”老婆从我身下逃脱，趴在床上。+ y# ?. @5 f& [& `1 \\* n8 {% |" [  
我明白她的意思，扶着她硕大的屁股，把假阳具对准她的小穴，插了进去。  
老婆轻呼一声，发出销魂的呻吟，看得出来，她已经熬了很久了。这激起我雄性的欲望，使开始大力抽插。  
但是，我发现我有了麻烦，当我解决着老婆的性欲时，性能量却在我体内越积越盛，有点儿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看着性感的裸体美女却无法动作，但又不太一样，我感到下身热乎乎的，像有一壶温水在炉子里闷着，不断地渗出水来，淫水竟然流到了大腿上，阴道里这种特别的空虚感越来越强，就跟耳朵里发痒却无法挠挠，难受得要命，身体变得很奇怪，又酥又软，大脑也变得模糊，无法像男人一样控制自己用力抽插了，只能胡乱地扭动腰肢。  
这就是女性的性欲吗？跟男人的如此不一样，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知道，对于纯结的处女叶紫来说，也许都没有这种体验。我把成熟男人的强烈性欲带到了新身体里，却只能以女人的特质反应出来。0 i$ g" q6 M" Q  
老婆显然发现了我的异样，回过头看我。一下子软在了床上，咯咯笑了起来。  
“你怎么又笑了？”我被她的笑声惊醒，这令人难堪的性欲一下子消退了一半。  
“你……你好媚啊！”老婆掩着嘴说。  
“你又取笑我！”我恼道。  
“不，不是取笑，是真实的感觉。”\* V: ~' D7 l5 C! \' r; r0 P) h: C  
“我们继续。”我扶着假阳具说。$ v5 J+ a: x8 T0 G\* M  
老婆摇摇头，从我身边躲开，无辜地说：“对不起，在没回头看你之前，我确实有一种幻觉，觉得以前的那个你回来了。但是，当我看到你，我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你知道吗？我反而生起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因为操我的是叶紫，一个纯真的女孩儿，我儿子最喜欢的女老师。对不起，我做不到。”  
听了老婆的话，我一屁股坐在床上，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明天陪我去逛街吧！”老婆见我发呆，安慰地抱着我说。5 c0 g. v' Z( s- j. C  
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如今陪老婆逛街变成了一件快乐的事。就跟以前数码产品对我的吸引力一样，那些漂亮的女装对我形成了致命的诱惑力，而且一次比一次加强。我知道，这肯定是叶紫大脑对我的影响，但就像吸毒一样，我陷入到里面不可自拔。以前我总是嘲笑那些女生对漂亮衣服没有抵抗力，没想到自己也沦为了剁手一族。  
老婆的审美品味比不上豆豆，因此，跟老婆一起逛街时，我反倒开始指导她了，这让老婆很惊异，但对我的审美意见言听计从。  
很多店家以为我是她妹妹，老婆也不做出解释，反而一口一个妹妹叫我。+ g& ?6 h9 U# V) m2 S\* D  
每周五晚上，豆豆还是会约我一起去做瑜伽，现在的我已经完全喜欢上了这课程，我想拉老婆一起去，可老婆说她做不了这个，怎么也不肯去。  
我越来越习惯了以女装出行，除了还不喜欢穿高跟鞋，其它基本上都与一般的90后女生无异了。有时候，我会看着柜子里那挤在角落的男装发呆，有些伤感，它们已经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就像看一个陌生男人的衣服。  
“扔掉吧！”我终于说。  
“什么？”老婆还没反应过来，见我看着以前的男装，顿时明白了。  
“扔掉吧！”我又重复了一句。  
第二天，柜子里那些男装全不见了，我不知道老婆怎么处理它们，我也不愿知道。自从上次与老婆的性爱失败后，我们之间经历了短暂的尴尬，但老婆似乎并不介意，她说没有性的生活也不错，只要我回来就好了，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姐妹，而她也越来越多地叫我妹妹，开始只是半开玩笑，后来竟慢慢习惯了，我已经很少听到从她口中叫出老公的字眼了。  
蔡国涛和萧军经常来找我们，甚至连余东也打听到我的住处，开着他那辆跑车在我家边上晃悠，等着我出现。男人啊真像一群蜜蜂，哪里有香花就飞到哪里。  
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理他们，希望他们死了心，这是为我好，也为他们好。只是这两个男生的意志力可真顽强，一点儿也没退缩的意思，弄得我门都不敢出了。  
“如果换成一般的女孩儿，有这么两个优秀的男生同时追，真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老婆笑着说。  
“他们要是知道了真相，恐怕连逃都来不及。”我苦笑着说。! A' N1 ^; |) \_) f- s  
“也是，谁会想到一个小姑娘身体里装着一个大男人呢？”老婆说。  
“我没说错吧？趁早断了他们的念想，对谁都有好处。”我说，漫不经心地涂着指甲油。昨天，刚和豆豆去女人街做了美甲，做上了蓝色水晶星星效果，真是漂亮，萌萌达，惹人喜爱。每天得涂一层透明保护油，这样就能保持光亮了。我张开手指，欣赏着自己刚刚修饰好的漂亮指甲，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当红的青春电视剧《何以笙萧默》，丝毫没有注意妻子朝我投来复杂的目光。  
“老婆，你看我剪默笙这样的短发漂亮吗？”我拉着老婆的臂弯问。  
现在，我头发已经留到了可以剪齐耳短发的长度了，不再是男生一样的板寸头，可以大大方方出去，而不会被人认为是怪异的非主流女孩了。- d0 B/ e) s0 p& l\* S  
我摸着头发，又自言自语说：“好像现在还没到那么长，要不，先剪成孙俪那种小短发？或者马伊莉这种也可以。到底哪种漂亮呢？”  
现在，我原本漠不关心的演员也信口粘来，而且，我特别注意她们的打扮，这好像成了我的本能。  ?! j0 d3 ^. M; \  S( q  
“你什么时候变得比我还婆婆妈妈的。”老婆看着我，伸手把我的头发梳理了一下，惊讶地说：“天哪，你跟赵默笙太像了！”) O$ g2 K" p2 g# ?) T  
“有吗？”我睁大眼睛看电视剧里的赵墨笙，然而又看看镜子，老婆说得没错，果然有点儿像的，叶紫跟电视里的赵墨笙一样清纯可人，阳光明媚，只是，我比她更年轻更娇萌了些。  
“你比演墨笙的唐嫣还年轻漂亮，那两男孩真的有眼光。”老婆笑道。; I+ Y! s  R. o3 U  
“哪有做人老婆这样说话的？”我不好意思地呸了她一下，心里却美滋滋的。最近，我越来越喜欢旁人对我美貌的称赞，这好像成了一种奇特的双向推动力，促使我更关注自己的形象。于是，我对几乎所有的女性美妆用品和方式都渐渐有了兴趣，也爱上了打扮自己。  
“我是你姐姐，叫姐姐。”老婆纠正道。  
“想得美，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一辈子都盖着戳呢。”我哼了一声。" \8 c1 P2 a% ^# u: D+ {$ v3 y  
第二天，老婆陪着我去做了头发，根据她的建议，剪了个斜刘海的微卷波波头，看上去就像一个甜美俏趣的学生妹似的。' b! o\* o, X7 R! Y  
“漂亮吗？”我在镜中左看右看。+ p' X& g\* f4 U  
“绝对美美哒。”老婆在一边说。7 ^' f2 y1 ?\* ~  
我开心地做了个Ｖ字动作，突然发觉，镜子中的我做这样萌萌的表情和动作是那样自然，就跟一般的女生无异。我竟然想不起来我从何时开始习惯做这样的女孩专属动作。回想刚变成叶紫那会儿，我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自己会做出这些如此娘气的手势和表情。7 [2 q1 h" U8 ?" T1 s/ w$ O  
我被自己吓住了，在回去的路上，再也不敢做出什么特别的举动。  
“你知道吗？这段时间，你变了好多。”睡觉前，老婆突然对我说。  
我没有作声，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变化实在太可怕了，就像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在改变着我，连我自己都明显感觉出来了。  
我翻过身，轻轻抱住了她，与其说我抱着她，还不如说，我钻入了她的怀里。我伏在她的臂间，嘤嘤地哭了。老婆温柔地拍着我的后背，就像安慰受了伤心委屈的妹妹似的，我们就这样相拥着，直到睡去。  
我拉着瑜伽飘带，跟随教练的口令，以行云流水般的熟练动作在瑜伽带上摆出各种优美的姿式。只有在瑜伽空灵的音乐和肉体的修炼中，我才可以真正忘记所有令人烦恼的事情，觉察到灵魂的真实。0 y0 ]3 |3 l1 s; X  
淋浴时，豆豆说，我做瑜伽的专注模样特别美，就像女神一样。+ J& t% J) f) J; h  B# {, @  
面对豆豆性感的身体，当初我几乎流鼻血的困挠早已消失了，那种强烈的猫抓似的性冲动也变得淡了，偶尔还会羡慕她高挑的身材和一对巨乳。这不是克制的结果，而是习惯和自然。其他女人的裸体对我来说更是激不起几丝涟漪，有时还会在心底品评一下，发出哪个小腹太突了，哪个乳房下垂了之类的感叹。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大美女或者我以前喜欢的女人类型出现在眼前，也会怦然心动。我知道，我仍然喜欢女人，不过跟前身以男性角色起的肉欲有很大不同，我同样会心跳，蠢蠢欲动，可已经没了原本烈火般的男性欲望，我更喜欢说不清的暧昧感和那种纯纯的小激动。3 J  w9 G2 g  n8 F. G9 X7 V' e\* y  
“叶子，我求你件事儿。”豆豆神秘地说。  
“啥事呀？”  
“你也知道，我哥喜欢雅玲姐。我想请你帮忙撮合他们。”豆豆说。  
听了她的请求，我的心里像被踢翻了五味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哥是个好人，雅玲姐嫁给他后，下半辈子就不用以辛苦了。”; K1 ^- f7 n: t" L5 n8 Y8 f9 v  
“可是，雅玲能同意吗？”我说。  
“她能不愿意吗？一个女人，一个人带儿子，也没个男人依靠，多孤苦，万一头痛脑热的，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况且，这也是孟哥生前的意思。”  
“还不是有我吗？”0 o+ x( k3 a" F' N' m  
豆豆笑了：“你？你跟雅玲过一辈子？你能照顾她吗？你能给她需要吗？”( u- J# ^5 t, ]" |0 Y  
是的，豆豆说的没错，我现在一样都没法给她。但是，把自己老婆拱手让人，怎么也不舒服。  
那天晚上，我的大姨妈又来了。\* e0 \_; H" D3 I/ R: l, l! z: b# R+ O  
每到大姨妈来临的夜晚，我还是会梦到叶紫，但是，我不像以前那样和她做爱了。在梦里，我们情同姐妹，手挽手一起逛街。  
“从此以后，我不再叫你小浩爸爸了，你也别叫我叶老师了。”叶紫跟我说。- a+ r" G7 R6 ?  
“那我该叫你什么？”! o) a) k: x8 ?  |, L  
“你该叫我。”+ j7 F0 H' v9 E" R" |2 A  
“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4 F% A; }6 {. F% B  
“叶紫，将来你会明白的。”叶紫莞尔一笑。8 g6 J$ {% E( J- y! I8 p  
“你叫我什么来着？”  
“叶紫啊！”  
“我被你搞糊涂了！”) o0 H& C  q' ^/ s) D\* }1 ]  
叶紫拉着我进了一家时装店，四周挂满了漂亮的衣裙，看得我眼都花了。\* y3 s4 z4 }  T$ O# r% s; T  
“这件连衣裙好漂亮啊！”叶紫挑了一件裙子。  y: w4 u. m$ x+ |1 ^  
“是挺漂亮，我好喜欢。”  
“我们一起试穿一下吧。”  o' v; e; E1 ^8 S  
换上裙子，叶紫拉着我到镜子前一照，天哪，活脱脱两个双胞胎公主。3 n) u% C! i- C7 {' d3 D  
可就在这时，镜子突然从中间裂碎了。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发现店里只有我一个人。  
“叶紫！叶紫？”我寻找着消失的另一半，可整条街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候，我看到街的前方和后方各出现了一个男人，向我走来，竟是余东和萧军。( S7 o2 O) v0 I4 @4 r% a8 v  
“叶紫，到我这边来吧！”他们向我伸出手。  
“不！”我从睡梦中惊醒了。  
“你又做噩梦了？”老婆摇醒了我。; s+ I$ x% w' Z  J; b0 b5 V2 x  
我揉了揉眼睛，回到现实中。5 U6 ~% X6 G& {8 V% \/ j" ^' ]' E  
“刚才我梦到叶紫了。”  
“你不就是叶紫吗？”老婆笑道。  
是啊，我不就是叶紫吗？  
“老婆，你认为蔡国涛这人怎么样？”我想起豆豆跟我说的话，问。8 U7 \_2 H4 ^8 \5 H2 t  y# `  
老婆严肃起来：“你瞎想什么啊？”不理我了，蒙头就睡。  
“我只是随便一问嘛！”  
“不怎么样！”老婆回答。  
我怔怔地看着她，忽然感到下身一股儿湿热，像洪水爆发般——大姨妈果然准时到来了！还好早有准备，睡前就垫了夜用卫生巾了。7 M& }2 a3 L! C0 N  
几个月下来，我的痛经一点儿都没好，厉害的时候，还倦在床上打滚，弄得我都有大姨妈恐惧症了。这几天腰酸背痛，又怕冷又怕水，连走路都不想走了。老婆笑着说，这是老天给我遭女人的罪，谁让我的前身这么大男人主义。但说归说，她还是很关心我，弄了红糖姜汤给我喝，还替我准备了益母草冲剂，给我的小腹压热水袋，多管齐下，总算有点儿效果。  
“谢谢老婆，真羡慕你从来不痛经啊。”我缓解了疼痛，终于可以放松一下精神。8 B# i& t7 |' m. Y  S  
“哪个女孩没痛经过呢，只不过没你这么厉害。不过，你应该感到幸运，少受了这十年的罪。”老婆说。  
想想也是，如果我生而为叶紫，从十三四岁初潮，到现在，每个月都会这样子痛上一次，痛个整整十年，120多次，那还不要人命？: \$ ]\* b8 \_1 R% w  
“有什么办法吗？每月都来一下，我真受不了啦！”我紧皱着眉头。  E- a% [" n/ O# q( o, q  
“这痛经啊，是因为你的子宫口和阴道太狭窄了，经血无法及时排出，造成子宫肌肉痉挛。以后跟男人的性生活多了，就会改善，特别是生了孩子后，宫口扩大了，痛经也就彻底说拜拜了。”老婆调皮地用手指按了按我的小腹。  
我打了个寒战，不敢想象，我像变成白玉的小帅这样给男人生孩子，这有多丢脸啊！  
我取出上次买的假阳具扔给老婆，说：“我才不要男人呢，你来帮我吧！”  
老婆呆了呆，哈哈笑了：“让我来？小姐，现在是月经期哎，你想一辈子得妇科病？”  
“等这次走完了，你帮我。你是我老婆，天经地义。”& w' A8 x: K7 s4 S: `  
“你真活该，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时，你有多粗鲁吗？弄得我多疼吗？真是上天开眼，让我来报仇的。”老婆拿着假阳具，阴笑着在手上拍了拍。1 w  m! h# m' O, X! v; U  
老婆嫁给我时还是处女，我记得我给她破瓜时，她发出尖利的凄叫，像一只受惊的母猫似的想要从我身下逃脱。我可不管，因为有前辈指点我，这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狠不下心，女人也就是这么一痛，接下来就被你彻底征服了。我按着她，用力一挺，终于突破了那层膜，把阴茎硬生生地戳入她的阴道。老婆连喊着痛痛，但没有再挣扎了，像一只被猎狗捕获的兔子，紧紧抱着我，全身紧张得颤抖。等我们完事后，老婆看到床单上的斑斑血迹，哭着笑了，我这才发现，我的背部满是抓痕。  
“来吧，亲爱的。”我闭上了眼睛，打开双腿。月经刚刚流尽，我把下身清洗得干干净净，像上了刑台似的躺到床上。/ t\* n2 g3 y1 }0 b  
老婆拿着假阳具跪坐在我张开的大腿间，我知道，她正盯着我的私处，这多少让我有些难为情。其实，这是自从病房浴室那次以来，她第二次认认真真看我的私处。  
老婆说，这是身为妇产科护士的她见过的最漂亮的阴户。  
“你真的决定了吗?不可惜吗?”老婆问。2 i7 B8 `0 w- c5 e: g  Q1 ?  
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剧痛。7 X4 Z9 X9 f- o! C: b5 k  
老婆在假阳具上涂了许多润滑油，把龟头抵在了我的细缝上，轻轻上下摩擦。我感到一根冰凉粘滑的硬棒子在敏感的阴户上滑动，身体不由颤了一下。  
好紧张！好恐怖！这体验太糟糕了！我的心在狂跳，终于体会到了少女在破瓜前的恐惧。  
塑胶龟头撑开了我这包子穴紧锁的细缝，上边那粒小豆豆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刺激，竟然有点疼，使我情不自禁合起大腿。  
终于，冰冷的龟头停留在我的桃源洞口，我清晰地感觉到那层膜的存在，塑胶龟头给了它微妙的压力，它似乎在做最后的抗拒。  
我忽然感到害怕，我这样做真对吗？这可是叶紫守了二十四年的处女膜啊！这是一个纯洁如水的女孩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我没有资格随随便便便破坏了它。  
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处女膜像被硬绑绑的龟头撑开了，微微刺痛，我紧张地抓住床单，准备迎接更强烈的疼痛。可紧接着，疼痛消失了，冰冷坚硬的假阳具离开了。  
“已经破了吗？”我忐忑地坐起身看私处，却发现屁股下垫的毛巾没有半点儿血迹，那条肉缝也闭合得严严实实。  
“对不起，我办不到。”老婆叹息说，“我知道这对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叶紫来说有多重要，我没有资格取走它。”  
我没有说话，倾身抱住了她，给了她一个重重的吻。0 N5 u/ T" e2 G  
$ \_6 O7 U- ^! j  
最近，小区里传言出了一个偷女人内衣裤的变态，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家住在一楼，老婆跟我说，要小心点，记得早点儿把晾晒的衣物收回来。  
“这有什么？谁怕谁啊？可别忘了我也曾是个大老爷们。”我对老婆说。& s7 d6 h0 J\* ]  
“去！你也就是曾经是。你看看你现在晒的东西，我都穿不上身。”  
我的脸红了，不知何时，我的衣物越来越女性化时尚化，内衣也变得很性感，我想大概是受了时髦的豆豆的影响，也可能受了以前男人时偏爱性感女人的“遗传”，似乎慢慢偏离了叶紫原先的纯情少女风。豆豆劝我，过了年，我就２４岁了，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打扮得成熟些，不能总是少女装束，这样才有女人魅力。  
我想，如果换成原先的叶紫，也会有这样的改变吧？现在的我，已经学会了欣赏自己，却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朝着以前当男人时喜欢的女人形象转变。  
老婆是个朴素的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打扮，现在更像个中年主妇了。我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很多事情都不像原先这样默契了。' A5 i2 ?" c5 k7 \  
“那个色狼肯定会瞄上你这些内衣的。”老婆朝我晒在阳台上的内衣看去。晾衣杆上随风飘荡着我的一件蕾丝黑玫瑰胸罩和低腰黑色蕾丝边三角底裤，以及几双水晶黑丝。4 l% e' x% N; e  p; s& n  
“这样更好，我正好可以逮住他，为小区除一公害。”我不以为然地说。  
可是，我的话说得太早了，危险来得比我们想的还要可怕。那个夜晚，我出去倒垃圾时，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V& G) K5 U9 U3 F& B& \_  
我吓得花容失色，马上意识到这回真遇到色狼了。  
“别喊，不然我掐死你！”色狼从后面用另一只手抱住我的腰，在我耳后警告。& q! u& x# ?+ F  
我冷静下来，哼，老子以前也是练过的，这招还制不住我。我想起以前当兵时学过的反擒拿，用胳膊肘向他肋下用力袭去。! v9 M+ ]: E$ Z3 Y- A, t5 ^  
可是，本以为他会应声倒下，可没料到他哼都没哼一声，我的臂肘像是撞到了包着皮的墙壁，反弹了回来。\* j\* ^9 ~& }. ~' l% h  
“他妈的，想不到你这小娘们还挺烈的，老子太喜欢了！”我的举动反而引起了他的兽性。: z# o9 J& z4 d- e0 k2 I  
我又气又急，用了好几招来反制他，可是，以前那些很有用的招式，现在就像花拳锈腿，一点儿力量也没有，反而被他拧住双手，动弹不了。  
我被他拧得快哭出来。  
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大声呼救了。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羞耻，叶紫啊叶紫，原来关键时刻，你的身体这么不中用！可害死我了。  
当我张嘴喊救命时，头颈后被猛击了一掌，晕了过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被绑着放在沙发上，老婆和小浩也被绑着在我对面。  
“叶老师……”小浩哭着看我。5 A' i5 U" ~6 M  
“不准说话！”那男人喝止。' E. {9 @7 {; O6 Y- u  
“怎么回事？”我的头还晕晕的。" n6 [, h8 S  F' E5 T0 m8 [  
“他说你在楼下晕了过去，让我打开门。进来后又打晕了我，还绑了小浩。说如果我们不听他的，第一个杀了小浩。”老婆惊恐地回答。  
这男人长得人高马大，是个壮汉，满脸猥亵表情。  
“你放了我们吧！我们不会报案的。”我恳求道。  
“小娘们，你说老子会相信你们吗？”他说，走过来色迷迷地瞄着我。  
“老子太喜欢你了！已经偷偷看你好久了。”他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脸。我全身发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扭头躲开。0 `0 W# q  N. y4 @9 U' Q  
“你的内衣很性感，还有淡淡的肉香，真让人陶醉！”他盯着我的胸说，“可是，我爱上你的人了，这些性感的内衣只有穿在你身上才让我更有感觉。所以，我放弃你的内衣了，而是要你的人。”  
原来这家伙已经动过我的内衣了，想着穿在身上的内衣被他亵渎过，我说不出的恶心。8 k  x6 R' k/ m, ?# e. B6 Z( O  
他的手慢慢下移，拉下我的领子，我吓得“呀！”的一声叫了出来，挣扎着往后退。7 ~2 W. k! j5 k  
“嘘！别出声，要不让这小鬼好看！”壮汉威胁说。  
“你这算什么，冲我来好了！”老婆怒道。# F& @" U! M. G. A: o  A/ J  
壮汉看了看她：“你这半老徐娘，我可看不上。这小妞是你妹妹吗？可有意思了，长得好看，而且还练过，够野！”  
我觉得自己被他深深羞辱了，可是，现在却毫无办法，跟一般的弱女子没有任何区别。) C( K3 M/ M% C4 S  
“小妞，动作是挺标准的，可惜没什么力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让哥教教你！”他用扯下我弹力衫的大领子，刹那间，就露出了穿着那只收拢型蕾丝黑玫瑰胸罩的胸部，黑色的胸罩衬得我的雪胸无比白嫩诱人。8 {! v0 F  W' L  
他的眼睛像狼似的发亮，咽了一口唾沫：“对，就是这只胸罩，太迷人了！简直让人受不了。”& O0 N& D& |) l( i; c  
他扑上来，用鼻子陶醉地闻着我的胸罩，发出满足的声音：“好香啊，就是这个味。”  
“臭流氓！变态！”我挣扎着，但绑着的手被他紧紧扣着，根本无法动弹，只有骂他，却发现自己不争气地流泪了。! L# b6 A# E0 m. P  
“你要是男人，就把小孩子关到里屋去，也不嫌害臊！”老婆说。  
壮汉停了下来，抓起小浩就关进了他的房间。8 ?0 g; m' Q3 {7 w5 Z  
“对不起，老婆，我应该听你的话。”我哭着对老婆说。# P  ?6 k# `3 K& M5 V  
壮汉回到我身边，问：“你刚才叫她什么？老婆？是不是我听错了？”. d9 a1 q+ V7 S  
“你没听错，她是我老公！”老婆说。  
“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壮汉不解，突然恍然大悟，“难道，难道你们是拉拉？这，这他妈的太离谱了！”5 p\* \$ O% L7 S3 [0 D$ ?1 K7 ~9 f" Z  
“是的，我是拉拉！”我知道老婆在拖延时间，也跟着说。3 o& e0 K0 z\* h! f7 M. g  
“这不对劲，按理说，你那么年轻美貌，应该做老婆的才对，怎么叫这个老女人老婆？”壮汉抓起了头皮。  
“我老婆不老！”我气愤地说。  
“你们还真是一对怪胎！不管了，反正今天事情已经做出去了，管你拉拉也好，女同志也好，老子都要爽一爽！”壮汉回过神来。  
“你不是想要内衣吗？我的全给你，要多少拿多少。”我急中生智，说。5 I+ u/ ~9 D- L; i3 r  {" {  
壮汉迟疑了一下，说：“现在先品尝你这道美味，待会儿再打包。”  
他又压了上来。  
“不要啊！”我绝望地推他。# B9 d4 n/ r  V+ ]4 o& n# t  
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进来两个男人，把壮汉从我身上抓起来，推在地上用棍子乱打。  
混乱中，我被人解开了绳子，拉回了衫子。  
壮汉很快被制服了，被捆在地上。我这才发现，进来的男人，一个是蔡国涛，一个竟是富二代余东。/ F9 x& `2 A6 C9 j8 N\* s  
这时，老婆终于按纳不住心中的激动，扑倒在蔡国涛的怀里大哭起来。" g9 }! x$ ]2 P/ K  
“乖，一切都没事了。”蔡国涛抚着她的背，安慰她，老婆却哭得更大声了。+ V) V4 D# \( m% l; J. Y: Y  
“叔叔！你可来了！”儿子小浩被解救出来，也哭着抱住了蔡国涛。0 S\* L  k9 L1 @! V1 \\* i  
我看着他们仨，就像一家人似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在这一刻，我觉得老婆和儿子离我越来越远了。  
“你没事吧？”余东关切地问我。; K' \9 W! }  ]+ y  
“我没事。”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不一会儿，警察带走了壮汉。我这才知道，是老婆故意让壮汉把儿子关进房间，儿子借机拨打了蔡国涛的手机，蔡国涛在赶来的路上，又叫来了为了接近我，而在小区里租了房子的余东。  
“叶子，刚才太危险了！”余东说。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冷冷地说。  N" ]; \_) A" ?9 O' R  
“叶紫，你不能这样说话，余东好歹救了我们，我们得感恩。”老婆在一旁说。  
“是的，我会感恩的。但现在，我累了，想休息。”我说。; b9 d, u) [% w  
“你们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注意把门窗都关好！现在这世道不太平。”余东却不生气，反而关照我们。# q# ]( {1 h  I1 z9 ]1 h- i+ w2 j  
“是啊，今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两个女人一个孩子太弱小，有事一定要先叫我们。”蔡国涛说。; S0 L! O7 D( s( ^4 N  
老婆温顺地点了点头，说知道了，送他们下了楼。回来又陪受惊的儿子睡了觉，到凌晨一点才回到我们房间。  
“今晚多亏了他们，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婆说。  
我把内衣全理了出来，也不知哪条受到了色狼的亵渎，准备明天都扔掉。老婆说的没错，这些性感的衣物真是祸害！" }9 u3 j! ]2 @5 }+ p. V0 I/ ~4 l  
“其实我挺喜欢叶紫原来的样子，青春，知性，活泼，纯洁。”老婆说。; N  `/ F. ~+ W8 ~4 D  
是的啊，我几乎把叶紫变成了另一种女人，差点迷失了自己。叶紫喜欢漂亮，但绝不喜欢妖艳。而我对这个身体太任性，我忽然感到很对不起叶紫。# ~0 d( ]/ {/ f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浮现的，都是老婆和儿子抱着蔡国涛哭的场景。我的心在滴血，眼睛却开始淌泪。  
“昨晚可吓着你了吧？”第二天早晨，老婆做了早饭，对我说。我忽然发现，自从我回到家，老婆还是原来的老婆，可我没有尽到一点儿丈夫的责任，我看着她，感到很愧疚。  
“还好，就是有点儿恶心，我把这些衣服打包扔掉吧。”我穿回了叶紫少女系的旧内衣和旧衣裙，发现这旧衣物穿上身，竟然特别合身，特别舒服，特别温暖，特别美丽。  
5 n+ N$ T- `  {9 y  
出了这档子倒霉事，林慧死活都要我回家住了。可我更担心老婆和儿子，却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不能活在自欺欺人的梦幻中了，原先的孟哥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叶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小女孩，我已经没有能力保护我的家人，也没有资格再给他们父亲的爱了。想到这，我绝望之至，如果当初我不选择在叶紫身上复活，就会永远以父亲和老公的好男人形象活在世人面前。可现在，起码老婆已经不那样看我了，万一被儿子知道了，我更是抬不起头来。3 ~\* R1 x; o6 J; p# e  
我根本不该回来，反倒应该远离他们，让我前身美好的形象永远存在他们的记忆中。  u# ]4 G7 C& P  
“老婆，我要回家。”我终于跟老婆说。  
“傻瓜，你不是在家里吗？”老婆笑了。  
“不是这个家，我要回到叶紫的家。”3 T" A0 o( k4 m6 P1 j- N9 t' U  
老婆呆住了：“因为这件事受了刺激吗？当初不是说好在一起的吗？”  h6 ~( e$ |/ @7 b' i' M  
“可我已经不是我，我无法再继续当初的承诺了，对不起！”我的泪花又出现在眼眶，现在，我的泪点真是越来越低了。  
“我们可以的，我可以适应的，给我时间。”老婆激动地说。  
我摇了摇头：“其实，当初的我不该做出这个决定，我太怕死了，现在这样是对我的报应。”5 K. u- s( O2 M8 J  
老婆抱住了我：“你说什么呢？只要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我终于忍不住抽泣了：“可我还是我吗？我成了叶紫，一个女孩！她太真实了，真实到让我害怕！你知道吗？她并不只给了我如此真实的身体，还在悄悄改变着我的灵魂，她太强大了！我怕有一天，我忘了原先的我是谁。”& i0 g7 m$ n- m$ I$ A4 \_9 W  
老婆也流泪了，抚着我说：“小傻瓜，我当然知道你的痛苦。但不管你最后变成谁，我都会一样爱你。”6 ]  e2 w, c/ E' N5 ~0 g) \_; O  
我们相拥着，很久很久。9 r; ^) l! y' E1 M! z) p  n9 }  
老婆送我回家，儿子帮我拉着行李箱，放到车后厢，我再次拥抱了儿子。  
“谢谢你，叶老师！”儿子对我说，眼睛里散发着真诚的光芒。  
“对不起，好儿子，爸爸不能再跟你一起了。”我在心底里对儿子说，差点儿又落了泪。! T\* m# J" c( |3 D6 C7 B% Z\* {  
老婆开着车，我们都没说话。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在临近叶紫家的时候，我终于问。8 L; t5 i9 W" l2 N0 c  
“还能怎么办？我们还是老样子过。”老婆轻叹了一口气。  
“你不考虑一下……蔡国涛吗？”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终于说出口。, ~3 k' A+ [- w: \" D! g  
“你真的愿意我跟他好吗？”老婆反问我。  
“我不知道。”我捋了捋刘海，现在，它可以遮住我的眼睛了。  
回到家，林慧一下子抱紧了我。  
“女儿，妈好担心你啊，谢天谢地你没事。”林慧扶着我看了又看，仿佛要看我身上有没有掉了肉。; r# T% u- p( o7 L# Y. P  
“妈……”我一见林慧，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抱着她哭起来。5 x\* i- V6 q! ]9 s  
我回到了阔别两个多月的叶紫闺房，在这两个月里，林慧多次催我回去看她，可我害怕回来，总是找理由推托。因为这里是属于叶紫的，我在这个家的每一天，都有一种鸠占鹊巢的罪恶感。) a# u' X. P# a4 l! G\* }6 G  
可现在，我突然有了另一种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亲切与熟悉，所有的东西都像在跟我说：主人，你回来了，我们等你好久了。我轻轻地抚摸着叶紫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心里涌起从未有过的感动，仿佛久别的游子重回故乡，仿佛走失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这感动比我回到前身的家更来得热烈，来得真实。  
我洗了个澡，换上了叶紫的一套白色少女全棉内内，重新穿上经典白色青点小T恤，配上那条浅蓝色的牛仔背带裤。顺手抓了抓脑后的头发，竟然发现可以抓成一把了，于是便找了一个发圈扎住，心念一动，又压上桌上那只可爱的白色蝴蝶结，再化了个素颜妆。+ v( }, D% e. D9 L3 `/ r  
当我出现在镜子中时，顿时呆住了。  
这是叶紫！真正的叶紫！跟我第一次见的叶紫一模一样，那样青春俏趣，那样纯美天真，仿佛一只活泼的百灵鸟一样，让整个房间都随之一亮。( ~) h9 Q% x& m3 t" F  
我伸出颤抖的手指，去抚摸镜子里的自己。  
叶紫，你终于回来了！我把头靠在镜子上，就像跟镜子里的叶紫头靠头，泪水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淌下来。  
短短的一天里，我竟然哭过三回了，一次比一次伤感，也仿佛离以前的那个我越来越远，前路漫漫，我该走向哪儿去？  
我又一次迷惑了，是灵魂决定了一个人是谁，还是身体决定了一个人是谁？  
当我止住泪水时，打了个电话给白玉。  
“白老师，我想……我想回学校教书。”我说。当我战战兢兢走上讲台时，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这一切都是白玉不断鼓励和帮助的结果。我以叶紫的身份走入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刚过实习期的女教师，接替请产假的一名同事，担任初二（2）班语文老师兼代理班主任。尽管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让我忐忑不安，但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很大的宽容和理解，让我很快就融入了新的集体。白玉是初二年级段段长，又是语文组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两个星期，她对我进行了突击训练，好让我能应付全新的职业。  
白玉说，我的进步让她吃惊，她简直怀疑我是不是孟哥变的了。! ]; E5 ]+ d3 P  L: u5 ?/ x! q; v  
“孟哥，还记得以前你教我编程吗？现在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白玉说。  
我想起小帅刚进公司时，什么都不会，是我手把手教他编程，这家伙特别聪明，很快就成了编程的好手。可当时的我们肯定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会以这样的身份重新为学习坐在一起，当年的小帅哥变成了熟妇，霸道大叔变成了萌妹，下属变成了上司，师傅则变成了徒弟，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v  v) m$ W4 s: v  W7 [  
“你别提了这些往事了。”我的脸红了。  
“你害羞起来真的比叶紫还叶紫呢。”白玉笑了，“怎么样？我说时间会改变一切吧？”  
“去，我才不像你一样呢。”我说。  
初二有八个班，我们语文组的老师都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清一色的女老师。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同事吧。初二（1）班班主任白玉坐在我旁边桌，她是本年级语文组组长，白玉的对面是她的前妻小张老师，（3）班班主任。坐在我对面的是葛敏君老师，（4）班班主任，比叶紫高两年的年轻女老师，平时挺八卦的，话特多，刚刚结了婚，还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另外一圈四人办公桌，分别是（5）班的林美娟老师，，四十二岁，是语文组的前辈，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听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和一个银行中层老公育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品学兼优；（6）班的潘雨燕老师刚刚过了三十岁生日，，她是个大龄剩女，总想把自己嫁出去；（7）班的杨蜜老师，跟女明星杨幂同音不同字，水蜜桃的蜜。二十六岁的时尚女性，特别喜欢穿牛仔裤，几乎每天一换，各种款式都有。也难怪，她拥有两条修长的大长腿和圆翘结实的小屁股蛋，天姿独特，不知道那些小男生们会不会受到影响；（8）班的朱朱老师，二十八岁，有一双性感摄魂的眼睛。虽然长得不高，但却是个性感的大波女，去年和老公离了婚，目前独身。办公室里的女人经常为她介绍对象，但她对婚姻不抱希望。3 b4 x4 [\* v5 Q7 A$ O3 w  
这个办公室清一色的女人，这些女老师可能做梦都不敢想，这个小小的办公室藏着这么多秘密。有时候，我看着白玉和小张，觉得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好微妙，真想像不出他们原本是夫妻。  
“张校长知不知道你们的事？”我问白玉。张校长是小张老师的现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x; |6 g$ o4 f" {  
“当然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这是我们的秘密，要不然这世界就乱了。”白玉说，“我也警告你，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透露这个秘密。”! O3 a& X5 w4 M/ j% d8 H, u. z! }  
“放心，我不会替自己找麻烦的。”我说。% Q0 a1 Q. u- ?) @\* x4 \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走上讲台。今天是我第一堂课，特意选了叶紫以前经常穿的教师套裙，化了个清爽的淡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大大方方的。  
随着班长的起立口令，全班学生都齐唰唰站了起来，向我鞠了一躬，整齐地问候：“老师好！”7 w2 W& X3 U\* F% C; j% M. G$ I  
“同学们好！”我回了礼，班长让同学们坐下。8 {% U7 \_7 C$ y2 y: R; i9 i( y  
看着台下几十双亮闪闪的小眼睛，我紧张的心忽然放松下来。  
“今天是我教你们的第一天，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紫，叶子的叶，紫色的紫，你们以后叫我叶老师或叶子老师就行了……”  
“叶子老师，你真漂亮！”不知哪个女生在下面感叹。\* \_. j# m3 f! u. o  
我笑了，当老师的感觉真好！  
“下面我们正式上课，请同学们翻到第十三课《苏州园林》，我先来朗读一下课文……”我翻开了精心准备的教案，教室里传出我清脆而优美的朗读声。\* \_% @% g( ?/ a  ^6 C$ k) e  
  
“叶老师，真羡慕你，天天都有人送花。”坐在我对面的葛老师说，“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女人啊，一结婚就什么都不是了。像我家那口子，现在整天忙着他的业务，总说没时间陪我，还说男人要以事业为重，真是气死我了！”  i) B# g+ s: c  w' o  
葛老师已经过了新婚兴奋期，看到我桌上的一束玫瑰，失落之意溢于言表。  
“葛老师，女人最大的幸福不是来自男人，而是来自宝宝，你该早点生个宝宝了！”白玉反驳她。\* J" @: f- c5 G. ?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呀，你要是喜欢，全给你。”我批改着学生的作文，头也不抬地说。' n8 t# J  S7 T+ N& c, J  
比起两个男孩带给我的烦心事，学生们给我带来的乐趣大得多。" Q5 b  y5 R; T  
放学铃声响了，我刚好批好最后一篇作文，整理好自己的包包，跟同事们说拜拜。4 V' Z  B$ I2 E1 r: X\* T, \, `4 ?  
我穿过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校园，走向林慧给我买的红色甲壳虫。自从车祸后，她再也不敢让我骑电动车了，让我用这辆小车代步。这样也好，我不用再为两个男孩经常堵在校门口接我而尴尬了。  
可是，当我走到停车位，却发现萧军等在车边。2 L. ], T+ A: k/ g6 ^6 A% C  
“你怎么进来的？学校怎么能让外人随便进出呢？”我皱起了眉头。虽然他把我的公司搞得有声有色，但我确实比较害怕见到他。甚至比见到余东还害怕，因为这家伙以前跟我称兄道弟过，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模样出现在他面前很别扭。说实话我挺同情他的，因为他总是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但这并不代表着我愿意跟他说话。  
“我不是外人了，我申请当了学校的编程兴趣班的课外辅导老师。”他说。  
“你……”; s$ D2 w9 l2 w0 D/ G3 j/ e+ w  
“叶子，我尊重你的意思，但请你说明白，如果你说你选择了余东，我立刻会在你面前消失。”萧军说。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会再找男朋友！”% X- y+ u. R  `0 \' H! y4 v1 ]' C  
“你这是骗我，这不可能，难道你想一辈子单身？”/ A0 ~\* ?9 }6 [) o\* ~\* P3 u9 o( h  
“信不信由你，你让开，我要回家了！”; u2 p0 Y. V0 V\* P$ ]  
萧军拉住了我的手，我像触电似的甩开了他。他呆住了，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Y! U" J" b. A+ c  o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得太过份了，低声说：“对不起，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我拉开车门，坐上车。) s5 P" m\* i% U/ r  
“不管什么事情，我会一直等你的。”他在车窗外喊。& [  p! B2 F; O- Y0 s  
我忽然想起那个下午，我看见叶紫和萧军在校门口吵架的情景，觉得此刻的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时间，重新上映了这一幕。还想起更遥远的一个下午，我跟林慧分手时的情景，当初的我，不就是现在的萧军，对女友的莫名拒绝而困惑悲伤。  
我理解他此刻的绝望和痛苦。  
“我知道你拉黑了我，可是，你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你说说话。”萧军拿着手机说，我看到手机上，有一串长长的通话记录，全是打的叶紫的手机。  
看到他如此痴情，我的心也软了下来，但仍然发动了汽车，抛下他驶出了校园。$ [1 I+ H# i4 {0 d+ Y  
晚上，我备好明天的课，感觉自己有点儿累，正好林慧烧了一碗姜汁调蛋送到我房里。& \_) }. t\* \- y- G5 }  
“妞妞，学校里的工作还适应吧？”她关心地问。  
“嗯，很不错，这是我这几个月最充实的日子。”我接过小碗。0 A, B& N\* j; k, D# S' V  
“这就好，我老担心你呢。”\* e+ n- g\* s' A( K  w" l% O  
“同事们都对我不错，您就放心吧。”  
“好，对了，今天你爸又问了，你的私人情感什么时候有个再开始？”林慧抚着我的头说。  
“妈，您就别再提这个了，我说了我不嫁人的。”我说。; \_4 W6 [# f7 [- G  
“女孩子总喜欢这么说，可是女孩的保质期很短，不能拖的，拖黄了你就后悔了！”# A4 o( u7 p% w. L2 Y( O  
“您怎么也这么老封建啊？现在女孩都自立，哪靠什么男人啊！”我说。  
“这跟自立不自立不是一件事儿，你爸老想抱外孙呢，你也不为他考虑考虑？”  
“您扯远了！”我皱起了眉头。2 {1 w- b1 N5 ?3 c  
林慧走后，我看着她给我烧的姜汁调蛋，觉得心里忽然暖暖的。于是拿过手机拍了几幅，又用右手把手机举过头顶，左手在脸边摆了个俏皮的剪刀手，和这碗小吃合了个影，用美图秀秀修饰得美美的，发到了微信上，还写了个说明：“妈妈专门为我烧的姜汁调蛋，好地道的味儿啊，谗谗哒。”  
不一会儿，就收到了一大串赞。  
“好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妈妈。”白玉评论。  
“我也好想吃了！下次到你家叫阿姨也烧给我吃。”豆豆跟了一条。  
“你好臭美！”老婆竟然也评了。  
这些评论让我很开心，很有成就感，丝毫不亚于以前在网络游戏中打到宝物的兴奋，原来女人的成就感那么容易就满足了。  
我翻看着这几个月我发的微信，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自从第一次在女人街，应豆豆的强烈要求，勉强与她合影，不知不觉间，我的自拍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生硬到熟练，由不自然到随心所欲，现在几乎每天都忍不住要发几张，还学会了各种奇葩的自拍姿式，以及使用各种美颜神器来让自己在画面里变得更漂亮，完全赶上了以前的叶紫。3 K/ G5 u( e% F\* a2 \_2 {  
这是我吗？仅仅几个月前，我看着叶紫以前的自拍照，还觉得那么作，与我格格不入，可现在自己竟然在自我欣赏和别人的点赞中心安理得，过犹不及了。4 X8 |. e) B( ^1 b0 @  
按理说，我是个过来人，不该再有这样稚萌的举动，也不该显露出不符合心理年龄的少女般的羞涩了。可现在的我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  
白玉说的没错，时间会改变一切，它就像一把锋利的雕刻刀，把我这块笨拙丑陋的原木雕成了活泼的少女。  
我冷静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变了太多，这中间包括我对男人与女人的观感。我对女人的激情与兴趣就像即将凋谢的玫瑰一样，一天比一天枯萎，而在内心的深处，另外一朵种子却破土而出，像藤蔓似的慢慢生长着。  
我像所有的女生一样，喜欢追韩剧，喜欢上了里面的那些小鲜肉，金秀贤、李敏镐、权志龙、JYJ……都让我觉得很可爱，有一晚，我甚至梦见金秀贤亲了我，醒来时心竟然怦怦跳，有种甜蜜的感觉。  
走在街上，从最初的只关注美女，到视线慢慢被一些型男吸引，再到现在，美女已经很少入我眼，而街上似乎突然多了更多的俊男帅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吸引我的视线。原来女人也是好色的动物，只是她们不轻易显露罢了。  
最近，甚至觉得追我的两个男孩也没有那么讨厌了，有时候反而觉得挺可爱的，心里挺矛盾的，我这样对他们是不是太残忍了？' d0 U5 F& x5 B\* }+ i4 R, S  
这天晚上，我终于在犹豫中，解除了他们的黑名单。  
仅仅隔了五分钟，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萧军发来的图片，竟是叶紫和他在大学时代的各种合照，看样子他们就是一对纯真的恋人。这些照片我在叶紫的电脑和手机中都没看过，看来是叶紫把它们全删了。  
我不知道当时叶紫在想什么，但总觉得对萧军来说太不公平。萧军发这些照片的意思是要叶紫不忘旧时光吧？这家伙，多么像以前的我呢，根本不懂得现实的残酷。但看着照片上的一对金童玉女，心想他们还真般配呢。0 P0 G3 L8 q& l& u: K  
这样想时，脸不禁微微热了一下。\* ~9 Y# ~9 B8 |- O- B$ C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竟是余东打来的，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打我的电话，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以前我追林慧，还有雅玲时，都没有疯狂到这种地步，现在的小男生难道都这样吗？) x' Y; F, ~+ A" G/ B! c- B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手机。  
“叶子，你终于肯接我的电话了，太让我高兴了！”余东说。9 t) d\* ?5 k  v+ G9 R- F  
“你有事吗？”我问，明知道答案。  
“有事啊，我生病了。”  
“哦。”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头发都白了。看来病入膏肓了。”这小子还挺油嘴滑舌的。  
“你是肾虚，该去看医生了。”我说。1 d3 I8 x$ S4 e/ A6 b7 {  
“早去看过了，医生说，世界上只有一味药能治，那就是你。”9 P- W" ~! w/ d' v  
“去，你自己得病，关我屁事。”我哼了一声。/ ?; `" N, U9 l- t0 v; {  
“我死了，以后世界上就少了最爱你的人，你不难过吗？”  
“我难过什么，我跟你又没关系。”0 z$ m\* V4 g2 o9 [1 T9 A  
“我找大师算过命，我的幸运色是紫色，我的命里需要一个女人，这女人有十张口，后来我一想，我命中不正是缺你啊……”) ]1 Q- x9 n. y  
我忍不住卟哧一下笑了：“十张口的女人，那是蜘蛛精！”  
我为自己吓了一跳，换作以前，我最看不惯男孩子这样油嘴滑舌，可我竟然被他逗乐了。& n7 r\* K5 H! v  M8 F$ [  
“你的笑声真好听。”他说。, x\* ^" B\* l! `\* q; V  \_  
“你在恭维我吧？你这点小技俩我还不知道？”我说，以前我也会哄女孩子开心，说她漂亮，讲话动听什么的，不过，虽然知道这是男生的通病，但听着心里也有点儿乐滋滋的。  
“不，我是认真的。”手机里传来余东严肃的声音，我听得出他的真诚。  
我默然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 J5 Q( s: P2 R& [& f4 c& U9 Q( G  
“叶子，我愿意一辈子听到你的笑声。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发誓让你永远开开心心的！”余东有点哽咽。  
我突然慌张了，就像以前面对女孩子的突然哭泣，不知道怎么去应付。  
“我……我要休息了！再见。”我慌乱地挂了手机。2 r7 m: S- o8 }  
不知道为什么，跟余东通完电话后，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紧张感，心头小兔子似的怦怦乱跳。像第一次偷东西得手的小偷，又像背着家长偷偷出去约会的少女。  
6 |/ v, o) ?- q8 S! Y8 [6 i  
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两个男孩的秘密接触，每到夜晚，两个男孩就会给我打电话或发微信。萧军以微信为主，因为他有点儿怕我爸妈，余东则喜欢直接打手机。现在我知道以前的我错在哪儿了，我对女孩子太小心翼翼了，不知道女孩子同样需要激情，需要直接的沟通，哪怕是声音。正如现在的萧军，他太在乎我的感受，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挺可怜的，毕竟他跟我也曾是天涯沦落人。而在跟余东的电话中，我可以听到他磁性的嗓音，听到他的柔情蜜意，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声，这比文字更真实，更能感染人。; S' x2 C# I6 f+ w% c5 H, `  
我们的通话时间越来越长了，也对彼此越来越熟悉，甚至接受了我受前身影响，还未改回来的女汉子般的语气和口语，他说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可爱更性情，他很喜欢。这话说得我很开心，余东也越来越幽默，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自从我变成叶紫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S& y) A\* d; D  
而萧军则不同，他不断地回忆过去，讲他跟叶紫以前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也挺动人，但对我来说，就像在听别人的事情，丝毫没有一点儿感觉，听多了，甚至有点儿厌烦。  
两个男孩分别向我提出了约会见面的要求，要是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拒绝，可现在，我竟然答应了。  
我应了萧军的约，在一座小咖啡厅里见面。萧军显得比以前憔悴一些了，但还没有到叶紫车祸的那会儿。  
“叶紫，我发现你现在有点儿变了。”萧军看着我。% M  V0 y; X! H5 b# e\* V  
“变成怎样了？”' o6 L4 O0 c. `$ A' z+ X5 c  
“变得让我陌生了，好像不是以前的你。”  
“人总是会变的，你也一样。”我说。  
“不，不是这种感觉，以前的叶紫不会这样说话。”他说，“我不知道车祸后发生了什么，但我很担心你。”  
“我很好，不用你担心。”我用咖啡勺下意识地碰着杯缘。  
萧军盯着我的手：“以前，我一个大哥也经常做这样的动作。”  
我停了下来，见鬼，一紧张就露出原来的习惯了。( Y2 J% I) B& H/ K8 C- C( q6 N  
“我破解了大哥的邮箱，可是发现了一个诡异的情况，这邮箱竟在大哥之外有人用过。”萧军说。  
“你，你说什么？”我紧张地端起杯子，可是手在微颤，没法送到嘴边，只好又放回桌上。  
“这几个月，大哥的邮箱和QQ都被人动过，还发过邮件。甚至，我发现了奇怪的内容。”萧军说。) F4 \  P( \$ O$ I% K5 Y1 C  
“你这样对死者不尊重！”我叫道。  
“你怎么知道我大哥死了？我根本没说，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我指的大哥是谁。”萧军问。  
“你，你发现什么？”我站了起来。  
“是大哥和大嫂的通信。”  
见鬼，上次我准备编程时，跟老婆有过几次邮件来往。/ R% e+ V" J1 I  
“那又怎样？”1 [  y# a\* c, {; i  
“叶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几个月无时无刻不在焦虑中煎熬。你告诉我，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这信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a\* O& l# @( N4 \_- z0 Z' J  `+ |( h  
我看着他，心乱如麻。  
“老婆，我现在有点后悔做这个手术了，叶紫的身体让我惊恐，就像把我推入了另一个世界，我怕我永远也适应不了。”他背出了我邮件里的话。  
我坐了回来，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隐瞒他了，反而出奇地平静，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萧军。萧军张大嘴巴听完我的讲述，连连摇头说他不信。1 {8 q7 ^, D. ^0 a2 [: m, c" ?  
“这是现实，你爱的叶紫已经死去了，坐在你对面的只是披着叶紫皮囊的孟哥。”我说。  
他点了点头。  
“你既然早就怀疑我，为什么还给我发微信？”我问。  
“因为我爱着叶紫，我不想有这个答案。”他沮丧地说。+ ?( A; T. p% ?2 I- q5 U3 v  
“现在，你想怎么办？”我问。  
他抹了一把脸，说：“放心吧，我不会泄密的。可是，我跟叶紫发过誓，万一她死了，你也不会独活。”  
“你千万别干傻事！”我急忙劝他。  
“谢谢你，让她的的身体活下来了。”萧军看着我，说，“我有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吻你一下。”  
我的脸红了，但是，看着这个绝望的男孩的眼神，终于点了点头。9 C: `' I$ i% [/ n, z  
他走到我旁边，俯下身捧起我的脸，闭上眼睛把嘴唇压了下来。- m: B; O2 W8 T0 o  
我似乎一下子被窒息了，脑海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时，他的唇已经离开了。6 Y; P' Y" }1 E  p3 k7 O  
“再见，孟哥！”他朝我挥了挥手，像一片落叶似的飘出了门外。  
  
从那以后，萧军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很担心他，托老婆注意他的动态。老婆说，萧军比以前更投入工作了，简直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好像没有自杀倾向。这让我放宽了心，年轻人受点挫折，时间长了就会过去的。\* u5 N/ C" ~. x. S  
老婆问我现在怎样了，我说一切都挺好，我已经适应了老师的工作，而且挺喜欢。我问她的情况，她说还是老样子，还跟我说了儿子小浩的成绩又有了进步，我真心为他感到高兴。儿子要听我的电话，我以叶紫的身份鼓励了一下他，他非常开心。我挂掉手机，走出一家私人高档会所的女厕，在镜子前补了一下妆，蹬着高跟鞋，拎着LV时尚小包回到座位上。  
“你去了这么久，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冲进女厕寻人了。”余东一身西装革履，笑着对我说。  
“对不起，接了个电话，是朋友打的。”我顺了顺金色包臀裙，坐回座位。  ?4 e, b0 ?. w; l  
这已经是我跟余东的第十三次秘密约会了。6 }) Z8 X/ b, }% D5 D  
我记得第一次跟他约会时，与答应跟萧军约会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很害怕，忐忑不安，生怕他像萧军一样看穿我。但我知道，我的害怕不仅仅出于这个理由，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紧张里又有着某种期待和激动，似乎跟以前和林慧第一次约会时有点儿像。  
他会怎样看我呢？他会不会发现我的不同？我该不该应约呢？还是推掉好了？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不，难道我真的怕他吗？我为什么要怕他？大不了不理他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余东人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天的通话，他确实是一个谈得来的人，当成普通朋友也可以啊。去约会吧，就当跟一个朋友见面，不用担心的。他说过，喜欢原来叶紫长发飘飘的样子，可我现在的头发还不够长的，他会在意吗？他喜欢什么颜色的口红呢？我是该淑女一点还是活泼一点？真是的，我这都在想什么啊。  
我的头发刚刚齐肩，一般都是小尾巴似的束在脑后，鬼使神差似的，那天上午，我在美发店里做了离子烫，拉直的头发果然长了好多，像瀑布似的直直地披在肩上，十分秀美黑亮，配上齐留海，显得很知性淑女。我对自己的新形像很满意，又花了很长时间打扮自己。薄施粉黛，画上眼线，涂上卷翘的睫毛膏，抹上粉红色的口红，一个精致的小美人儿又出现在镜子里。虽然化妆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手到拈来了，但那天我不知不觉用了两倍的时间来妆扮自己，直到满意了为止。又在镜子前翻来覆去试穿了好几套衣裙，最后才选定一套能凸显身材的淑女系长裙。% l\* z" m- u! a! d, `  
“哇，叶子，你……你太漂亮了！真是女神中的女神！”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约会地点，余东早就在等我了，见到我顿时呆了，发出惊叹。  
“你真油！”我抿嘴笑道，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喜滋滋的，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花，这竟然比我以前做出软件受到客户的称赞还要满足。原来，“女为悦己者容”的快乐果然不是男人能理解的。8 |" X# S+ Y0 s' J$ ~  
他像一个绅士似的为我拉来椅子，让我坐下来。  
在那一晚，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身为女生的“特权”，开始的时候，我对余东各种贴心的照顾很不习惯，比如他总是把最好吃的让给我，总是顺着我，我只是不经意地说了句，我喜欢吃鸭脖子，过了二十分钟，他竟然让人给送来了。这些都让我受宠若惊，以前我追林慧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用心过。跟老婆恋爱是媒人介绍的，加上对林慧余情未了，就更没有那么热情了。  
我告诫自己，这些都是这个富二代为了追女生的惯常技俩，我可不会上当。0 H( s& u; P$ `$ G: ?7 K  
当我走出会所的大门，一阵冷风吹来，我下意识地抚了抚手臂，紧接着，一件西装就披在我的身上，带着男性的体温。我忽然有些感动，觉得自己似乎不再孤独，不再无助，他像一个贴身的保镖，给我安全感。% x/ T/ M$ W3 A: w  
“天冷了，下次可以不用穿裙子的，身体要紧。”余东关心地对我说。  
“嗯。”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拉紧了西服。  r6 |& @% u4 A. z) l' [! \_! E  
“叶子，经过这次波折，你似乎比以前更成熟了，也更美了！”余东说。+ u) x2 W$ d% Y# z3 j0 e$ b  
“是吗？我不觉得。”其实我心里明白，尽管我的心理变了很多，但比起真正的叶紫来，我远没她那么活泼天真，毕竟我是经历了四十五年人生的中年男人。# {9 m8 g! O. @1 ^5 W' Z  
“我很喜欢现在的你。”他深情地说，听到他这句话，我的心扑扑直跳。  
他靠近我，很自然地揽住我的腰，我下意识地躲开了。) P! J9 O6 ^3 U/ ]3 p9 Z6 F' C  
余东也没有勉强，开车送我回家。  
回到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眼前总是闪着和他见面时的情景。今天晚上，余东似乎特别高大英俊，幽默大方，对我很体贴，最重要的是，我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许多原来的我有的特点和没有的特点，让我感到既亲切又充满新奇感。虽然他只是二十五岁的男生，但似乎拥有成熟男人的魅力，给人以安定沉稳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他说话。; Y5 `  G' D1 \_" n% q  
我这才相信，叶紫选择他是有理由的，就像当初林慧选择了叶明枢一样。/ \+ w+ H: b7 J) G  A  
从第一次约会后，我对余东的邀约几乎没有了抵抗力。虽然我还保持着清醒，但每当他打电话来，我都有一种特别的期待，渐渐竟成了习惯，如果哪天他没有来电，我就感觉像缺了什么似的。余东也十分听我的话，我要求我们的交往不要公开，他就从来不在众人面前显露，因此，我的办公桌上反而没有了鲜花，校门口也没有了他等我的身影。  
葛老师好奇地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的孤傲，两个男孩都吓跑了。我笑着说这样最好。她劝了我好大一堆话，说女人要待价而估，但千万不能错过好姻缘。- P$ `4 \\* Y\* ^  P3 f9 s4 s) x  
我问她这两个男孩谁更好，她说当然是余东了，人家是真正的高富帅，这就是难得的好姻缘。我骂她太现实了，她说女人就要现实点将来才好，不能像她，碰到个将就的就嫁了。她说我跟余东是最相配的，将来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官家千金嫁入豪门，将来的小日子红火着呢。, P. X# k$ y( q# C5 u  
听着葛老师的一席话，我反而没有反驳了，心里倒生起一种甜蜜的期待感，就好像以前我憧憬跟林慧过幸福的日子一样。这种感觉又让我有些儿恐慌，我知道，这可能代表我已经爱上这个男孩。  
我发现自己开始对余乐有了牵挂，在约会之前，我情不自禁地精心打扮自己，揣摩他的喜好，心里紧张又兴奋。当他在电话里咳嗽了几声，我担心他是不是受了寒；我劝他少抽烟喝酒，因为烟酒对身体不好，尽管我是男人时很喜欢抽烟喝酒；我劝他不要熬夜，因为我年轻时就因为不懂这道理，上了四十岁后身体迅速变差了。我在意他说的话，在意他对我的看法，有时候，会因此而生气烦恼。% e- ~6 R0 i% C# m  
我记得上个月，在我们的第五次约会里，他带我去海滨公园玩，我无意中发现，他的目光经常落在那些身材高挑的女孩身上，这让我很生气，我知道，与他的身高相比，我的身高太娇小了，我只到他的肩膀，虽然他嘴上什么都没说，但我清楚，他其实喜欢女孩子穿上高跟鞋。为此，我的心里酸酸的，他看出了我的不快，问我怎么回事。我突然什么都不想跟他说，赌气跑回了家，弄得他莫名其妙。$ b7 l- O" J9 P  
其实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只是觉得心里很烦，不想说话，过后想想，自己实在是太冲动了，有点儿不可理喻。想起以前面对女孩时，也总是感叹她们的心思如天上云，晴雨不定，原来自己成了女孩，也是脱不了这女性的情绪漩涡。4 f& T' ?: O- t; H  
自从成为叶紫后，叶紫原先的高跟鞋都被我理到了床下的大纸箱里，我买了很多舒适的平底鞋，从来没穿过高跟。  
我回到家，脑海中总闪着余东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那些女孩的高跟的景象，心里骂着他，原来天下男人都一样，包括以前的自己，女孩们真的不懂高跟和黑丝对男人们的致命吸引力。我想了想，从床底下拉出了琳琅满目的高跟鞋。  
我傻呆呆地看着这些华丽的鞋子，不禁咂舌。叶紫的高跟鞋大部分在10CM以上，而且很多是钉子跟，光看着就吓人。! m% w/ ~- W2 f/ g' t  
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叶紫和豆豆能成为好友，是因为借助了高跟，这样就与喜欢穿平底鞋的豆豆身高就相差不远了，要是没有身高匹敌，想必叶紫是绝对不会跟长腿的豆豆一起走路的。这么多天来，我竟然和豆豆一起肩并肩逛街，显得自己特别矮小，要是叶紫泉下有知，恐怕会骂死我。  
我穿上一双白色高跟鞋，尺码倒是刚刚好，叶紫选鞋肯定是行家里手，一点儿也不夹脚。当我站起身来时，不由被它吓到了，就像踮着脚板踩着高跷似的，战战兢兢的不敢移动脚步。我扶着床沿和墙壁，小心翼翼地挪到落地镜前，才敢站直身子。, z3 a/ V$ M" K1 n/ h  
镜子里映出我比原先高了一大截的修长身子，小腿和臀部都有一种紧绷的感觉，由于重心往前倾，不由自主地便把肩膀往后挺。我把身体转向侧面，果然发现自己的曲线变得更美了，细细的小腿更直的，浑圆的小屁股更翘了，连胸部也似乎更挺了。原来高跟鞋还真有这妙处，怪不得那么多女孩宁愿让脚爱苦也对高跟趋之若鹜。  
我试着走了几步，开始时不适应，但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竟发现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痛苦和困难，反而很快适应了。% q5 q/ s! ?3 j! ]' K; I; g7 y  
我终于明白过来，这又是叶紫身体带给我的礼物，她长期的高跟锻炼，使脚部和身体早已完全适应了高跟，我现在只是启动了恢复模式。  
有了这个认识，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出门体验一直穿高跟的感觉。不过，我的大脑跟穿上高跟的身体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协调，刚一出门下楼梯时，便出了危险，一个重心不稳，踉跄着差点儿摔了下去，幸好扶住了扶手，才酿成事故。有了教训，我就小心多了，小心移动两腿，迈起小步子。  
从尴尬的摇摇晃晃，到能够几乎顺畅地走路，并没能花费我多长时间，我的身体记忆告诉我，这些已经是叶紫的本能，只要我忘记它，就会立即获得技能，轻车熟路地驾驭高跟鞋。果然，不到一下午的时间，我几乎完全恢复了对高跟鞋的掌控，再也不担心扭脚或摔倒了。这让我非常开心，早知道这么简单，我老早就可以穿了。不过，又否定了这个荒唐的想法，换做几个月前，我会主动穿上高跟吗？  
天已经冷了，当我穿着宽领幻彩毛衣和金色高腰毛线包臀裙，踩着漂亮的高跟马丁靴，一身甜美的邻家女孩形象出现在余东面前时，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现在，我的身高到他的耳际了，走在路上，谁也不能说我们不般配了。! K% J\* V3 h' o& n. G9 N0 s  
“我这是为你而穿的，今后，你可不许再看别的女人！”我嘟着嘴说。& s0 o( e) f2 |\* C5 J; y  
“傻瓜，就算你不穿高跟，我也不会看别的女人。”余东怜爱地刮了刮我的鼻子。9 T\* u$ I" ?1 n: G7 o6 Z% L( }  
“骗人，男人的话我可不信。”我说。  
“那我不如再骗一骗你喽。”余东说，“你闭上眼睛。”  
“你做什么呀？”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但每次他都会给我惊喜，这种经常的新鲜感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我照他的话闭上了眼睛。2 }! B2 E\* F  y! {/ P' Y3 ^, a  
“可以了！”他说。  
我睁开眼，一切照常啊！“你搞什么鬼？”我困惑地看着他。  
可一提手，发现肩上包包的重量不对，低头一看，天哪，不知他耍的什么戏法，我肩上的旧包包竟然变成了一只崭新的LV名牌包。这只包包我以前和豆豆在专卖店看过，起码要四万元，当时连想都不敢想。$ I3 Q5 l8 M; |  
“我知道你喜欢这包包，这是送你的礼物！”余东深情地说。+ l3 o8 c8 C5 k2 k! T  
“哼，原来你工作做到豆豆那儿了？”我看中这只包包的事情只有豆豆知道，余东他肯定从豆豆那儿得到信息的，我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乐开了花。  
有人说，女人是物质的动物，我觉得，女人并非物质，而是太热衷于对美和品质的追求，对于高品质的名牌和一切美丽的事物真的一点儿抵抗力都没有，这怪不得她们，是她们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在作怪。我虽然意识核属于前身，除了这花生粒大小的区域，大脑可属于生为女人的叶紫。这并不是以生理性别为准，男性大脑里也有女性的成分，女性大脑里也有男性成分，看哪部分占的比例高了，对于叶紫来说，应该是十分女性化的大脑，我根本无力改变。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心里的纠结慢慢化开了。我不应该对抗叶紫的大脑，而是应该接纳她，正如她接纳我一样。. z1 N6 e0 C% M' x  
这次余东约我看电影，是我喜欢的《匆匆那年》，我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来欣赏这部影片，因为我从男主角身上看到了前身的自己，又从女主角身上看到了叶紫以前的影子。我流泪了，似乎也在感伤那匆匆流走的岁月与人生。余东默默递过纸巾，我拭了泪，不好意思地掩着脸，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红红的眼圈。+ w7 B: h0 t( Q7 p0 ^2 V  
在黑暗中，他的手牵住了我的手。我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他的手很有力，我试了一下，就放弃了摆脱他的想法，任由小手在他的掌中捏着。  
余乐的手好有力量好暖和啊！! j. ]+ A9 ^8 }9 a  
到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摆脱的勇气，像一个小女友似的，被他紧紧牵着手，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这是我第一次被男生这样牵着手，感到十分难为情，但又觉得这双手很温暖，很有安全感，让我什么都可以不想，只要跟着就行了。4 N/ A4 S: S: Q" p  e$ ^! ?; }  
我告诉自己，我是叶紫，我是一个小女生，我应该做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不知不觉间，他十分自然地轻揽我的腰，这回，我没有拒绝，我们并肩走在美丽如水的夜色中，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距离，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体温和呼吸。) B0 h8 b; f, B  
余东幽默地跟我开着玩笑，说着小话，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下来了，他揽在我腰间的手更紧了，我犹豫着，最终把手也搭上了他的腰。  
寒夜里，我们相依的身体被路灯拉长着剪影，就像一对亲密的小情侣。1 c$ }9 X; g  o2 I, z+ l6 K7 e  
余东跟我碰了碰红酒杯，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老婆，你喜欢我给你买的这套金色裙子吗？”余东略带醉意地说。' k7 o8 Q7 y. ?\* M: W  
“喜欢，漂亮极了。只要你买的我都喜欢。”我说。  
“老婆，嫁给我吧！”余东突然说。9 ^1 e) w  \4 g8 W: F  J  t  
我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他，随即摇头：“不行不行，我还没做好准备。”) Y4 t- a8 ?! F( H% C5 |  
当他叫我老婆时，我不由想起了我的老婆雅玲。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老婆了，我们之间的通话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偶尔打一下，也只是互相道个安，了解一下彼此的情况。当然，我还是隐瞒了我跟余东的交往。  
我发现女人的心真的好小，当我心里装着一个余东时，对其他人都往边上靠了。在工作之余，闲下来时，满脑子都会冒出他的影子。我开始主动给他发微信，打电话，以前总嫌女人烦，现在我算是理解了，女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但愿余东不要嫌我烦。好在他并没有显出半点厌烦的意思，有时候有事没及时回复，事后也会跟我解释。. V  J8 `: N3 A  
我们对对方的称谓也慢慢变得亲密起来了，从最初的直呼名字，到叫小名，昵称，再到亲爱的，我的心理障碍在爱情的鼓舞下一点点被突破，最后，甚至叫起了老公老婆。  
尽管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最终纸是包不住火的，最先发现的是白玉。她说，我最近变得很有女人味了，不是原先那种光靠打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浑身透着的女人味，光彩照人。2 M' Q5 v5 ^6 L( C  
“你是不是恋爱了？”白玉笑着问我。  
“哪有？”我摆手道。9 q8 e/ \_\* E) F( M) m$ k- `; d  
“少不承认，我是过来人，难道这点儿还看不出？能让你改变原先的誓言穿上高跟的，无非为了男人，没别的原因。”白玉说。  
“才不是，我是为了好看。”3 L/ G; [! E0 v' Y3 @$ l& D: S  
“女为悦己者容，这有什么好害羞的。”白玉笑道，“你早已是个百分百的女人了，难道还不想抛弃前身的思想？”  
我不说话了。  
“放开吧，真正开始你的人生！”白玉拉着我的手，恳切地看着我。8 l! i. p+ p' v/ @" i( f+ r  
“可是，我无法面对原先的妻儿……”我说。3 O' B# c7 x8 s5 l' g  J  
“放心吧，雅玲祝福你的，况且，你也祝福她的，是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听出她话里有话。/ x1 {, ?" e. u, z% S  
“事到如今，我也不隐瞒你了，雅玲其实已经和蔡国涛同居了，为了不打击你，我们决定暂时瞒着你。”白玉说。4 B' w1 B7 Q! B, c" u$ s) n  
我呆住了，想着曾经心爱的女人终于找到了新的男人，心里不禁五味杂陈。: p7 z+ b! @) H3 g/ Y% k  B  
下班后，我偷偷跑到原来的家外，躲在角落里观察。一眼就看到阳台上，老婆的内衣裤和蔡国涛的挂在一起，已经亲密无间了。果然，蔡国涛和我老婆下班回家，成双入对，加上我的儿子小浩，三个人说说笑笑，俨然是幸福一家。  
我觉得自己像被抛弃了，那天晚上，我趴在余东的肩头，痛哭了一场。余东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但他很有耐心地安慰我。  
我哭得梨花带雨，他拿出手帕来替我擦干泪水，一是哄小孩子似的哄我不哭，有什么伤心事让他来解决。  
在这一刻，他抱住了我，俯下身把滚烫的唇压在我的红唇上，我窒息了，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以及被男人吻的尴尬与刺激，但在他的吻中，我仿佛流浪的小猫找到了温暖的家，无以伦比的安全感和甜蜜包围了我，没有恶心，也不讨厌，这比我想像中的要不知好上多少倍。我情不自禁闭上了眼睛，来享受他的吻。好久，他才从我唇上移开，我看着他深情的目光，突然觉得，我不能再骗他了，尽管白玉再三交代，不能向外人透露脑核移植的半点风声，但我实在受不了骗一个痴情的人。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听完后，觉得上当受骗了，你可以去报警，也可以从此后不理我。”我犹豫了好久，终于说。6 f- U, j: p( K$ t4 ]  V' o8 u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发誓这一辈子都不会不理你的。”余东说。  
我很感动，但我清楚，当知道了真相后，没有哪个男人会接受这残酷的事实的。  
“其实我不是叶紫！”我说，在他的目瞪口呆中，我以平静的语气讲完了我的故事。# P. q& D; A/ @  
“这，这怎么可能？”他看着我，后退着，接着跑了出去。  
果然，我的预料没错，他同样也不能接受。但我的心情突然好多了，仿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半个月后，我已经平复了心情，回归到正常的工作。那天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时，赫然发现校门口停着那辆熟悉的法拉利跑车，跑车上满载着一车的玫瑰，跑车前站着一个帅哥，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跑车上喷涂着闪闪发亮的金字：“叶紫，嫁给我吧！”引来了许多师生在围观起哄。  
我吓呆住了，没料到余东会回来，而且会以这么张扬的姿式出现在我面前。  
“在一起！在一起！”学生们在起哄。) ?2 L/ n- u6 ^8 i' ?5 u; R  
白玉乐呵呵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快去吧，你的真命天子到了！”( y% t) W7 q) w0 e; h) ^  
在众人的催促下，我尴尬地走到余东面前，却不知怎么跟他说。0 n\* w  \_# ~" Q, Q5 G% v8 J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是我的新娘！我说过，我喜欢现在的你！”余东按住了我的嘴，一把把我横抱起来，放进了满载鲜花的敞篷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发动引擎扬长而去。  
  
三个月后，我穿着比基尼，无比惬意地躺在巴厘岛的黄金沙滩上晒日浴，余东在身边为我全身涂防晒油。8 t\* T3 ?# m9 j9 S; t$ b" T. f  
这是我们的蜜月之旅，在一周前，我们刚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女儿出嫁前，做妈妈的都要和女儿密处一会儿，教她们做人妻和当人家媳妇的经验，林慧也不例外。  
林慧走进我的闺房，反锁了房门，端详着身穿洁白婚纱如白百合般的新娘装扮的我。& o" ?" ]2 W$ t& m2 \# \_4 Z4 z) s  
“妈……”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m; h3 K7 q  x3 f" G3 u  
“孟子，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终于说。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  
“孟子，别再骗我了，其实，我早已知道你的秘密。”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紧张地问。  
“其实，从你在医院苏醒的那一天，我就怀疑你了。后来我一直在偷偷关注着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住回你的家吗？因为我想确认一下，果然没错。你是我的前男友，我了解你的习惯和说话的方式，我也知道你的喜好，这些都是骗不了我的。虽然，你越来越像我的女儿叶紫，可世界上最了解女儿的就是母亲，没有人能永远冒充女儿而不被母亲发现的。”林慧叹道。  
“对不起，我占用了叶紫的身体，欺骗了你的感情。”我低头说。; \_" `; m3 i: L" i\* w; j  
“也许这是一种报应吧，当初我离开你嫁给老叶，深深伤害了你，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老天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补偿你。但我很高兴，你能替妞妞活下去，完成她的人生。”林慧说。- b( u2 s6 B8 ?  S5 @  S  
“阿慧，对不起！”我哭了。7 g! a: [  t7 ]1 ?' X6 g3 ?  
“傻姑娘，再哭妆都化了，你不想变成个小丑上台吧？”林慧替我擦眼泪。  
“阿慧，谢谢你。”我止住泪水，看着她。  
“你以后又叫我阿慧了吗？”阿慧微笑着说，“你可是我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从小就是我的掌上明珠，是我永远值得骄傲的女儿！”  
“妈……你是我永远的好妈妈！”我抱住了她。  
“乖，这才是我的好妞妞！妈现在惟一对你的要求，就是要努力一把，生个大胖小子，我好抱外孙子。”林慧说。! m- q7 U1 c0 ?+ z" n$ |- r  
“这……”我羞红了脸。  
“我把宝贝女儿的身体都给了你，这要求不过份吧？”林慧笑道，“好了，跟你开玩笑了，等会儿新郎倌就要来接你了，趁还有时间，我要履行母亲的义务，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个贤妻良母。我们对叶紫的家教一直很严，所以叶紫也是守身如玉，你可没有破格吧？”  
“我不敢，我还是处子……”我难为情地点头。\* s: b6 ?1 {' e0 z& ^& A1 [  
“这我就放心了，床弟之事，你就不用我教了吧，你当了四十多年男人，比我更有经验懂得如何取悦男人。”$ v: e4 v' ~5 V: W0 e6 n8 Y  
“这，这不一样……”我羞愧地说。  
“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林慧说，“我要教你的是如何作为别人的女人过好日子。虽然我们家不差，但余家是豪门，有很多规矩要守。”. x; {" P! z8 ?2 ~2 l/ ]  
于是，她结合自己的经验，从夫妻相处之道，一直讲到了如何持家理财，如何在夫家讨巧，令公婆欢心，家庭和睦。我这才知道，原来嫁为人妻有那么多条条道道，以前做男人时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过，不知不觉间听得入神，直到余东的迎婚车队驶进小区。  
我穿着华丽脱俗的洁白婚纱，踩着十三厘米高的水晶高跟鞋，挽着余东的胳膊，亭亭玉立地站在酒店的大堂里迎接参加婚礼的宾客，我的美丽纯洁受到众亲友的夸赞和祝福，让我几乎陶醉。' B( o7 t% L+ i  
儿子小浩和一个女孩一起当我的金童玉女，为我牵着白孔雀尾巴似的大裙摆。他永远也不知道，现在出嫁的不是他的叶老师，而是他的爸爸。他说我今天特别漂亮，就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 x4 E9 i5 n5 ~  
婚礼音乐响起，在众亲友的喝彩声和欢呼声中，叶明枢以父亲的身份把我带上红毯通道，把我的手交到舞台上的新郎余东手中。  
婚礼隆重而华丽，司仪掀起了一个个小高潮，余东高价请来的婚礼团队果然不同凡响。- W( k) c4 b+ t# f\* T  
观看婚纱照PPT、证婚人致辞、双方父母致辞、交换结婚戒指、当众深吻、开香槟、喝交杯酒、切蛋糕、为公公婆婆奉茶、现场明星表演、抽奖……一个个环节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c# A4 |& O" w8 C% l$ ~2 v$ O  
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婚礼，那次是以新郎的身份迎娶雅玲，只在一个小饭店举行，简单朴素，和现在比天壤之别。这是属于每个女孩心中的梦幻婚礼，我在兴奋之余，看到了台下雅玲复杂的目光，觉得真对不起她。  
仪式结束后，我换上火红色的新娘旗袍，和余东一起为每桌敬酒。当敬到雅玲时，我百感交集，一定要亲自喝完这杯酒。  
“你今晚真美！”雅玲举着酒杯看着我。" H4 b) ^' A& w  
“对不起，让你看笑话了。”我把酒一饮而尽。6 m2 E, ^, C+ m5 r  
“想不到你比我还心急，不过，我真心祝福你！今后，你要做个好老婆。”雅玲也一饮而尽，眼里却闪动着泪花。. D8 D  L) i+ Z( m8 v! ?\* s  
“我会以你为榜样的。”我也抹了眼角的泪花。  
“放心吧，嫂子，我会疼她一辈子的。”余东在一边说。雅玲已经知道余东得知我的真实身份了，她说我遇到了真正爱我的人。  
雅玲笑了，小声对他说：“新郎倌，你用不着疼他的，晚上要替我好好报仇。当年他可是粗鲁得很。”  
“你说什么呢？”我轻打了她一下，又感激地跟她说，“不过，真谢谢你替我保留了最珍贵的东西。”  
“这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雅玲笑道。  
我看了看在旁边听得云里雾里的蔡国涛，问，“蔡大哥，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呀？”' R0 {\* O. u6 z  T% t6 {  
一边的豆豆插话了：“叶子妹妹，你真是我的好姐妹，我哥和嫂子的事多亏了你。他们呀，定在四个月后办婚事，到时你可要作为媒人致辞哦！”1 p7 Y7 `$ T7 |) y2 s+ R3 r9 y0 b  
“嗯，我会准备的，祝你们幸福，希望小浩有个好父亲！”我摸了摸边上小浩的头，意味深长地对老婆说。0 n" y' `; v( C. H  
敬到白玉夫妇时，余东抢先对两夫妇说：“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叶紫！也没有今天的我们，你们真伟大！”+ o9 J% d/ S2 i8 u# q4 u4 h6 H  
“请你保守这个秘密！”林勇与他碰了杯。  
白玉也跟我碰了杯，在我耳边调皮地说：“怎么样？这个赌我赢了吧？”  
是的，白玉赢了，我输得一塌糊涂，但是，我相信我是最大的赢家，因为我赢来了叶紫的后半生，现在，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对此后作为女人的幸福生活的期盼了。& \' l3 E0 C0 V  
“是的，我输了，但我并不后悔。说吧，你想要什么？”我说。  
“你必须得生个闺女，我的女儿和小张老师的儿子配了娃娃亲，我的儿子可不能落单啊。”白玉笑道。  
“白玉老师，这个叶紫得向你学习。”余东说。7 j) J6 M2 y# Z! Z& ~4 `& J  w  
“傻小子，你真了不起，晚上加把油！”白玉向余东挤了一下眼睛，竖起了大拇指。  
  
喧闹的豪华婚礼终于结束了，余东和我回到了我们的新婚房——他爸爸特别为我们购置的郊区别墅，这个别墅区宁静而幽美，我很喜欢。装修风格也由着我的喜好设计的，这点余东对我真是百依百顺，他说房子的事，女主人的想法最要紧。- \6 q1 {& ?2 Y+ A4 m  
送走最后一批亲友，别墅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V0 ^' X) X. j- ~2 n  
“好累啊！”我一屁股躺倒在客厅沙发上。  
“宝贝，不如我们洗个鸳鸯浴，就神清气爽了！”他走到我边坐下，眼晴中冒着热情的火焰。  
我还沉浸在婚礼的兴奋之中，差点忘记了今晚的洞房之夜，经他这么一提醒，才猛然想起，一直令我尴尬和恐惧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 c) Y5 e. ~+ ?0 |  
“让……先让我适应一下好吗？你知道的。”我坐起身对余东说。) |7 m; R$ y4 Q+ c\* o8 s2 ?! |  V  
余东笑了笑，说：“好吧，我先去，希望十分钟后你能进来！”\* w- r3 S& L3 o! V# |8 T  
我点了点头。. Q; G) v: Z( p0 h) e9 V& i9 M8 s  
余东去了浴室，我们家的浴室很大，多功能的大浴缸最适合夫妻间的鸳鸯浴。为了营造浪漫的气氛，余东还特地配了可以变化的灯光。\* q0 S& M' Q& p) u0 h  
我听到他在里面哼着歌，步入浴池中的水声，心里越发地紧张。0 M) Y8 T7 `- Q4 v6 L$ E! C  
我该怎么办？这一关是逃不过去的。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叶紫，我是女人，我是妻子，以前的我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我的前世，一个幻影。可是，另一个声音却在说，你当了四十五年的男人，你永远是孟子，只是借了叶紫的身体。  
我在客厅里焦虑地踱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6 k" W) S# @( G\* Y# z7 \7 E7 d  
就在这时，浴室的门唰的打开了，余东一丝不挂地出现在门中，高大健美的身体像一个太阳神似的站立着，浑身淌着水，十分性感。我一眼就看到他胯下挺立着的巨大男根，仿佛一个骄傲的骑士。+ ?! o0 N: S' z  
余东向我走来，我慌张地退后，叫道：“余东……余东，等等，你要干什么？”4 V4 ^# x5 \# H# e  
可腰间一紧，娇小的身体早被余东抱了起来。  
“不要……不要啊！”我的全身发软，被他抱入了浴室，哗啦一声，被他扔进了大浴池中，温暖的水顿时包围了我，我连同婚礼旗袍一下子全浸湿了，大红旗袍湿湿漉漉地紧紧贴在皮肉上，该凸的更凸，该翘的更翘，显出美妙无比的胴体。现在的我对男人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湿身诱惑。; a7 {) b, l2 t\* e  
“你干什么啊？”我生气地叫道。  
“我真怀疑你是孟哥变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这么害羞忸怩呢？”余东哈哈笑道，也步入了浴池。  
“你不懂的。”我干脆坐在了浴池里，哼了一声。  
“我是不懂，也不需要懂，我只懂我爱你，爱现在的你。”余东说，“叶紫，我要让你记住，不管你以前是谁，你现在是我余东的女人，直到永远。”  
我被他的话感动了，竟哭了起来。  
“我伤害你了吗？刚才是我不对，我太粗鲁，但我克制不了自己。”余东替我抹去泪。  
“不是，我是感动。”我说，“你说的没错，过去的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我。”  
“傻瓜，我喜欢现在的你，也代表我接受了过去的你。你做过男人，一定知道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女人，从这方面来讲，我已经赚了。”余东说。' M5 z\* d5 i3 Z2 N- D  
“哪还有你这么想的？”我被他逗笑了，又正色道：“不过谢谢你，让我真正找回了自我。”- ?3 w, i+ z7 w2 }1 F+ i' k  
“亲爱的，说实话，当你跟我说出你的秘密那天，我一时间接受不了，可当我回去后，经过一夜的纠结，才发现特别的你让我特别兴奋，特别喜欢，这在其他女人身上从来没有过的。”余东说。6 X& ]0 ]\* y3 o% m\* ?  q  
“原来你好坏的！”我生气地拍了他一下。\* r! o" K- j+ w3 |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芸饶着我的心……”余东在我身边唱起了老歌。  
“去，你这个小屁孩，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我故意嗔道。2 L( z8 d5 z, Y; F+ v\* K  
“大叔，你现在可以履行人妻的义务了吧？”余东在我耳边暧昧地笑道。  
“才不呢，你想强奸我吗？”我护着胸说，高隆的绣着喜庆凤凰的旗袍胸部浸在温水中，似乎在水中微微荡漾。% P4 e: i4 ]  Y4 D  
“你想让我强奸吗？”余东坏笑道，移到我的身后，把我头上的盘发簪子一拔，顿时，我的满头秀发像瀑布似的飘洒下来。现在，我的长发早已超过了原先的叶紫，最长的地方几乎及腰了。1 z5 f3 G3 Z$ Q\* s  
接着，一双大手从我的肋下水中穿过来，握住了我的两只奶子。  
“你干嘛……”当我回头时，嘴也被一张热烈的唇堵上了。我的全身一震，仿佛被人捏住了软肋，竟然无力挣扎，只感到全身都异样了，麻麻的，心扑扑直跳。  G/ k$ O, p0 U6 K- ^, Y\* }  
这是一个多么绵长而热烈的吻啊！我们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了爱的坚定和热情，我几乎融化在这样的热吻中，这在以前，包括做男人时，都没有过这种让人全身都起反应的吻，这就是女人对吻的感觉？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并蔓延到全身，整个人都温热起来，让人非常满足和充实。我闭上了眼睛，细细享受余东带有男人烟草味的湿吻，感受着他的舌和我的舌缠绕吮吸的快感。  
许久，他的唇才离开我，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余东特别地光彩照人，英俊雄伟，对我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你的双颊好红，真可爱！”余东摸着我的脸，抬起我的下巴说。" H% [, ^0 L. j7 ^  
“你也一样！”我冲他笑了。  
“你的胸好白嫩！”他盯着我的胸部痴痴地说。  
我低头看到胸前雪白一片，不知何时，旗袍上的襟扣已经被他全打开了，露出了深深的乳沟，顿时连耳根都羞红了。$ ]$ E; Y7 w! H1 Z  
“我真想不明白，你以前可是大老爷们，为什么现在比普通的女孩还爱害羞？”余东摇头说。) K) S' \3 v  ?: S& a$ E, a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叶紫的天生体质吧！”我说。  
“不是，叶紫以前跟我约会时，也没有像你这样子的。”  
“难道你想看到我汉子的一面吗？小兔崽子，尽不学好！相不相信老子收拾你！”我粗着嗓子装男声。1 B) Q; e\* h\* }; Z2 w+ b' @  
余东哈哈大笑，连连摇头：“不像，不像，怎么看都是小女人。不过，我喜欢你小女人害羞的样子，我的大叔老婆！”  
“你再这样叫我，看我不打你！”我嗔道。  
“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别生气。”余东讨饶道，“你这一身旗袍在水中泡得也够久了，难道准备着继续这样泡下去？”  
经他这么一说，这衣服湿湿地粘在身上确实怪难受的。可在男人眼前以女人的身份脱光光更是怪怪的，让我异常羞耻。% k. h+ W; e8 N\* ?. T; O2 `  
这比起在雅玲面前展示身体更让我无地自容，可我现在是他的老婆，一个新婚的妻子，必须这么做。  
“你闭上眼睛！”我说。% D1 l) @$ p: J% n5 e$ G  
余东听话地照做了。  
我从池中站起身来，一件件除去身上的衣服，直到一丝不挂。0 p1 F% p  u, e6 Y  
余东睁开了眼睛，眼神中放出惊喜的目光，我下意识地遮住了乳房和下体。  
“老婆，你真是我的女神！”余东笑道，“你不需要再遮掩什么，把手放下吧！让我们坦诚相对。”  
我看着他炽热的眼睛，缓缓地放下了双手，全然向他呈现我的美体，他贪婪又火热的目光细细扫视着我的每一个隐秘处，我觉得所有残留的男性自尊都随着他火辣的目光所及烧为灰烬，像剥脱的纸灰似的扫落入浴池中。2 e( t0 z: b0 k: ~  
“老婆，你太美了，让我都不知道怎样夸你了！”余东不失时机地夸赞我。3 v' Z  r# H. Z; P" x  
“那就别夸了！”我在他的对面坐入水中，只露出肩膀，虽然水中的胴体若隐若现，但起码这样让我感觉不像刚才被他一览无余那么尴尬了。余东调暗了灯光，打开轻音乐，不知从何处变戏法似的变出一瓶红酒和两只高脚酒杯。  
我会意一笑，他还挺懂得浪漫的。我以前当男人时可没他那么细腻，可自从变成叶紫后，爱上了看言情小说和爱情剧，加上女性荷尔蒙的浸润，竟慢慢变得对这些原本嗤之以鼻的所谓浪漫没有了抵抗力。幽暗的环境和抒情的音乐让我放松下来，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1 V. n) g4 k; }  
我们的腿脚在水下触碰着，余东的腿毛很长，碰到我光滑的肌肤，有些毛茸茸的，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刚开始时，我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几度想避开他。其实我答应嫁给余东以来，连接吻都没有几次，一来是心里的槛还没完全过去，我虽然对男人产生了感觉，但并没有达到天生女人的地步，确切地说，我现在几乎在男女之间摇摆；二是我有意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我决心继承叶紫的想法，不到新婚之夜不能献出自己。这对余乐是个巨大的考验，但他竟然真的有耐心，几乎没对我做出格的事。他说大不了再忍几个月，也够难为他的。8 @8 I2 p. i, k4 ]2 I& A' O, c' Z  
余东往杯子里倒了半杯红酒，递给我一只。  
“亲爱的，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干杯！”他跟我碰了杯。  
我抿嘴微笑着，跟他碰杯，一点点啜饮。  
余东喝了一口红酒，说：“有本书上说女人在洗澡的时候，通常只会做两件事。” 9 p7 W" q; b1 @+ I" W  
“什么事情？”我问。  
“80%的女人会唱歌，20%的女人会自慰。”) E$ s, k: F3 M- g. U) ^  
“哪有这种理论啊？”  
“你知道唱的是什么歌吗？”   
我摇摇头。0 u. l% w$ p) \% Z  
余东哈哈一笑：“不会吧，你难道是那20%的中的一个！”& l3 c. T7 b# R! d  
“你好狡猾！”我这才发觉自己着了余东的道，在水下重重蹬了他一脚，却被余东趁机捏住了脚掌，趁机在水下抚摸着我的小腿。我本能地缩回腿，可浴池虽然大，毕竟是家庭浴池，只有有限的空间，根本无法躲避他的抚摸。  
“你……你快放手，好……好痒！”我打了个颤。可他的手越来越来老实，从小腿肚子抚到了膝弯，这个地方特别敏感，但好舒服。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肤如凝脂。”余东赞道。# ]0 R6 F5 v" s: q: ?6 f  
“你好肉麻！”我白了他一眼，却没有再缩回腿。  
“男人就应该肉麻，我就不信你以前没说过类似的话。”余东说。  
是的，我以前也经常在性爱前对雅玲说类似的情话，这种情话对女人来说很有杀伤力，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虽然明知男人说的是应景的夸张话，甚至是谎言，自己却仍然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喜欢。0 T1 R' B0 U$ h- A/ ]. d  
“所以，你说这些话对我没用，因为我又不是无知少女。”我违心地反驳他。  
“不对，你的眼睛告诉我，你爱听这话。女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余东看着我的眼。6 F; [7 w" F; ]% l\* d  
“在我之前，你有几个女友？”我转移了话题。  
“你要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那还用问？”  
“那我说实话了，之前，我经历了五个女人。”  
“那么多？”我吃惊地看着他。, ]+ c) D. ~& n" W1 O- h  
“我发誓，你是我最后一个。”余东顽皮地做了个发誓的动作，“现在，你也从实说，你做男人的时候，经历了几个女人？”  
“我人老实，只有老婆一个。”  p# S7 c/ q0 o  
“你爱她吗？”" r6 O$ t" R. c0 o  H& t  
我不出声了，我想起了此刻的雅玲，她会在想什么呢？她的老公嫁作人妇，今晚洞房花烛，她会叹息吗？会流泪吗？或者，此刻她正躲在蔡国涛的怀里哭泣呢。  
“我很尊敬她，她是个奇女子，能替老公做出这样的选择。”余东说，“我觉得那个蔡国涛对她很好，她会幸福的，你不用太记挂。”  
我点了点头。  
“作为男人，你只有一个女人，真单纯，怪不得老天让你来做叶紫。”1 V8 ~, z9 |0 S' b1 p\* j  
“是的，我就是太单纯了，才失去了很多。”我又想起了林慧，老天不让我做她老公，却让我做了她女儿，这真是一个讽刺啊。+ C& t\* h; a/ G5 y" E& I+ ~  
“但我觉得，你现在得到了更多。”  
“是的，我得到了青春，得到了美貌，得到了优越的家庭，还得到了你，可是，这一切真是我的人生吗？”我反问。: K/ n0 `0 H: P2 j: @6 j" s1 V  
“我可以很明确地给你答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真正的人生。我会让你幸福，不会遗憾。”余东说。$ |; p) ?, V  s" v9 v. B  
我凝视着余东，心中很感动，喝完了杯中的酒，纯正的美酒容易让人陶醉，加上全身浸在温水中，血液循环的加速让我很快觉得飘飘然起来，四周的一切似乎也变得如梦如幻。英俊的余东似乎比刚才更富有魅力了，他健美的胸肌与宽阔的肩膀湿湿亮亮的，透着男人的性感。我发现自己竟然很喜欢他，就像以前见到美女般让我心跳爱慕。7 D3 X! J& z% z% P! @. P  
然而，当余东的手向我大腿内侧探索时，我仍然本能地紧张起来，夹紧了腿，拉开了他的手。  
“别，这太别扭了！”我说，“我……我觉得我像个基佬！”+ l6 F$ @  C: {6 J; q& d+ \  
“这又怎么了？这世界上拥有真爱的基佬多了，何况你是个正常的女人。”余东说。  
“你……你让我调整一下。”我闭上了眼睛，深呼吸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已经完全融入了女人的人生，却在真正面对男人的时候，感到心慌意乱，涌起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想要逃之夭夭。5 \_- E: `+ q" Y5 Y! E, q  
余东移到我的背后，说：“宝贝，我替你擦沐浴露吧！”  
未等我答应，他便倒了沐浴露在掌心，抹在我的脖子上，然后轻轻由颈后向下抚摩。' U4 a1 i; a: @5 }; [: S# B: P7 V  
“我自己来吧，这多难为情啊……”我说。  
“嘘！”他在我耳边小声制止了我，“你不要动，也不要说，只要闭上眼睛，享受我的服务就行了！”) S6 y8 W0 m7 A! E  
他让我趴在浴池边缘的按摩台上，一边帮我涂抹，一边为我轻轻按摩，熟练轻柔的手法让我感到特别舒服，我没有再拒绝，重新闭上了眼，任由他在我背部上下其手。  
“好纤细的腰肢啊！真美！”他的手在我的腰窝处揉动。( s& W! O8 ~  a! d! B: e  
“好痒……”我笑出了声，“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r% ]5 I" Q! J  
“可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夸你。你是我接触的女人中腰儿最漂亮的，骗你是小狗。”余东说，“我的第三任女友是个丰满型的，腰比你的两倍还粗。”' \_0 ]\* B+ l+ j' b  
“那不是母猪吗？”我咯咯笑了，“你真是饥不择食啊！不过，我还是男人的时候，还真羡慕你们这些公子哥，什么样的女人都有。”  
“你现在不更好吗？可以自由进出女厕所、女澡堂，什么样的女人都对你没遮拦了。”余东笑道。  
“这不是一回事好不好，我都成不了拉拉。”  
“所以，你更需要男人。”余东说。% ^$ t$ u8 h7 d% l$ P  
“瞎说，要不是看在你理解我的份上，我才不嫁给你呢。”我说。  
他的手掌沾着丰富的泡泡刚刚抚上我圆翘的屁股，听了我说的话，竟啪啪打了我的屁股蛋儿两下。/ F/ `- n2 ^/ G, S1 s  
“你要是再这样说，我要打你屁屁了！”他说。  
听到清脆又带着肉感的响声，我心里虽然无比羞耻，但却有一种莫名的悸动。  
“不要！”我娇声说。  
“那你得答应，好好让我揉揉！”余东说着，两只手掌撑开，在我的屁股上抚摩，在臀峰上打着转，一会儿又按压着快速抖动。8 ?  k$ u! C% ]# t, b8 F6 e9 a  
臀肉的荡漾竟让我心旌摇动，禁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下体里忽然一股湿热，似乎有股水儿流下来，整个人都变得十分异样了。直到此时我才发现，原来叶紫的屁股是性敏感地带。  
余东真是一个调教女人的老手，几个手法下来，我竟然不能自己，似乎整个人都酥软了，心里却想着他继续，暗暗对接下来的体验充满期待。8 z6 R( a9 K# a. ^' s  }  
他从我圆润的臀峰一路涂抹按摩下来，手掌探入我的两条大腿中间，大腿内侧柔嫩处的极度敏感让我紧张，却伴随着令人震颤的酥痒舒服。- ]! W/ `1 y3 z\* \$ L. X  
我期待他抚摸我的大腿根部，甚至希望他的手指抚上我的阴户，但他却像故意似的，偏偏避开了这最敏感的区域，向下按摩。3 [' }5 B, v$ @6 x0 ~- `" W  
我的内心开始骚动，下体里充盈着越来越多的淫水，痒纷纷的怪难受，弄得整个人都变得酥痒难熬了。  
当他让我翻过身时，我再也没有勇气拒绝，听话地仰躺在台子上，用一种似醉非醉的迷离眼神看着身边的男人。; W8 S$ X! Y, A5 Q  
“老婆，你真美！你的眼睛好媚！要勾走我的魂了！”余东打量着我的胴体说。  
我的心像小兔子似的怦怦跳着，呼吸也变得急促。当他的手扣住我的双乳时，我不由地重重呻吟了一声。0 n6 `2 z$ h" |. [7 a  
“老婆，你知道吗？你有三个生日。”+ d2 k; P) a7 N  
“三个？”  
“一个是你前身的生日，一个是叶紫的生日，一个是你变成叶紫的那天。你说，是不是有三个生日？”  
听他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  
“那你以后要给我过三个生日啦！”我笑了。  
“那当然了，而且我会亲手做这样的大蛋糕送给你。”余东调皮地指了指我的乳房。  
“去，你会做吗？”" K3 t- }/ m! t3 N4 \_7 w' O  
“我可以去学啊！”  
“等你学会了再说。”# k# [2 D5 U/ V7 ]9 x: W  
“那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G& }+ o7 p: Z0 B# l3 ?2 i! U  
他熟练地由外到内抚弄我的乳房，丰富的泡沫一圈圈堆在乳房上，让我的乳房看起来像两个半球形的奶油蛋糕。而他就像一个专注的蛋糕师。他用白色泡沫覆盖了我的乳房，只留下两颗红红的乳头，看上去就像蛋糕上镶嵌的两颗鲜艳欲滴的红樱桃，分外诱人。0 b; O( P7 d/ r% l2 l  
我从来没有想过，男女之间的性爱还可以用如此精致的方式进行。  
“你在干什么呀？”我羞红着脸问。( Q. S! |+ L2 y  M& r' L  
“我的蛋糕做得好不好？”\* L6 w( C9 P$ [+ R4 L\* n0 ?  
“我不理你了！”  
“不要，老婆，说实话，不是我蛋糕做得好，而是你的奶子太挺啦！”  
“是叶紫的发育好，我还每周坚持练瑜伽来着。”$ U0 i% o) w3 F' r\* ]3 {  
“你满意吗？”  
“还算行吧，起码省去了巨乳的麻烦，也没有太垂晃的感觉。”3 l& N2 K5 r1 H5 R- U' c0 N  
“虽然不是巨乳，但这样的乳房手感很好，有弹性，爱死你了。”他在我的乳房上揉捏，揉得我都快化了。  
“你做男人的时候，喜欢巨乳吗？”3 t- v. k2 P2 {  
“你是明知故问，是男人都喜欢。”0 D& f! [" R/ }! k( K  
“那倒不一定，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的，刚好盈手一握，有种艺术品的感觉，很带感。”他说，抓着我的乳房，我的乳房在他的虎口中鼓了起来，我发现晶莹如红玉的乳头变得更硬挺了，似乎比刚才长了不少。/ {\* h+ f# T: E  
他低下头，滋溜一声，把我的左乳头吸啜入口中。+ N$ o\* D) K4 P+ |$ D4 w) R- T  
“不要哪……”他突然的举动让我猝不及防，巨大的刺激使我呀的一声叫了出来。3 p+ D- i: {. Z' `% X  
伴随着他的舌头在我的乳头上快速搅动，全身发软的我已经无法再推开他，嘴上说着放开不要，却只能任由他在两乳上吸啜啃吻，渐渐的，竟连说话都没力气了，只能闭着眼睛享受呻吟。他爱抚了好久，才停了下来，我总算缓过神来。以前，听人说乳房是女人的第二个性器官，现在我算是体验到了这句话的真谛，这是我做男人时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出来的全新的快感。但除了肉体上的快感，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的震撼，当余东爱抚吸啜我的乳房时，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女人，我正在享受被男人爱的权利，我发现此刻的我无比充实和安宁。所以，当余东把手抚向我平滑的小腹，甚至神秘的三角地带时，我已经完全向他敞开了我的身心，不再拘束不安了。  
但他却偏偏不碰我最核心的区域，手指只到了阴阜就移向了别处，弄得我心痒难熬。' f9 w9 A3 k+ p6 V4 ?$ B  
正当我以为他不再触及我的阴户时，他的手突然滑入了我的私处，我猝不及防地受到极其敏感的刺激，不由呀的惊叫了一声，抓住他的手腕，本能地夹紧了大腿。  
“老婆，真想不到，你竟然有着好漂亮的馒头穴！”余东抚着我的阴户，惊奇地叹道。  
“好难为情……”我紧紧夹着他的手，不敢放开。\* T7 b2 S7 U' a' t: G  
“我真是娶到宝贝了！原以为这只在传说中存在，想不到我老婆就是，快好好让我欣赏一下！”余东笑道。  
“不要嘛！”我叫道，但腿被他扳开了，我最私密的地带终于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第一次被男人火辣辣的眼神盯着下体，我感到无地自容，同时，内心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激动，我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一点儿秘密了。# [' r" e/ ?. J% f/ B/ ~9 \. h  
我停止了抵抗，羞涩地闭上了眼睛，任他的视线在我的阴户上游走。) R% p! V1 J. K  |- Z0 W  
“好肥美的小穴啊！”他喃喃说道，用手指轻轻抚着我的阴户，就像在抚一件新入手的珍宝，大阴唇上传来的酥麻感让我打了个几个颤。  
我知道，叶紫的馒头穴令我自己都很喜爱，大阴唇肉鼓鼓的，严实地夹成一道细缝，如果不扒开，几乎看不见小阴唇。大阴唇上的阴毛细细疏疏的，露出粉紫色的肥美嫩肤，即使没有性的刺激，看上去也好像水汪汪的，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的。  
“太美妙了，待会儿我要好好品尝它！”余东用沐浴露轻柔地揉搓着我的阴户，一边说。  
我的全身被他细细涂抹了沐浴露，整个人变得滑滑亮亮的，在暧昧的灯光下显得无比喷火。  
“现在轮到你帮我涂了。”余东说。  
我跟他换了个位置，余东趴在台子上。当我把沐浴露滴在手心时，余东问：“老婆，你以前爱不爱看日本AV？”+ o: b& S+ @" v9 T  
“你又明知故问了。不过，自从变成叶紫后，我已经很少感兴趣了。”+ o1 t" E! T" ?5 C7 [- o6 F  
“那你看过浴娘系列吗？”9 X4 Z1 b: Q# e, k% `( t  
“你又耍什么花招了？”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让我像浴娘一样用身体来帮他涂抹。# N  @% e  T; i/ f( j- A8 F  R  
“我们试试吧，我喜欢！”他说。  
“你好下流！”我说。  
“夫妻之间不下流还能做夫妻吗？你以前对你老婆没下流过？”余东笑道。  
面对余东，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心软了，我发现我真爱上了这个调皮的大男孩。  
“那你闭上眼睛。”我说。) b7 H\* @% X- N& ^6 n  
余东听话了闭上了眼睛。  
我看着他健美宽阔的背部，肌肉的线条很是诱人，心里说不出的喜欢，犹豫了一下，终于爬上台子，在他分开的腿间跪下，轻轻伏下身子，柔软的乳房压在他富有弹性的背肌上，上下搓动起来。: C3 ~$ b4 R: R1 V  
肌肤和肌肤很快被沐浴露润滑了，两个身体像泥鳅似的滑溜溜的。  
“亲爱的，你做得很好……对……就这样……”余东发出舒服的声音，一边鼓励我。% R2 z; e$ l2 ?# p9 h3 ?7 }  
在他的鼓励下，我渐渐放得开了，学着以前在AV片中看到的女优的动作，用自己的乳房来搓他的每一个部位，慢慢加大搓动的频率与幅度，身体间湿滑的摩擦发出淫秽的滋啾声。4 y0 I8 @- X! F- k2 F2 P; j  
浴室里的大镜子已经被水蒸汽模糊了，只能看到隐隐约约叠着的两条白肉，我知道，现在的我看上去肯定很淫荡，扭动着身体，为身下的男人服务。  
以前，我也曾幻想美女为我这样服务，也曾试图说服雅玲，可惜我们家的浴室实在太小，根本没法实施，加上雅玲认为这样太过淫荡，也只能停留在幻想中。没想到，今天却以人妻的身份为自己的老公服务。要是雅玲看到现在这幅场景，该作何感想呢？2 o) u4 D, r' R2 \" I/ Y  
但我知道，男人其实都喜欢这样的服务，我应该尽女人的义务，来满足自己的男人。余东不断的激励给了我突破自我的勇气，也让我获得了满足感。于是，当他翻过身来正对着我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羞耻，主动趴在他身上，与他热吻，像水蛇似的跟他缠在一起。  
我抱着他，慢慢向后蹭，皮肤的湿滑似乎让这样的动作没有了任何阻力，反而有种十分舒服的摩擦感。惟一让我感到异样的就是他蓬勃的阳具，它坚硬地顶在我的小腹，随着我向下滑的动作，这根滚烫的肉棒像一把烧红的烙铁似的，划过我的腹部，胸部，从乳沟间穿出，最后出现在我眼前。  
如此年轻充满朝气的肉棒！粗大硕长，坚挺如柱，像一个骄傲的将军，昂立在我面前。在根部紫红的阴囊里，两颗饱满的睾丸鼓鼓的，微微蠕动着，向我肆无忌惮地展示着雄性的力量。  
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宝贝”，与面前的这支“宝贝儿”相比，我的几乎算是次品，长度就逊了一筹，特别是中年发胖后，就更显短小疲软，老婆曾经不止一次表达过不满，当时还不服气，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我不禁有些自惭形秽。  
“老婆，摸摸它！”余东说。  
我犹豫着伸出手去，轻轻握住了它。那曾经熟悉的手感又回来了，快一年了，我没有触摸过男人的阳具，甚至连看都没看过，这感觉即熟悉又陌生，心里百感交集，痴痴地看着在手心中微微跳动的肉棒。  
“我知道你还怀念它，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的就是你的，它也是你的宝贝了。”余东笑着对我说。" r2 D2 E1 s- j5 v  
“亏你说得出口。”我瞪了他一眼，也扑赫笑了，抓了一把泡泡，在他的肉棒上大力搓起来。- O, e+ n# ^& \_7 {' W\* A2 Y+ y  
强烈的刺激让余东大呼小叫起来，浴室里响起了我们男欢女爱的笑声。  
涂完沐浴露，我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拘束害羞了，余东抱着我坐在浴池中，我甜蜜地靠在他健美的胸膛上，听着他在我耳边说着情话和荤段子，不时亲昵地回应他。而他的手一刻也不老实，从我的肋下穿过来，玩弄着我的两只雪乳，或者在水下抚弄我的阴户。  
我的情欲被他挑逗得越来越饥渴，频频与他湿吻，也不时地把玩他的阳具，我有点儿爱上他的宝贝了，他说的没错，我在他身上似乎寻找回了原来自己丢失的东西，我会更珍惜它。5 {5 P% o6 r# ^" ~  
我们出了浴，在淋浴房内互相为对方冲洗，调着情，调皮地触碰对方敏感的地方，这让我觉得很快乐，咯咯地笑个不停。  
自从变成叶紫后，我的泪点和笑点都在不断降低，女人真没办法，始终是情绪化的动物。  
我替余东擦干身体后，余东用一张大浴巾为我擦身子，他很轻柔地替我擦拭着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充满爱意。我有点陶醉了，闭上眼睛享受他的温柔。# S) ^% k7 a( t& w+ X( K6 |1 O  
当他用大浴巾把我像春卷似的包起来时，我才发现自己上了他的当，手脚都被束缚住了。7 `$ s- w" u/ P: s' e8 t  
“你又要干什么呀？”我娇声说。  R. N% h2 I6 ^4 q  
“我要好好品尝我的老婆饼！”他笑了，一把把我抱起，扛在了肩上。, R0 S; \_+ P! }8 j& o- f  
“天哪，你放下我！”我惊呼道。  
“你叫我什么？”  
“老……老公，快放下我……”我求饶道。) {\* o5 @+ X$ i8 p& }+ s/ h) p  
余东哪里听我的，把我扛进了卧室，才放在婚床上。  
他爬上了我的身子，在上面看着我。我们四目相对，我看着他英俊的脸庞，心里像蜜糖一样融化了。是的，我爱他，就像我以前爱上林慧，爱上雅玲一样，甚至更爱。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就你调皮！”我朝他呶了一下嘴，相视而笑。3 j; ^3 ~' ~1 b. z$ \5 [  
又一阵热吻之后，他把我散乱的云发捋向一边，用舌头和嘴唇舔吮着我的耳朵，一阵异样的酥痒让我全身发软，不由咯咯大笑，这儿是叶紫的另一个性敏感带。  
“好痒……快停下……我受不了……求你了，老公，快停下！”我求饶道，左右躲避。  
我的手脚被大浴巾包得紧紧的，一动也动不了，只好任由余东挑弄。不一会儿，就笑得我有气没力了，也停止了求饶与挣扎，此时，酥痒感竟消失了，奇迹般化成了无比令人难熬的欲火，我就像陷入一个情欲的泥淖，忸怩着身子，红颊发烫，双眼迷离，下体也越来越湿润。  
他从我的耳朵吻过雪颈、锁骨直到被挤得深深的乳沟，然后像打开包装精致的糕点似的，解开裹在我身上的大浴巾，让我的胴体完全暴露在他眼前。虽然我仍然有些不适应在男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女体，但已不像刚开始那样羞耻。, s1 U% [6 }$ f1 H- f) I! |  
“不要这样子看我，怪难为情的。”我伸手挡住他色色的眼睛。8 m\* f+ l% b( z2 C; R  
“那我该怎样子看你？”余东拉开了我的手，抓着我的两只手腕，压在了我的头顶上方。  
他用舌头舔着我剃了毛的腋下，新鲜而刺激的体验让我轻轻吁出了一声。以前，我也喜欢舔雅玲的腋窝，没想到那儿剃光毛后那么敏感。1 ~$ r  p; P$ {) s: f) T, t4 C  
他腾出另一只手在我的乳头周围打着转，不时捏揉那娇嫩的两粒，我觉得粉红的小樱桃很快就硬了起来，他开始揉搓我的乳房，乳房在他的手中变形荡漾，有点儿疼，却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8 B& B9 Y$ I& f% A$ D5 f/ k$ j  
随着跟余东的缠绵，我几乎陷入了性的迷乱中，原来女性真的是被动的情欲动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期待主人爱抚的小猫，当余东爱抚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水一样化了，又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我的乳房开始发胀，希望他加大力度揉搓玩弄，而他就像知道了我的心理，及时地用了力，我现在才知道，原先的我是多么不懂女人，往往在老婆没达到前戏的快乐时就迫不及待地上了她。雅玲，对不起！我彻底喜欢上了这种被玩弄被爱抚的感觉，停止了思考，闭上眼睛，享受这美好的性爱。  
他一点一点吻过去，像要吻遍我的每一寸肌肤，当他吸吮住我的一只乳头时，过电似的快感让我嗯的一声叫了出来，他叼住了我的乳头，用力一吸，连同乳晕吞入了他的口中，他用口把我的乳房提了起来，强大的口腔吸力几乎要让我以为整个乳房要被他吞入口中了。同时，他的舌头在里面灵活地搅弄我的乳头。  
“啊……”我不禁叫得更大声，巨大的刺激让我挺起了腰。. ]5 r2 L/ H5 r1 K$ P6 R  J  
我没想到乳房竟能带来如此强烈的性刺激，几乎让我失了神。当我从空中的云端慢慢飘回地上，睁开迷醉的眼睛时，才发现余东在我上面看着我的脸。  
“刚才的感觉怎么样？”他笑着问我。, F( c8 X( N9 D: R# b; N9 O  
我羞得无地自容，打了他胸膛一下：“你好坏！”4 S& I- W% o, N! L0 \_  
“你当男人时不坏吗？”, M. t) \_" c0 V- S  U  
“比不上你坏！”我喘着气说。  
“你觉得当男人好还是当女人好？”  
“我不跟你说。”我白了他一眼。0 }/ e1 `8 E) P# R\* ?& p  
“更坏的还在后头呢！”他更开心了。  
我们又一次深深的湿吻，他又一次慢慢吻下去，直到吻到我的小腹和腹股沟，然后，轻轻拨开了我的大腿。. e: b  l6 s" M' p1 U3 S  
我知道，我的最私密处已经在他的眼前一览无遗，他在细细欣赏着。1 H& D) }( z9 P8 T( I% P2 V  
“美，真是太美了！”他赞叹道。  
紧接着，一条湿湿热热的舌头触到了我的大阴唇，沿着四周打着圈。3 ]  y7 T, d2 y# V  
我嘤咛一声，大阴唇的异样敏感让我打了个伶仃，大腿情不自禁收拢，夹住了他的头。  
但他并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地舔起来，从大阴唇舔到了中缝。也许是因为叶紫的处子之体太过敏感，也许是我自从患病到变成叶紫后，已经近一年没有性生活的原因，当他的舌头划开我的那道细缝，舔触到我深藏在肥美紧致的大阴唇里的阴蒂时，一种从未有过的闪电似的酥麻感从阴户处突然袭来，直击我灵魂深处，让我浑身颤抖了一下，“啊”的一声蹬直了大腿，紧接着，这感觉像振动的水波似的化开了，传遍我的全身，每一寸肌肤，我仿佛倘佯在性爱的温泉中，整个人都在融化，融化成一滩水。随着他在我最敏感之处的挑弄，这令人发狂的快感像海浪似的一波接一波地袭来，我不由地放肆呻吟起来，这样可以让不断在我体内积聚的性能量稍微有所释放，以前我总不能理解为什么女人喜欢呻吟和叫床，以为她们大多是为了取悦男人假装的，现在才明白，真的不受女人意志控制，特别是对性敏感体质的女人，叶紫虽然是纯洁的处子之躯，但我明白，她就是一个对性十分敏感的女人。  
我的淫水开始泛滥，能够听到余东舔吸的唏唏水声，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淫荡。  
“你的水好多，就像一只熟裂的水蜜桃！”余东用手指扳开我的大阴唇，兴奋地说。  
“好难为情……”我呢喃着回应。  s5 A7 `: s5 b  
“天哪，宝贝，你真的……真的是处女？”他惊呼道。  
自从我答应嫁给余东后，曾经透露给他我是处女，而且一定要等到大喜之日才会给他，可余东总是将信将疑，也许他认为现在处女已经是稀有动物，可遇不可求了。  
“谢谢你，为我保留这最珍贵的宝贝。”余东感动地抚着我的阴户，对它又亲又吻。  
我的眼睛湿润了，想起那天跟雅玲在一起的时刻，我差点就糊里糊涂失去了贞操，还是雅玲心疼我，替我守住了这片小小的膜，我不禁在心里万分感激前妻：谢谢你，老婆！我永远爱你！  
“这是以前的叶紫和现在的叶紫共同为你保留的，你可要好好珍惜哦！”我对他说。  
“放心，我会一辈子珍惜的。”余东说，爬上来又和我亲吻在一起。他的唇齿间沾满我的淫水，有点儿微腥味，却又有点儿香甜，这是叶紫的处女体香。  
“老婆，现在我也要把我的宝贝给你！你好好爱爱它。”余东说。  
我知道他要什么，心里很害羞，在他的鼓励下，终于坐起身，扶着他已经怒勃的阳具。年轻型男的阳具真是健壮蓬勃，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生命力，怒胀的血管像蟠龙一样盘在玉柱上，显出王者之相，看得我胆战心惊。我抚摸着滚烫的茎体，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我可能还会嫉妒他的雄姿伟仪，可现在，他是我的老公，它是他的宝贝，他的武器，马上就要跟我发生羞于启齿的亲密关系，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宝贝，却即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他的宝贝。. A1 D2 e! J! d( c0 g3 d  
“吃它，亲爱的，吃它！”他催我说。  
我跪在他身旁，盯着这阳物，它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他神气又高昂地挺立着，仿佛摆明了要让永远失去阳具的我羡慕嫉妒恨，说实话，他的阴茎比我原先的要粗长不少，硬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呈四十五度角朝上勃起，它像一只凶猛的怪兽，又像一只忠诚的家犬，有点让人害怕，又有点让人期待，有点儿让人恶心，又有点儿让人喜爱，复杂的情感让我有点儿发痴，在他不断的鼓励和诱导下，我终于伏下头，撂开低垂的长发，张开小口，怯生生地含住了野草莓似的龟头。  
龟头特有的肉感像新剥的大核鲜荔枝，带着微微的雄性特有的体味，很特别。我很清楚男人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告诉自己，取悦老公是老婆的义务，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就像雅玲为我做的一样。  
我用舌头舔弄着他的龟头，然后继续吞入，直到半支阴茎，很快从生疏到熟练，开始全方位地舔吮吞吸，一边用另一只手玩弄他硕大的睾丸，我知道男人最想女人做什么动作，开始顽皮地玩弄阳具，弄得他大呼小叫，连说老婆好棒，这让我找到了为男人口交的趣味，于是更卖力地服侍他。  
他再也受不了这挑逗，翻身把我压在身下，喘着粗气热烈地吻我，坚硬粗大的阳具顶着我的阴阜。  
终于到时候了！我心里掠过一丝恐慌，但已经被激起的如火般的情欲很快让这丝恐慌淹没了。  
他在我屁股下踮了一条白丝巾，跪在我分开的两腿中间，用龟头调皮地蹭着那条中缝，强烈的刺激伴着异样的羞辱感，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破瓜之痛让我感到很紧张，但同时，我心里升起一种与余东的从未有过的亲密感和托付感。  
“老婆，我要开始了！你放轻松！”余东温柔地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无比紧张，暗暗抓紧了床单，这一瞬间，我想起了为老婆破瓜的那晚，当我粗暴地用阴茎撕裂她的处女膜时，她连连喊痛，用力要推开我，就说不来了，可我没听她的，只想着自己快乐。想不到现在轮到自己了，这真是轮回报应啊。  
他开始动作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只感觉肉肉的阴唇被龟头挤开了，他的肉棒像一根木棒似的探了进来，堵在了我的桃源洞口。  
他趴下来紧紧抱住了，然后慢慢向前挺直了腰板，让阴茎向内推进。, n0 W% z, ]1 E$ J. R  
我发觉我在本能地抗拒着他，不管是那层膜还是心灵，但是，紧接着的被撕裂般的生痛，让我根本无法思考这些。那粗大肉棒比我想象的要坚硬得多，就像一根包了薄薄橡胶皮似的的木棍，硬生生捅了进来，似乎唰的一声，撕开了我紧紧粘连在一起的两层肉膜。% J5 T$ C. a6 u4 x  
我啊的一声尖叫。1 z9 ]# @' X% B6 i  
“痛，好痛！”我叫道。; o9 E1 e% V- j. Z  
“亲爱的，忍过这一下，开了封就好了！”他继续往里推进。  
我感到我的阴道从外到内逐级被撑开了，火辣辣的痛得要命。想要推开他，可被他紧紧抱着，使不上力，只好也紧紧抱着他，这样才能缓解疼痛。  
他终于插入了整根阴茎，不动了，停在里面。时间也似乎跟着停止了。) R+ S5 I6 H+ N' s( o  
我变成女人了？！我终于变成真正的女人了？！我有点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这个现实，仿佛做梦似的。但压在身上兴奋的男人、处女膜破裂的生疼、充实在下体里让我胀痛的坚挺阳具，无不提醒着我，我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女人，变成了别人实实在在的老婆。7 d, \& p+ e7 a9 Q  
我抚摸着布满壮充肌肉的宽阔的男人脊背，眼角缓缓滑落一行清泪。  
“老婆，我会让你快乐的！”余东在我耳边说，然后，慢慢抽插起来。# L: W0 Z; v" s1 ^8 x1 P4 S- \_  
“痛……你温柔点……”我又感到了疼痛。! V\* X2 l: \_. G1 A4 C8 a. f4 I\* S; ]5 y  
“老婆，你的那儿好紧，好软，好热，水也好多！太神奇了，真是女人中的极品尤物！太爱你了！”他说，听了他的淫昧之语，我心底无比哀羞，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下面无比柔暖湿润，疼痛感竟不那么明显了。2 B0 U8 G9 [' q' z) X- F  
见我的面色有所缓和，他慢慢加快了节奏，交合之处也越来越顺滑，开始发出淫秽的咻咻水声，令我心旌摇动。也许是我未经人事的阴道太紧，也许是他的阴茎太粗大，我觉得阴道被撑得紧紧的，满满的，死死包裹着他的阴茎，每一次抽动，似乎连着阴道壁都在动，奇妙的是，在疼痛之中，竟渐渐生出一种别样舒服的新鲜快感，使我欲罢不能，欲停还休，甚至暗暗期待他加快速度和力度。1 F' q% b$ i/ |( h: F/ o0 C# j4 }  
“哦……嗯……嗯哼……哦……哦……嗯……嗯啊……”我闭上眼睛，张着大腿，紧紧抱着余东，迷乱地呻吟着，任由余东像一头壮牛似的在我肥美的土地上开垦驰骋。# d7 v; K5 ]' p: x) d1 X5 r  
“感到……舒服了吗，老婆？”余东喘着气问我。\* G# s' }+ O. c. ]  
“有……有点……就这样……继续……”我呢喃地回答。  
我的反应激起了余东的信心，就不再顾忌我的破处之痛，更卖力地抽插起来，每一次都深深插入，直抵花心，鼓鼓的大阴囊拍打在我的会阴上，啪啪作响。6 a- @1 ]/ b& K9 S- Z  
也许是前戏做得足了，也许是余东的技术好，我竟没有像雅玲第一次那样疼得死去活来，反而体会到了让人无比激动的性快感，跟男人的快感很不相同，这是一种波及全身的酥麻，仿佛潮汐中的海浪似的，在他一次次有节律的冲击中，一波波在我体内荡漾，化开了五脏六腑，变成一团团暖云热雾，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晕乎乎的，好舒服。; d# A7 D) y3 z. c  m. w# `  
我渐渐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水乳交融，什么叫云雨相生，我不知道雅玲在跟我的性爱中有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我而言，我觉得做男人时，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这种整个人融化成水的奇妙。$ T7 e8 j& [0 U% S$ ?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我想此刻的我，就仿佛一杯醇甜的咖啡，加了奶和糖，被他用匙子轻轻搅拌，然后一口一口品尝。  
他坐了起来，拉我跨坐在他的胯上，搂着他的头颈，一边托着我的屁股，准备再一次插入。  
“亲爱的，你慢慢往下坐。”他把龟头顶着我的阴门，调皮地笑着说。\* q. f  z# i% x% G) a6 s/ z  
这姿式让我很害羞，低头看了看他的阴茎，上面竟沾着红红的几抹鲜血，垫在屁股下的白方巾上，也是斑斑点点，触目惊心。  
“这是我的吗？”我羞涩在问。/ K0 j3 M' J9 Q& ~, `# H  
“不是你的还是谁的？”他笑道。  
“讨厌！”我娇声骂道。  
“是不是后悔做女人了？”  
“后悔有什么用？反正，下半辈子都要被你欺负了。”我说。  
“老婆，我怎么会欺负你呢？疼你还来不及呢。来，让老公我好好疼疼你！”余东哈哈笑道。) g" v5 h- G! P2 n9 J! l; h) `+ f  
他握住我的腰，向下牵引，我的屁股一沉，缓缓坐了下去，看着那支长长的阴茎一点点插入了我的下体。这次比刚才破处时好多了，虽然阴道口还是有点儿火辣辣地疼，但到了里面，就不感到怎么疼痛了。6 P% y8 Z, H2 S# X  
除了肉体的感觉，与他交合时强烈的视觉刺激让我感到无比哀羞。以前做男人时只知道进攻再进攻，只在乎肉体上的快感，简单而粗暴，丝毫没有细细感受与人连体的滋味，现在以女人的视角来体验这一切，才知道女人的感觉要细腻得多。1 P" a4 M3 g$ \0 p6 m% \_  
当我看着他的阴茎慢慢没根而入时，觉得自己被无限地撑开了，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想象：我跟他连成了一体，从此不可分离，不但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我是属于他的，他是我的依靠，我的未来，我的一切。: b% Y; b# ]/ \_, k- n2 Q  
心中涌起的强烈的归属感让我深深感动了，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捧着他的头，主动与他狂吻起来，一边颠动起屁股，让他的阴茎在我体内摩擦。0 J) o8 z2 O8 d7 N7 }& X  
“老公……我爱你，爱死你了！”我第一次说出这样的情话，没有一点儿做作和勉强，这让余东非常兴奋。7 ~7 U8 x3 V) X  
我的双腿缠着余东的腰，余东则用手掌托着我的屁股，帮助我上下蠕动。我们都像蒸了桑拿，全身汗津津的，肉体和肉体贴在一起，湿湿滑滑的，却有一种别样的性感和暧昧，令人激情澎湃。  
“……嗯哼……嗯哼……啊……啊……嗯……”我的意识就像一叶在欲海上飘浮的小船，被一波波巨涛般涌来的快感淹没，被激情的暴风雨打碎，然后又重新浮上来。我全身发热，仿佛燃起了一团熊熊烈火，骚动不安，饥渴难耐，不自觉地发出令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淫荡的叫床声。  
余东托着我移到床沿，竟下了床，我不得不搂紧他的脖子，双腿紧紧缠着他的腰，但我80斤的体重对他来说显得很轻松，托着我上下颠动，在房间里走动。  
我从来没有对雅玲尝试过这种动作，只在日本A片中见过。因为雅玲是个大女人，高高胖胖的，不像叶紫这样娇小玲珑，身轻如燕，这种姿式对她和我来讲都属于高难度动作。% o# h7 k% B4 Z+ X9 ?! F  
“老婆……你喜欢这样吗？”他把我高高抛起，又重重落下，牢牢地插在他高昂的阴茎上，这令人无比羞耻的动作让我难以启口。: g" z5 {, x5 k' j( G  
他像故意似的，抱着我走到我婚前精心挑选的西欧宫廷式大化妆台的前面，化妆台上的大镜子映出了我们交合的模样。娇小的我攀附着他高大健壮的身体，日本硅胶娃娃似的精致肉体潮红湿亮，乌黑浓密的长发随着身子的上下颠动而甩动散乱，双目迷离，两颊绯红，乳臀颤动，媚态百生，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完全没有了身为人师的端庄静淑。; `, S; E5 L0 R. h7 E$ ?\* t; L  
这淫荡的姿式在让我无比哀羞的同时，也让我更加兴奋了，心儿小鹿似的乱撞，下体更是春潮涌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想知道，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融入了与余东令人激动的爱意中，在无边春色里尽情享受身为女人的极致快乐。. c! O+ R0 j) A4 D  
“我比你以前怎么样？”他问。4 A; W" `: f. `  
“好……好太多……哦……啊……”我迷乱地回答，但我说的是实话，不管是阳具还是技巧，他都比我好了不知多少，要是我以前有这样的能力，雅玲该有多幸福啊。  
“跟我说心里话，现在的你……喜欢做男人还是女人？”他又问。  g5 ^$ o$ ]- s& e& f- n  
“做……女人……”  
“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做回原先的自己，你愿意吗？”  
“不……不愿意……我要做女人……做一辈子的女人……啊……”  
“谁的女人？”0 G; a. y; Q6 e; N  
“你的女人……你一辈子的小女人……”3 u) R: \_4 J, n  
“你喜欢我的大屌吗？”余东像故意似的，停了下来。我感觉到他的大屌在我阴道内满满地撑着，胀得要命。  
“喜欢……喜欢得不得了……啊，继续，别停！操我，嗯，老公，操我……”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廉耻与妗持，说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淫声浪语。  
我的答案令余东非常满意，他把我放回床上，把我的两腿高高架在他的双肩上，一记记向下冲刺。  
这个体位让我非常震惊，我腰部和屁股的弹性让做爱是更富有节奏感，他像故意挑弄，龟头在我阴道前端抽送，让人心痒难熬之时，突然一记猛刺，直捣黄龙，插入到了花心最深处，龟头顶着了我的宫颈，我啊的一声尖叫，仿佛被顶到了最敏感之处，过电似的全身发麻。整个人像抛在了空中，又像棉絮似的飘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九浅一深？简直要我的命！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一记浪潮袭来，我仿佛被抛向了更高的空中，接着又是一记，一记连着一记，让我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只有喉咙里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浪叫。在一瞬间，仿佛什么都消失了，只剩下无比剧烈的性快感，我就要死了似的，全身肌肉僵硬，向上挺直腰，绷紧了腿，连脚尖都勾了起来，阴道和肛门一阵阵抽搐。这瞬间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然后，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突然放松了，仿佛从空中坠落下来，落了一段时间，又被绵暖的云朵托住，一种无比酥麻的爽快感像水波似的散开了，我就像喝醉了佳酿似的在云中飘荡，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甜蜜感油然而生。, @. f4 b6 ]/ Y6 X  
我彻底被他征服了，或者，被自己女性的敏锐性爱征服了，全身颤抖，这感觉实在太棒了！这就是女人的性高潮？跟男人有太多的不一样了，它更丰富，更敏锐，更放松，也更有层次，而且丝毫不用考虑控制感和掌握担心射精的时间，可以让人从容地细细感受绝美的性，直至欲仙欲死。9 z; U1 }( j3 b7 W  
余东把我的脚放下来，趴在我身上继续做爱，也许刚才的运动太激烈，他放慢了节奏。, i: m2 W+ y7 ^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像过山车似的从高潮里缓过神来，却不像男人射了精那样立即变得兴致索然，草草结束。而是进入到了另一层性爱体验中，觉得自己与余东融成了一体，有一种献身于他的感动，又有一种被占有被蹂躏的奇怪兴奋感，我能感觉到他阴茎的形状，特别是膨大的龟头突起的边缘来回刮磨着我的阴道壁，进入时被撑得满满的，出去时又特别想要。我的双腿从两侧抬起，本能得缠住了余东的大腿，身体扭动着，摩擦着，此时此刻的我，只觉得自己柔情似水，全身酥软如泥，闭着眼睛与余东耳鬓厮磨，缠绵悱恻，底下源源不断地出水，无比湿滑。  
“老婆，你真棒！”余东不忘夸我，渐渐加强了冲击的力度与速度。+ F. b  T/ [9 c" A8 s. t  
我睁开迷媚的眼晴看了看余东，他英俊的脸近在咫尺，在我的上方上下移动，因性兴奋和汗水变得有如太阳神似的充满光辉，炽热的眼睛凝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喷在我脸上的热热的带着淡淡烟草味的气息。  
与他目光的接触和压在身上的奇妙的重量让我很难为情，但我知道，男人在做爱总喜欢看女人的表情，看她们被自己征服时的脸，我以前也一样，而女人则更喜欢闭上眼睛享受。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本能，能让女人的感觉更敏锐，也更具有浪漫的想像。  
“老婆，我们要不要宝宝？”余东吻了一下我，捧着我的脸问。. O+ Z: P! @' B  
说实话，尽管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但我总是害怕触到它，总是在逃避。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要我回答了。我想起了小浩，想起那次新婚之夜，我也曾问雅玲同样的问题，雅玲当时疼得直叫唤，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这问题，但却本能地点了点头，结果我毫不犹豫就射在了她体内。我想起了老婆难熬的十月怀胎，想起了痛苦的分娩，以及产后恢复的漫长和麻烦的哺乳，心里不由一阵阵发怵。  
“你不想要吗？”余东见我犹豫，又问。' S3 F( ]) O1 \\* {; j\* H. ]5 D  
“我……还没做好准备……”我终于回答。' W6 E6 C\* N! F8 {% Z  
“我理解你，你需要点时间适应。”他吻了吻我，说，“你放心，我会射在外面的。”; Q& \3 R5 e) S, Q. O! Z  
伴随着男人每一次有力的冲击，释放的快感在一点一点的积聚，从阴道逐渐向全身扩散，不过，这次比上次要快得多，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又变得异常敏感，直到感觉受不了了。我感觉到它像一条火龙似的在体内钻进钻出，进去的时候就很舒服很满足，出去的时候就特别着急，酥痒得要命。  
看着余东炽热中透着些许失望的眼睛，我忽然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都是以大老爷们存在，就算打死我也不敢想像，有一天会把自己装进女孩的躯壳里，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替这个女孩继续走完人生，还会嫁为人妇，被男人破处，和他做爱爱。是的，我爱压在身上的这个男人，我又怎能让他失望，让他放弃做父亲的强烈愿望呢。我了解这种期待，正如当时得知老婆怀上孩子时，当时的我是多么欣喜，心里拥有无比强烈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两个人相爱，而没有爱的结晶是多么遗憾，特别对想当父亲的男人来说。雅玲在如此痛苦的情况下，况且为我点头，而今天的我面对自己所爱的男人，却没有勇气去接受他，接受他生命的雨露。- P5 `4 B- G+ p  
“你很想……要宝宝吗？”我问。: S: |! T% J; i  
“是的，你知道我喜欢孩子，况且，爸爸妈妈都想早日抱孙子呢。还有岳父岳母呢，岳母大人可是你的前女友，我们总不能让她失望吧？”  
我曾把我的故事一五一十都讲给余东听，他说我碰到了两个伟大的女人，一个是我老婆雅玲，一个是林慧。我想起了出嫁前林慧的嘱托，是的，她把女儿如此曼妙的身体和美好的人生都给了我，忍受失去亲女灵魂的痛苦，而我能为她做的，就是当好本来属于叶紫的角色，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孝敬她，热爱她，包括满足她抱外孙的心愿。6 `( s$ L% l) {, e: ~; t; X  
“老婆，你不要有心理压力，我们慢慢来，我要冲刺了！我会射在外边的。”余东说。  
余东对我的迁就让我温暖，同时又很内疚，一种无比强烈的归属感和爱意从内心涌起，觉得自己从此后，生是便是余东的人，死是余东的鬼了，这样的念头让心中更是激情无比，甜蜜无限，禁不住抱紧了余东，口中呢喃地叫着老公。! V1 c8 K$ Y9 R+ U0 d1 z2 B, G7 w  
“给我……给我……我要……我要……宝宝！我要给你生宝宝！”我梦呓般说道。  
余东大喜，加快了速度，又玩起了“九浅一深”，我被他弄得急不可耐，双手捧着他坚实的屁股，想把他往里面压。余东见时机成熟，突然一插到底，我像被子弹击中，子宫颈口处明显感觉出龟头有力的碰触，“啊——”我忍不住大声浪叫起来，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使里面又麻又痒的渴望一下子得到了满足。  
随着他的节奏越来越快，如暴风骤雨似的，很快，我就被他带上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F  N1 I( Y\* c3 e- n, P5 I6 y  
“我受不了啦！啊！”余东暴喝一声，腰身使劲一挺，我感到下面的阳物突然变得特别硬特别大，插到了我的子宫口，紧紧满满地撑着，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痉挛跳动，一股股热流喷了出来，像温泉似的倾注在我的深处，刺激着我极其敏感的子宫口和阴道壁，我的阴道也剧烈收缩，紧紧箍住他的阴茎，。这感觉实在是太特别了！在这一瞬间，我被他带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整个人都处在极度的亢奋狂喜中，神志不清，像过了电一样，仿佛真的要随时死去似的，忍不住大声叫着床，双手像抓救命稻草似的胡乱抓住床单，把腿紧紧地夹在他的腰上，挺起了屁股，让我们的交合更加紧密，浑身不断颤抖。. l# k8 i+ g6 h4 O7 d, \_  
他像虚脱了似的趴在我身上，阴茎还停在我的体内，虽然没有了刚才坚挺的感觉，但却暖暖的，仿佛和我连成一体，分不清彼此了。我们一动不动地拥抱着，当狂喜的高潮过去，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妙感觉让我喜极而泣。  
他终于恢复了过来，抚着我的脸，用手指抹干我的眼泪，把湿湿的刘海捋到一边，充满爱意地看着我。% [. u$ Y$ s& b% O3 w. S\* \  
“我弄疼你了？”他问。2 |9 F+ Z% d1 V: S: L  
我摇了摇头。  z2 Q) B) E( S/ ]/ D  
“你喜欢吗？”  
“你这人坏透了，肯定是个花花公子，以前没少玩女人。”& \_1 ?% w6 |, K) b. h' ^: Y  
“你这是在夸我还是损我？”; [" ^4 L3 e+ A  
“你说呢？”我羞涩地笑了。  
“你以前是男人，肯定理解男人的心思。男人都是好色的，所以，如果我有什么过份的地方，请你宽容我。”2 g4 d4 T6 R\* ?' p  
“可我现在是女人啊，我要为女人说话，你别想得美了。以后如果敢偷腥，看我怎么治你。”我啐了他一下。  
“有了你，我还会想别的女人吗？”他笑了。1 Q4 X8 Z6 w/ r  
这话我很中听，世界上的女人都一样爱听男人的甜言蜜语，哪怕我逃不了。是男人时，我也像有着占有更多女人的幻想，只是没有条件和胆量去实施，可现在的我完全不同，希望自己是他最后一个女人。没什么理由，就是这样强烈的愿望，原来男人和女人对待性完全不同，女人因爱而性，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如果出轨了，肯定是不爱自己的男人了，男人则不是如此，可以同时爱几个女人。我现在算是真切体会到女人的悲哀和伟大。9 l0 x% t. X3 O( I3 q! f; X3 g  
他慢慢把已经疲软的阴茎拔了出来，我身体一颤，仿佛下体被抽空了似的，一股热热的流液随之流了出去。余东让我赶紧把屁股向上抬起来，抱紧膝弯，说这样可以让精液流入子宫，增加受孕的机率。  
虽然这姿式让我无比哀羞，但仍听话地照做了。跟他有了如此亲密的关系，我的身心都在这场爱和性的洗礼中完全蜕变了。现在他叫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谁让我是他女人，他是我男人呢？! q! G2 Y9 l6 ?4 s6 E  
我看到自己的阴毛湿湿的，乱乱地沾在阴阜三角区域，一片狼藉，呈现出奇怪的图案，已经闭合回一条肉缝的大阴唇娇嫩通红，留着斑斑处女血迹，似乎还有一丝丝肿大，更像是一只饱满的馒头了。回想刚才的一幕幕，自己从矜持恐惧到失态放浪，脸上火辣辣的，羞涩得不敢直面身边的男人。8 L3 @8 m, J1 f3 Y% w+ y6 O( {5 n  
敏感的阴道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精液倒注，它的量如此之多，温温热热的，虽然我知道，精液大部分会截留在阴道后穹隆部，浸润着我的宫颈，但我仍觉得这些精液像盛在漏斗里的牛奶，不断地灌注入我的宫颈，滴入幽深神秘的生命之房，无数条小蝌蚪似的精子，此时正争先恐后游向它们的目标，在更深处，我应该有一粒卵子，正在安静地等着最先到达的勇士，等着它破壳而入，孕化生命。5 j8 I% P! {. g5 Z/ t) b% s7 X; O  
我的心中一阵悸动，心里竟有了某种期待和感应。我又想到了小浩，当我第一眼看到从产房里抱出的儿子，跟我长得特别像，但又有点儿像雅玲，觉得生命真是神奇。而我和余东的结晶，又会是什么模样？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床冲澡，但余东为了保证我受孕的机率，要我就这样平躺着睡觉。他说做了充足的准备，从书上学来的，听说这样能把受孕机率提高一倍。  
余东收起了滴着我斑斑处女鲜血的白毛巾，他说这辈子都要好好珍藏。然后回到我身边，挨着我躺着，轻轻抚摸我。1 R9 W) P& Z2 j  
性兴奋彻底消退后，我的下体特别是阴道口开始感到了阵阵火辣辣的疼，很难受。8 l1 i8 @$ ]3 Z; {0 E+ F/ s$ d! e+ |& J  
余东安慰我，告诉我这是他这辈子最爽的一次做爱，他很爱我。听着他在我耳边的情话，我的心里特别安定，自从变成叶紫之后，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安定，因为一直困挠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不用再担心，不用再恐惧，不用再紧张，也不用再羞耻了。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完成了彻底的蜕变。比起普通女孩变成女人的精神冲击，我的精神世界更是用惊涛骇浪来形容也不为过。回顾我的人生路，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别人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胖男人，突然奇迹般变成了我前女友的女儿，一个百分百的美丽女孩，现在，又嫁为人妻，由女孩变成了女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还会成为一名母亲，亲自孕育属于我们的小生命。这太神奇了，我觉得上帝给了我别人几辈子都不可能有的人生体验，真是太眷顾我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想到这，我感到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小鸟依人似的钻进了余东的怀里，在爱情的甜蜜中进入了梦乡。  
我又梦见了叶紫，她似乎特别开心，拉着我的手，和我转着圈。而我也不再是那个中年男人，依旧是叶紫的模样，我们就像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谢谢你，代替我活下去！”叶紫说。  
“这是我的福份，应该谢谢你才对！”我说。" \_" Y. C7 A+ N) \$ n2 R  
叶紫充满爱意地看着我，我的心里一动，觉得她好可爱。  
“今后，我将不再出现在你梦里了。”叶紫说。" ?5 s! u6 e' |6 {% F% V  
“你到哪儿去？”我有点依依不舍。# M7 P6 |7 \_7 Z; K  
“我哪儿也不去。”1 Z3 @$ x. f8 u# V- y+ R7 H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X, X8 r/ @) ]" I3 |' e! u  
她笑了，指了指我的肚子说：“我就住在你这里。”3 h5 `) s- n/ t4 n  
“你要做我女儿？”我吃惊地问。. U' ^; [% t- y+ w7 h5 [' \_8 M  
“为什么一定要做女儿？我还喜欢做一回男人呢！”叶紫噗嗤一笑。  
她走向我，和我抱在一起，在我耳边说：“妈妈，以后对我好一些好吗？”4 s9 Y3 I7 |; N6 n! S3 W2 v  
我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回想刚才的梦，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心情很复杂。- W+ s\* k% ]/ O, D" n0 V  
天已经大亮，我仍躺在余东的怀里，整个人有些乏力，下身却仍有些火辣辣的，但不是那种撕裂般的疼了。我起了床，去浴室冲洗了一番，穿上睡袍，见余东还在熟睡，昨晚一幕幕浮上心头，不禁又爱又羞。此后的人生路，我将和这个男人纠缠不清了！/ M5 C& R' X3 I  
我来了厨房，亲手做了丰富的早餐，也许今后我们会请一个保姆，但现在，我想过纯粹的两人世界。我很明白，一个下得厨房，上得厅堂的妻子对男人来说具有怎样的吸引力，我得像所有的聪明女人一样，牢牢拴住丈夫的心，特别是对余东这样的富家公子，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和经验，努力做个令男人迷恋的好妻子，将来还要做一个好妈妈。  
想到这儿，我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期望。  
我穿着比基尼卧在温暖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余东在我光滑的背上轻轻抹着防晒油，我像小猫似的眯起了眼睛，回想着过去一周的蜜月时光，这非同寻常的七天让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 Z! r2 i3 j9 c% H0 S$ }  
在洞房春宵过后，连续两天，我的下体还在出少量的血，只好垫了卫生垫。走路的时候，总感觉怪怪的，仿佛在时刻提醒我，我跟男人做爱了，这对我的刺激程度不亚于刚刚变成叶紫时的震撼，对叶紫来说，这是由女孩变成了女人，而对我来说，这颠覆了我仅存的男性幻象。原先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快想不起来了，而现在的我，更多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妻。这让我总觉得羞羞的，特别是面对余东，还有一些熟人。  
余东心疼我，这两天没有跟我做爱，我很感激他，没有什么能让一个男人真诚的关爱更令女人感动了，我以前做不到，想起来自己真是混蛋。同时，也对余东更依恋珍惜了。- K2 \_1 C5 f7 ~% o0 W3 u! ^& b  
跟所有的小夫妻一样，第三天，我回娘家去看望父母。余东带了很多礼物，令林慧夫妇非常开心。$ Y7 k; Z\* b! i2 K7 J$ L+ T\* H  
林慧拉过我，抚着我的手，问这小子对我怎么样。  
我羞涩地回答说挺好。  
“第一次疼不疼？”她问。: u: E7 |& Q7 C1 g  
“有点疼，但现在好了。”我羞道。5 h4 N$ t5 e) f; U( U- S  
“你没后悔吧？”: U' h( o1 H  `1 d+ `  
我摇了摇头。\* J) T" ]& r$ j  
“这就好，也真难为你的。”( }0 q) ~% o. O! i$ |4 o' e; l  
“谢谢你，妈，从今后，我是你一辈子的女儿。”我抱住了她，眼睛湿润了。! a! F3 K5 y+ a) Q$ u. \  
林慧呆了呆，也抱住了我，我们相拥着，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又什么也用不着说。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十分甜蜜，  
余东为我抹好防晒油，躺在我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玩弄我的长发，我们相视着，不时互相亲吻，金色的沙滩，碧蓝的大海，凉爽的海风，让一切都显得如此浪漫，让我感动。  
这几天，在巴厘岛五星级的酒店房间里，我们疯狂地做爱。处女的伤痛已经愈合，性爱带给我的快活也越来越多，余东会玩许多花样，而长期的瑜伽训练也使我解锁了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姿式，这让余东兴奋不已，夸我真是上帝赐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7 K) V  N; L! T+ C) [3 p' K! h2 N  
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明白，性对男人来说是爱的基石，所以，我必须满足他性的所有需求，这样男人永远也不会跑掉，对女人来说，爱是性的基石，我发誓我爱他，比当初对林慧和雅玲更爱他。  
我爱他的柔情和温暖，爱他给我的安全感，爱他年轻英俊的相貌，爱他的富有大方，爱他俏皮动人的情话，也爱他蓬勃有力充满阳刚的大鸡巴。当它充实我的下体时，我觉得此刻的我重新拥有了它，那样真实，我湿润的阴道紧紧包裹着它，细细体会着它的温度和硬度，体会它张扬外形的每一处，体会它每一记脉动，因为它是属于我的，让我终于变得完整了。  
“亲爱的，我又想你了！”余东在我耳边私语。  
“小调皮，你好像永远都不满足！”我娇气地点了点他的胸膛。  
余东拉着我的手，穿过金黄的沙滩和浓密的棕榈树，绕过碧蓝的泳池和金碧辉煌的大厅，回到我们居住的酒店内，许多游人朝我们投来羡慕的眼神。是的，没有什么比一对穿着性感甜蜜恩爱的俊男靓女更吸引人眼球了。  
一回到房间，我们就迫不及待粘在了一起。我搂着他的脖子，踮起脚，和他狂热地湿吻，从门口吻到了床上。仅仅几天的功夫，现在的我与刚刚破处时对女人情欲的理解完全不同了，只要被他用炽热的眼神看着我，用言语和动作挑逗我，我就会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被唤起了。只要他拥我入怀，与我深吻，我就感到下面开始湿润，并期待更缠绵热烈的激情。  
这种感觉很奇妙，有时候一想起来，就让我激动不已。  
为了给我最好的体验，余东总是做足前戏，常常弄得我心痒难熬，春水泛滥，才愿意给我。我从最初的矜持拘束，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开，这几天的变化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u# H( H& P5 c6 X: u  
“老公，求求你，给我，我要……”我妩媚地躺在床上，以惹火的姿式勾引他。我知道，现在的我是多么撩人，换成以前作为中年男人的我，根本抵挡不了这样的诱惑，更何况余东这样血气方刚。余东像狼一样扑在我身上，我喜欢他谗谗的样子。# \_, {3 V+ {3 d% U. U  
他让我跪趴在床上，高高撅起梨形的圆润屁股，轻轻扭动着，等着他的临幸。5 X! F' S$ c, J$ L  
“嗯————”当他裹夹着雄性的力量插入我的阴道时，一种积蓄已久的爽利让我不禁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其实，根据这几天的探索和体验，我发现自己竟然特别喜欢后入式，在我是男人时，对后入式也很有感觉，可以尽情欣赏女人圆滚滚的大屁股，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阴茎与阴户的交合，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我想现在的我在余东的眼里，也是这样一幅画面吧。然而，最让我迷恋的，竟是乳房垂荡的快感，这是一种极为新鲜的体验，当他扶着我的细腰，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屁股时，乳肉激烈的荡漾让我几乎要窒息了。% Y' M  H4 s: W9 l$ V\* J7 |/ l  
当余东从上面探下手，玩弄我晃荡的乳房时，我瞬时就高潮了。尖叫一声，两眼翻白，双手一软，再也撑不住发软的身子，差点卧倒在床上，可余东拉住了我的手腕，仿佛拉住了一匹小母马的缰绳似的，拉直了我的身子，我的上半身悬着，在他高节律的冲击下花枝乱颤，啊啊浪叫着，整个人酥爽得难以忍受，大脑一片空白。等我从高潮的失神状态中回过魂来，才发现大汗淋漓的自己卧在床上，余东叠压在我身上，还在温柔抽插着，却一点也没有停下的节奏，我富有弹性的臀部刚好给了他一个缓冲，高潮过后的我水特别多，汪汪一片，余东磨着屁股，他的阴茎调皮地在里面时而搅拌，时而挑动，弄得我好舒服，我们的爱爱进入了一个柔柔暖暖水乳交融的迷离境界。  
我觉得，以前我的男人都是白当了，跟他比起来，性爱技巧几乎等于零。我想到了雅玲，其实喜欢性爱的她一直没有得到过这种完美的性爱感受，真的很内疚。不知道蔡国涛能不能让她获得如此极致的体验？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从迷蒙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本不想接，可余东说也许是重要的电话，还是接吧。" C# u0 [\* \6 ?\* |$ |  
我伸手拿过手机一看，竟是雅玲打的，真是想到谁，谁就来。/ Q4 }+ |6 c- H; |  W0 R+ x% }  
“是你老婆的电话，接吧！”余东笑着说。  
“你还取笑我！”我白了他一眼，接了手机。# v! ?0 T' K" d7 ^, [$ ]- E  
手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雅玲有些犹豫，问：“你……你还适应吗？”  
“嗯……还好。”我回答。  w0 q! l( @3 H8 e/ d' F5 a, Y  
“他对你怎么样？”  
“挺好……”我的声音有些迷蒙。( Q" V' O7 d/ ?0 \% a  
余东吻着我的耳朵，惹得我好痒，他肯定听得到雅玲的声音，我笑着躲避他的唇，朝他做了个嘘的动作。他像故意似的，顽皮地用手揉我的奶子，玩弄我敏感的乳头，同时阴茎慢慢地抽送着我的阴道，我心里很紧张，就像偷情似的，生怕雅玲听到异样的声音，但又有点儿异样的兴奋。: h7 t6 I: z' i: |  q+ j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怕你适应不了当人家的老婆，看来我是多虑了。”雅玲笑道。$ E( w1 x, o8 M. @, Z+ D; x  
“我也不知道自己……自己能不能适应，反正……日子就这样过呗。”我说。  
“不管怎么样，我祝你幸福。我愿意当你一辈子的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虽然你现在是叶紫了，但记着我永远是你真正的娘家。”她说。  
“谢谢你……老婆……”  M: l% V% e7 t' H8 K9 P2 A# ]  
我有些感动，竟忘记了余东还在后面不紧不慢地操我。  
余东突然用力顶了顶我，强烈的快感使我差点儿叫出声来，急忙掩住了嘴。  
“你在干什么呢？声音有点儿奇怪。”雅玲问。, f$ ]+ \9 W. k& T) p  u  
“没……没什么……我正在吃零食。”我示意余东小点动作。可怜的雅玲，她可知道，她曾经的老公正在作为人妻被自己的男人操得死去活来呢。5 [. v& h( P$ s  X& P0 j  
“哦，怪不得说话含糊不清，在吃什么呢？”她问。  
下身“啵”的微响，余东从我的阴道里抽出了阴茎，一种身体被突然抽空的感觉让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只好咬着下唇不发出声音。  
余东把怒勃的湿漉漉的阳具挺到我面前，我知道他想做什么，讨厌地白了他一眼。% k! g! t# i, K/ ]4 M: O& \_  
“是在吃鸭脖吗？”雅玲知道我喜欢吃鸭脖。7 i+ f4 Q1 U! A+ `- u3 M' {  
余东把硕大的龟头顶在我的唇上，带着一股特别的骚味，这是我和他交合的气味，让我心惊肉跳。& h. A; N2 S3 a. f  
“我在吃香蕉，大香蕉……”我回答，张口含入了红红的龟头，为他口交。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面对余东的大鸡巴，从最初的讨厌恶心，甚至有点儿反胃，到突破心理障碍，到现在的爱不释手，也只不过是几天时间，就像产生了化学反应似的奇妙。  
有人说，看一个女人爱不爱你，就是看她愿不愿意为你口交。这话有点绝对了点，但也符合大部分女人的心理。我愿意为余东口交，是因为我爱他。但除了爱他，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难以启齿的心理，当我握着这骄傲的大鸡巴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感，或许，还有一些怀旧的心理，让我不会忘了，我也曾经拥有过同样的东西。那时，我多么羡慕和渴望拥有一条像余东这样又壮又猛的大鸡巴啊，可以让心爱的女人欲仙欲死，可我最后的结局是那么失败。现在，这种渴望似乎化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爱慕，我喜欢含着它，握着它，感受肉棒的坚挺和热度，感受饱满的阴囊和小鸡蛋似的睾丸，感受所有雄性的味道。但我已经一点儿也不想让它再生长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宝贝儿。叶紫的阴户带给我太多的惊喜，我相信，它是上天送给我最大的礼物，也只有余东的玉茎能配得上它。3 [& a1 \$ c, n8 G8 c3 A  
雅玲很健谈，从零食谈到了小浩的学习，又谈到了蔡国涛和豆豆，还谈到白玉。她说小浩的学习又进步了，在班上进了前十，他挺喜欢蔡国涛；蔡国涛对她也挺好的，什么都由着她；豆豆该找对象了，现在同时有三个男的追她，这女孩一支花似的，嘴也甜，一口一个嫂子；白玉和她成了朋友，她经常会提起我，说我肯定在男人的怀抱里乐不思蜀，她问我是不是真的。  
在谈话中，调皮的余东变着花样玩我，让我摆出各种令人羞耻的姿式操我，为了不发出奇怪的声音，我也只能言听计从。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着话，配合着他的动作。有时候只能捂住嘴，不让自己因性快感发出呻吟。  
这偷情似的性交似乎更激起了我们的激情，余东金枪不倒，而我也春水长流。当雅玲问我是不是在男人的怀抱里乐不思蜀时，我正在沙发上劈着一字马，坐在余东的身上套弄。这些姿式对练瑜伽的我来说根本不吃力，反而觉得很舒服。: A3 \_- Y: a3 u  
余东扶着我的臀部，挺着腰子向上顶，顶得我花枝乱颤，不时又舔吸我的奶子，让我几乎承受不住，声音也越来越奇怪。% r' u3 ^8 w# U\* z8 r! k0 o  
我捂着嘴冲他摇头，可他似乎像捉弄我似的，一点儿也没停下的意思。0 K2 C- d\* x' i% Z  
“死鬼，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和男人那个，我可是跟白玉打赌的。”雅玲说。  
“还……还好吧……”  
话音未落，下身被火热的阴茎像棒子似的重重顶了一下，余东像是在抗议我的回答不够给力，我不由嗯的一声，赶紧咬住了下唇。  
“那就是说喜欢啦？”  
余东用肯定的眼神看着我。) a2 a2 i9 M2 n7 R& m% K  
“嗯……”我终于承认，脸上火辣辣的。  
“那我也替你高兴，你终于是个完整的纯女人了。不过，我要请白玉一次客。”她说。  
“告诉她……我回去后替你……替你请客……”我断断续续地说。2 [6 Q. A1 N. B  
“第一次很疼吧？”  
“嗯……”  
“现在你更懂女人了吧？”雅玲咯咯笑道。. o/ ^4 i\* Q2 A( B: K$ [, h\* u  
“嗯……”  
“以后生宝宝，我一定亲手帮你接生！”雅玲说。, D+ R- ?  N5 U; V& h  
“嗯……哦……”我禁不住娇喘声。  
“你的声音好奇怪啊……你是不是在做那个……”我的声音引起了怀疑。; M. P9 q1 \4 |! F8 p  
“没……没有……”我摆脱了余东，从他身上下来，跑到窗边，“我在海边呢，你听！”我把手机朝向大海。  
“哦，对了，在你结婚那天，萧军就从公司辞职了。”% \% c- C: J6 ]  E" Y& m  
“是吗？如果你不能坚持，就关掉公司吧。”我说，对我这家曾经用心血打造的公司，从刚开始的恋恋不舍，放不下心，到现在已经完全没了兴趣。& p! F\* }( t4 n7 f5 Y. \3 B6 \_  
“有个人想接手，我问问你的意见。”\* Y+ |0 @\* t' q& g  
“转了吧，让他给点你钱，总比注销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r; ^  [. B" n+ a( s4 \_  
我真正担心的是萧军，自从他得知真相后，我就一直担心他，我相信在他心底绝对没那样平静。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能过来帮我吗？”0 e7 z# f" h4 a1 ~  
“我在巴厘岛呢，等我回来吧。”我说。. E, h' I+ R8 a7 k\* O/ \  
“天哪，我忘了你在度蜜月呢，这话费可是天价！”1 ~, m/ `/ P1 a. \_: e) k; ~; H  
“不要紧，和你说话我很开心。”我说。  
雅玲说一切都等我回来，匆匆挂了手机。\* V# R  u( W& P4 q8 \_  
“你那公司，我想买下它。”余东说。, s+ P- K6 k( G. H3 \' W  
“你干嘛啊？”我说。+ E. g\* x2 m5 \& m& R; f' [  
“送给你留个纪念，我会找一个优秀的CEO经营，赚的钱都归你。它是你曾经的心血啊！”余东笑道。  
“我只想早点忘记过去。”我说。  F3 W5 ^+ y/ ]  n  
“你没必要，也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要做的，就是正视它。”余东抚着我额上的长发，用手捏了捏我的下巴。  
我有些感动：“谢谢你，老公，你对我太好了！”  
“那你该怎样报答我？  
“我……我会做个好老婆的。”我羞道。  
“不仅是好老婆，我要你将来还要做个好妈妈。”余东说，突然抱起了来，我尖叫了一声，他把我放到床边上，抓着我的脚踝，把我的两腿大张开，露出仍然湿湿答答的蜜穴。  
“你准备好接受我的精子了吗？”余东问。  
我咯咯笑了：“我早准备好了，亲爱的，快来吧，我要为你生宝宝！  
余东用力一挺，火热的阴茎像一根长矛似的刺入了我，我挺起腰肢迎了上去，从来没有这样爽利过，仿佛把我挑了起来。  
“啊……嗯……啊……”酒店里又响起我此起彼伏的叫床声。雅玲和蔡国涛的婚礼比起我和余东来说简单得很，只邀请了四十几个亲朋好友，放在一家小酒店举行，而这个酒店正是我当年和雅玲结婚的地方，想必是她特意选的。豆豆开心极了，忙进忙出的，她至今都不知道她最好闺蜜的秘密，万一她知道了，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下面，有请我哥和我嫂子的大媒人——叶紫女士证婚。”充当临时主持人的豆豆拿着话筒朝我招手。% J$ o) f+ q3 m  
我红了红脸，在余东的鼓励下走上了小舞台。  
三个多月的身孕已经让我穿着裙子的腹部微微隆起，显出一丝孕味来。  
雅玲身穿大红中式的新娘服，显得很喜气，紧紧挽着蔡国涛的胳膊，蔡国涛傻傻地笑着，我知道他人老实，把雅玲托付给他，也让我放心。  
“非常高兴能站在这新婚的舞台上为两位新人证婚，雅玲姐是我的好大姐，我对她非常了解，她温柔可人，又善于持家，是个难得的好妻子。国涛大哥是我闺蜜豆豆的哥哥，也是雅玲姐的同学，雅玲姐一直是他心中的女神，他们终于在一起，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很乐意当这个媒人……”我对着话筒致辞，看到雅玲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有点儿哀怨，又有点儿甜蜜，我的心里忽然有些酸酸的。  
我想起了我们结婚的那天，雅玲幸福地挽着我的胳膊，她说要陪我一辈子，永远也不分开。可如今，我却把亲手把她交给另一个男人。1 h3 i" ?3 @1 W, x  
“……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祝福他们！”我举起手中的香槟，向雅玲祝福。  
“我还有话说。”雅玲走了过来，从我手中接过话筒。. E7 u) @6 ?8 F3 l4 L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跟国涛的婚礼，这是我第二次在这家酒店举办婚礼。也许我说的这些话不适合，但我仍然要说，我感谢我的前夫，他给了我许多爱和快乐的回忆，我也曾用心爱他，我们还养育了一个好儿子。虽然他因为意外离开了我，但在他离开前，却让另一个男人照顾我，爱我。我为他感到骄傲，我永远爱着他，当然，我也会像爱他一样爱我现在的丈夫。”雅玲看着我，泪光闪闪。  
亲友们鼓起了掌。  
豆豆赶紧上来打圆场：“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嫂子已经怀孕了！”2 i' F  d6 R: C\* G+ u( l2 v  
“真的？”我听到后很吃惊，下了台，我问雅玲。  
雅玲红着脸点头：“前天刚测的。”; Z# S\* J! |  q6 K9 W& C+ W  
“这下，小浩有妹妹了，他一直想要一个妹妹的。”我笑了。; m2 |) ^/ M' X! W# \; x1 z  
“也许是弟弟呢！我倒希望你生个女儿给咱小浩当妹妹。”\* m, t( O: L. j# u( B: s  
“那我家公公可要失望了，他一直想要抱孙子的，要不然这家产可交给谁呢。”我抚着肚子说。  
“那你的肚子要争把气，豪门家的女人不好当啊！”  
“去，我老公对我可好呢。”% Y' F- s" X\* f$ q+ Q  
“我去，你张口闭口我老公我老公的，真肉麻！亏我刚才说那么多赞美你的话呢。”2 y9 A\* [! o6 u# @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让你说呢。”我笑道。1 d8 x8 ^; [- V% n5 k  K+ v  
“你都变成人妻了还那么嘴滑？”  
“人妻又怎么了？人妻还不能多说话呀？”  
“你别傲娇了，六个月后，我要亲眼看你怎么受女人的罪。”雅玲捂嘴笑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那么开心。”白玉看到我们在一说笑，走了过来。  
“没，没什么。”我红了脸说。6 S; U4 I+ B4 k% f/ `# d( z( n3 \_  
“怎么了，这算是夫妻悄悄话呢？”. E$ I\* i7 s9 G6 Z6 `' ?  
“你这家伙，一直改不了德性，别调侃我了。”我扭了她的手臂一下。  
“你们聊，我要跟国涛去敬酒了”雅玲说，“待会儿我好好敬你们一杯。”$ ?, o( ^0 n; P/ y  
白玉看了看我微凸的肚子，捂着嘴笑了：“快四个月了吧？”  
“明知故问。”我白了她一眼。/ J) F' o! M1 g% J! v  ?' {; D  
“早孕反应消失了吧？”- X: \) K. q! h( ^; t: y  
“前几天还在吐呢，这两天好像好多了，现在看见东西就想吃。”( r! V8 H& N% \_7 C  b0 M  
“哈哈，过了第四个月，你的肚子会像吹气球似的，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记得你以前可是个大将军肚，现在有得一比了。”  
“这都能比？”  
“怎么不能比？”  
“你为什么老提以前的事？我现在只想忘光它。”  
“你错了，我曾经也这么想，可现在经常会想起以前做男人的时候，有对比才会珍惜现在。”. q, ?8 [0 h\* A9 x5 k& B( E  
白玉说得没错，如果我没有变成叶紫，可能早就是个死人了。想起前身患癌时生不如死的经历，现在简直就像在天堂。  
“我跟雅玲打过一个赌，说不出一个月，你就会在男人的怀抱里乐不思蜀，她还不相信，没想到你比我预料的还要快。”白玉笑道，“接着我们又打了个赌，猜你什么时候怀孕，雅玲说起码要一年，因为她不相信你会那么容易接受为男人生孩子，我猜只要半年就行，没想到你那么迫不及待，没等我们回过神就被人家搞大了肚子。我们俩个都输了。”2 }  f2 k- I$ ?- q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赢了还是输了。”我抚着微隆的肚子说，“现在，我只是一心想做一个妈妈，别的都不想了。”  
“恭喜你，现在你终于是个完整的女人了。”白玉笑得更开心了。  
“托你的福。”我也笑了。& l' P1 H" S+ c9 D5 y  
雅玲领着小浩过来。  
“小浩！”我看见他，心里一酸。1 ?5 C& b( t, K; j5 L8 K! u  
小浩又长高了不少，已经是个阳光少年了。我想，现在除了余东，我最牵挂的人就是儿子小浩了，虽然，即将将临的小宝宝会取代中心位置，但我对小浩永远充满了内疚之心。) `  W4 ?" z! v; }1 y6 ^, c  
“叶老师！白老师！”小浩有礼貌地跟我们打招呼。  
“叶老师，这孩子有礼物送给你。”雅玲说。2 v0 E+ g3 x7 f  
“哦？什么礼物啊？让老师看看。”我故作开心。' z0 R8 K4 X& Y, {! [& [\* c  
小浩递给我一张卷轴，我打开来一看，竟是我的素描画，画得活灵活现，美极了。  
“这是你画的？”我惊喜地问。  
小浩点点头。5 U7 ^& k3 m/ a  
“这孩子爱上了画画，他想以后考美术学院。”雅玲说。  
“画得太好了，老师很喜欢！你一定会实现理想的，加油！”我骄傲地跟他碰了碰掌。  
小浩离开后。雅玲悄悄跟我说：“他还画了他爸爸的画像。 ”/ u( d8 E$ o, S1 T3 l  
“哦？”- \_- J8 Z/ B$ y- d/ u8 U4 V  
雅玲打开了自己手里的画，画中正是身为男人的我，大腹便便，一副深沉的样子，夹着根烟正在抽。" K+ B/ B( u! `& O3 e: X6 S% g7 d  
我的眼眶湿润了：“能不能送给我？”2 P  O+ j( D3 T" U  
“当然，他画了好几张，我拿了其中一张，就是想送给你的。你不要忘了，你是儿子永远的父亲。”雅玲把画塞到我手中。, m' v5 |3 X8 r- B2 ]# C! h  
  
“老婆，你又对着这两幅画看了十分钟了！”余东从背后抱住我，抚摸着我高高隆起的大肚子。6 Y/ H" |/ \6 h. e" M" t  
我扭过头和他吻了一下，又看向画。; K" R\* w1 P; N  
“老公，你觉得作为男人的我能打几分？”我看着那张男人的我。, ]. K( S0 \_% P5 y\* G) o3 ?  
“60分吧！”  
“才及格？”我不满地嘟嘴。\* c8 ]1 G# I( K7 u- `  
“你爱老婆，从未出轨，也爱孩子，是个好父亲，赚的钱不多不少，能过上小康日子，作为男人，可以打80分。可是，你不注意身体，既不帅也不壮，早早得了绝症，留给妻儿没法把握的日子，扣15分。男性的能力马马虎虎，一辈子没有给老婆极致的体验，担5分，你说，是不是得60分？”余东笑道。) u6 @' b8 s5 u1 ^3 N5 w  
“那现在作为女人的我呢？”我看向叶紫的画像。6 ], T2 O( {+ L7 Q' ~# p  
“当然是100分了，你美丽可人，温柔贤惠，孝敬公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上床赛小姐，下床比贵妇。这样的老婆哪儿找？”  
“你骗人，又哄我高兴。”我笑道。  
“我希望你天天开心，人家说孕妇心情好，宝宝更漂亮。”他摸着我圆滚滚的大肚子说。7 d8 f+ M/ l9 j2 M! {5 f9 y' o' M  
“啊！宝宝又在踢我了！这儿，这儿！”我指着肚子叫道。' V& n; \0 ~# P$ H! v6 O  
离临产期只有十三天了，我扳着手指头数着。怀胎十月的感觉真的让我仿佛经历了人生中又一个剧烈变化，有时候甚至觉得比变成叶紫还要神奇。想起剧烈的旱孕反应，吐得要死，然后又变成一个吃货，总想吃东西，养得肥肥的。然后，平坦柔软的小腹一天比一天隆起，白皙的皮肤上出现了妊娠纹，到现在就像装了个大水球，每一次翻身肚子里面都滚来滚去的，而里面的小家伙也不老实，伸手张腿，常常重重踢我一下，仿佛在捉弄我。乳房的胀痛也让我难以忍受，这让我引以为傲的蜜桃似的乳房竟然大了三分之一，变成了比C罩还大，乳房上的皮肤似乎变得更薄了，微微发亮，能看到里面隐隐的青筋。原本粉红的乳头颜色也变得深了很多，成了褐色的，比原先更挺更长了。每当胀痛厉害的时候，就会渗出一点点白色的汁液。  
随着月份的增大，我灵巧的身体也变得臃肿，告别了高跟鞋和修身衣，改穿平底鞋和孕妇服。行动越来越迟缓不便，挺着大肚子，站不了几分钟，腰背就酸疼得慌。很会睡，但总是睡不好，频频想上厕所。3 N( p) p3 N\* \_\* U  
雅玲经常过来陪我，她的肚子也大了，但比我小三个月，又是过来人，加上是妇产科护士，所以反而像个姐姐似的照顾着我，指导我整个孕期的生活，有了她时常在身边，我觉得安心多了。白玉说的对，我们真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甚至比亲姐妹还要亲。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调皮地叫她老婆，而她也笑着叫我老公。在旁人看来，也许我们像一对奇怪的拉拉。3 C5 U) @6 W; i3 ?+ k  
我终于真正体会到女人的伟大了，特别是当我在雅玲的陪伴下，在孕妇体检室第一次听到宝宝健康有力的胎心时，几乎要流泪了。在那一刻，所有的辛苦仿佛都不值一提了，所有的以往也不再纠结，惟一期盼的，就是宝宝平平安安呱呱坠地。  
只是有时候，情绪会莫名其妙异常低落，好在余东很疼我，想方设法逗我开心。我好爱他！但为了宝宝的健康，我们的性生活暂停了，这段时间把余东憋得猴急，但他还是忍住没去找别的女人，这让我很感激。于是经常主动提出用手或脚来替他打飞机。而他说，我怀孕的身体跟苗条时一样美，甚至更有味道。他很喜欢让我脱光了躺在床上，静静地欣赏我的美。  
“你们小两口能不能消停一下？”林慧出现在门口，乐呵呵的，手里捧着一碗补品进来。  
“妈！”我把余东的手移开，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红着脸叫林慧。  
“这是木瓜炖猪蹄子，快吃吧，产前催乳效果好着呢。等生了马上就有足够的奶水。”林慧把补品递给我。  
说实话，我已经吃腻了这些孕期补品，但为了宝宝，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体重噌噌往上窜，我真怕生了孩子后瘦不回来，变成一个肥婆。0 \! Q# D) }3 n6 n  
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林慧住到了我家，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对即将生育的女儿关怀倍至。# E. m' G0 Y% K! J\* c) R) {0 n  
余东去他的家族企业上班了，林慧陪着我。  
她看着墙上挂的我前身的画像，又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  
“到如今，有时候我还不敢相信，你是小孟变的。我经常有一种幻觉，好像你就是叶紫，我从小养大的女儿，从来没有变过。”  
“妈妈，我就是叶紫，就是你女儿。”我说。2 ^% J' n: |7 O& N$ x0 e8 S8 X  
“也真难为你的。也许，这就是叶紫的命，是我的命，也是你的命。”1 c9 }& j1 f5 j' C; U' l( }2 H  
“妈，叶紫会回来我们家的。”我拉着她的手掌，放在我的大肚子上。  
“你的意思是……”  
“她会成为你的外孙或外孙女。”我微笑道，“她亲口跟我说的。”2 ?( I% k7 m) g' L5 ?$ e( Z4 P\* {7 Y  
“真的？”林慧惊喜道。  
“嗯。我不骗你。”  
林慧满心欢喜，像想起什么，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不一会儿，她拿来了一本相册，我打开一看，眼睛就湿润了，里面竟是我跟她在大学时恋爱的影集。  |" a, [! S. t. v( P; g. N  
“想不到你还保存着这些照片？”我被一张张相片带回了青春的回忆。  
“偷偷藏的，老叶不知道。”林慧笑了。  
相片中的她跟现在的我有些像，那样青春美貌，和年轻的我的前身可算是郎才女貌，她曾经和我那么亲昵，而最后却劳燕分飞。想起以前的一幕幕，不禁有些感伤。" ?) y4 {& D& L, g0 c9 S- w5 F  
“你知道吗，和你分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林慧说，“梦见一个神人跟我说，你终究会回到我身边，并且以更亲密的关系。我当时不理解，想不到你竟然会成为我的女儿回到我身边。”! b& C' u: f3 L; t) N: V  
“这就是你说的命？”. M\* t4 b9 I& k, k6 z8 c6 N2 O  
林慧点点头：“你知道吗？我有多么爱叶紫，我把所有的心力更花在了养育叶紫身上，她就是我的全部。她出了事后，我几乎崩溃了。但你代替她回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接受不了，但后来想通了，这是老天让我用这种方式爱你，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通过你，我更相信了命运。”  
“我也相信，这是老天用这种方式让我继续爱你。”我笑着，把头依在了她的肩上。+ `0 Q0 b1 C8 {! r6 \_& A9 F  
2 S2 E( u5 b& S; j# b2 I8 m  
终于进入预产期了，林慧早早就帮着我准备好了我生产的所有物品，我在雅玲的安排下，住进了产科高级病房。其间，电话基本上每天都会响起，一会儿同事打来问：生了没啊？一会儿朋友问：生了没啊？一会儿七大姑八大姨问：生了没啊？林慧也有点急，但总是劝我别急，都是正常的，预产期前后两周生的都没问题。- O7 H" u1 l0 G9 z4 e) T  u2 r  
虽说医院的条件很好，又有雅玲照顾着，可我仍然觉得很难熬。为了顺产，每天顶着大肚子，在林慧的搀扶下在医院花园里瞎逛。晚上睡觉的时候最要命，小家伙在肚子里一点不老实，我一躺下就开始动，有时困死了还在不停动。  A" @2 O7 h$ t  
都说爱动的胎儿是个男孩，余东很开心，他爸爸一直想要一个孙子。  
医生说孕后期要保持左侧卧位，可是一个晚上都保持一个姿势睡觉那是不可能的，不一会左侧神经就被压麻了，翻身都费劲，仰躺着吧，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由于子宫增大压迫膀胱，又不能少喝水，所以小便次数就多，夜里还得撑着爬起来上厕所。  
“快点出来吧，宝宝！别再欺负妈妈了。”我不由对肚子里的宝宝说，可小宝偏偏不出来！8 p' D/ D" F. N5 ]5 o( [  
到了第四天的凌晨时分，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发现肚子有点疼，像吃坏了肚子，拉肚子前的肚子疼一样，先是轻微的抽痛。忍了一会之后，竟然不疼了。约摸过了7、8分钟，肚子又疼起来，和刚才差不多，我就警惕起来，但还不敢断定，于是摸出手机，看着上面的时间，一分一分地数着，果然，疼得很有规律，基本上隔6、7分钟疼一次，一次持续2、3分钟。  
我赶紧叫醒陪睡的老公和林慧，就在这时，我感觉下身一股液体喷涌而出，并且还在流，控制不住地。我叫道肯定是羊水破了，赶紧拿卫生纸给我，多拿点！！余东也慌了，抓起一把床头的纸就递给我。林慧赶紧喊护士，他们把我搀着坐起来，一看下身下许多水，还有不少血。  
“要生了，要生了！”林慧慌张地喊道。  
肚子还是隔一阵疼一阵，很像闹肚子时的感觉，但一阵疼似一阵 ，疼的时候有点痛苦了。; J- [# X4 {  P0 Y5 @4 E; u  
“肚子好疼啊！”我揪着坐在旁边的余东。. Z5 y0 ]# @, J2 N% s; u1 }  
“宝贝，忍一下，忍一下就好了！”他安慰我，让我忍住！0 l  O& S, @\* p+ ~3 }  
“都是你！”我揪住他胳膊，揪得他可咬牙咧齿的。  
我当然能忍住，做前身时的癌症晚期和变成叶紫后的每个月一次的痛经我都忍过来了，这点痛算什么！只是趁机想多揪他几下，以解心头之恨。  
值班医生和护士都来了。  
医生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要先查下宫颈口打开的情况，从而判断是不是要生了。  
我被带到产房，脱掉病服躺在妇检椅上，为我检查的是个女医生。2 Y0 a( I+ I1 ~\* ^# i  
但是当医生戴上医用手套，准备把手往我下面塞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不自觉地往后缩。  
“这有什么好躲的？！那你待会生的时候怎么办？”医生有点急了。+ ^7 L! d$ j' j4 [  
“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身特别敏感。”我说。  
“宝贝，只是检查，不要紧张。忍耐一下就好。”老公也在旁边劝我。+ Z( }0 O\* [( t3 \_5 b! I3 P  
“我现在给你检查也能顺便帮你通一通，待会都好生些。”医生说。  
我一咬牙，那就忍着吧！就当这不是我的身体！我想象着，我站在一边，躺在妇检椅上的是叶紫。" t\* b% l\* o/ L/ x5 a1 d  
如果我没有变成叶紫，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此时此刻，叶紫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吧。也许在另一个时空，我正身为爸爸，跟儿子小浩探讨着等叶紫老师生了要不要送份礼，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而我也许在担心，林慧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  
而现在，是我在这里。两只手分别被妈妈林慧和老公余东紧紧抓着，大张着双腿架在检椅上，眼前是高高的浑圆的足月大肚子。这让我感到非常奇妙。/ Y; ~" k. W  m( S  V  
“妞妞，放松。”林慧也劝我。\* z" o( w& R5 \3 h. H8 P% }  
其实我还是挺害怕的，医生却司空见惯，在手套上涂了一层润滑油，就塞了进来。  
我的下身从来没有被这么粗大的东西进入，尽管余东的阴茎挺壮，但比起拳头和手臂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奇怪的是，当她塞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我想像中的痛苦。原来女人的适应性真的很厉害啊。  
“开了两指了，上午随时可能生产，你们做好准备。”医生说。- k5 S6 ?& P9 b; [7 \_; |  
“都准备好了。”林慧连连点头。, V- M$ {; D7 T6 F% |\* B  
“去买早餐给产妇吃吧，待会儿好有力气生。”医生说。  
回到病房，老公去买了肉包、馒头，正好赶上我肚子不疼，于是一下就连吞了两个肉包，吃第三个的时候肚子又开始疼了，现在疼的时间越来越长，间隔越来越短，疼痛等级也高了不少，我都没力气再吃了，也不想吃了。  
这时候，公公婆婆赶到了，不一会儿，七大姑八大姨也来了，雅玲、白玉和豆豆也都来了，围在我身边。  
这么多人围着看我，让我感到很难为情，仿佛被围观的动物。还好林慧让她们大多数人都暂时出去了。  
“你真的决定不要剖腹产？”白玉问我。  
“我想试试顺产。”我说。  
白玉笑着摇了摇头，说：“你比我会做女人！”  
雅玲笑了：“你也不看她是谁教的？半生的夫妻，我可是她的示范哦。”1 o\* A' B, {, W( m4 m% I  
“你们在说什么呀？”豆豆一脸迷茫。9 }# j3 F5 {1 p  
突然，剧烈的疼痛袭来，我忍受不住，开始大叫。; t4 P) n- z" m, \  
大家一听我叫就以为要生了，赶紧过来逮住我的手脚，但又一边劝我，现在还没到时候，忍耐一下。医生也说，你现在大声喊叫，把力气都浪费掉了，待会就没劲生孩子了。我就只好闭上嘴，闷哼哼。; l( H, d+ @# X- E; U  
“现在你知道女人的可怜了吧？”雅玲取笑我。! X( R& P4 Y) M( H  
“我记得以前你生娃好像没那么费劲。”我说。% W& f& W: h) ^5 v; l1 D  
“去，那时你可没像余东这样关心我。”雅玲低声说，看向紧紧抓着我的手的余东。  
“对不起，我承认错误。”  
“所以上天给你一次惩罚。”雅玲说，“待会儿会更疼，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P6 A+ d$ ?4 K3 d  
“更疼？天哪，我真受不了，这女人还真难当。”我苦恼地说。  
“说真的，你阴道窄，对男人来说是宝贝，对生娃来说就是短板了，如果实在不行，我让医生立即给你剖腹。”2 F, Q/ G- {# j- ~  
“我听说顺产的孩子聪明，先忍忍看吧。”我点头。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十二点多，医生检查了几次，宫口还没开全，而他们都陪着我，还没吃饭。于是不疼的时候我就叫他们去买饭吃。\* Z# s3 m\* w% y& M. J  
老公买来了我最爱吃的饭菜，趁我不疼就赶紧喂我吃。可我被疼痛折磨得已经不知道饭菜是什么味道了，只想着多吃点待会好有力气。( N- E) O- ~4 c! N% u0 J  
刚吃到一小半，肚子又疼起来，我痛苦地躺倒，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了。感觉时间过得好慢，意识也仿佛渐渐模糊，脑子一片空白，好困，只想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下。这样痛苦果然减轻许多，慢慢就不疼了，我于是保持这个状态，似乎要昏睡过去了。4 J& ]  a: E8 N7 A6 W  
过了好一会，那种熟悉的痛感才又隐隐袭来，逐渐加剧，一直冲破我的喉咙，让我忍不住叫出声来！我猛烈地扭动着身子，也顾不上沉甸甸的肚子了。余东赶紧放下饭盒，过来抓我的手脚，我趁机抱住他的身子，用力扣住，真差一点就要咬他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女人生孩子比生了癌症还难熬。这世界真的不公平，男人只有快乐和爽利，在女人身体里留那么一点点东西，女人就要受这么大的罪。我真的有点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头脑发热，让他射在我里面。4 |: o4 }% D  A  
渐渐的，我又开始陷入睡眠状态，安静下来，过度用力的手也松了。于是所有人也都消除紧张。这样持续反复了几次。5 h5 C0 ~! E6 G7 A  
医生说：“这样不是办法啊，她总算犯困，阵痛间隔越来越长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生，而且到时候也完全没力气了，更不好生。你们商量下，需不需要吊催产药水。”  
余东心疼，就要答应。. ]. q) R0 C2 \_4 q7 `8 p  
“再等等看！我怕对胎儿不好。”我说。( X/ T8 ~% g) E9 ?( ^$ f  
我也不敢再睡了，瞄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1点多了。  
雅玲她们都很着急，不断催我用催产药或者剖腹产，我一度也想放弃，挨一刀把宝宝取出来算了。就在这时，又一阵剧痛，医生再来检查。4 v8 q0 A5 s\* \_7 \_9 t  
“已经开十指了，已经可以看见胎头了，加把劲，就快出来了！”医生说。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5 \5 l( P$ T. |2 X  
“医生大概还要多久啊？”我问。  
“快了，20分钟左右吧！”可+ @2 P( H+ X1 J7 W3 N- V\* Z$ y) Z  
在我看来，这20分钟就像一个世纪。  
产房里来了好几个医生。  
“有力气就使劲挣，就跟平时拉大便时一样！”医生说。  
我边哼边叫边用力，疼痛基本上是持续的了，几个医生一起过来，余东和林惠各抓着我的一只手，而白玉和豆豆逮住我的两条腿，雅玲则在一边喊加油。医生一个劲地叫我用力往下挣，把宝宝往外推，可我连呼吸都快要控制不住，哪里还能按照她们说的来哦！只有偶尔的几次用对了，然后一松气又回去了！他们都急死了，我自己也急啊！恨不得宝宝自己赶紧钻出来，或者有人帮我把他拉出来！我已经疼得快要失去知觉了！  
“快点！头已经能看到了，再加把劲！”有个年轻的女医生更是跳到床边的踏板上，居高临下地用力按我的肚子！已经快喘不过气的我被她这么折腾，差点就背过气去！她一边使劲快速地按压，一边还大声嚷嚷：“快！用力！！用力啊！！！”我当时真想杀了她！！！！  n( D; p  }/ Z  
我疼得全身冒冷汗，似乎觉得这辈子和上辈子都没这么疼过。\* i6 g: g9 o6 q! y. [! \  
“老婆，加油，就快生出来了！”余东紧紧抓着我的手说。  
“我不要做女人了！都是你们不好！我要做回男人！”我胡言乱语。( \$ O$ h5 r4 q. U% b) J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趁着空档深吸几口气，再猛地往下挣！这样几分钟之后，突然一下就觉得肚子一瘪，一个肉乎乎的东西从下面滑出去了，紧接着就听见宝宝稚嫩的哭声！  
他们赶紧探头去看，高兴地说：“是小葫芦，是小葫芦！”  
果然是个儿子！叶紫，想不到你也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雅玲包着宝宝称了体重：6斤5两，长51cm；同时，余东看了看时间：13时58分。8 \6 w9 ?3 ?5 ]# E" ]$ b  
此时的我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仿佛身体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掏空了，也没有特别喜悦的感觉，只觉得自己好累，只想好好睡上一觉！之前那么长时间的疼痛已经让我麻木了。: u6 m\* g2 V! p, o  S3 B& Q# x4 [" }  
下体似乎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出东西，胎盘终于出来了。  
老公把我抱回了病房，宝宝已经在小床的被窝里睡着了。; l. x' \- n4 h! |6 n4 O  
我看着躺在我身边的安静的初生宝宝，他是那样弱小，那样无肋，心里油然生起一种母爱。这种来自天性的爱似乎跟我以前完全不同，自然而深沉。这婴儿跟我是真正的血肉之缘，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身体里孕育的一团骨肉，我的人生从此与他联系在一起来，永远也不可分割。但他真的是叶紫投胎的吗？我不禁感到生命的不可思议和奇妙万千。+ [( B0 X0 \_3 ~; c7 h\* x; v, s  
我在虚弱中昏昏沉沉睡去，直到被宝宝一声清亮的啼哭惊醒。  
林慧说，生完宝宝后三十分钟之内要开奶，我也感觉自己的乳房涨得厉害，基本上不能碰，碰到就像针刺一般，而且乳房涨得很大，沉甸甸的，吓了我自己一跳。1 z! b- l: ]$ f" L\* L  
“阿紫，你的奶核子长得蛮好。”婆婆笑得合不拢嘴，抱着孙子递给我。0 |( D9 \/ P6 c/ K1 N! R\* S  
我的公公婆婆一直不知道我的秘密，我想像着他们万一得知这天大的秘密时，会是一副怎么样的表情，也许当场会晕过去。  
我接过宝宝，宝宝摸到我的乳房，见到奶头就像饿狼一般，逮住就迅猛地吮吸起来！连喘气差点都忘了。: J\* t. ]! m+ E: k; T$ A/ I# Q  
“他好谗唉！”余东惊奇地说。  
“好疼，好疼！”我疼得皱起了眉头。! k, h; h  N0 V  
“奶涨了就要给宝宝吸，不要怕疼，一定要让他吸，直到把奶吸出来为止。如果不行，让大人吸也行，或者用吸奶器，一定要把奶弄出来！”雅玲在一边说。  
“是啊，初乳最营养，一定要给宝宝喝。”婆婆也说。0 t\* a' ?( T; r( ]5 B' R  
我只有忍着，原来都以为那些妈妈们给婴儿哺乳，好像挺舒服的，没想到竟这么疼。雅玲说等奶出来了就会好多了。如果再不能出来，叫我老公帮我吸出来。% l( {+ L( Q. L& [3 q4 T  
“你忘了小浩那会儿，你也吸过我的奶？”雅玲在我耳边笑着说。\* U# I: R6 v) D$ T, z. ~/ k  
“去，我才不要呢。”我害羞地看了余东一眼。他正在旁边着急呢。+ F# p' c6 ^# ?6 p4 z& m7 a  
突然，我感到乳房刺痛了一下，似乎有条神经麻麻的，乳房好像被宝宝的嘴巴扯了过去，甚至牵动了我的子宫，紧接着有一丝丝液体被吸了出去。8 u" H" b! h7 B5 T3 \. U  
同时，宝宝开始了吞咽的动作。  
“下奶了，下奶了！”林慧高兴地说。  
余东好奇地走过来看，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7 ]% F; U4 t\* x8 Y4 v. M# U  
“他吃得好香哦。”余东说。5 k8 W' `/ e% n& p  
我看着怀里吃得正香甜的宝宝，虽然乳头被他含得生疼，但心里却涌起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  s1 Y6 R! p) r$ Y: g: J, C  
“该给宝宝取个名了。”林慧说。  
“取什么名好呢？”我犯了难。  
“就叫余叶孟吧！这是我们三人的结晶。”余东说。  
“余叶孟，好怪的名字……”我笑了。) d6 C1 b9 J" ?% q\* F! s( L/ `  
在出院前，学校的同事和朋友都来医院看我了，带来了很多产妇或宝宝需要的礼物。我想起了似乎很遥远的那个下午，我跟妻子雅玲一起去看望白玉生娃的时候，那一刻跟现在是多么相像。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叶紫，也是在这个病房里。  
那时候，叶紫跟在两个女老师身后，我看到她时，眼前一亮。多么年轻漂亮的娇小女孩子啊，一张天然的椎子小脸，雪白粉嫩，显得清涩但又妩媚，直挺挺的小鼻梁，使五官更加立体精致，湖水一般清澈的大眼睛，透着少女特有的纯真，一笑就露出两只迷人的小酒窝。高高扎着一支马尾辫，发圈上压了白色蝴蝶结，一件经典白色青点小T恤，配上浅蓝色的牛仔背带裤，衬出玲珑的身材，就像一只活泼的小百灵鸟，似乎让整个病房都明亮了起来。' p! S" X( c2 h  a" l  
叶紫，谢谢你，让我拥有了你美丽的人生！  
多吃点，妈妈爱你！我慈爱地抚着宝宝，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b1 ]% s1 o) Y6 \_8 N' Q  
- \_2 u7 t1 i  \8 {2 J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已经坐完难熬的月子，对哺乳期和初为人母的生活也渐渐适应。现在的我，已经能很熟练地为宝宝喂奶，换尿片和洗澡了。虽然余东请了保姆，但我更喜欢自己来。小叶孟长得越来越开爱，已经不像刚出生那会儿像个小老头，胖嘟嘟的。余东说，他的眉目间很像我，长大后肯定是个清秀的小鲜肉。: U\* o9 K4 N' l3 K  
为了尽快恢复自己的身材，我每天会抽出一些时间在家做瘦身瑜伽，豆豆说，照这样练下去，到下个月我就基本能恢复原先的模样了。$ I0 N+ e, \_. h- U& ^  }! ?  
但我知道，我半道而来的少女时代已经匆匆过去了，永远也不可能再有机会细细体验。我成了一个生育过的少妇，比原先的清瘦多了几丝丰腴，比原先的单薄多了几丝成熟。我的乳房比原先丰满多了，粉红乳头也变成了褐色，大了一圈，屁股变得更大更圆了，肉肉的。甚至我的馒头穴，经过生育，已经不那么闭合紧实了，两道小阴唇有些翻了出来，虽然不能称之为黑木耳，但也失去了原来漂亮的粉红色。$ P% w1 X/ M3 F/ Y6 U& p  H  
我真正明白，女人为了生孩子，牺牲可真大啊。可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好在余东并不在意我的变化，他说现在的我更有味道。一个月前，我们恢复了性生活。我发现我的性欲比生娃前更强烈了，只要余东一摸我抱我，下体就会春潮涌动。这让余东很欣喜。男人像头饿老虎似的把我压在床上啃着，似乎要把我吞噬，但我喜欢被他吞噬的感觉。7 m4 @. d; E( @/ u  
“老公……老公……再深点……哦……啊……”我在床上叫着，咬着下唇，不让自己太大声，因为宝宝刚睡着。- k( R8 M9 P) `! o8 c# F  
余东在我身上大力抽送，大汗淋漓。  
我又一次高潮了，当我从美妙的境界里缓过神来，不禁心疼起老公。他总是那么厉害，不给我几次巅峰体验不轻易交枪。  
“老公你躺着，休息一下，让我来。”我温柔地推倒他，跨坐在他身上，扶着他高昂坚挺的阴茎，慢慢纳入湿滑的阴道，颠着腰上下套弄。0 M4 L, o- \_# f& e8 P  
“老婆，你真棒！”余东看着我说。  
我摸着自己的奶，一不小心用了点力，奶水竟喷薄而出，洒到余东的脸上身上。8 V+ c$ o& f5 e  
“真香甜！”余东伸出舌头舔着嘴边的乳汁。3 i1 P- E0 M\* y+ N. X  
“太难为情了！”我害羞地扭头不敢看他。  
“我喜欢你在我上面的模样。”余东笑着说。1 V+ M\* d& K5 p+ [  
我熟练地扭着腰，波浪式的在他上面前后移动，火热的阴茎深深插着我，阴道的每一道折皱都似乎在燃烧，让我狂热。我看到化妆台大镜子中的自己，胡乱地自摸着丰满奶子，长发散乱，娇躯乱震，满面桃花，在男人身上颠动，已然是一个成熟妖娆的床上少妇。  
余东坐起来，抱着我，在我的乳房上狂吸起来，我感到支支乳汁被他吸走，这让我更激动了，紧紧缠着他，而余东像补充了能量，像头狮子似的，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让我的双踝高高架在他的脖子上，一次又一次深深而有力地插入。# W\* W) Q8 t7 C! Y( a2 \_5 s  ?0 `  
“老公，操我，用力操我……哦，哦……别停……”我在性的狂喜中呼喊着，呢喃着，绷直了脚尖，与余东一起再次达到了美妙无比的高潮。! w5 r4 p+ H! X  
当我从云端迷迷糊糊飘下来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我似乎已经记不起来我的前身，那渐行渐远的记忆让我有些感伤，我想终有一天，我会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梦，叶紫做的梦。" z# l& r1 I; }  
“老公，你真好。”我光着身子依偎在余东的胸膛上，一手轻轻用手指摸着他，一手玩弄着他已经绵软的阳具，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你老实告诉我，在我怀孕的期间，有没有在外面偷腥？”我调皮地挑弄着他的阳具。  \_5 [. ~; A\* S+ @/ K; F6 G7 Q  
“如果我说没有，你信吗？”他说。  
“哼，就知道你受不了。告诉我，她是谁？”我生气地坐起身。! x( Y0 S8 a( S. o  
“不管她是谁，我永远最爱你，老婆。”他说，“你也曾是男人，该理解我吧。”  
“你还算坦白。我告诉你，我只允许你在外面有一个女人，不许到处粘花惹草，我可不想得病。”. ]! x' k+ Q6 M1 v8 X  
“老婆万岁！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的，这就是娶一个曾经是男人的女人的好处。”余东在我脸上亲了又亲。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她是谁？”  
“留个悬念，你自然会知道，不过，你知道了肯定会吃惊。”  
“你就爱卖关子，你记着，我永远是第一位！”4 R, z7 h; h" T. F2 M  `2 ~" E, S) i\* M  
“那当然，那当然，宝贝，明天你就要回学校上班了，得早点儿休息。”他抚着我的长发。  
“嗯，真的有点儿想孩子们了。”我说。4 o, I1 s! R7 L8 X- z! o  
是的，我想早日回到校园，回到课堂上去，因为我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女神——叶紫老师，在我怀孕和生产后，孩子们都送来了让我感动的礼物，他们恭喜我成为一个妈妈，并送上最美丽的祝福。我爱这些孩子们！, `6 q/ i9 K0 A1 [  
手机响了，我懒洋洋地接了手机。当我听到蔡国涛焦急的声音时，顿时完全清醒了。  
“不好了，雅玲难产了！”我对余东叫道。: c7 d  `& V! O8 n- p  
  Y: H) D1 i: U  
当我赶到医院时，雅玲已经生下女儿了，但是，医生告诉我们，由于缺氧，孩子可能成了植物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蔡国涛和豆豆都痛苦万分，但还要瞒着虚弱的雅玲。\* X5 u+ A% p8 h  
白玉和林勇也赶来了，他们对雅玲的遭遇也很同情，但无能为力。. M( I( w7 L; r/ h- w  
我们去看了孩子，婴儿粉嘟嘟的，如果不出这意外，她将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婴。可命运跟她天了个天大的玩笑。0 i! ?( C! L  T. L% ~2 K  
林勇接了个手机，说有个男青年跳楼自杀，要马上进行抢救，就急匆匆走了。4 V. K0 P8 `8 Y4 [, Q  
不一会儿，林勇打了个电话给白玉，让我们赶紧过去一下。$ c, ]) f/ W& T5 c  
“现在有一个机会。”林勇说，“这个跳楼的男青年没救了，但主体意识核还完好，如果植入女婴脑内，女婴就有可能救活，只是男青年的意识会转移到女婴身上，就像投胎转世一样。”  
“能带我去见一见那个男青年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以，跟我来。”林勇说。  
我们跟着林勇进入抢救室，发现抢救床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我差点要呕吐，但当我看清他的脸时，不禁惊呼。  
“天哪，是萧军！”  
自从我结婚后，萧军就失去了踪迹，我原以为他肯定回老家了，想不到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结局。  
“得赶快做决定。”林勇说。  
“可是，要不要跟蔡国涛说？”0 m9 F$ w% |# [  
“不行，这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雅玲是你老婆，你决定。”林勇说。  
“好，做吧，请你一定要成功！”我点了点头。! \& i/ j, K! q& P: `- A  
三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了。蔡国涛和豆豆很高兴，他们以为林勇为孩子做了一个新式的手术，可以恢复婴儿的意识。- z: e% I/ w2 U9 Z$ k( C5 }4 F! U! p  
林勇说，他给萧军的主体意识核动了一个小手脚，萧军醒来后，并不会记忆自己是谁，但是，在他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这种回忆可能会因为机缘巧合而打开。1 a7 \_0 J/ ]: \_. H7 ~  
林勇的技术真是越来越魔性了，下一个接受手术的又会是谁呢？  
  
孩子回到病房，雅玲心疼地吻了又吻。0 W2 L+ V. y/ A4 ^- q6 \  
“叶老师，帮女娃取个名字吧！”蔡国涛说。3 g\* w\* i! X9 Z1 Q  
雅玲看着我，就在十分钟前，我偷偷告诉她真相，她十分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她说，她会做一个好妈妈。  
我看着熟睡中的女婴，心里百感交集，萧军还未在她体内苏醒，她要经历跟我同样漫长的时间，灵魂才会跟肉体完美结合。我不知他发现自己变成女婴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我会辅导他，让他平稳地过度，从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3 g8 X) P' o$ }- w4 H+ j4 Z4 A  
萧军走的路比我更远，也会比我更奇特，因为他将拥有一个女人完整的一生。  
“就叫蔡念萧吧，”我看着女婴，微笑着说。% J3 n, W1 R( i7 p) {  
“蔡念萧？好好听的名字。”雅玲和蔡国涛对这名字都很满意。  
小浩对这个妹妹也是疼爱有加，不时地看她。我看着这幸福的一家三口，忽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的儿子余叶孟真是叶紫转世，他会不会记得前世的事？如果他碰到了蔡念萧，他们之间会不会再续前缘呢？& P: |, \_5 b$ `  
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不敢再想下去了。  
回到家，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公。2 P% C% e' z6 H" u3 o3 I  
“让叶孟和念萧结个娃娃亲吧！就算我们欠萧军的。”老公说。  
“不行！”我脱口而出，“我可以当她的义母，但不可以当她的婆婆。”7 d9 U1 @! h+ y, b- {0 V( @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我懂得了林惠的妈妈，我的外婆，当初为什么反对我和林慧的姻缘，也懂得了林慧，我的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叶紫和萧军。0 o0 @8 B+ j+ n0 O; Q\* T8 M  
现在，我正成为她们。5 Q! b. n, s% E5 U  
  
（完）